

武俠世界
詭異曲折的佈局，驚心動魄的題材。
武俠小說中的恐怖小說，恐怖小說中的武俠小說。
本刊繼
驚魂六記之一——血鸚鵡
之二——吸血蛾
之後隆重推出——
驚魂六記之三——黑蜥蜴!!
看過『血鸚鵡』『吸血蛾』
的讀者固然要看，未看過
『血鸚鵡』『吸血蛾』的讀者
更加要看！
千呼萬喚始出來！
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2.50
953

編後話

世界上每幅名畫例必有人仿製，眞跡與贋品總是混淆不清，今期鐵拐俠盜故事「最後晚餐」就是描述關於一幅名畫所引起了連串軒然風波，命案頻生，殺機重重。本故事內容曲折傳奇，題材別創風格，不宜錯過。本文作者馬雲先生在本故事集結束後，首次改變作風，別創新思，新作古裝俠情中篇「玲瓏玉」即將以全新面貌與本刊讀者見面，敬希留意刊出日期。

＊＊　　＊＊　　＊＊

恐怖詭異、陰森迷離的驚魂六記故事之三的「黑蜥蜴」今期開始隆重刊出了，愛好刺激緊張閱讀的讀者們，祈請先睹爲快！本故事有離奇莫測的詭秘，更有怪異難料的變幻，內容情節，一字每句，充滿神秘氣氛，誠是一部武俠小說中的恐怖小說。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艷諜橫刀」今期完結，下期繼續刊出本故事集之「運財金童」，敬請留意。

「地道行」是下期特別精選的巨型小說，本故事由名作家孫玉鑫先生執筆撰寫，孫君過去曾在本刊發表不少作品，甚獲讀者好評，是篇保証滿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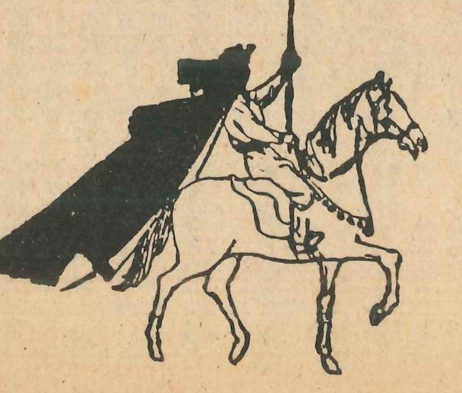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5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盧　令·圖

最後晚餐

一幅僞畫　三條人命

一個人的興趣與年紀有着極大的關係。例如年青時喜歡運動，年紀稍大時，可能不想太過勞動，鐵拐俠盜呂偉艮最少就是這樣。

他年青時代幾乎可以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忙下去！這邊帮了別人，那邊又要接受歹徒的挑戰；返家之後還要練武，包括自己練，以及教阿生練。

但是，現在呂偉艮的興趣却在旅遊方面。

四十還未到，當然不算老，但是，呂偉艮却希望趁自己還走得動的時候，多見見世界上一些有趣的事物，所以值得去的地方，他都會盡量想辦法去。

呂偉艮帶着林愛莉和阿生，又來到了羅省。

羅省有個森林草地公園，裏面有兩間教堂，一大一小。

較大的一間教堂後面。有個大大的窗子，上面用玻璃鑲成一幅名畫，那就是達文西的傑作：最後的晚餐。

每年專誠爲了看這幅巨畫而來的遊客很多。

據說，爲了用各色玻璃鑲成這幅名畫，有關方面曾經過無數的艱苦，但終於還是成功了。於是又有人認爲這是神蹟！

三俠並非虔誠的敎徒，但他們佩服創造人的毅力。尤其是用玻璃逐塊鑲上去，有大有小，要做到「眉目傳情」，「表情感人」，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那是一幅人所共知的聖畫呢！

顏色，有時的確直接可以影响一個人的情緒變化。例如紅色足以令人興奮，黃色可增長活力，綠色令人平靜……等等。

「最後晚餐」那幅巨畫，就是用各種不同顏色的玻璃構成的。

光綫由玻璃外面透射入來，耶蘇基督和他十二門徒的面目表情，栩栩如生，令人有一種肅然的感覺！

專誠爲了參觀這幅玻璃聖畫的遊客相當擠擁，呂偉艮等三俠亦夾雜在人叢中。

人叢之中有人在讚賞，也有人正在竊竊私議，阿生無意中聽到有兩個男子在交談，可能是由於他職業上的敏感，他對這兩個人立即加以注意。

其中一個年紀四十餘歲的中年人，顯然是一名遊客，另一個是個黑人。

阿生聽到那黑人說：「保證是眞正的達文西作品，如果你是收藏家，你該高興遇上我。」

遊客說：「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呢？」

黑人說：「我給你電話，但不要讓別人知道，這是稀世之寶。」

「我明白了。」

遊客最後由黑人手中接過了一張字條，上面寫了一些數目字，那是電話號碼。

阿生心裏覺得奇怪，到底這黑人口中所說的「稀世之寶」是什麼？

黑人提及「達文西作品」和眼前這幅「最後的晚餐」都是他的代表作。

達文西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最享盛譽的藝術家。「最後的晚餐」則是描寫基督被當時羅馬官吏送去釘十字架之前夕，與十二門徒共進晚餐時，基督向十二門徒講出一句話：「你們之中將有一個人出賣我」，當時十二門徒面上的不同表情。

假如說，剛才那黑人手上有一幅眞正屬於達文西手筆名畫，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但是，假如那只是一幅仿製品，又何必這麼樣鬼鬼祟祟呢？

阿生越想越覺得奇怪，不禁看多兩眼那個遊客以及那黑人。

黑人走了！

遊客仍在人叢中。

呂偉艮等三俠也跟隨着遊客隊伍，到公園各處遊覽。

阿生終於有一個機會跟那個遊客接近，同時還知道他叫加遜。

阿生故意跟他搭訕，加遜却極力避免談及那幅畫的事。甚至否認跟那名黑人接觸過。

阿生心裏更加覺得奇怪，爲什麼他要否認？本來就只是一件十分平凡的事，現在反而變得神秘起來了。

阿生悄悄跟呂偉艮談及此事，呂偉艮也覺得對方並非故作神秘，可能是另有原因。

林愛莉也知道了這件事，她立即發表意見，道：「我猜那黑人是個小偸，那遊客加遜，大概是個愛畫如命的收藏家。」

呂偉艮也得承認他妻子的見解是對的，因爲許多喜歡古畫的人，都專誠來此參觀「最後的晚餐」這幅巨畫。假如那黑人只是個小偸鼠摸之輩，即使他手上擁有的那一幅是贋品，也隨時會引起一般收藏家的興趣。

他們態度如此閃縮，最大的理由就是：黑人手上的畫並非用正當手段得來的。

因此，林愛莉忖測黑人是個小偸，遊客是個收藏家，這想法十分合邏輯。

尤其是一些聰明的小偸，他們非常懂得利用機會，向一些收藏家兜售藝術品。利用遊客參觀名畫之際，出售贋品，在許多地方也是常見的事。

阿生一想到這裏，幾乎也忍不住笑了；他笑自己有時未免太過敏感。

× × ×

阿生正在酒店的房間浴室裏洗澡，有人悄悄偸進了他的房間裏來。

就像往常一樣，阿生與呂林夫婦旅遊各地，他總是獨自住在另一間房，而呂林夫婦二人則佔用另一間。

阿生可能忘記了將房門下鎖，也可能對方是個開鎖能手。

總之，現在那人就是偸了入來，而且正在搜索！

他終於發覺了，阿生的衣服就扔在那張單人沙發之上。

他輕輕把手槍放在沙發的扶手之上，這樣就可以同時利用兩隻手一齊去搜索阿生的衣袋和褲袋等處。

他的動作已顯得非常之小心，但是仍無可避免地被阿生發覺了！

那人由進來到現在，一些兒聲响也沒有發出，但阿生却在洗手間的鏡子反映中，彷彿見到人影幌了一下。像他這種人，反應自然迅速。

於是他不動聲息，依舊開了水喉，讓自來水「嘩啦啦」的冲激着浴缸；然後又悄悄地溜出浴缸，將浴巾攔腰圍住。

阿生躡足走到浴室門旁，探首外望，果然見到有人正在搜索！

那是一個陌生的背影，但阿生很快巳經明白對方的企圖。

只有阿生他自己最了解他曾經做過一些什麼。

阿生出其不意地叱喝了一聲：「不要動，快將雙手擧起！」

阿生來得突然，那人來不及回轉身，所以見不到阿生手上是否有槍。

相反，阿生却看得清楚那沙發的扶手之上擱着一支手槍。

於是他極力避免讓對方見到他的手部，然後在他背後慢慢地走過去！

阿生的目的是要取到那支手槍，所以當他走過去時，注意力也集中在那兒。

那人看來十分馴服，擧起了雙手，動也不動的，呆立在那兒沙發之前。阿生走到他背後時，正要側身伸手探前取槍。

想不到就在這一剎那間，那人出其不

意，手肘後撞，轉身就是一拳！阿生的腹部和下頷先後被襲，痛得彎了腰！

換了別人，單是這一刹那間就已束手就斃；但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人，他肉體受痛苦，頭腦却保持清醒！

他心裏非常明白，只要讓對方將手槍取回，他的性命就凍過水！

因此，阿生咬緊牙齦，忍受住痛楚，拚力用頭部撞擊對方的腹部。

當時阿生彎着腰，對方的腹部剛好對正了他，對方被他撞個正着，雙雙作滾地葫蘆！

阿生的目的達到，對方並未能取得那支手槍，但阿生也佔不到便宜，因爲對方將他苦苦糾纏着！

正當他們難解難分之際，阿生那間房的房門又被人悄悄推開。

有個人躡足走了入來！

阿生全心全力對付那個身材比他高大的男子，一下子也沒有留意到有人入來，但對方却由於方向的關係，却看到了，只是他不作聲！

他不作聲，自然是有原因的，因爲那是他的同黨。

就在二人苦纏之際，阿生被人在後腦用硬物轟了一下！

刹那間，阿生只感覺得天旋地轉，眼前火星亂冒，就此昏倒過去！

× × ×

當阿生甦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躺在床上，頭部隱隱作痛。

床邊有人站立，是呂林夫婦二人。

「發生了什麼事？」呂偉艮瞪住床上躺着的阿生。

阿生未回答之前，却先指指那邊一張單人沙發：「請將我的衣服拿過來！」

林愛莉將阿生的衣服取來，讓阿生自己搜索他的口袋。

阿生若有所思地說：「是爲了那張字條。」

「什麼字條？」呂林夫婦二人顯然不明白阿生的意思。

阿生解釋那天在教堂參觀時的情形。當時有個遊客鬼鬼祟祟的跟一個黑人交談，談的是一幅名畫「最後的晚餐」的事。

但是，事後那黑人走了，那遊客却不承認有這件事。

阿生當時心裏覺得十分可疑，於是悄悄將黑人交給遊客的一張字條取去！

換句話說，他是客串了一次扒手。

那張字條是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的。阿生打算稍後就試撥字條上的電話號碼，字條又被人奪了回去！

「對方怎麼知道字條在你手上？」呂偉艮忍不住問阿生。

阿生道：「可能因爲我太過明目張膽地，向他查問過。」

林愛莉道：「而且，他還知道你住在這裏。由此可見，對方大有來頭。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他不殺死你？」

呂偉艮道：「字條既然奪回了，又何必殺人？那樣會惹來更多的麻煩，所以他只將阿生擊暈已經夠了。」

林愛莉問：「那字條上面，究竟寫了一些什麼？」

阿生摸摸後腦：「我記得是一個電話號碼，還有一個人名。」

呂偉艮道：「本來這件事十分平凡，想不到差些兒却令你丟了性命。」

阿生道：「不知我自己是否太過敏感，我早已覺得這件事毫不簡單。一幅畫的買賣，除非那是賊贓，否則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林愛莉問：「阿生，你還記得那個電話號碼麼？」

「我想我還會記得的。」阿生坐了起來，拿起了床頭几上的聽筒。

接綫生爲他接通了一個電話，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

阿生故意問：「我想找哈靈先生。他在嗎？」

「你是誰？」對方反問。

「我們約好了，有點事情要談。」

「我就是哈靈。」

「希望你不要忘記了教堂之約。」

「你決定了嗎？」

「是的，我對那東西很有興趣。」

「那麼，讓我們見面談談如何？」

「好極了。」阿生乘機又問：「你府上的地址在那裏？」

對方略作猶疑，然後又在電話中說出了一個地址，阿生用紙筆記下了。

最後對方又問阿生：「你什麼時候來呢？」

「我立刻就來，那幅畫，你不要賣給別人，我出的價錢，保證令你滿意。」阿生說。

「好吧！」對方很爽快！「你最好不要讓我等得太久！」

電話掛斷了！

阿生仰首問呂林二人：「我在這裏躺了多久？」

林愛莉道：「我在隣居偶然聽到這裏有人關門聲，以爲你要到我們這邊來，但過了一陣，仍無動靜，所以我心裏感到奇怪，便過來看看你，豈料你却倒在地上，於是我和你師父便合力將你扶上床！」

呂偉艮明白阿生的意思，他大概要知道奪去了字條的人，是否捷足先得？

阿生一邊走進洗手間去換衣服，一邊對呂偉艮說：「我們此去可能有危險，師父，請你替我先撥一個電話給史格雷。」

史格雷是當地一名特警隊隊長，阿生等人到此地旅遊時，他曾到機場接機，所以呂偉艮也見過他一次。現在阿生叫呂偉艮替他撥電話，顯然是要爭取時間。他希望爭先見到那個黑人哈靈。

× × ×

呂偉艮等三俠按址去找黑人哈靈。

到達梯間時，呂林二人讓阿生先上去拍門。

門開了，是一名黑人，但阿生認得他並非在教堂內見過的哈靈。

「我要找哈靈。」阿生說。

那黑人示意着說：「哈靈快要回來了，請你先入來再說吧！」

阿生走了進內。

屋內陳設簡陋，一看就知道不是有錢人家的住宅，主人甚至很窮。

那黑人道：「剛才是你打電話來找哈靈麼？」

「是的，我相信我只是其中之一。」

阿生說：「在我之前，可能有人來過了，是不？」

那黑人沒有正面答覆阿生。他只說道：「你在電話中提及過那幅畫，到底是什麼畫？」

「哈靈可能比你更清楚。」阿生開始覺得事情有點不妙。他又問：「哈靈什麼時候才回來？」

「我也不大清楚。」那黑人反問：「你如何結識哈靈？」

「在公園裏的教堂內。」

「爲什麼你要購買那幅畫？」

「我只是喜歡達文西的作品。」

「他這裏似乎沒有你所講的古畫。」

「你怎麼知道？」

這時候，走廊那邊有數名大漢出現。每個人的面上都沒有笑容。

阿生早有預感，想不到事情果然是不妙。

他想奪門而出，但門外還有另外二名大漢把守住。

阿生吶吶地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黑人道：「你剛才不是說，要找哈靈嗎？」

「是的。他在那裏？」阿生問。

「他就在裏面。」那黑人說：「你可以入去看看他。」

阿生好奇地走了進去！

那是一間房。

房內地上有條屍，那正是哈靈。

阿生登時呆住了。

數名大漢之中，有個美國人立即向阿生表示身份：「我是警探，請你告訴我，你找哈靈，要買的是什麼畫？」

「一幅達文西作品：最後的晚餐。」阿生說，「那可能是一幅仿製品。」

「你是收藏家？」

「不，我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我叫阿生，直屬巴黎總部。」

阿生的話，令到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大表驚奇！

他們互相交換着眼色，顯然有人在懷疑阿生是否說謊。

那個美國人問：「你有證件麼？」

「有，但不在我身上。」阿生說：「在我酒店的房間裏。」

「爲什麼你不隨身携帶？」

「我不想在歹徒面前洩露身份，因爲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

「那麼，你一定會知道史格雷他是誰吧？」

「他是我的同事，這裏的特警隊負責人。」阿生說。

「你可否撥個電話找找他？」

「不必了，他即將到這兒來。」

果然，門外有幾個人入來，那是呂林二人和幾個美國人。

幾個美國人之中，包括了史格雷和他的助手們，還有當地的警探。

阿生的身份獲得證明之後，氣氛變得融洽了。

但是，黑人哈靈是怎樣死的？

根據在場的警探說：他們是接到報告之後，才趕到這兒的。

有個告密電話打到警局去，有個男子說這兒發生了命案。

洛杉磯警局據報，立即派人趕來查看，想不到果然是發生了命案，於是大批警探開到現場調查。

究竟誰殺了黑人哈靈？

究竟誰致電報警？他的企圖何在？

阿生想了一會兒，很容易就找出了答案，他認爲致電的人，十之八九是兇手本人；那兇手一定是曾經到酒店襲擊他的那一帮人。

那麼，他爲什麼殺了哈靈之後，還要及時報警？兇手的目的何在？

當阿生從警探口中獲悉，現場上並未發現任何古畫或仿製品之後，兇手的目的，就不難想像得到。

兇手的目的大概是：要製造「黑狗得食，白狗當災」的局面。

換句話說：兇手殺了哈靈，奪去了那幅古畫（或者仿製品），明知阿生甦醒了之後，一定會趕到這兒來，所以便及時報警，讓阿生蒙上不白之冤！

當然，這也只不過是阿生的想像而已，實情如何，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另一個急於要解決的疑問就是：那幅畫究竟是否眞跡？

如果是眞跡，自然有價值，但是警方和國際特警方面均不相信那是眞跡。

換句話說：各方面都相信那是贋品。

既是一般仿製品，試問這又有什麼價值？

警方和國際特警都想不明白，三俠也無法想得明白個中道理。

黑人哈靈是被兩個以上的兇手所殺。

阿生見過的黑人哈靈，身裁健碩，等閒人不易把他制服。

他是被人用刀刺殺的，但現場上却找不到兇器，只有一片凌亂以及血漬。

毫無疑問，死者死前曾經與人搏鬥過的。

再看看現場上的凌亂情況，就知道兇手也曾在這裏大事搜索過。

最值得各人注意的地方，就是那些撕爛了的舊報紙，以及割破了的床褥。

看情形，兇手將死者殺死了之後，曾將一張床墊劏開，然後在這裏面找到他們的目的物——那幅畫。

那幅畫不管是眞是假，一定用舊報紙包裹住，所以才會被人撕下這許多報紙。

本來十分平凡的一宗交易，想不到會發生一宗這麼殘酷的兇殺案。

阿生將他們在教堂內見到的情形，對警方報告。警方立即派人分別到各酒店，旅遊社以及教堂等處進行調查。

警方根據隣居的口供，知道死者是個不務正業的黑人。

「不務正業」幾乎一定與黑社會扯上了關係，於是洛杉磯警局裏的反黑組探員，立即奉命開到現場協助調查。

但是，反黑組探員認爲哈靈很少犯案，有時他甚至還是警方的綫人。

警方開始感到撲朔迷離，爲什麼有人肯爲一幅仿製的名畫而去殺人？

爲什麼哈靈手上會有這麼一幅畫？

爲什麼他要在教堂兜售那幅畫？那遊客又是何方神聖？他要那幅贋品幹什麼？

一連串的疑問，一時之間似乎都難以

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警方派來的偵探人員，除了在現場上搜集一些證據之外，就是向隣人查問。

國際特警隊方面，似乎可以置身於事外了。但是，阿生却不這樣想。

阿生要求史格雷協助他，因爲他已決定要插手這件事。

史格雷知道阿生的來頭不小，担心他向巴黎總部報告，所以也只好答應助他一臂之力！

× × ×

史格雷陪伴着阿生，出現於一間下等酒吧之內。

根據史格雷說，這是黑社會人物聚集的地方。

史格雷既是當地的特警負責人，自然十分了解當地的情形。

阿生希望可以打聽得到一些關於哈靈的消息，不管是生前的或死後的。

但是，這裏面的人，似乎都對史格雷有了戒心，見了他就紛紛避開。

史格雷苦笑道：「看情形你可能找錯了對象。他們都不喜歡跟陌生人搭訕。」

就在這時候，阿生的耳畔出現了一種聲音：「那又未必！」

阿生和史格雷的視綫都集中到一個黑人的身上去！

那黑人中等身裁，滿頭曲髮，戴了一對金絲眼鏡，態度悠閒地，坐在圓櫈之上飲酒。

毫無疑問，他剛才也聽到了阿生和史格雷二人的交談。

雖然他沒有望過來，但阿生肯定他在跟自己說話。

因此阿生說：「你可認識哈靈？」

「當然認識。」坐在阿生右旁的黑人若無其事地喝酒。

「你可知道他的消息？」阿生故意問道。

「當然知道。」黑人低聲回答，他的說話只有阿生聽得到：「他死了！」

「誰殺死他？」阿生又問。

「他的仇家。」

「誰？」

「我告訴你，有什麼代價？」

「錢，你要多少？」

「不負責後果，但消息保證正確。美金一千元。」黑人說。

「太貴了！」

「物有所值，當你憑我一句話找到兇手之後，你一定會認爲值得！」

「憑你一句話就可以找到兇手？」

「是的。」

「你如何能保證？」

「我給你指引，你認爲值得再付錢，這算公道了吧？」

阿生回頭望了左旁的史格雷一眼。

酒吧之內，一片昏暗，各人都自顧自的自斟自飲，根本沒有人來理會他們。

只有櫃圍內的酒保較爲清醒，在裏面走來走去，忙個不了。

史格雷輕輕一點頭：「好吧！你現在就帶我們去。錢等會兒付給你。」

於是三個人離開了那間低級酒吧。

這一帶街上很靜，尤其是晚上。

黑人半句話也沒有說，靜靜地走在前面。

阿生和史格雷尾隨其後。

四周圍都見不到有其他人，可能是太夜了；這兒並非夜市之所在。

史格雷輕輕按了一下他的佩槍，以防萬一。

那黑人忽然在街口停了下來。

附近的店戶都關了門，那些窗口也沒有燈光透射出來。

黑人並沒有進入任何屋子的企圖，他站在一輛汽車旁邊。

當阿生和史格雷走近時，他開了車門，示意二人上車。

阿生道：「你要帶我們往何處去？」

「到郊區去！」黑人說，「這一千元，我一個人賺不了你的。」

史格雷警告他說：「你別耍花招。」

黑人聳肩苦笑：「你那一千元還未付給我，我耍什麼花招？」

阿生道：「爲什麼要去郊區？」

「我帶你去見一個老人，他是買賣藝術品的。」黑人說，「我知道哈靈最近從他手上購買了一幅仿製名畫。」

「但是，他如何知道，誰是兇手？」

史格雷忍不住問道。

「我沒有答應你們找什麼兇手。」黑人說，「但憑我這條綫索，你一定可以知道很多你們希望知道的事情。」

阿生道：「怕不怕太夜了？」

黑人道：「有你那一千元，相信那老鬼一定不會責怪我打擾他。」

阿生和史格雷交換了一個眼色，雙雙上了車。

× × ×

車子在郊區一幢二層高的房子門外停下來。

黑人叫阿生與史格雷在車裏稍候，然後他獨自落車前往叩門。

阿生趁這時候對史格雷道：「你以爲他是什麼身份？」

史格雷道：「很難說，事到如今，只有見一步行一步吧！」

透過車窗，可以見到黑人叩門後，屋內已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和史格雷都聽不到他們談話的聲音，但開門的人看來已有五六十歲了；也許他就是黑人口中的「老鬼」吧。

黑人跟老者談了幾句之後，便回到車旁，彎腰對車內的阿生和史格雷說：「請落車，他已答允爲你們提供綫索。」

阿生和史格雷先後落車，跟隨住黑人到門前去。

門開着，老者在門旁注視着兩名陌生的不速之客，打量着他們說：「你們想知道一些什麼？」

阿生道：「有關一幅達文西名畫的下落。」

老者會意地說：「你可是指那幅『最後的晚餐』？那只是一幅仿製品而已。」

「是你賣給哈靈先生的嗎？」阿生又問。

「是的，有什麼問題嗎？」老者用疑惑的目光瞪住阿生。

阿生道：「除了哈靈先生之外，似乎還有人對那幅畫發生興趣。」

「是的，你沒有說錯。」老者道，「

哈靈把那幅畫帶走了之後，便有人願意出兩倍價錢希望得到它，但哈靈很會做生意，他要二十倍價錢。」

「二十倍價錢？」阿生反問道：「你收哈靈多少錢呢？」

「二十元美金。」老者道，「但哈靈要人家四百元才肯出讓。」

阿生又問道：「那人結果肯出這價錢嗎？」

「當然肯。」老者道，「可惜哈靈又要起價，因爲據說又有了新買主，出價更高。唉！年青人太貪婪了，這樣做生意，很易闖禍的。」

「後者肯出多少錢？」

「原價的一百倍，即就是二千元。」

「看來那幅仿製品的確是搶手貨，你爲什麼只收哈靈二十元？」

「老實告訴你，我只用十元收購，誰曉得他們這麼喜愛那幅畫？」老者嘆息地搖搖頭：「十元賺十元已經是一本一利，做生意長期如此，相信任何生意人也會感到滿意。」

「最先是誰將那一幅，畫賣給你的老伯。」

「一個金髮少年。」

「你可知他的來歷？」

「不清楚。」

「會不會是偷來的？」

「很難說，這年頭的青少年，還有什麼事不敢做的？不過，他是第一次與我交易，在此之前，並未來過，不似小偷。」

「可以形容一下他們嗎？」

老者望望黑人。

黑人示意阿生，道：「你答應過的東西呢？」

阿生明白他指的是錢，於是忍痛拿了一千元出來。塞進黑人的手裏。

史格雷在旁對阿生說：「應該先付一半，等會兒讓他交代完了再付一半。」

阿生很大方地說：「算了，我看這老伯爲人也十分老實。」

黑人將二百元交到老者手中，道：「他要知道三個白人的樣相，就是哈靈把你的畫買去後，先後兩次來找你求出讓的兩個白人，及那金髮少年大概樣子如何？」

老者接過二百元，打量着阿生：「你們可是警探？」

阿生搖搖頭：「你放心，你賺這些錢，不會有麻煩的，我們不是警探。」

「第一次來找我求出讓這幅畫的人，直指那金髮少年是小偷，他說原畫是他的物件，而且還是紀念品，不願失去，所以願出高價收回。於是我致電哈靈，他要四百元。」

「第一次來找你的可是一名遊客？」

「是的，他名叫加遜。是中年的白種人。」

他續說：「第二次來找我的人，是個意大利人，他自稱是個識貨的藝術品收藏家，但我心裏有些好笑，因爲就憑我記憶，那幅畫平平無奇，只有原畫的七分水準而已。但是，他願意出高過四百元的價錢，希望哈靈讓給他。可惜哈靈太會要錢，開口又是二千元。」

「結果呢？」

「老實說，最初我還希望從中賺一些佣金，但後來索性讓他們自行交易，免得麻煩。」

「你的意思是：你把哈靈的住址電話都給了那兩個人？」

「是的。錢，人人想賺，但太麻煩，我倒寧願不賺了。」

「也就是說，以後的事，你根本不知道？」

「不錯，後來交易成怎樣，我不再理會。」老者苦笑道：「直至到你們今晚來找我，我還以爲自己在做夢呢。請你們告訴我，究竟那幅畫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地方呢？」

阿生道：「除非讓我見到那幅畫，否則我也無法回答你。」

黑人插咀道：「好了，別浪費時間，形容一下三個人的外貌吧。」

「加遜年約四十餘歲，身裁高大，他自稱是來此參觀聖畫的。安東尼是個三十餘歲的意大利人，蓄小鬍子。」老者說。

阿生問：「老伯，你貴姓？」

「我叫奧地。」老者道。

黑人又問他道：「還有那個金髮少年呢？」

「大約十七八歲，金色鬈髮，很新潮，如果說他是小偷，大約也不是老雀，可能是第一次出來做世界。」老者奧地道。

黑人回頭問阿生：「這樣你可滿意了吧？」

阿生却問奧地：「加遜和安東尼既然有求於你，你當然知道在何處可以找到他們吧？」

奧地說：「是的，那兩個人都有電話留給我，吩咐我如果找到哈靈，就與他們連絡。」

「可以將那些電話號碼給我嗎？」阿生問。

奧地這時却猶疑地瞪住那黑人：「卡里，我會有麻煩嗎？」

那黑人道：「相信不會有麻煩的，你就告訴他們好了。」

奧地於是抄了兩個不同的電話號碼，交給阿生。阿生這才滿意地，跟他告辭。

黑人卡里很有責任感，他親自用車將阿生和史格雷送返市區。

卡里一邊說道：「你們也看見了，我賺你這八百元，可眞不容易。」

史格雷半開玩笑道：「你一定說電油又加價了，其實八百元不是個小數目。」

「你以爲這只不過是舉手之勞那麼簡單麼？」卡里一派正經地說，「如果我告訴你們，剛才一直有人跟踪我們，你們一定也承認，這是用性命換回來的代價。」

阿生和史格雷給卡里提醒了。

他們開始留意到，後面的確有兩點光──那是一輛車子的兩盞車頭燈。

那車子亦步亦趨。

卡里道：「你們坐穩，那八百元的眞正價值，你們很快就可以見到了。」

話猶未完，卡里咬實牙關，將油門踏盡。

在黑夜中把車子開得這麼快，的確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

還好這是一條超級公路，既畢直，又平坦，加上時在午夜，公路上的車輛幾乎是絕無僅有。

卡里的估計也許沒有錯，後面那車子同樣越開越快，直追過來。

卡里似乎很有把握，雖然二輛車子距離並未拉遠。但阿生和史格雷都可以看得出，他表現得十分冷靜。

二輛車子就像兩支箭，一先一後，朝住市區疾射，速度極高。

突然之間，阿生暗叫不妙。

前面公路旁邊出現了一些光綫，習慣了黑夜開車的人都心裏明白，那是另外一輛車子。

距離迅速的拉近。

那是一輛龐大的貨櫃車，車身橫在公路之上，將整條公路阻住了。

超過一百里的時速，要剎那間停下車來，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阿生和史格雷在這一剎那之間，只可以想着如何去接受一次車禍的打擊，而無暇顧及其他了。

卡里也感到十分意外，事前他並未想到前面那貨櫃車打橫停在路上。

他猛然將駕駛盤一扭，企圖讓車子由公路旁邊僅有的少許空間一掠而過！假如卡里真的能夠做到，他一定也感到驕傲；即使一向喜歡開快車的阿生，亦會衷心地佩服。

可惜他做不到。

那空罅無法容納卡里的房車闖過去。

「轟隆」一聲！

坐在汽車中的阿生和史格雷儘管早已作好了心理上的準備，仍覺天旋地轉，剎那間滿天星斗，瞬即失去了知覺。

至於卡里本人，他更覺難受了。胸前一陣劇痛，肋骨折斷了，口吐鮮血，眼前一黑，以後的事，他再也無法知道。

尾隨而來的一輛大房車及時煞停。

前面那輛貨櫃車也亮起了射燈，把那截公路照得十分明亮。

前後二輛車子都有人跳下來。

有人趕往失事汽車去，有人却在互相埋怨。

「你們不該追得他們這麼緊。」

「你們不該將車子橫在路心。」

「若非如此，我們如何能夠截停他們呢？」

「好了，不要吵了！」有人過來勸解：「時間無多，趁未有外人經過之前，連人帶車一齊搬走它！快點。」

於是，貨櫃車上伸出一條吊臂，將卡里的汽車整輛吊起來，放進那個巨型的貨櫃中去。

當然，那並非眞正的貨櫃車，只是外型像一般貨櫃車而已。

毫無疑問，貨櫃車與後面那輛大房車同是一帮人。

剛才在追逐過程中，他們之間曾利用無綫電對講機互相連系。因此，這並非偶然發生的事，而是一項陰謀。

當貨櫃車與大房車開走了之後，現場上又回復了平靜。

在那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內，並無其他車輛經過，即使有，也沒有人知道剛才發生過什麼事。

× × ×

天亮了。

阿生還沒有返回他居住的酒店。呂林夫婦二人等得十分焦急。

呂偉艮曾致電特警辦事處。

洛杉磯特警辦事處的狄克副隊長，也正在焦急不已，他也希望知道他上司史格雷之所在。

狄克知道史格雷不會相距這麼久也不致電辦事處取得連絡。過去他除非有特別事故，否則每隔三四小時，例必有電話回來。

然而這一次，足足等了一個晚上，連電話也沒有一個。狄克難免覺得奇怪。

狄克較早時已通知了警方。

洛杉磯警方在一處路旁找到了史格雷的汽車，但裏面沒有人。

呂林二人和狄克都知道阿生和史格雷的任務，但却不知道他們的行踪。

狄克憑經驗和想像，在發現汽車的地方，四下裏張望了一會。

站在他身邊的，是洛杉磯一名探長麥森。

麥森若有所思地對狄克道：「你猜史格雷的汽車爲什麼要停在這裏？這條街有太多的地方可以供他停車，他爲什麼偏偏要停在這裏？」

狄克的想法大概亦與麥森相同，他說：「這間酒吧間還未開門，但是，昨天晚上，他們會不會到這兒來？」

麥森毫不考慮地回答：「極有可能，這是黑社會綫人聚集的地方。」

「我們進去問問吧！」狄克說，「說不定會有些收獲。」

麥森先去拍門。

時間只是天亮之後不久，街上很靜。

麥森拍門聲浪很大，所以很快就有了反應。

開門的人怒氣冲冲，睡眼惺忪，幾乎就要破口大罵。

但是，三字經剛出口，立即又收了回去；因爲他很容易就認得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熟悉的麥森探長。

「對不起，吵醒你了。」麥森很少這麼客氣，「但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非麻煩你不可。」

「什麼事？」那酒保疑惑地瞪住麥森。像他這種人，常常會被警探盤問，但形勢上他又不能說得太多，否則隨時會死得不明不白。因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麥森道：「昨天晚上，有個中國人陪同史格雷到這兒來，你見過他們嗎？」

「史格雷？」

「棕髮，三十五歲左右，你應該記得他的，我不止一次跟他來過這裏光顧過你們。」

「噢！那個電影明星——李察威麥！」酒保恍然大悟。

「還有一個中國男子，大約二十餘歲。我相信他們昨天晚上到過你們這裏。」

「是的，他們的確來過。」酒保有所顧忌地，往街上掃了一眼。

麥森明白這種「夾縫中的人物」的處境，於是示意他入內說話。

麥森一邊陪住酒保入內，一邊說道：「放心說吧！你不會有麻煩。但是，假如我找不到那兩個人的話，我你兩個都會有麻煩。」

酒保於是回憶着說：「我記得他們兩

個人入來之後，好像要打聽什麼似的，先後接觸過好一些『兩面人』。」

酒保所指的「兩面人」，顯然是指那黑社會的綫人。因爲他們既是黑社會中人，另一方面又是警方的朋友。

酒保想了想，又說：「我記得，他們最後與卡里一齊離開這裏。」

「卡里？」麥森束了一下眉心：「是不是一名戴金絲眼鏡的黑人？」

「正是他！」酒保道，「以前他常常與另一名黑人哈靈到我們這兒來喝酒。」

麥森恍然地點點頭，然後他又問：「還有些什麼人？」

「似乎就只有三個人一齊離開了這裏。」酒保說。

狄克在旁插咀道：「大約什麼時候離開你們這裏？」

酒保抓抓後腦，回憶着說：「大概已是午夜時分了。」

麥森把助手召來：「派人去查一名黑人卡里的車子和卡里本人的下落。史格雷的車子停在這裏門外，表示他們三人離去時，可能坐卡里的汽車。」

助手領命回到探長的座駕車去。

探長的車子裏，有無綫電話可以直接與洛杉磯警察總部連絡。

麥森與酒保再交談了幾句，就偕同狄克他們，驅車趕往黑人卡里的住宅去。

麥森和他的手下都曉得卡里是個在黑社會中混的黑人。此人曾有過案底，所以他們都知道他的住宅之所在。

麥森在車子裏對狄克道：「究竟你們隊長要找一些什麼？」

狄克坦然說道：「主要還是爲了滿足那個中國人的好奇心。」

「你是指阿生？」

「是的。」

「他負有特殊任務？」

「不！他只是對哈靈之死，感到奇怪！隊長因爲他是總部的人，不得不奉陪到底。」

「老實說，我有一種預感，他們可能凶多吉少。」麥森道。

「聽說那個中國人十分機智勇敢，我們隊長也不是泛泛之輩。」

「你也知道洛杉磯的歹徒亦非泛泛之輩。」

車子在一條街道上停下來。

這一帶正是黑人聚居的地方。探員們紛紛衝上一幢舊宅的二樓——那兒一個小單位是黑人卡里的住所。

但是，屋子裏空空如也。

反黑組的探員曾經不止一次到這兒來拜訪過，所以他們知道卡里只有一個人在此獨居。

門本來鎖上了，探員們是撞門而入來的。

屋子裏一切顯得井井有條，表示卡里這傢伙生活得頗有規律。

麥森下令探員們在屋內展開精密的搜索。

探長的一名助手忽然由街外闖進來，向麥森報告：一輛巡邏警車發現了卡里的汽車。初步報告，卡里的汽車是失事撞毀的，車內血漬斑斑，有人在車中死去。

麥森立刻轉告呂林二人和狄克他們。然後帶人匆匆趕往現場。

呂林二人聞訊，自然爲之担心不已。

× × ×

在近郊地區的一條偏僻的街道之上，一輛警車正在守候住一輛失事汽車。

車子已毀壞不堪，顯然是失事撞毀。

車廂之內，血漬斑斑，擋風玻璃已經粉碎。車內有死屍。

警車、十字車等等，紛紛响起了號角，趕到現場上來。

那輛最先發現失事汽車的警車，車內有二名巡邏警員。其中一個正在隣近小心地視察，另一個向隣近的住客打聽。

麥森和狄克等人也來了。

呂林夫婦二人匆匆下了由特警隊隊員駕駛的汽車，衝往失事汽車旁邊。

在現場戒備的警員們，不知道呂林二人的身份，迅速加以阻攔！直至到麥森探長和狄克副隊長過來，呂林二人才獲得接近那輛汽車。

車內到處沾染了血漬，的確令人爲之觸目驚心。

司機位之上，有個人滿身鮮血，死狀甚慘。

呂林夫婦二人都爲阿生的安全而感到担心。

沿途上他們心焦如焚，担心阿生可能已遭不測。

但是現在，司機位上發現的屍體，却是個年青的黑人。

那是唯一的屍體。

汽車後廂也有血漬，但見不到有人，也沒有其他屍體。

儘管如此，仍不能說阿生和史格雷二人平安無事。

看情形，他們最少也受了重傷：假如他們當時也在這輛車子裏的話。——這是呂林二人最起碼的想法。

狄克副隊長也担心他的上司可能出了事；但是，史格雷和阿生現在又去了那裏呢？

各人正在車內車外小心觀察之際，麥森探長却在那邊聽取了二名警員的報告。

根據發現這失事汽車的二名警員的報告，就够令人大惑不解。

警員說：「眞奇怪！我們找不到任何被汽車撞過的地方。」

麥森探長道：「會不會是兩車相撞，另一輛開走了！」

「但是，看這車撞得這麼傷，另一輛可能被撞的汽車，最少也毀了一部份。」警員指指街道上的現場，道：「可是，地上却乾淨得出奇！」

麥森探長也感到奇怪，將情形轉告呂林二人和狄克副隊長。

呂偉艮這時候也發覺了汽車外面有些十分特殊的現象，那是左右兩旁四個車窗窗框均留下了被吊鈎鈎過的痕跡。

呂偉艮綜合了警員的報告之後，很肯定地說：「眞正的失事現場並非這裏。」

麥森也明白他的意思，道：「你是說，車子失事之後，被人運到這裏來的，是不是？」

呂偉艮道：「實情一定是這樣！但是，爲什麼要這樣佈局？」

狄克副隊長毫不考慮地說：「自然是

爲了轉移我們的視綫。」

麥森探長道：「爲什麼要轉移我們的視綫？」

「自然是不希望我們知道事件的眞相。」呂偉艮道：「甚至不想我們找到其他兩個傷者——史格雷隊長和阿生。」

麥森問：「你怎麼知道他們受傷？」

呂偉艮道：「很簡單，車廂之內，血漬斑斑，自然是不止一個人死亡，假如隊長和阿生二人不是被人抬走，一定也會留在車廂之內，讓我們一併發現。」

狄克也同意呂偉艮的見解：「是的，假如他們也像卡里一樣死了，對方根本無須毀屍滅跡，將他們二人抬走。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只是傷了，還未致傷重身亡。」

麥森道：「但是，我們不明白，他們又何必多此一舉？」

呂偉艮道：「先找出眞正失事的現場何在，答案可能較易找到。」

於是麥森吩咐下去，要各警員和探員追查汽車失事的眞正現場所在地，尤其是要注意那些可能被撞毀，而未有報案的汽車！」

麥森探長的命令傳回洛杉磯警方總部之後，不出幾分鐘，探長座駕車中的無綫電話，立刻就有了反應。

那是總部搭過來的。

原來總部每天都接到一些交通失事的報告，但今天有一宗比較特殊。

郊區一條超級公路之上，有些駕車人仕向警方報告，一處路旁有許多玻璃碎片和血漬，同時那處路邊的欄杆有顯著被汽車撞毀了的痕跡，但是，附近並未見失事的汽車！

由於麥森探長的命令傳回總部，所以總部才將這宗「怪事」轉告他，若非如此，這一類的交通案件根本亦就無須驚動探長。

麥森聞訊後，立即偕同有關人等，驅車直奔郊外。

× × ×

警方的直升機凌空飛翔，與地面上的警方人員保持連絡。

麥森探長率領的車隊之中，包括了呂林夫婦二人和狄克副隊長的汽車在內。

超級公路日間比較繁忙，但那一段被警方認爲可疑的路面，已被架起障碍物，暫時封鎖起來，等候探長等人到來查看。

那是相當堅固的鐵欄，但現在已被撞得彎曲了。

地上有無數的玻璃碎片，顯然是汽車車窗上掉下來的！

地上也有血漬，但不斷疾馳而過的汽車車輪胎，已將它輾得糊模，只有最靠近路邊的幾點血漬，仍然存在。

美國的超級公路十分闊，一來一回每邊最少也擁有三四行的行車綫，有些甚至多至六綫。

越是開得快的汽車，越要靠向中央，開得較慢的，就靠近路旁，向警方報告這宗「怪事」的，正是在「慢車綫」上行走的部份車主們。

麥森探長率領大批偵探人員在現場展開偵查。

呂林夫婦二人和狄克副隊長，則站在一旁，討論着這件事的可能性。

雖然偵探們還要將現場上搜集的證據，帶回去配合卡里的失事汽車一併化驗，但是，呂偉艮等人却認爲這兒極有可能就是卡里汽車失事的眞正現場之所在地。

阿生和史格雷已被酒保證明跟卡里在一起，現在卡里的汽車失事，阿生和史格雷照計不可能倖免，何況卡里還死了呢？

但是，爲什麼有人要將失事的汽車運走？

呂偉艮認爲：可能有人不想警方知道卡里他們到過郊區。

又或者，有人不想警方找到這一帶郊區來。

然則，郊區到底有些什麼秘密？

警方的直升機不斷在上空來回巡視，目的自然是希望知得更多。

呂偉艮却要求狄克用車子載了他們夫婦二人，沿住公路朝東走——那是與駛向市區的相反方向。

呂偉艮的想法，認爲卡里曾用他的汽車，載住阿生和史格雷二人，到更遠的東面郊區去？後來在回程時，就在這處路旁撞欄失事。

爲什麼阿生他們要到東面郊區去？

呂偉艮知道阿生要查的是「最後的晚餐」這幅畫的來龍去脈，所以狄克一邊開車，呂偉艮也就一邊問他：「這兒有什麼博物館麼？」

「沒有！」狄克很熟悉這兒一帶的情形。他又說：「北上是荷里活，南下是長堤市，西面是太平洋。據我所知，這兒沒有博物館，博物館都在市區裏。」

呂偉艮自言自語道：「然則，他們爲什麼跑到這郊區來？」

呂偉艮自言自語的，沒有人回答他。

事實上，這時候車中四個人，可能有他們四種不同的想法。

狄克認爲有人故弄玄虛，他的助手却認爲阿生他們已被人棄屍於別處。

呂偉艮認爲阿生曾被卡里帶到這兒郊外來，而且是爲了那幅畫的事？

只有林愛莉，沒有人知道她內心的想法如何，因爲她一直不作聲。

突然之間她叫出了聲：「快停車！」

開車的是狄克，他的車子開得並不太快，因爲他們的目的是要找一間可能有藏畫的博物館，所以車子一直靠路邊的「慢車綫」前進。

現在狄克聽到林愛莉這麼一叫，立即將車子煞停！

車內四個人，除了林愛莉本人之外，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林愛莉待車子停定後，回過頭來張望，其他人也跟她一齊回頭望。

甚至連一向跟她最有默契的呂偉艮，在這刹那之間也呆住了。

「發生了什麼事？」呂偉艮問他的妻子。

林愛莉道：「我剛才似乎見到一個伸出路旁的招牌，上面漆住：「買賣名畫以及各種藝術品。」」

車內各人也被林愛莉提醒了。

那邊路旁的確有一間二層高的孤立小屋，門前懸掛着一個招牌。

招牌上面漆住：「奧地商店，買賣名

畫以及各種藝術品。」

狄克於是亮起燈號，他的助手由車窗打着手勢，將車子掉頭。

狄克把車子停向路邊，讓各人落車！

呂偉艮發覺那度門仍然關上了，忍不住看看自己的腕錶。

現在已是接近中午的時份。

呂偉艮忍不住問狄克：「這裏的商店只做半天生意麼？」

「不！」狄克也會意地看看腕表，「可能休息，如果做生意的，這時候也該開門了。」

林愛莉道：「看看裏面有沒有人？」

於是狄克的助手去叩門。

裏面似無反應。

四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表示他們同樣感到出奇。

狄克與助手繞到屋後，發覺後門半掩，於是揚聲招呼呂林二人過去。

各人由後門入內，只走上幾步，立刻就瞥見一條屍體。

那是一個老人的屍體，看樣子，這老人已是六十出頭，他胸前滲出血來，可能中刀致死。

狄克吩咐助手進屋內找電話報警，但電話却不通。顯然被人蓄意破壞。

助手最後回到車上，利用狄克車上的無綫電話報警，通知警方派人到現場來！

被囚虎穴　陷身重圍

阿生從噩夢中驚醒。

他渾身疼痛，懷疑自己不知是否已經死去了多時。

他輕輕移動一下那條手臂，便痛得淚水直冒。

阿生呆呆地想：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情？他爲什麼會躺在這裏？

他睜開雙眼，望住天花板，彷彿聽到有人正在呼喚他。

「阿生，阿生，你怎麼啦？」那是一種熟悉的聲音，好像是史格雷。

對了，就是國際特警隊洛杉磯負責人史格雷，阿生終於想起了。

他們曾經一齊坐在一名黑人的汽車中，那汽車曾在被人追逐時失事撞毀，當時阿生和史格雷二人都相繼重傷昏倒過去。

阿生勉强側過頭來，頸部又是一陣劇痛！

他無法清楚，究竟隣床的那個男人是否就是史格雷？

阿生夢囈似的問：「你是誰？」

「史格雷，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你好嗎？」

「身體躺在這裏，怎麼算得好呢？」

「對不起，我害苦了你。」

「算了，好兄弟，你應該慶幸我們沒有死去。」

「這是什麼地方？」

「我想，一定是醫院？」

「醫院？」阿生彷彿嗅到一陣濃烈的藥水氣味。

再放眼四望——雖然他能够看得見的範圍十分狹窄，但室內佈置一片潔白，所以他也深信這是一間醫院中的病房。

一陣細碎的步聲，彷彿有人入來！是個女人的嚦嚦鶯聲：「兩位，你們覺得好些嗎？」

阿生和史格雷都可以見得到，來者是一位白衣天使，手上捧了一些食物。

阿生問：「這是什麼地方？」

女護士嬌笑着說：「別開玩笑了，像我這種人，能在什麼地方見到？」

史格雷道：「這是洛杉磯醫院？」

「是的！」女護士道。

史格雷又問：「我們在這裏躺了有多久？」

又有人入來。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他們都醒來了？」

「是的，醫生。」女護士說，「他們的神智似乎還很糢糊。」

「他們已昏迷了一日一夜，自然不會十分清醒。」醫生走到了床前，親切地瞪住史格雷：「你感覺怎樣？好些嗎？」

史格雷問：「醫生，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市立醫院。」

「我們爲什麼會躺在這裏？」

「你和你的朋友在一宗交通失事中受傷，駕車人已傷重身亡，你們兩位是幸運者。」

「我可以用電話麼？」

「當然可以，但你先要接受檢查，你的傷勢還未好呢！」

醫生在護士的協助下，將史格雷身體上的傷口重新包紮。

然後又讓他們服藥！

最後輪到阿生。

阿生覺得渾身不適，注射，換藥之後，護士讓他喝了一些牛奶——那還是用小壺伸進他咀裏去讓他喝的！

他頸部一點也無法轉動，到處都包紮着繃帶。

他的視綫似乎局限於床上的天花板，他只可以用眼尾去看史格雷。

史格雷較阿生好些，但仍不能下床，他的足部受傷敷了石膏。

擾攘一番之後，病房之內又再沉寂下來。

阿生問史格雷：「你不是要用電話的嗎？」

「是的，但他們似乎忘記了。」

「我想，他們可能已經報了警！」

「爲什麼還不見警方派人來？」

病房的門又開了，進來的是幾個男子。陪伴着他們的，是剛才那位醫生，還有那位護士小姐。

醫生告訴史格雷和阿生，這班人是警方派來的！

但是，史格雷自信頭腦還保持十分清醒，他發覺這班「警探」十分陌生。

史格雷是國際特警隊派駐洛杉磯的負責人，他經常與當地警方保持連絡，因此，洛杉磯警局裏的偵探們，他都認識。

然而這班人却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

於是史格雷立刻提高警覺。

一名自稱探長的人過來問史格雷：「你是什麼人？」

史格雷苦笑道：「交通意外中的受傷者，醫生早該對你說明白了。」

「不要再裝蒜，我是要問你原來的職

業。」

「藝術經紀。」

「你找過奧地?」

「是的，你怎麼知道?」史格雷越來越相信他的判斷。

「我們是偵探，還有什麼不知道。」

「我找奧地，是爲了談論一些藝術品買賣的事，有何不對?」

「但是，你可知道，奧地那老頭兒被人殺死了?」

「什麼，奧地死了?」

「是的，我們警方知道你兩個人曾找過奧地，而且還在三更半夜。」

「我承認找過他，但是我們並沒有殺他!」

「當時你們談過一些什麼?爲什麼要在半夜裏去找他?」

「我一定要答麼?」

「你可以不答，但我們爲了執行職務，也有辦法令你回答。」

那自稱探長的人有些生氣，醫生却過來做好做歹的說：「有話慢慢說，他傷得很重。」

那位探長又說：「聽說你有一幅畫，準備賣給奧地，是不是?」

「畫?」史格雷故意反問他：「什麼畫?」

「別裝蒜了。」探長道：「那幅最後的晚餐，已經先後害死了三個人，爲你們好，我勸你還是乖乖的說出眞相。」

「對了，你所講的是那幅仿製品，但你攪錯了，我只代人收購，並非擁有。」

「什麼?你也要收購最後的晚餐?」

「是的。」

「誰叫你收購?」

「一個人客。」

「隣床那中國人是誰?」

「遊客。」

「可就是他要你收購那幅畫?」

「是的。」史格雷明知這麼樣可能給阿生帶來麻煩，但却合情合理。因爲他知道這班人分明是冒充警探。

阿生曾在教堂追問過那幅畫和那遊客，現在說他也對那幅畫有興趣，正是合適不過!

那位「探長」於是又過去盤問阿生：

「你是那裏來的?」

阿生順口答了：「香港。」

「你希望得到一幅達文西的作品?」

「是的!」

「你怎麼知道奧地手上會有一幅『最後的晚餐』?」

「是一個黑人搭路的。」

「你說的可是卡里?」

「正是他。」

「你可知道他死了?」

「什麼?他死了。」

「是的，」探長又問：「你們到底怎麼攪的，卡里臨死之前所作的口供，却說你們手上有一幅達文西的作品。」

「卡里怎麼說?」阿生也是心中有數。他到底也是個聰明人，剛才聽了這位「探長」跟史格雷的一問一答之後，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探長道：「卡里說你們害死他，他爲了賺那份佣金，斷送了一條性命。」

阿生輕輕一笑，故意問：「你以爲我手上有那幅名畫麼?」

「是卡里說的!」

「假如我有，你以爲值多少錢?」

「現在是我問你。」探長生氣地瞪住阿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探長先生，你似乎對那幅畫也很有興趣呢。」

「是的，我要知道它有什麼吸引力，能令到這麼多人喜歡它，結果却先後令到三個人直接間接爲它而死去!」

「這麼說來，你似乎爲公事而對它發生了興趣。」

「不錯，我不妨坦白告訴你，爲了閤下的安全，你最好告訴我們，那幅畫現在何處?」

「假如你眞是警方人員，我當然相信你，但是——」

「你對我有懷疑?」

「是的。」

「這也難怪。」探長往口袋一探，摸出了一份證件來。

阿生瞥了一眼，那是一本警方偵探常用的證件小册，還有一枚徽章。

阿生想用手將它取過來仔細觀看，但手肘敷了石膏，令他無法動彈。

不過，阿生不是眞正的遊客，他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

尤其是對着證件的眞僞，阿生素有研究。

就憑剛才一瞥的印象，阿生已看得出，那是一份僞證件。

三俠在美國各地旅遊過不少時日，阿生對美國各地警方以及聯邦密探常用的證件見得多了，加上他本人對僞證件與僞鈔又是半個專家，所以即使不用手去接觸，也較易看得出破綻。

那位「探長」不知是否作賊心虛，只將手上的證件在阿生面前一揚，立即收回，這更加令阿生相信他是冒充的!

阿生又問：「你們隷屬那一區?」

「洛杉磯警察總部。」那位探長說：「你還有什麼懷疑?」

「那你一定認識麥森探長?」

「噢!是的，我的同事，不過，我們職責上有分別，我是負責特別罪案小組的!怎麼，你跟麥森探長是好朋友?」

「不!」我只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我只是一名遊客，那有警界的朋友?」

「好了，現在我們言歸正傳，」探長又說：「你手上是否眞的擁有一幅『最後的晚餐』?」

「是的，但那是贋品。」

「你的意思是：仿製品?」

「不錯，探長。」

「那你等於承認：當晚想找奧地求脫手?」

「嗯——」阿生故意吶吶地說：「我雖然找過他，但是我可以發誓，沒有殺死他?」

「我相信你。但是，那幅畫，你從何處得來?現在，又收藏在何處?」

「我是剛剛買到手的，但卡里對我說，有人可以出高價，所以我們漏夜找奧地商量。」

「一幅贋品，誰肯出高價?」

「我怎麼知道?但求有錢賺就是。別的事，我可不管!」

「那麼，你把那幅畫放在何處?」

「那是我用錢收購的，屬於私人財產，我有權保存它。」

「但你似乎還不知道，那是賊賍。」

「賊賍?」阿生故意怔了一怔。

「不過你放心，只要你將它交出來，我可以網開一面，保證不再追究。」

「但是，我這樣子，」怎麼可以帶你去呢?」

「你只須告訴我，你藏在何處?我會派人去把它找回來。」

「不!我是遊客，連街名也不識，怎說得出?但我去過的地方，我一定記得，我可以帶你去，却無法說得出。」

「嗯!」探長回頭對那醫生道：「可以通融一下，讓他早些出院麼?」

醫生道：「他傷得頗重，但如果探長須要的話，也許可以帶他出去一會兒。」

阿生心裏想：這樣子如何能夠離床走動?

老實說，若非傷得這麼嚴重，他也不敢說剛才那一番說話。

不過，他一定要這麼說，然後才可以對自己有點保障。

因爲阿生早已看穿了對方冒警，而這班大漢又與「醫生，護士」等眉來眼去。

然則，他們甚有可能是同路人。

他們的眞正身份又是什麼?

阿生只要回憶一下，就不難想像得到了!

憑奧地的提供，阿生認爲最少有兩帮人希望得到「最後的晚餐」那幅畫。

第一帮就是阿生在教堂見過的「遊客」加遜爲首的。

第二帮就是奧地口中的意大利人安東尼。

不管眼前這班人是加遜的，還是安東尼的，總之他們都希望奪得「最後的晚餐」那幅畫。

阿生就是爲了針對對方這種心理，不得不硬住頭皮，故作神秘地承認擁有那幅畫。因爲如此一來，對方就一定認爲他「還有利用價值」，也不會將他們置諸於死地。

同時阿生也不難想像得到，對方冒警，必然也是有其目的——最後的目的自然又是爲了那幅畫。

阿生爲了查出更多內幕，爲了能夠與史格雷離開這裏，他覺得這是唯一最好的辦法。

史格雷在隔隣聽得清楚，他不敢插咀，只是靜靜地聽，悄悄地想。

他自然也明白阿生的意思。當初他心裏也怪阿生不該自惹麻煩，但現在他總算明白了；阿生只不過爲他們的安全設想。

換句話說：假如這班人是歹徒的話，而阿生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人家還會繼續拯救他們嗎?肯定是不會，甚至還會殺了他們。

但是現在，對方似乎要商量些什麼。

於是，「醫生」、「護士」和「探員」、「探長」等等，都離開了那間病房。

史格雷對阿生說道：「你可以起來了嗎?」

阿生想起來，但那些石膏却將他綳得緊緊的。

阿生試將手臂的石膏箍除下來，發覺自己那條手臂根本沒有受傷。

沒有受傷爲什麼要箍石膏?

阿生逐漸開始明白了，於是再將頸部的石膏除下，另一部份却貼了膠布，紮上綳帶，怪不得他幾乎整個人無法動彈。

額角的確受了傷，但頸部根本就沒有事，膠布撕下後，那兒根本沒有傷口。

爲什麼會這樣?顯然有人要阿生呆在這裏。

阿生如此，史格雷又如何?

於是阿生提醒史格雷：「你可能只是輕傷，試解除一些束縛吧!」

史格雷起初也不明白阿生這番說話的意思，後來才看見阿生竟然坐了起來，又見到阿生將大腿的綳帶解下。

史格雷有樣學樣，試將膝蓋的石膏箍剝去，那兒根本沒有傷。

阿生笑着說道：「也虧他們想得到。這辦法比明刀明槍綑住我們，還要來得有效。」

史格雷道：「我們繼續裝傻呢，還是趁機會逃出去?」

阿生道：「我不熟悉這兒的環境，更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如何作主?」

「如果不走，他們可能不會放過我們的。」

「是的，我也這樣想。」

「那幅畫能令到三個人死亡，自然也能令我你二人死亡。」

「那麼，就試一試我們的運氣吧!」

二人解除了身體各部份的石膏、綳帶和部份膠布之後，發覺身體上的確有不少地方受到創傷，但只是皮外傷而已。

除了眞正受傷的部份地方之外，其他全是經「人工僞造」的。

除下了那些「人工僞造的傷口和包紮」之後，整個人也自然輕鬆得多。

阿生和史格雷都發覺他們根本可以自由走動。因此，他們分頭行動——一個走到病房門口，往外悄悄窺伺。另一個就跑到窗前去。

阿生推開窗門，發覺外面是一個花園，有草坪，亦有花卉樹木。

他向史格雷打出了一個手勢，史格雷立即過來。

阿生首先爬了出去，史格雷亦尾隨其後。

二人正滿心歡喜之際，突然有人叫了一聲：「不要走!」

病房之內，有人剛好入來。

阿生和史格雷沒有理會他們，跳落草地之後，奪路而逃。

但是，花園裏也有人聲傳出，樓上窗口亦有人探首張望。

阿生和史格雷朝住最接近的外牆奔去，希望在大隊人馬未追到之前，可以越牆逃出去，但是，數名大漢已經撲到。

吆喝聲中，陣勢擺開。

那數名大漢，登時將二人團團圍在核心。

阿生和史格雷都可以認得出這班大漢的面目，他們都是不久之前，在病房中見過的「警探」。

那名「探長」也在其中。

他冷然一笑道：「你們想去那裏？」

阿生也輕輕一笑：「想去找律師，你們警方這樣非法拘留別人，於法不合。」

「是的，如果我們眞的是警方，自然於法不合，但是，可惜我們不是警方。」那位「探長」終於也要現形了。

史格雷道：「你們總算坦白。」

那大漢道：「我們聲明在先，如果你們還要硬闖，死了可不要埋怨！」

阿生問道：「爲什麼你們不讓我們走呢？」

「因爲你們還未交代淸楚。」那大漢道。

「我們還有什麼交代？」

「那幅畫！」

「你指什麼畫？」

「最後的晚餐。」

阿生又故意道：「那只是一幅贋品，絕非達文西的眞跡！」

「但對我們太有用了。」

「如果我說不在我們手上呢？」

「我會相信嗎？我們都不是三歲小孩，別耍花招了。」

阿生知道對方人多勢衆，但這是花園，圍牆外面可能已是街道；如果能引起外人或巡警的注意，對他們也許有些幫助。

於是阿生對史格雷道：「朋友，你先讓開一旁，讓我先跟他們較量一下！」

然後他又對那位冒充探長說：「你可以兩個人一齊上！」

阿生用的是激將法，雖然他沒有說明對方以衆欺寡，但剛才那一番話已有這意思。

那位冒充探長果然生氣地說：「你是什麼東西？好吧！讓我一個人對付你！」

阿生立即擺開陣勢。

各人紛紛退後。

那位冒充探長吆喝一聲，掄拳攻上！

阿生急忙應戰。

阿生既是志在脫身，於是施展了他從呂偉艮那裏學來的功夫，忽前忽後，忽左忽右，令到對方無從捉摸。

那位冒充探長只會用拳，不會用脚，但阿生却渾身上下都是功夫，自然是勝他幾籌。

刹那間，那位冒牌探長已氣喘如牛。

其他圍觀的人，看得目定口呆；有些在內心佩服阿生，而且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些日子以來，他們都聽過「中國功夫」的厲害，但往往認爲名大於實。現在他們終於有機會親眼見到了。

阿生其實已十分疲倦，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未曾食過飯，但却明白到這是他們唯一逃出去的最好機會。假如他不好好利用，可能會後悔。

冒充探長下令各人圍攻阿生，阿生自然內心暗自吃驚。

他的傷勢雖然無碍，但肚內空虛，體力自然有了影响。儘管他拚力搏鬥，可是力不從心，就此被對方有機可乘。

一名大漢衝前一拳，阿生上身後仰避過；假如這情形發生在平時，阿生就憑自己的腰力，已足以應付而有餘。

但是，眼前他體力不足，脚步虛浮，自然大受影响。重心一失，整個人便仰倒在草地之上。

數名大漢一湧而上，將阿生捉住。

阿生覺得自己有如小丑一樣，爲之苦笑不已。

那一邊，史格雷四處亂竄，但却無法逃出衆大漢的包圍。

轉眼之間，阿生和史格雷二人，又變成了階下之囚。

× × ×

一盞射燈的光圈投在阿生的臉上。

阿生無法睜開雙眼，却聽到有人對他說：「別再耍花樣了，乖乖的告訴我，那幅畫你把它收藏在什麼地方？」

「我可以告訴你，但有條件。」阿生道。

「什麼條件，你儘管說好了。」有人對阿生說。

「你可是那位加遜的人的手下？」

「是的。」

「你可是與一名黑人哈靈接觸過？」

「是的。」

「後來你爲什麼要殺死哈靈？」

「我們沒有殺死他。」那聲音反問道：「爲什麼你說我們殺死他？」

「那麼，誰殺死哈靈？」

「你！」

「我爲什麼要殺死哈靈？」阿生苦笑道。

「就是爲了那幅畫。」那人說，「你殺死他之後，奪去了那幅畫。」

「相信我吧，我不喜歡殺人，我只對錢發生興趣。所以只要你付得起錢，那幅畫就是你的。」

「然則，你要多少錢？」

「五十萬。」

「你在發夢！」

「坦白說，那只是贋品，根本不值這個價錢，但現在是形勢所迫。」

「什麼形勢所迫？我可不明白你的意思。」

「爲了這幅畫，先後死了多少人？」

「三個。」

「由此可見它的重要性。」

「你是坐地起價！」

「告訴你，我收了你這五十萬，還不知道能否安全呢。」

「有人要殺你？」

「不！只是警方可能快要通緝我。」

「哈靈是你殺死的？」

「不！即使我不殺人，警方也會通緝我。我解釋什麼也沒有用，因爲我是外國人，同時的確擁有那幅畫。」

「好吧！我答應給你五十萬元，但你先要讓我看看那幅畫。」

「哈哈哈……」阿生忽然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你們當我三歲小孩。先看看那幅畫，再付錢，然後我會變成哈靈第二。你如果是我，你會相信嗎？」

「你怕我們殺死你？」

「是的，那幅畫能取去三個人的性命，多取一條人命也不足爲奇！」

「但是，我們未見過那幅畫之前，又豈可信任你五十萬元鉅欵？」

「嗯——」阿生故作沉思，閉上眼睛道，「可否熄了燈？」

燈光熄了，但阿生仍不能睜開雙眼，那是視覺的習慣性與感應問題。

那人說：「讓我們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阿生雖然沒有張開眼睛，但心裏却一直在想，他想到許多方面的問題。

比較近在眼前的問題就是：史格雷爲什麼一直不作聲？他現在何處。

比較長遠的問題就是：他們如何能够脫離這班人的掌握？

那幅畫根本不在他手上，他如何向這班人交代？

已經過去了的問題就是：他們不承認殺死哈靈那個黑人，然則，誰殺死哈靈？

從這班人不惜對阿生苦苦追踪，然後在高速公路上將他們抓住這點看來，他們的目的顯然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得到那幅畫。

也就是等於說，他們根本未擁有那幅畫。

未擁有那幅畫並不等於沒有殺死哈靈；例如他們迫哈靈交出那幅畫時，可能來遲了一步！因而動了殺機。

但另一個可能就是：他們的對手——假定有另一帮人亦希望得到那幅畫，他們自然就是奧地口中提及的意大利人安東尼。安東尼那帮人爲了得到那幅畫，於是不擇手段，將哈靈殺害然後將畫據爲己有。

阿生左思右想，委實想得太多了。

他自然不敢作聲，只是在內心默默地想。

過了好一會兒，阿生才可以把雙眼張開。

他往四下裏張望，見不到史格雷的影子。

這是一個頗大的密室，窗口的簾子落下了。室內亮了燈。

阿生坐在一把椅子之上，四周站了十多名大漢，每個人視綫都集中在他身上。

阿生要在這班人之中找尋他見過的加遜，但加遜並未出現。

剛才跟阿生說話的人，是個年約四十的中年男子，顯然是這班人的首領。最少也可以代表着這班人說話。

他又對阿生說：「我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你相信你的朋友嗎？」

「你指與我一齊被你們抓回來的美國人？」阿生反問道。

「是的。」

「我當然相信他。」

「他知道那幅畫收藏在何處嗎？」

「知道。」阿生故意說。

他明知這樣相當危險，因爲史格雷已被隔離問話，萬一他們之間口供不符，自然會引起對方的疑問。甚至還會嚴厲對付他。

但是，阿生必須向這班人表明他的態度，表示他絕對信任史格雷，希望他們兩個人之中，有一個獲得釋放。

從這班人剛才的語氣分析，顯然對方是想放走他們其中一個，另一個則留作人質。然後雙方才進行這次的交易。

假如阿生對這班人說，既不相信史格雷，史格雷又不知道那幅畫之所在，相信對方一定會將阿生放出去，而相反留下史格雷作爲人質。因爲這班人的印象中，阿生的地位顯然比較史格雷更爲重要。

史格雷的口供可能與阿生不符，但阿生已管不了這許多。

阿生只希望他們兩人之中，有一人獲得自由。他們然後才有辦法。

× × ×

史格雷就在隣室，他同樣被一班人包圍，同樣有人向他盤問。

但是，史格雷相當聰明，他幾乎是十問九不知。

他是故意說「什麼都不知道」的。因爲人家將他們分隔開，目的已擺得明顯。

史格雷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長，他平時也對付過一些同時落網的犯人，也試過將他們「隔離問話」。

但是，那些犯人往往無法作出同樣的口供，而露出了破綻。

史格雷就是給那些犯人教精了。

他故意說「不知道」，是留有餘地。即使對方諸多恐嚇，史格雷還是說「不知道」。

史格雷甚至淸楚表明：知得最多的是「那個中國人」，自然是指阿生。

史格雷又特別提醒對方：只要對方使用暴力對付他，他們將一無所獲。

他最後又表明：他只忠於阿生，因爲他一直受僱於阿生這個中國人。

最後，他和阿生終於被安置在同一間房間之內。

這間房沒有燈光，裏面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於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阿生和史格雷都不禁會問：爲什麼對方會作出這種安排？

最先是將他們「隔離問話」，現在又將他們放在一起。

似乎毫無疑問，對方要他們互相交談。藉此知道更多秘密。若非如此，對方根本不會把他們安置在一起。

因此，當二人在黑房中接觸時，一句話也不敢說，却先用雙手「交談」——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方法：雙方用手指接觸對方，然後像打電報一樣，發出連串的密碼。

他們兩個人都是受過特殊訓練的，所以一切間諜和特工慣用的方法，他們自然知道。

因此，他們在黑暗中「交談」，根本沒有人知道。

相反，他們却知道有人竊聽。

他們有此懷疑亦非憑空構想，首先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問：爲什麼他們既被隔離問話，對方現在又這麼大方的將他們安置在同一間房內？

既然肯讓二人在一起，爲什麼又在烏燈黑火中弄得昏沉沉？大概是怕他們看出了室內裝有竊聽的設備。因此受過訓練的他們，自然想到：對方的目的在乎「偷聽他們的談話」，「知道更多的秘密」。

所以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先用「密碼」方式「交談」一番，好讓雙方明白了當前的形勢之後，才開始「有聲音的交談」。

阿生就在「無聲的交談」中，「說穿了對方的企圖。

對方聽不到他們的談話聲，也不見二人的樣子。還以為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阿生與史格雷「密碼互通」，雙方也明白了當前的處境。

於是阿生故作驚奇地問：「咦，你是誰？」

「我是史格雷，你可是阿生？」史格雷會意地說。

「是的，為什麼你也在這裏？」阿生就當作正在演戲一樣。

「我不知道，剛才有人推我入來。我還以為這是龍潭虎穴呢。」

「你有沒有告訴他們那幅畫收藏在何處？」阿生自然也是多此一問，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那幅畫。

但是，他們既然知道對方的目的在乎那幅畫，又知道有人在竊聽，自然要加倍引起他們的注意，以便討價還價。

史格雷在「無聲的交談」中既然已知道了他們的處境，自然要把戲演到底。

因此史格雷在黑暗中告訴阿生：「我不會蠢到那個地步，何況我是受僱於你，沒有你的命令，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好極了！」阿生又說，「史格雷，你對我這麼忠心，我一定不會虧待你。」

「謝謝你，波士。」

「別客氣了，現在我你之間，可以稱得上同病相憐！」

「波士，我們有危險嗎？」

「當然有，他們不是善男信女！」阿生又故意說，「不過，我們還好有一度護身符！就是那幅畫。只要他們一天未得到手，相信他們是不會愚蠢到要殺死我們二人。」

「是的，我也這樣想。」

「你當然知道那幅畫收藏在何處。」

「是的，但在任何情況下，我也不會出賣你，你放心好了！」

「是的，老實告訴你，這已經不是金錢上的問題，而是性命攸關。」

「波士，你不要嚇我，我這一生人最怕死！」

「我不會嚇你。事實上，有人志在必得，否則不會死這麼多人。殺一個與殺十個有何分別？」

「嗯！那我們怎辦？」

「最好的辦法就是：向他們要一筆錢，然後讓我們遠走高飛，遠遠避開了這個漩渦！」

「這也好。然則，誰肯出一筆大錢？那只是一幅假畫，並非達文西眞跡！」

「老實說，我開始懷疑有人要那幅贋品，是另有目的。並非為了欣賞藝術那麼簡單。」阿生又故意對史格雷道：「我已經向他們開價五十萬，即使折半也有二十五萬，我保證你最少有十萬，但你一定要懂得做，別出賣我！」

「放心好了，我是個有良心的人。」史格雷道，「我開始就對你發生好感，否則我不會介紹你買下這幅畫。」

「我預測他們可能放你出去，然後留下我做人質，但如何保證他們不出賣我們呢？」

「波士，你是担心他們賴賬麼？」

「是的，萬一他們得到那幅畫之後，不付錢，又殺了我們二人，如何是好？」

「你放心，我也不是傻瓜。只要那東西保持在我們手中，不怕沒有人付錢；只要它眞的有價值，不怕沒有人出高價。二三十萬雖然是個大數目，但只要它有用處，相信不成問題。」

「那我們只有祈禱了！」

「眞想不到，一幅贋品，會引起各方面這麼大的興趣。」

「我們開始設計一下如何離開美國，否則，收了錢之後，只怕也沒命去享！」

「是的，即使警方不通緝我們，最怕得不到那幅畫的另一帮人也不會放過我們二人。」

「嗯！我也這樣想……」

× × ×

在密室的另一邊，果然有人在竊聽阿生和史格雷二人的談話。

他們最少有三個人全神貫注地竊聽，其他人等則負責控制儀器。

其中一人道：「我們這次總算有了收獲。」

另一個人道：「是的，聽來他們手上確實擁有那幅畫。」

「還好我們沒有殺死他們，否則就一無所獲了。」

「現在我們怎麼辦？」

「亮燈吧！讓我過去跟他們正式談判一下。」

「你要告訴他們眞相？」

「不！我怎會這麼蠢？我只是對他談談這宗交易。」

「眞的付這麼大筆錢給他們？」

「假如他們手上那幅畫眞的是我們想要的東西，二十萬不是一個大數目。何況他們已露了口風，大約二十萬總可成交了。而且，他們得了這筆錢之後，相信勢必遠走高飛，這對我們也有利。」

「嗯！你說得也有點道理！」

「那麼，我們一齊過去吧！叫他們亮燈。」

於是幾個人走出了那間房，轉到隣室去。

隣室正是囚禁着阿生和史格雷的地方，他們正以手掩眼，因為突如其來的燈光，令他們無法張開雙眼。

但是，這後果却是阿生和史格雷二人早已想像得到的。

只是現在他們二人却故作驚奇地，呆頭呆腦的，瞪住進來的人。

「你們商量好了？」為首一人正是阿生見過的「遊客」加遜。

阿生故作驚奇地瞪住他說：「原來是你！」

「是的，我們曾經見過面了，可不是嗎？」

「是的，而且不止一次！」

「這話從何說起？」

「第一次在教堂，當時我們正參觀一幅玻璃畫，就是舉世知名的『最後的晚餐』，然後，你又派人到酒店襲擊我，當時你雖未出面，但相信你亦心中有數吧！」

「哈哈，你很有想像力，朋友。」加遜道：「對於發生在酒店裏的事，首先要怪你自己，為什麼你要做扒手？」

「我只是希望接觸哈靈。目的自然也是為了那幅畫，但你們不該殺他！」

「我們沒有殺死哈靈，不妨老實對你說，那幅畫對其他人並無意義，為什麼你也希望將它弄到手？」

「我當初以為它是達文西眞跡。所以，我希望與你競購。」

「你不死在我們手裏，只因為你是一名遊客，我們不想引起警方注意。假如你不是外國來的，怕你早就死了。」

「那我眞的要感謝上帝。」

「我眞想不到，你從哈靈手上購入那幅畫之後，誰去把哈靈殺死？」

「相信除了你們之外，一定還有第二帮人。他們可能不信哈靈的話，在爭執中將他殺死了。」

「嗯！那麼，我相信你吧！」加遜又問：「你如何將那幅畫交給我？」

「請你先回答我，誰保證你付錢給我？」阿生問。

「老實說，五十萬，我付不起，最多只可以給你二十萬！」

阿生故意和史格雷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苦笑道：「果然給我不幸而言中。」

史格雷聳聳肩，扮了一個鬼臉。

阿生討價還價：「我們有兩個人，而且還要逃亡出美國，可以多給一些麼？」

「不！不可能，二十萬已經不小了。」加遜又說：「而且，我要先看貨，看看對不對辦，然後才可以付錢。」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現在我們讓你朋友先走，但為我們安全計，你朋友必須合作。」

「放心，他必然合作！」

於是阿生與史格雷握手告別，雙方還故意互祝「好運」。

最後，史格雷則被人幪上雙眼帶了出去。

× × ×

負責調查奧地命案的警官感到十分之意外，因為命案現場是郊區，死者奧地又是個獨身漢，現場上却有不少價值頗高的藝術品。

但是，儘管現場被人搜索得一片凌亂，却有不少高價藝術品並未失去。

另一方面，警探作深入偵查之後，又發現奧地擁有不少私蓄，分別收藏在一些暗格裏。

雖然說那是一些「暗格」，但有經驗的小偸很易就可以找到它之所在。

暗格之內有不少有價證券，也有一些珠寶，現鈔等等。

以個人的生活經濟狀況而言，奧地也稱得上是個小富翁了。

為什麼現場會被人搜索？

為什麼那兇手殺了奧地，却只「害命」而不「謀財」？

警方固然感到十分傷腦筋，就是呂林二人也覺得無限驚奇。

由於死者奧地是個經營藝術品買賣的人，呂林二人自然想到那幅「最後的晚餐」仿製品上面去。

警方在現場找不到兇手，但驗屍官已證明死者死於刀傷——刀子刺中了致命部位。

呂林二人為了證明阿生和史格雷二人是否到過兇案現場，要求狄克利用「科學鑑證」方法，作多方面的印證。

科學鑑證方法一般而言是值得信賴的。例如，兇案現場的門口，有沒有留下黑人卡里的汽車的輪胎痕跡，以及卡里，阿生和史格雷等人的鞋印？遺下的汽油漬是否就是卡里汽車常用的一種汽油？

狄克將呂林二人的要求轉告警方，同時國際特警方面，也作了獨立的性偵查。

結果證明：卡里的汽車確曾到過奧地商店的門外。

卡里，阿生和史格雷等人，也曾落車走到奧地商店門前，但未有入屋。

至於他們所談何事，自然無從知曉，因為阿生和史格雷下落未明，卡里又已經死了。

越來越多的疑團，令到各方面無法了解幕後的眞相。

奧地為什麼被殺？

兇手為什麼要他的命，不要他的錢？

兇手為什麼要在現場上大事搜索？目的物又是什麼？

卡里何故被人連「屍」帶車由公路移到市區去？

還有阿生和史格雷既然已被證明當時是在卡里的車內，為什麼不見了他們？

根據化驗報告指出：卡里車內遺下的衣服纖維和血漬，由科學鑑證和血型各方面來分析，證明阿生和史格雷當時正在車內。

也就是說：當卡里汽車失事時，阿生和史格雷二人均已受傷，流過了血。

卡里的屍體既然已經發現，阿生和史格雷的屍體死在何處？——在警方的想像中，還有人死傷，為什麼其他人不見了踪影？

呂偉良經過一番細心分析之後，認為阿生和史格雷可能只是受傷，並未死去，所以才會不在車內。但他們去了何處？

給人綁架，還是受傷後逃去？

看情形自然是給人綁架的成份較高，因為如果是受傷逃去的話，這時候也總會與特警辦事處連絡了。

假如是給人綁架，又是給那些人綁去？目的又何在？

呂偉良越想越覺担心，頭腦一向冷靜的他，現在也開始感到有些心煩意亂了。

林愛莉也明白到呂偉良與阿生之間，師徒情深，事實上眼前的形勢對阿生極之不利。她對特警副隊長狄克說：「我們不能等洛杉磯的消息，通知巴黎總部吧！」

狄克也知道事態十分之嚴重，失踪的史格雷是他的上司，也是國際特警派駐洛杉磯的負責人；至於阿生，更是總部最重視的年青幹員之一。

一個長途電話撥到巴黎總部去，那兒的頭頭們果然大為震驚。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的范梅力副總監，立刻率領一批助手，兼程飛到洛杉磯來。

美國聯邦調查局方面一向與國際特警之間關係良好，聞訊亦十分緊張，先後派出大批幹員趕到洛杉磯來，以協助偵查此事。

狄克在范梅力還未抵埗之前，已與當地警方合作，由阿生見過的「遊客加遜」開始，着手調查。

三俠在遊覽時，曾見過一名遊客，阿生曾企圖與他搭訕，但加遜巧妙地避過了

阿生的糾纏。

狄克派出一批手下，趕到森林草地公園去，與一些在那兒專替遊客影相的人接觸，目的是收購他們手上的部份照片和底片。尤其是三俠遊覽當日的，狄克更為重視。

時至今日，攝影機儘管已非常之普遍，但是，不少遊覽區仍有這一類專替遊客拍照留念的人出現，他們除了一般相機之外，還有即影即有的。

狄克率領下的國際特警隊，利用銀彈政策，果然一切順利。

幾乎接近二百張照片被他們收購到手。這批照片正是三俠當日遊覽森林草地公園時，那裏的職業攝影師為遊客們拍下的。部份照片已沖晒寄出給遊客們，但底片卻保持下來，所以特警隊收獲仍然相當可觀。

另一方面，狄克又找到了一些响導員，他們都是當日帶人到公園教堂去參觀的「導遊」。

狄克這次所作的目的，無非為了查出「加遜」的眞正身份。

他首先讓呂林夫婦二人從照片上着眼，但呂林二人看過了大部份照片，竟無一張有加遜的影子。這也是意料中事，加遜如果不是眞眞正正志在遊覽，根本不會留下他的影子。

但是，儘管加遜不光顧這些職業攝影師，他的樣子還有可能出現在一些照片之上，那就是其他遊客由於與他混在一起，可能無意中「上鏡」。

因此，呂林二人非常細心地去找，希望能找到加遜的影子，即使是側面，甚至背影也是好的。

果然，近二百張照片之中，只有一張出現了加遜的側面照象。

呂林二人於是將那幀照片揀出來，狄克立即吩咐手下，將拍攝該照片的人帶來，目的自然是為了進一步收購他的底片。

這一類職業攝影師的目的無非志在賺錢，現在無端有人出高價收購，自然求之不得。

狄克立刻又令人將底片放大，加遜在一名遊客的背後，因此僅可見到半邊面。而且還是側面，即使照片放大後，亦僅可憑想像去忖測他的輪廓。

還好呂林二人見過他本人，所以，照片再配合了拼圖，加遜的「原形」也就很快繪畫了出來。

照片上雖然只有加遜的半邊身，但與他同行的人，却被拍攝下來。

憑呂林二人的印象，加遜身邊有個同行者，極有可能是他們的同黨。

因此，那幀被視為「珍貴」的照片，立即被複印了好幾份。

狄克派人分別送往幾間有關的部門，例如洛杉磯警局，聯邦調查局以及中央情報局等單位，要求他們協助在照片上「認人」。

首先是聯邦調查局一名密探，認出那中年男子的確叫加遜，是一名黑社會頭目。相當活躍的黑手黨徒。

洛杉磯反黑組探員，又認出加遜身邊的同行者，他是當地一名黑手黨小頭目湯美。

於是「黑手黨直接與此事有關」這點就被確定下來。

雖然一時之間，有關方面無法可以找到加遜與湯美二人，但總算知道了一些來龍去脈。這對查案大有帮助。

黑手黨在美國，最活躍的地區是紐約，但在其他地方也有他們的勢力在活動。

根據洛杉磯警方的提供，黑手黨在當地並非最具勢力的黑社會。

反黑組的分析說：黑手黨派加遜到這兒來，大有可能是為了擴張勢力。因而扮作遊客，秘密與湯美接觸。

然則，當地的黑社會份子，行將出現一場可怖的大斷殺。

但是，黑社會黨派之爭，以及爭地盤，又跟那幅畫有何關係？

那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於是有關方面又將此事推想到「刦掠」方面去。

那幅畫可能有一套打刦的行動計劃在內，因此成為各方面爭奪的對象。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那幅畫可能隱藏着一些什麼秘密。

例如那幅畫本來就是一幅藏寶圖，得到了它之後，就會獲得一大筆財富。因此自然有許多人希望得到它。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這本來就是眞的達文西名作：「最後的晚餐」，因此價值連城，成為各方面爭奪的對象。

就像達文西的另一幅舉世知名的「蒙娜麗莎」一樣，儘管法國文化部一再强調，收藏在巴黎博物館中的一幅才是眞跡。

然而，世界各地最少有四五十人揚言他們手上擁有的才是眞跡。

究竟誰眞誰假，相信沒有人敢百份之一百的去確定！包括考古學家在內。（按：有關名畫蒙娜麗莎的故事，請翻閱鐵枴俠盜故事已經出版之新書「蒙娜麗莎」，自有交代。）

這世界既無絕對性的事，所以，一切「不可能」的事，也就「有可能」發生。

加遜既被查出是個黑手黨人，於是聯邦密探和洛杉磯警方便開始向一些黑手黨徒着手調查。包括跟踪，追查和盤問。

然而，一般黑手黨徒對於加遜和湯美的行踪，均諱莫如深。

他們根本不知道加遜曾由紐約來到洛杉磯。

由此可見，假如此事與黑手黨有關的話，必屬高層秘密。否則，這輩黑手黨黨徒亦必有所聞。

警方一批探員也曾向幾人打聽，可惜是徒勞無功。

國際特警隊方面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們採取了主動出擊。

由狄克率領的一隊特警，把二名負責例行收保護費的黑手黨黨徒抓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將他們押入一輛卡車中。

卡車之內，老早擺放了各種刑具，更有一些受刑迫供的可怖圖片。

狄克顯然要用心理攻擊。

他對二名黑手黨黨徒說：「你可知道我們是何方神聖？」

豈料其中一名黑手黨黨徒却不屑地說：「我不管你是誰，假如你不放我們，你就有麻煩！」

「我偏偏又是喜歡惹麻煩的人，請你聽清楚，假如你不合作，你也會像卡里一樣，死得不明不白！」狄克警告道。

「原來你是黑鬼卡里的同黨？」

狄克順水推舟地點點頭：「我們已查出，殺死卡里的人，就是加遜和湯美，你一定知道這二人的下落。」

「誰是加遜？」

「別裝蒜了，他是你們由紐約派來的人。他在何處？」

「我不知道，是眞的不知道。」

「那麼，湯美你一定認識吧？」

「他去了紐約。」

「但是，我們已調查出他仍藏匿於本市。」

「我只知道他去了紐約，如果你見到他在洛杉磯，一定是活見鬼！」

「你可知道加遜何事來到這裏？」

「我不清楚。」

「他為什麼收購一幅名畫？」

「你以為黑手黨只會收保護費麼？我們也做各種賺錢的生意，例如收購珠寶，古董與名畫等等。」

「你還說漏了一樣，就是你們黑手黨還會收買人命！」

狄克說完，向助手打了一個眼色。

助手接連按動了幾個機掣，只聽到車內「卡察」連聲，首先是那名黑手黨黨徒雙足被一對活扣鎖起。

那是一對接連在一起的脚扣，一經鎖上，就將那名黑手黨黨徒一對足踝扣住，然後迅速上升，登時將那名黑手黨黨徒往上拉扯，那傢伙便有如一隻倒掛金豬一樣，雙足被倒吊在車頂之上。

車頂突然露出了一個狹長的缺口。

當初那名黑手黨黨徒還不大明白，但當他雙足連同脚扣一齊搖曳擺動時，他便感到有些心驚胆跳。

那雙被吊上車頂的脚由機關控制，不停擺動，將那名倒吊的黨徒帶動，前後擺動，而且越擺越勁。

狄克提出警告道：「只要我們一按機掣，脚扣的活扣立即打開，閣下就會由車頂飛擲出去，後果你猜猜會怎麼樣？」

一名特警很有默契地回答：「可能有人以為他由高層建築物跳下，也可能由後至的汽車輾過，於是有人以為他自殺，又可能以為他死於交通意外！」

另一名在旁觀看的黨徒，見狀急忙叫道：「不要這樣，讓我告訴你！」

剛才他已目睹一切，再看看他的同伴如此受害，心有不忍，於是情不自禁地叫將起來。

至於那名被倒吊起來的黑手黨黨徒，根本就說不出話來。若非他的同伴代為求情，相信一定會進一步把他嚇暈。

狄克下令將機關按停。

然後轉而問那名黑手黨黨徒：「你終於承認加遜來了洛杉磯？」

「是的。他正跟我們的波士在一起。」那名黑手黨黨徒說。

「你的波士？」狄克又問：「可是湯美？」

「正是。」

「他在何處？」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們有一項秘密任務。事前我們一班人曾被警告，沒有接到任命，不准過問這件事，否則會受家法懲治。」

狄克想了想，又問：「然則，你知道誰有份參加這件事？」

「有份參加的人，早已調到秘密指揮部去了。」

「秘密指揮部？」

「是的，連我們也不知它的所在。但湯美和加遜他們，肯定在那裏，被抽調的黑手黨黨徒，也在那兒工作。但剛才我也說得十分清楚，我們不敢過問。」

狄克細心分析這傢伙一番說話的可靠性，覺得有幾分眞實感。因為黑手黨每次做一件大事，並非「全黨皆知」，只有高層直接負責人知道。

於是狄克要求這二名黨徒提供一些「參加行動」的黨徒的名字。

最後，狄克下令暫時將這二名黨徒，加以囚禁起來。

自始至終，他們並未說出國際特警的身份。狄克的目的是要他們以為「黑社會鬼打鬼」。

這時候，范梅力亦已帶人由巴黎趕到了美國西岸的洛杉磯來。

狄克即向范梅力作詳細的報告。

范梅力知道了詳情後，隨即展開了下一步行動的部署。

國際特警奉命跟踪一些參加「秘密行動」的黑手黨黨徒；這些名單正是由一名被扣押的黨徒提供的。目的是要查出「黑手黨秘密指揮部」之所在地。

毫無疑問，那臨時指揮部是由加遜來了之後才設的，所以當地警方一無所知。

街頭佈陣　巷尾追踪

史格雷被人幪上雙眼，帶上一輛汽車，匆匆駛離那處秘密地點。

他極力記憶着汽車拐彎的次數，時間以及特殊音响。他雖然看不見，但他希望憑他的記憶，他日終能找出那秘密巢穴之所在。

車子終於停下來了。

坐在一旁的人對史格雷道：「別忘記你那位中國朋友的安全。」

史格雷被幪上了雙眼，道：「我也提醒你，別忘記準備好那二十萬美元，我們交易完成後，立刻就要離開洛杉磯，甚至美國。」

「放心吧！我們向來不會賴賬。」那人親自將一塊黑布解下。

史格雷彷彿一個瞎子重見光明，忍不住伸手揉着雙眼。

他發覺這兒已是市區。

他身旁的人將一張字條交給他，限他三小時之內，撥那電話跟他們取得連絡；假如過了限定時間，他們就會殺死阿生。

史格雷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因為他已被人推落車去了。

史格雷心裏焦急，因為三小時時間實在太短了。

在這短促的時間之內，他只有兩項選擇：一是找出阿生被囚禁的地方，設法營救阿生；二是將「無中生有」的一幅名畫仿製品交出。

偏偏這兩件事都不是容易做得到的，無奈一切已成事實，史格雷回過頭來的時候，那輛汽車已匆匆開走了。

他仍然担心另外有人負責跟踪，所以，悄悄轉進一間超級市場去；然後又由另一度後門出來，匆匆登上一輛街車離去。

× × ×

洛杉磯國際特警辦事處內，齊集了聯邦密探的首腦，以及當地警方首長們。

身爲主人家身份的范梅力，正聽取各方面的情報。

較早時，范梅力已知道了整個事件的經過，現在因爲史格雷的脫險歸來，各有關單位的首長們，又秘密聚集於此。

他們必須照顧到阿生的安全，更要查出黑手黨秘密巢穴之所在。

由於范梅力親自出馬，令到當地警方及聯邦密探立即對此事加倍重視。

史格雷回來已經超過了一小時，還有兩小時的時間，他必須與對方——黑手黨人連絡。否則，阿生的安全就有危險。

現在史格雷反而不必爲那幅畫担心，因爲在特警辦事處之內，正有着一幅「最後的晚餐」的仿製品。那是較早時特警隊爲了研究畫中秘奧而設法由市區一間藝術品商店購買回來的。

那幅仿製品據說有九分相似達文西的原作品。

各有關人員仔細研究那幅畫，究竟其中有些什麼奧妙？

「最後的晚餐」那幅畫的確有點兒不平凡，耶穌基督的十二門徒，他們表情各異。即使不是敎友，但一眼望下去，亦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各方面都研究過這幅畫，但却無法悟出其中到底有何奧妙。

這幅並非加遜企圖收購那一幅；也許那一幅另有秘密存在亦未可料，但是曾由奧地購入，再由黑人哈靈購去的那一幅，至今依舊下落不明。

究竟那幅仿製品落入誰人之手，畫中又有些什麼秘密？

偵探們儘管頭腦精密，也無法想像出個中道理。

那幅畫裏面一定有秘密，這幾乎是肯定的。否則，它不會成爲衆矢之的。

不過無論如何，由於史格雷的歸來，總算使有關方面了解其中部份眞相；例如那幅畫最初如何由一名金髮少年賣到奧地手上，然後又由黑人哈靈買去。

警方爲了查出那幅畫的來源，希望先查出那名「金髮少年」是誰。

「金髮少年」究竟是什麼人？可能是賊，也可能是一名富家子。

假如他是賊，那麼，那幅賣到奧地商店去的畫自然是偷來的。

假如他是一名富家子的話，那幅畫的來源就有可能是富家之物。富家子則不屑以「家賊」姿態出現，將此畫偷出來，售給奧地。

無論那少年人的眞正身份如何，他的特徵則是「滿頭金髮」，這點似乎是肯定的。

於是警探們奉命找尋一名金髮少年的下落。

他們首先從「問題靑少年」檔案中着手，看看有沒有滿頭金髮的少年人。

警探雖然加緊追查，然而史格雷已經時間無多；黑手黨規定的「三小時之限」，轉眼就要到了。

由史格雷返回特警隊辦事處開始，警方已奉命追查那個電話之所在。

這點似乎十分重要，因爲黑手黨要史格雷利用那個電話與他們連絡，那電話的地址自然是與黑手黨有密切關係的。

但是警方的調查必須秘密進行，否則就會危害到阿生的安全。

國際特警隊已通知警方，如果查出了電話之所在，立即以第一時間知會他們。切不可驚動屋子裏的人，同時採取秘密監視的方式。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隊對可疑黑手黨徒的跟踪，從未間斷過。

被特警隊秘密跟踪的黑手黨黨徒，都是根據被囚禁的那二名黨徒的提供而進行的。

那二名被特警隊囚禁的黨徒，供出一份名單，上面列出曾被調往「担任秘密任務」的黑手黨黨徒的姓名。此輩黑手黨黨徒有部份曾犯有案底，所以他們只要出現在市區，很易就被發覺。

特警隊的跟踪，是希望發現那秘密巢穴之所在。但每個跟踪者均奉命不得輕擧妄動，以免打草驚蛇，危及阿生的安全。

距離「三小時之限」只有五分鐘。

史格雷的心情難免有些緊張，因爲他假如做得不好，阿生就無法安然回來。

現在史格雷就要去打那個電話了。

特警隊奉命將電話秘密加以錄音。

毫無疑問，史格雷決定以那幅仿製品去交換阿生的自由。

當然，那幅仿製品只是較早時特警隊買回來的，並非奧地商店出售那一幅。

因此，黑手黨屆時極有可能看出破綻，那時阿生的生命就會有危險。

但是現在已沒有抉擇的餘地了，因爲警方還未發現秘密巢穴之所在，特警隊對可疑人物的跟踪，仍未有所獲。

史格雷惟有去搭通那個電話。

電話只響了一下，立刻就有人接聽，可見對方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我是出售名畫的人，你們那二十萬元，準備好了嗎？」史格雷在電話裏說。

「準備好了，你是史格雷？」

「是的，我們在何處見面？」

「中國戲院門口。你要多少時間才能到達那兒？」

「如果交通暢順，只須十五至二十分鐘左右。」史格雷其實就在不出幾條街道那兒，行車時間大約只須五分鐘。但是，他希望多拖一些時間；爲了避免對方的疑心，又不能拖得太過久。

「好吧，那麼，十五分鐘之後，在中國戲院門前見你。別忘記，只許你一個人，帶住那幅畫乘街車前來！」

「那麼，我的人和錢又如何？」

「我們早已準備好了，到時銀貨兩訖，各不拖欠就是！」

「一言爲定！」史格雷最後說。

電話掛斷了之後，特警隊立即下令，準備好一輛僞裝的街車。

國際特警隊爲了對付罪惡組織，經常

須要化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所以，他們的「道具」也十分齊全。街車、十字車甚至消防車都有。

范梅力親自指揮這一次的行動，他們不斷和當地警方連絡，聯邦密探也參加實際行動。

正當史格雷即將出發之際，特警隊的指揮部收到了一個報告。

當地警方已查出了那個電話之所在，相信那是黑手黨另一個秘密巢穴之所在。

警探已化裝成各式人物，在那兒四周埋伏；同時秘密竊聽由該處撥出的每個電話的內容。當然，這是獲得法庭批准的，否則又可能成爲另一宗水門案。

警方不敢露面，更不敢採取行動，因爲特警隊早已對他們說出其中關鍵；阿生一日未安然歸來之前他們必須容忍下去。

另一方面，那個可疑地點在接聽過史格雷的一次電話之後，又立即撥出一個電話。從警方竊聽到的電話談話內容分析，前者顯然是市區裏面的一個連絡站。

連絡站的黑手黨黨徒在接獲史格雷的電話通知之後，隨即向大頭目加遜報告。

負責竊聽電話的探員，越聽越驚，因爲那是絕不平凡的談話。

因此他們一邊繼續竊聽下去，一邊通知國際特警隊方面。

以下就是警方所記錄下來的電話談話內容：——

「加遜先生嗎？我是伊凡。」

「伊凡，你那邊怎麼啦？」

「史格雷剛有電話來，我已依計行事，約他在中國戲院門前見面。」

「好極了，你設法拖住他，他手上那幅畫，可能不是我們須要的東西。我們這邊也正在進行另一宗交易，回頭我會用無綫電話通知你。到時會敎你怎樣做。」

「我明白了，加遜先生。」

上述說話顯然對阿生十分不利。

於是警方立即通知范梅力。

× × ×

較早時，黑手黨人接獲一個神秘電話，對方自稱是一個「國際情報集團」，急於要找湯美或加遜一談。

於是那一個神秘電話立即接到加遜那邊。

那人說：「我是意大利人安東尼，哈靈那幅畫最後的晚餐在我手中。」

「你到底說什麼？」加遜裝蒜地問。

「我們是一個國際情報集團，消息一向靈通，所以閣下若要趕得及時間，切不可再裝蒜了，否則就怪不了我們。」

「你說，你手上有一幅畫？」

「是的，最後的晚餐，也就是哈靈準備賣給你的那一幅。」

「它如何會落在你手？」

「爲了錢，我們自然有辦法。」

「原來是你殺死哈靈的？」

「現在我不會回答你這問題，如果你對它沒有興趣，我現在就收綫！」

「喂！慢着！」

「怎麼啦？」

「如何證明你的話是眞的？」

「看見那幅仿製畫，自然就可以證明啦！」

「我怎樣可以見到你？」

「只許你一個人開車來，不准帶槍，另外還要帶備一百萬美鈔！」

「什麼？一百萬？」

「是的，是美鈔，不是意幣。」

「你瘋了！」

「當你見了那幅畫之後，當你認爲的確值得付出這代價之後，再付錢交易也未遲，你又何必動氣？那是只有誤了你自己的事！」

加遜的心事彷彿被對方窺透了，他無可奈何，只有答允先跟安東尼見面。

於是安東尼約他在一處街頭相見。

加遜吩咐湯美和他分頭行事；加遜去會安東尼，湯美則負責押運阿生進入市區去。

就在加遜離開那臨時指揮部之後不到幾分鐘，聯邦密探和當地警方，已憑電話提供的綫索，追查出那處地方是個接近郊區的「近郊」地區。那兒同時也十分接近發現卡里汽車的地方。

聯邦密探會同當地警方人員，在現場一帶展開嚴密部署。另一方面又因爲阿生是特警隊的人，所以他們爲防萬一，不敢立即採取行動，只小心監視現場一帶，靜待特警隊派人前來，以決定救出阿生的步驟。

就在特警隊未到之前，被監視的地方已有異動。

那兒有一輛汽車首先開出，然後又是另一輛。

化裝成各式人等的聯邦密探和警員們，立刻加以注視。

他們之間互相用無綫電通話機連系。其中一個彷彿見到前面一輛汽車之內，有個人被蒙住雙眼，坐在房車的後座中間，左右兩旁則坐了二名大漢。

他們無法確定那是否就是阿生，但却有反黑組探員認出坐在車頭的一名男子，正是湯美——當地黑手黨一名頭目。

警方立即通知下一站的警員，展開追踪。

二人開入市區，朝住中國戲院開去；警方這時才肯定那是黑手黨派來與史格雷交易的人。

於是大批警員，聯邦密探和特警隊人員，紛紛包圍該地區的幾條街道。

幾輛加以僞裝的裝甲車之內，架上了輕機槍，分別由神槍手控制。

湯美派了一名助手落車，將正在等待着的史格雷引領到他的汽車旁邊來。

但是，史格雷較早時已得到范梅力的指示，盡可能將湯美引下車去；目的就要令到車內的人數減至最少。如此一來，就會對阿生減少了許多威脅。

史格雷用白布包裹住那幅畫，正與湯美的助手在路旁一角展開劇辯之際，湯美透過無綫電通話機查問發生了什麼事。

湯美的車子停在馬路對面。

湯美知道了史格雷的意見之後，有些生氣，因爲事實上在馬路上攤開一幅這麼大的畫參觀實在是十分的碍眼。

湯美能够成爲洛杉磯黑手黨的負責人，自有他的過人之處。他覺得史格雷的要求未免太過無理，立即就警覺起來。

他本來要親自下車，但在這一剎那間，却發現街上行人稀少，相反，似乎多了

一些汽車；即使停在路邊的汽車，也坐了人。

湯美正感猶豫之際，車中的無綫電話却响了起來。

是加遜的電話，他對湯美說：「我們已找到了那幅畫，那個中國人是個大老千，快些殺了他！」

湯美在電話中最後回答了一聲，就想拔槍；同時他也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吩咐助手殺死史格雷。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局勢頓然大變。

首先是那邊傳來槍聲一响，然後是湯美等人的汽車旁邊——靠近行人道這一邊，突然撲出數名大漢。

這班大漢突如其來，將手槍由車窗伸入汽車之內，同時湯言他們就是聯邦密探，喝令各人舉手投降。

其中一輛汽車的司機手急眼快，急忙開車往前狂衝而去。

另一輛則受到控制，車中各人在槍咀指嚇下，動也不敢動。

街上由當地警方和特警控制的汽車，這時亦紛紛開動。

由於事前已秘密佈防妥當，所以那處路口迅速衝出二輛裝甲車。

狂衝而至的黑手黨汽車，車內黨徒企圖開槍突圍。

裝甲車的神槍手們，立即大發神威。

一輪槍聲過後，黑手黨那輛企圖突圍的汽車已無法前進。

神槍手將它的車胎射穿，車頭蓋也被射至彈開。

相反，擋風的玻璃等處却安然無恙，因爲神槍手只奉命制止他們逃脫，同時亦不知道人質阿生是否在這一輛車子之內。假如朝車內開槍射擊的話，很容易誤中副車。

局勢迅速受到控制。

唯一受傷的人是湯美的助手，因爲當時他面對住史格雷。當他接到湯美的命令時，正待拔槍殺死史格雷，却被史格雷反而棋先一着，傷了右手；手槍墮在地上。

其他在附近埋伏的警方人員，紛紛撲出响應，將傷者加上手鐐。

湯美和阿生的汽車仍舊停在路旁，狂衝突圍的汽車並非他們所坐的那一輛。

聯邦密探，當地警方和國際特警隊人員組織成的聯合部隊，由於配合得好，終於順利完成任務，將阿生救出了險境。

阿生被人解開蒙住雙眼的黑布，重見天日，彷如隔世。

史格雷急忙過來問候這位「共患難」的同僚。

阿生因爲剛才親耳聽到湯美和加遜的對話，他希望透過車上的無綫電話，知道加遜之所在。無奈電話早已掛斷。

另一方面，聯邦密探亦已攻入黑手黨設在近郊的臨時行動總部。

然而裏面只有寥寥數名黑手黨黨徒看守，其他的早已分別跟隨加遜和湯美出去了。

這臨時總部顯然是加遜來到洛杉磯之後，才秘密設立的。

加遜的任務毫無疑問，就是爲了那幅「最後的晚餐」的畫。

究竟那幅畫有何價值？有關方面只希望加遜這一組人遲早會返回這兒來，那時候整個事件亦必眞相大白。

但是，加遜等人似乎已聞風而遁！始終未見有人回來。

× × ×

警方的幾人奉命追尋加遜和其他黑手黨人的下落；同時聯邦密探亦紛紛出動，找尋一名叫安東尼的意大利人。

因爲警方在竊聽電話時，知道加遜與安東尼另行交易。

湯美和一批黑手黨徒，已告落網。

他們被帶回問話。這時他們才知道較早時失踪的另外二名黨徒，亦已被特警隊秘密囚禁起來，而且已供出大部份秘密。

范梅力知道湯美是落網黑手黨黨徒之中最高級的一員，因此很有耐性地，將他隔離問話，希望知道一些關於那幅畫的秘密。

但是，不知是眞是假，連湯美亦表示他只奉命行事，眞相只有加遜本人最清楚云。

不過，湯美却承認已接到了加遜的通知，知道他已找到一度失落了的「最後的晚餐」那幅畫。

出售那幅畫的人，正是意大利人安東尼。

阿生和史格雷認爲湯美的口供亦有其可信之處，因爲他們也曾親耳聽過奧地的提供。

奧地曾向他們提及一個意大利人安東尼。

據說安東尼曾要求奧地讓出那幅畫，可惜他來遲了一步，畫已被黑人哈靈購去了。

此後這件事的發展，相信一定是哈靈認爲奇貨可居，在安東尼與加遜這二人之間討價還價。可惜他想不到錢未到手，那幅畫已告易手，最後連自己的性命亦賠了出去。

憑這資料忖測，似乎毫無疑問，殺死哈靈這黑人的，一定是安東尼。

首先是加遜發覺失去了哈靈給他的字條，（上面寫了哈靈家中的電話號碼的。他想起阿生曾接近他，一定是阿生做了手脚。

於是他派人追查阿生這個中國人的下落，最後查到阿生寄居的酒店去。

結果字條奪回了，可惜還是來遲了一步，哈靈這時已被人殺死，那幅畫也失了踪。

加遜氣極，知道一定是消息外洩，所以才會有人行先一步。此人可能是阿生，所以他才會派人將阿生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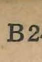
現在加遜已失了下落，但湯美既然接過他的電話，知道他已找到了目的物，這時候他大概已完成任務，離開了洛杉磯。

黑手黨做事，向來不會白做；尤其是這一次派來加遜這麼高級的黨徒，扮成遊客到洛杉磯來，顯然事出有因。

那幅畫一定有其不可告人之秘密，所以才會成爲他們追踪的物件。

聯邦密探奉命追查加遜和他手下的下落。

國際特警隊通令全球，調查是否有一個「國際情報集團」。因爲根據湯美的口



呂偉良向那金髮少年狂追。

供，安東尼正是該集團的成員。

假如眞的有這麼一個情報集團存在，那麼，那幅畫可不簡單，必然與某種情報有關。否則，也不會值上一百幾十萬美元之多。

至於洛杉磯警方，除了發動所有幾人追尋有關人等的下落之時，還要追尋奧地口中的「金髮少年」。

那金髮少年可能是知道這件事秘密最多，最早的一個人。

洛杉磯的黑手黨人絕大部份已被警方逮捕，他們分別被控非法禁錮，當街開槍、拒警等等罪名。

同時在反黑組探員的嚴密盤問之下，亦有數名黑手黨黨徒承認毆打奧地，但他們不是殺死他；相信他一定是安東尼那班人做的。

安東尼他們可能是不想奧地洩露太多的秘密，以妨礙這宗大交易。

無論如何，這件事大致上總算初步明朗化，只是沒有人知道幕後的情形而已。

有關方面最初還怪阿生「無中生有」，「大驚小怪」；想不到事到如今，他們不得不承認阿生確有他過人之處。

若非他敏感反應，憑幾句聽來似乎無關重要的話追查到底，誰也想不到這件事會如此大陣仗。

現在警方感化組人員開始翻出一批可疑檔案，看看有沒有一個金髮少年犯人。

憑奧地生前的口供，那少年人只以十元代價出售那幅畫。

細心分析之下，這正好表明了兩件事：第一，少年人不知該畫的秘密，所以才肯低價出售。第二，這種小交易，不似是富家子所爲。

因此，警方初步可確定那金髮少年可能是有案底的童犯，而並非富家裏的「家賊」。

這一類童犯往往賊性難改，感化期滿之後，又再犯案。

問題却是：他再犯案時，警方能否及時發覺而已！正如這一次，假如金髮少年果眞是一名童犯，他偸了那幅畫賣給奧地，警方就沒有及時發覺。

警方翻閱了一大批童犯檔案，但大部份都不是金髮的。

他們有黑人，也有白人，但頭髮多數是黑色和棕色的。

負責翻查檔案的人，幾乎要宣告失敗了。突然其中一名探員拍案叫將起來：「好小子！終於給我找到你了！」

其他探員彷彿聽到了一陣歡呼聲。

拍案驚叫的探員，終於將一份檔案取了出來，那是唯一的一名金髮童犯。

根據上面的紀錄，該童犯一年多以前曾在一間超級市場高買，被捕後判入感化院時，只有十三歲半左右。一年後感化期滿出獄，未有再犯案的紀錄。

紀錄上面列明他是金髮碧眼。「家庭狀況」一欄則填上：「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等字樣。

這金髮少年叫皮爾。

警方有了這發現之後，立即通知國際特警隊。因爲他們知道這件事已經不是地方性事件，可能發展成爲國際性的案件。

尤其是范梅力來了美國之後，美國一班國際特警首腦，例如在西雅圖的高華斯等等，都紛紛趕到洛杉磯來。

因此，當地警方，甚至聯邦密探等部門，均不敢怠慢。

皮爾這問題少年的檔案立即送到范梅力手中。

范梅力於是把阿生和史格雷等人召集，共商對策。

× × ×

這是遊客出沒的區域。

呂林夫婦二人正把臂共遊，突然有二名少年靠近他們的身邊。

其中一個是金髮的，另一個是黑人，看上去不會超過十五歲。

黑人少年落手搶手袋，林愛莉故意讓他得手，然後驚呼起來。

手袋由黑人手中扔給那金髮少年，就像打欖球一樣純熟。

金髮少年立即拔足飛遁。

林愛莉不是弱者，一聲驚叫之後，立即纏住那黑人少年！呂偉良則拄杖追逐那金髮少年。

「你幹嗎捉住我？」黑人少年十分冷靜地，質問林愛莉。

林愛莉道：「你搶了我的手袋！」

「太滑稽了，你有什麼證明？」

「嗯！」林愛莉差點兒無言以對。

突然間，有數名年紀稍大的青年人出現，包圍住林愛莉。

這批青年人打扮新潮，其中有黑人，亦有白人，他們顯然不懷好意，含怒地盯着林愛莉。

「放開他！」一名青年命令着。

林愛莉呆了一呆：「你是什麼人？他

搶去了我的手袋！」

「你有什麼證据？」那青年理直氣壯地說，「這兒是講法律的。沒有證據，就當你詆譭別人！」

突然間，有人過來替林愛莉解圍，他並非別人，正是阿生。

阿生問明白林愛莉發生什麼事之後，便冷然一笑，對那班青少年道：「哦！我明白了，原來你們就是專向遊客身上打主意的！」

「小子！別胡說八道！」為首一名青年打了一個手勢，一聲口哨吹起，各人一齊向阿生動手。

阿生既是有備而來，自然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加上林愛莉也不是個弱者，於是一場街頭混戰，就此展開。

阿生存心教訓這輩問題青少年，施展了渾身解數，拳打脚踢，舉手投足，俱見功夫。

以阿生的身手，等閒十個八個也不易接近他，何況這班只不過是些乳臭未乾的小子？再加上林愛莉的武功也相當，轉眼間已將各青少年打到七顛八倒。

林愛莉忽然暗叫不妙。

一輛汽車匆匆開到，有人持槍指嚇他們。

這是阿生他們事前想不到的事。他們只以為要對付的是一班問題青少年，想不到他們另有後台。

那名持手槍的大漢，年約三十，含怒地對阿生道：「小子，你要表演身手也不要在這地區之內！老子現在就要看看你敵得過這支槍麼？」

說着，手一緊，眼看子彈就要向阿生勁射而去，因為阿生就站在他面前不足一丈的地方。

說時遲，那時快，「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射向前面。

但是，阿生的動作比子彈更快！只見他躍離原位的刹那間，手中已有一物飛擲而出，銀光一閃，持槍的人反而尖叫了一聲。

那是一枚銀幣，像飛彈一樣，勁射而出，打向那傢伙的右眼。

林愛莉趁勢撲前，迅速奪槍。

一陣陣警車聲傳來，大概警方人員奉召趕到了現場。

警方人員接獲特警隊的通知，命令就近的警方巡邏車趕來助陣的。

由范梅力率領的特警隊，一直只在附近一輛車裏離遠監視。他們並未出面，因為范梅力不想太過惹人注意，只讓警方當作一般案件處理。

當然，他們的眞正目的並非在此。

這是一個佈局——由特警隊設計的一個陷阱，目的是引誘這班有組織的童匪自投羅網！而呂林二人只是「餌」而已。

他們的目的物是金髮少年皮爾。

×　×　×

皮爾接過手袋之後，走得上氣不接下氣。

他小睹了那個跛子，以為他拄住拐杖，一定跑不過自己，想不到呂偉艮三步一縱，兩步一跳，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皮爾轉入一條橫街窄巷，呂偉艮依然苦追不捨。

呂偉艮有過好幾次，可以一手抓住他，甚至一拐杖打向他的頭部。那時他們的距離大概不足三呎。

但是，呂偉艮沒有這樣做，反而存心跟他「鬥走」，一直讓他走在前頭。

皮爾氣喘如牛。

他決定放棄那賍物——林愛莉的手袋。因為憑他的經驗，失主只要失物復得，決不會苦追到底。

於是他把手袋往後一扔，扔到路邊。

但是，呂偉艮却沒有被手袋吸引，依舊對他苦苦追逐。

皮爾又驚又奇。

他從來未見過一個走得這麼快的跛子，即使四肢健全的人，也未必能跑得這麼快。

因為皮爾的一班朋友之中，他已被衆人認定是「飛毛腿」。

但是現在，他幾乎跑也跑不動了。

他倚在一處街頭的柱上，喘着氣。

呂偉艮拄杖而立，就站在他面前。還氣定神閒地說道：「你還有興趣跟我賽跑嗎？」

皮爾不明白他的意思，吃驚地問：「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何不猜猜？」

「超人？」

「不！」呂偉艮苦笑道：「只是個普通的地球人而已。」

「那麼，你一定懂得中國功夫之中的『輕功』，怪不得我跑不過你了。」

「算了，那只不過是小玩意。」呂偉艮又說：「如果你不想落入警方手中，立刻跟我走。」

「跟你走？」皮爾呆了一呆，「你想將我如何處置？」

「放心，我不會難為你的。我只覺得你還這麼年青，太可惜了。」

「不！你只要放過我就够了。」

「小子，你逃不過警探的追捕，除非你想重回感化院，否則就別再嚕嚇。」

皮爾在驚愕中，隱約又聽到一陣警車聲。

呂偉艮帶着他回頭走了一程。

皮爾拾回剛才由他拋棄的手袋，交還給呂偉艮。

呂偉艮打開手袋，裏面有一些道具鈔票。

呂偉艮輕輕一笑，又將手袋扔掉。

「這是怎麼一回事。」皮爾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呂偉艮笑道：「你想知道，就乖乖的跟我走，警察快要來了。」

警車果然就在那邊路口，呂偉艮却帶着皮爾繞道而行。繞到另一條街去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　×　×

「用道具鈔票引我上當，嘿！」皮爾心有不甘地，瞪住呂偉艮問：「你是什麼人？」

呂偉艮輕輕一笑：「我是中國人，叫呂偉艮。皮爾，你何必生氣？」

皮爾又是一怔！「你怎麼竟會知道我叫皮爾？」

「我還知道你以前犯過案，也知道你年紀很小就失去父親。」

「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需要你帮個忙，你還記得奥地那個老頭兒麼？他在郊區有間商店。」

「我記得。」

「你當然記得的，因為你曾將一幅畫售給他。」呂偉艮又問：「你還記得那幅畫麼？」

「記得又怎麼樣？」

「告訴我，那是從何處得來的？」

「嗯——」皮爾猶疑地瞥了呂偉艮一眼，「你可是警探？」

「傻瓜，如果我是警探，你還可以安坐在這裏麼？這應該是一輛警車了。何況，你幾時聽過有跛足的警探？」

「艾朗西就是個坐輪椅的探長。」

「那只是在電視片集的偶像，現在我們過的是現實生活。」

「既然你不是警探，為什麼要知道我的事？」

「那並非你的事，奥地巳經被人殺死了，你可知道麼？」

「嗯！那與我何關？」

「他雖然不是你殺的，但你將那幅畫賣給他，那是不吉祥的東西。假如你再不合作，下一個死者極有可能是你。」

「不要嚇我。」

「我怎會嚇你？那幅畫巳先後害死了三個人。你不想成為第四個，就好好的將來源告訴我，即使是偷的也要告訴我。」

「我確是偷的。」

「我早料到了。但從何處偷來？」

「鋼鋸比利。」

「鋼鋸？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但許多人都是這麼稱呼他！」

「他住在何處？」

「那是窮人聚集的地方。」

「帶我去吧！」

皮爾眨着雙眼：「我會有麻煩。」

「你不必害怕，我只要查明這件事，並非將你交給他。」呂偉艮又問：「比利有多大年紀？」

「五六十歲吧！」

「幹什麼的？」

「我不清楚，但只有一個人住在那裏，家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當時就只有那幅畫，所以我順手拿去了。豈料奥地那老傢伙却說，那是贋品，最多只值十元。也好，反正我等錢用。」

「就只有一幅畫？那麼，他不是畫家嗎？」

「誰說他是畫家？他只是個老粗。」

「這更奇了！我一直以為他是繪畫的呢。」

「不，我肯定他不是畫家。」

皮爾的情緒較為安定下來，將比利的地址告訴了街車司機。

他又担心地對呂偉艮道：「中國朋友，我帶你去找他，只為報答你不將我交給警方之恩，其他後果，我一概不負責。假如你不老實，下次我仍有機會將你交給警方。」

「放心吧，我不會攪錯的。」皮爾說，「我很少偷畫，所以才留下印象。後來我的拍檔小黑炭告訴我，那失主綽號叫鋼鋸，隣居都稱他鋼鋸比利。」

車子停了下來。

呂偉艮付了車資，帶同皮爾一齊落車，轉進一幢舊樓去。

那一帶是貧民窟，比利住在一小單位之內。

經皮爾指示後，呂偉艮叫他候在一旁，由自己去叩門。

呂偉艮又怕皮爾乘機逃走，對他說：只要他等着，回頭會賞他五十元。

皮爾只好候在一旁。因為五十元不是一個小數目。

呂偉艮敲了門，很久仍無反應。

有隣人經過，呂偉艮問他：「這可是比利先生的住所？」

隣人答：「是的，但巳有好幾天不見他面。」

隣人走了。

皮爾由通風窗偷窺入內，只瞥了一眼，差些兒就由上面摔了下來。

「死了！他死了！」皮爾夢囈似的，怔怔地驚呼起來。

「什麼？」呂偉艮一邊走過去，一邊道：「你說比利死了？」

「是的。」皮爾道：「他動也不動！伏在桌子之上，太可怕了。」

呂偉艮利用他熟練的開鎖技術，將門弄開。

一個六十歲的老人，伏在桌上，背上有刀傷，血流遍地，他的確死去了多時。

呂偉艮走過一旁，示意皮爾道：「你再仔細看清楚，他是否就是比利？」

「不會錯的，正是他！」皮爾說，「我見過他，小黑炭告訴我，他就是鋼鋸比利。」

「你去替我打個電話報警。」

「報警？別開玩笑了。」

「你怕？」

「我不想與警察打交道。」

這時候，門外有人入來。

這些人來得突然，嚇得皮爾奪門想衝出去，但立即被人抓住。

「原來是你們，好極了。」呂偉艮並不感到過份意外，因為來者是范梅力和他的助手們。

范梅力一直秘密監視跟踪他們，所以他的出現，不算突然。

皮爾極力掙扎，但無論他有多大氣力也敵不過范梅力的手下。

呂偉艮過去安慰他，勸他安靜下來，因為眼前這班人並非警探。總之他們不會難為他。

范梅力的另一助手巳回到車上，用無綫電話通知有關方面。

×　×　×

又一個死了。

假如皮爾這金髮少年講的是眞話，這死者就是那幅畫的主人。因為皮爾是由他這裏將畫偷出去賣給奥地的。

警方巳證實這人叫比利。

警方所以這樣了解比利是有原因的，因為他是個積犯。

根據警方的紀錄，比利由青少年時代開始，屢次犯案被判入獄。一直到最近這幾年來，由於年老關係才告收山。

比利是個「越獄專家」，所以綽號「

鋼鋸比利」亦由此而來。

幾乎沒有監獄可以牢牢地囚禁住他！只要他存心要逃，隨時可以逃出來。

但是，每一次他都再被捕，重返牢獄。直至年前才獲得省釋。

此後，他便一直靠領養老金過日子，未見再有犯案紀錄。

這次發現，對有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爲比利不但是個「越獄專家」，還是個「開鎖專家」，所以黑手黨的人突然與他扯上了關係，令他無法不担心。

黑手黨並非直接與比利接觸。但却千方百計收購他手上的一幅畫，這又表示了什麼？的確耐人尋味。

那幅畫難道是眞正的達文西眞跡？那幅畫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關方面百思不得其解。

驗屍初步忖測比利已死去三天。因爲屍體已開始發臭。

死者絕非富有，自然不可能是被人刼財。

阿生和林愛莉在那帮不良青少年被捕後，亦與特警隊連絡上，跑到這兒來。他們已從特警口中知道這兒又出了命案。

范梅力親自在現場與當地警方人員展開深入調查。

警方找到比利一名隣居，據這位隣居說，大約三天前有個意大利人找過比利。他親眼見到那個意大利人進入比利住所，然後閉門密談。

後來這位隣人外出返家，突然聽到屋內傳出了爭吵聲。

比利似乎被一個意大利口音的人問及一幅畫的事。但隣人不以爲意，因爲比利經常有一些來歷不明的人找他。

此後，他一直未見過比利。但他仍不會想到比利被殺於屋內，過去比利也常常無端失踪好一個時期，不久之後又會返家。因此，隣人對此可以說是見怪不怪。

警方在未有進一步發現之前，只好暫時假定隣人口中的「意大利人」就是安東尼。

安東尼究竟又是何方神聖？國際特警方面已展開世界性的追查，包括知會意大利的特警分部。但至今仍無結果。

意大利人並不一定來自意國，也不一定是遊客身份。

在美國各地，也有許多意裔移民；而黑手黨正是意國人組成的黑社會組織。

問題却是：在美國出去的意裔移民，大多數不帶意大利口音。例如加遜和湯美等人，根本就沒有人想到他們是意裔移民的後代。

假如隣人所見到的，就是安東尼的話，那麼，安東尼極有可能是剛由意國來的。因爲他帶有意大利口音，不似在美國出生的意人後裔。

爲了急於要追尋安東尼此人的下落，聯帮密探奉命與意國使館連絡。

另一方面，阿生等人在兇案現場，對每一件細小事物都加以仔細研究。

假如比利之死又是爲了那幅畫，那麼，不管那幅是贋品還是眞跡，它已先後直接間接的，害死了四個人。

究竟那幅畫有什麼秘密？

阿生偶然從屋角找到一個紙團——摔作一團的廢紙。

像比利這種身份的人，室內顯得一片凌亂，絕對不足爲奇。

因此，一個紙團原是無人重視的。但是阿生却不這樣想。

他覺得正因爲像比利這種人，只知犯案、入獄和越獄。但現在竟牽涉到一幅畫的身上，這已經够附庸風雅了。

眼前在屋內連一本書也找不到，由此可見比利生前絕非一個喜歡書畫的人。但是他偏偏跟一幅畫拉上了關係。

阿生越想越覺得出奇。

他順手把紙團攤開，上面沒有字跡，只有鉛筆畫下的構圖。

「他不可能是個畫則師吧！」站在一旁的范梅力冲口而出。

阿生苦笑道：「說比利是個業餘畫家，你相信嗎？」

「不可能。」范梅力道：「屋子裏找不到畫具，誰會相信？」

「但皮爾的確由這兒盜過那一幅『最後的晚餐』。」

「可能是比利由別人手中偸回來。」

「爲什麼不見有人報失的。」

「可能失主怕麻煩，因爲那並非達文西的眞跡。」

「但看這紙上的綫條，他似乎對繪畫很有興趣呢。」

呂林二人也湊了過來。

呂偉艮看了一會，對住那張廢紙說：「這可能是一幅地圖。」

范梅力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與「鋼鋸比利」有其共通之處，就是他們都是開鎖專家。所不同的，就是呂偉艮早已收山，而且爲人心地善良，只刼不義之財。

因此，范梅力以「請教」的口吻問呂偉艮：「你以爲是什麼地圖？我看上面畫的，好像是個保險庫的平面圖。」

呂偉艮沉思着說：「他可能在設計一項驚人的爆窃。」

隸屬洛杉磯警局的麥森探長說：「鋼鋸比利正是這方面的專家。」

紙上畫的綫條和構圖，的確有如一個保險庫的平面剖圖。

范梅力道：「我們不妨假定，比利有個發財大計，整個行動計劃就繪畫在那幅『最後的晚餐』之上。但比利年事已老，須要找人合作。消息亦因此而外洩……」

但是阿生却不同意他上司的見解。

他分析說：「假如那是一宗爆窃計劃，那幅畫怎會値上一百幾十萬元？因爲爆窃未必成功，而且絕對是冒險行動。我以爲犯不着殺死這麼多人去爲一幅畫；如果那幅畫只是一項爆窃計劃的話。」

范梅力也知道阿生是個十分出色的特警隊員，所以他不會怪他反駁他。

相反，他却半開玩笑對阿生說：「你可是把事情聯想到國際陰謀去？」

「我被他們囚禁時，彷彿聽過他們說，有個意人自稱是國際情報集團的代表。假如這是眞的，我們大概還要驚動另外一個部門。」

「CIA？」

「是的，就是中央情報局。相信他們對這件事一定很有興趣。」

呂偉艮道：「如果讓黑手黨插手政治，這也算是美國黑社會歷史上的新頁。」

麥森探長道：「黑手黨內鬨，至今仍無休止，他們的大頭頭死了之後個個想坐上第一把交椅，假如加遜想發大財，增加黑手黨收入，出賣國家秘密亦不爲奇。」

「這件事越聽越複雜。」范梅力說，「看來我們只有逐步去做。現在最急切的，還是設法把安東尼找到。」

阿生也說：「是的，他必然知道那幅畫的秘密，才敢獅子大開口，要加遜付出那麼大筆的金錢，作爲交換代價。」

麥森探長也覺得這件事可能牽涉到出賣情報，於是立即通知中央情報局。

畫中機謀　出人意表

中央情報局的介入，令到這件事更加複雜。

意大利使館送來一份資料，證實果然有個意人叫安東尼的。

安東尼是日前到美國旅遊的。

但根據意國國內的資料，安東尼却是個勒索集團的首腦。

這點發現十分重要。范梅力早已將此事當作國際性罪案處理。

黑手黨是意裔移民的黑社會組織，現在反而遭他們祖家的勒索集團敲搾。這的確令人難以想像，也算得上是一項紀錄。

假如加遜當時確實照數付足了一百萬元美金去換取那幅畫的話，那更加令人驚奇。

到底那幅畫如何會値上一百萬？

假如那是原畫眞跡——達文西的眞跡，一百萬不足爲奇。

但是，至今爲止，各方面仍然相信奥地生前的評語——那是一幅不够水準的贋品，只値十元而已。

一幅只値十元八塊的油畫，竟然有人肯出價一百萬將它購下，可見它的價値非金錢所能衡量。

中央情報局爲了明白其中秘密，通令全國「CIA」特務，訪尋加遜和安東尼這兩個人的下落；在有關方面的想像中，除了死去的「鋼鋸」比利之外，似乎就只有加遜和安東尼才知道畫中的秘密。

利那間各方面對這件事都重視起來。

CIA、聯邦調查局、洛杉磯警方、國際特警隊……彷彿所有部門都被牽涉到這件事裏面。

除此之外，還有意大利使館和意國政府，囚禁過比利的有關監獄等等。

在記憶中，似乎從未試過有一宗案件牽涉到這許多方面的。

因此之故，身爲「地主」的洛杉磯警局，不得不小心從事。

由局長以至探員，無不重視此事。他們幾乎傾巢而出，發動綫人，追查加遜和安東尼的下落。

當然，站在洛杉磯警方人員的立場，他們也希望有一覺好睡，所以私底下都希望加遜和安東尼早已離開那裏。

而事實上，這也是有可能的，因爲那宗交易顯然完成了。已告落網的湯美，就證實加遜曾用無綫電話向他說出：他已與安東尼接觸，找到了他們要找的那幅畫。

但是，此後加遜並未返回他們的臨時總部。

看情形，他若非聞風而遁，就是怕那幅畫「得而復失」，所以才匆匆離去。

洛杉磯警方人員明知事態嚴重，萬一這兩個要犯藏匿在該市，而他們又找不到的話，責任自然重大。因此，他們不惜代價，明查暗訪，幾乎將整個的洛杉磯市翻轉……。

除了當地警方人員，黑社會綫人之外，還加上了「CIA」人員，聯邦密探以及國際特警隊等等，多方面的追查下，終於又有了進一步的發現！

在一間按月出租的公寓式住宅之內，警方的黑社會綫人終於找到了安東尼！

但是，可惜他不是活生生的，他已死了！

安東尼是中槍死去的。

軍火專家初步判斷，行兇的手槍配上了滅聲器。

這是第五宗命案——因爲那幅畫而死掉的第五個人。

現場上找不到加遜付出的那一百萬元美鈔；但死者身上的財物並無失去。

死者身上的財物包括了金筆手錶和數百元美金。

此外就是死者的意大利護照。這是足以證明死者身份的文件。

死者並未改名換姓，的確就叫安東尼，也就是意國使館送來的資料之中的「勒索集團」首腦安東尼。

他爲什麼不改名換姓？

若以一般罪犯的心理而言，像安東尼這種人似乎應該改名換姓。這樣最少不會留下太多的綫索供有關方面追查。

但是，細心想深一層，安東尼所以不改名換姓，自有他的理由。

因爲當時他要面對的人是隻「大老虎」——加遜是黑手黨的高層領導人，自非等閒之輩。假如他認定安東尼只是個無名小卒的話，自然不會把他放在眼內。

因此，安東尼以原名出現，讓加遜知道「此人大有來頭」，這樣對他的勒索可能有利。至少加遜也是意裔人仕，自然知道他的祖家有個這麼樣的組織。

但是，安東尼似乎估計錯誤了；他的對手加遜根本無心付出一百萬鉅欵給他，反而將他殺死，然後奪去了他手上的畫！

當時的詳細情形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但加遜既然已在電話中對湯美說已經得手，那麼，那幅畫自然已落入加遜之手。

警方將房東找來，證實了這間屋是安東尼向他租的。

這是按月付租的公寓式住宅，通常供一人至兩個人住。

除非住客欠租，房東永遠不會跑來這裏騷擾住客。

因此，那天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偏偏左隣右里的住客絕大部份都是一些白領階級。

日間他們既然上班去了，自然不會知道有誰到過那兒。

看過了現場的情形之後，阿生有些不大明白，爲什麼安東尼約加遜到他住所去？這似乎太過愚蠢了。

但是，呂偉艮覺得這並無可疑之處。

因爲屋子是按月租用的，安東尼爲了要完成這宗「大交易」，所以才會揀中這裏。這樣總好過在汽車裏交易。

何況這宗「大交易」完成了之後，安東尼一定會離開洛杉磯。既然是「黑吃黑」，也沒有理由担心到「留下綫索」等問題。

由於安東尼命案的發現，令到有關部門又緊張了一陣！

「CIA」更加相信這與「出賣情報」有關。

聯邦密探奉命全力緝捕加遜歸案。因爲根據紐約的消息，加遜並未重返紐約。

國際特警隊方面早已料到會演變成國際性案件。現在果然又要驚動意大利政府。還有當地的特警隊支部。

唯一可以稍舒一口氣的，就是洛杉磯警局，因爲在他們的「努力」下，案情又有了進一步的新發現。

安東尼雖然在該市死去，但兇手明顯地就是加遜與他的手下。

同時憑常理推測，也不難想像得到，加遜等人已離開該市。

也就是說：洛杉磯警方已立了一功，總算將各方面急於要找的安東尼找到了，雖然他已經死了，但這不是他們的責任。

同時，人們的注意力也逐漸遠離洛杉磯！

至於阿生，他並不因爲獲得上司的讚賞而自滿，反而感到迷惑不已！

這件事開始時，本來平平無奇，甚至有人認爲阿生未免神經過敏！

但是，一直發展下來，證明阿生幷非由於職業性的敏感而無中生有。結果證明幕後正醞釀一項大陰謀。

到底那是一項什麼大陰謀？不但阿生想知，各方面也想知。

問題却是：假如他們知得早些，也許可以制止不幸的事情發生；假如知道得太遲，說不定還會有更多人死去！

於是一連串的秘密聯席會議，在洛杉磯警察總部召開。

參加聯席會議的單位有：「CIA」、聯邦調查局代表、國際特警隊、洛杉磯保安部門以及意國使館代表等等。

阿生也跟范梅力參加聯席會議，但他從未發表意見。

因爲至今爲止，阿生根本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CIA」人員以爲是一項出賣軍事情報的大陰謀。

聯邦密探以爲是一宗大爆竊的前奏，因此他們已將阿生由「「鋼鋸比利」家中找到的「可疑構圖」複印成若干份，分寄全國有關部門，要求代查有那一間保險庫的設計一如附圖。

結果，答案雖然還沒有回來，但已够全美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寢食不安。

因爲沒有人知道誰是「對象」，爲安全計，只有加强保安措施！

國際特警方面則認爲是一宗世界性犯罪案件的伏綫。

因此，范梅力已用第一時間，將全部已知的資料，送回巴黎總部分析。

阿生雖然也屬於國際特警隊，但是，他個人有個人的見解。

也許自小受到呂偉艮的影响，阿生一向不喜歡盲從附和。

他對每一件事必先仔細分析，冷靜地去想，憑每一點細小的綫索去推想。

他對這件事的看法的確是有點與衆不同。

他不認爲那是一份重要的情報。

像比利這種人，如何能獲得重要情報？更不會將情報畫在那幅畫上面。

何況，比利根本又不是一個畫家。

再說，假如那是一份「有價值」的情報的話，身爲國際勒索集團首腦的安東尼，自然有門路直接去找買家。

黑手黨只是美國國內一個大規模的黑社會組織，絕非須要什麼軍事、政治情報的組織。

就憑了上述理由，阿生已認爲「CIA」的担心，實屬多餘！

反而他以爲聯邦密探的担心還有多少根據。

聯邦密探担心這是一宗驚人大爆竊的前奏！

就憑比利那幅草圖，這表面上的證據的確很像是有人在策劃一宗大爆竊案。

但是，對美國黑社會組織一向有認識的阿生就認爲：「這不是黑手黨的業務範圍」。

黑手黨儘管無惡不作，但熟悉他們歷史的人都知道，黑手黨只做非法生意，例如營娼、販毒等等。

照以往的紀錄，黑手黨不會去爆竊！

但是，凡事總也有例外的。黑手黨大頭頭死了之後，各家族爾虞我詐之際，會不會把他們的傳統經營改變？

這是沒有人敢去預測的事！

不過，就阿生整夜研究之後，他覺得那草圖的作用，未必與爆竊金庫，銀庫有關。

呂偉艮也知道阿生在他酒店的房間裏，怔怔地面對那幅草圖足足有十個八個小時以上。

他也希望憑自己過去在江湖上的經驗，能給予他這唯一的徒弟一些助力。但是，可惜他沉思了整夜，也想不出結果來。

無可否認的事實，時代是進步的，社會上的科技一日千里，罪犯們的想法也一日千里。

呂偉艮在江湖上混的日子早已過去了，何況這兒還是美國呢！

有時連呂偉艮自己也不能否認，許多時阿生比他還勝一籌！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原是無可避免的事！

呂偉艮憑艮心說，他也實在希望阿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事實上這些日子以來，阿生的表現，的確也沒有令呂偉艮失望。

阿生幾乎整夜未眠，假如有人知道他面對住一幅已揑成一團廢紙的草圖，幾乎呆呆地想到天亮的話，相信一定認爲他是個瘋子！

然而明白阿生個性的人，一定會知道這年青的國際特警每做一件事必有其道理，絕非故作緊張，或者無中生有。

像「鋼鋸比利」這麼樣的一個人，他

的性格和人生觀，也成爲阿生研究的對象。這正是阿生的優點！

阿生每面對一件事，從不會只觀看表面，必作深入研究。

因此，阿生的成功，阿生的深受上司讚賞，絕無僥倖可言！

阿生細心分析過比利的性格：他爲什麼要頻頻越獄？

每一次越獄，據說他最後必返回老家一看；而警方亦往往在他家門附近守候，然後再將他送回牢中！

這似乎太愚不可及！

爲什麼他不遠走高飛？

根據犯罪心理學分析，比利這類人是屬於表現個人優越感最强的。

他要表現出：他隨時可以走，沒有人能囚禁他，限制他的自由。

也彷彿對監獄中人說：老子要出去散散心，你們都阻止不了我！

但是，他犯了法，他覺得應該被囚禁起來，所以到了最後，他還是讓警方輕而易舉地抓住了他！

此中看似矛盾，其實仔細分析，絕無矛盾之處！

因爲比利既已越獄成功，他大可以遠走高飛，何必眷戀老家，送回來讓警方一再將他抓回送返牢獄？

阿生分析過比利的性格之後，認定他的人生觀與一般罪犯不同。

一般人犯罪爲了錢——大部份爲了錢才去偸、去搶！

比利也須要生活，他去爆竊自然也是爲了錢。但阿生認爲他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他要充份表現自己！

他要告訴後世人，他雖然是一名罪犯，但他有驚人的本領。

從他的表現看，比利也希望「死後留名」！

希望自己「死後留名」的人，這世界上多得難以勝數！

在政治舞台上，在社團活動中，甚至在各種娛樂圈之中，幾乎觸目皆是這一類人。

有些人拚命掙扎，未必就只是爲了名與利那麼簡單；不少人爲了達到「死後留名」的最後目的，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做出種種「震驚世人」的事！

當他們明知自己無法做到「留芳百世」的境界時，往往把心一橫，寧願「遺臭萬年」，也不甘寂寂無名。

比利可能也屬於這一類人。

因此，他一次又一次的越獄，又一次一次的被送回獄中。

這些日子以來，他可能不甘寂寞，所以要策劃一件大事！

這是一件什麼事？關乎什麼的？

阿生就環繞着這個問題，足足想了一晚！

一直想到天色將要發亮，阿生才悄悄睡去！

剛睡了片刻——在阿生的感覺中，只睡了片刻而已。

電話的鈴聲又把他吵醒了。

是他上司范梅力的聲音。

范梅力要他到特警辦事處去開會。

他看看腕錶，還有兩小時才到開會時間。本來他可以睡一覺才去，但一經紮醒，再也睡不着了。他只好起來梳洗！

外面又有人叩門！

進來的是他師父呂偉艮。

呂偉艮一進來就問：「你對比利那幅草圖有些什麼意見？」

「我想了一晚，總覺得不會是爲了打銀行保險庫的主意。」阿生說，「第一，爆銀行保險庫，沒有必然成功的把握，根據黑手黨的傳統，他們不會做這種事。」

「我也這樣想，假如那不是加遜的話，情況可能不同，但加遜是個高級黑手黨徒。」

「我覺得，比利要做一件十分轟動的事！」

呂偉艮笑道：「不會是械刦國家金庫吧！」

「不！我只是注意草圖上的間格。」

阿生將一幅草圖副本攤開。

這是阿生在比利家中地上找到的一張廢紙，上面滿是鉛筆劃下的綫索。

從構圖看，很像建築物的間格，所以難怪聯邦密探敏感地想像到這可能是一宗爆竊案的前奏。

自從阿生找到這紙團之後，有關方面除了將它存案之外，還複印成若干份副本，阿生和呂偉艮也獲得分配一份，藉以研究。

現在阿生就指住那副本說：「你有沒有留意？這似乎是一條長長的通道，其中又分成許多間格，這表示什麼？」

呂偉艮道：「比利不是畫則師，所以他畫下的草圖，不能作一般建築藍圖去看。這幅草圖的主要符號只有三種：就是箭咀、交加和圓圈。」

「是的，讓我們再看看——」

阿生手指下的草圖副本上，除了橫橫直直的綫條之外，就是「↑、「X」、「O」等三種莫名其妙的符號。

沒有人知道那是代表什麼的。

阿生又說道：「我首先假定這是一條通道吧，那麼，每有一條橫綫間斷的地方，可能是一度鐵閘。這通道上已有三隻鐵閘。」

「這正是大保險庫的設計。」呂偉艮又問：「那麼，每條短橫綫的末端，均有圓圈一個，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假定它代表了電眼。」阿生說，「但交加符號又代表什麼？」

「可能代表了警鐘的位置！」

「不！我有另一種想法。」

「守衛之所在？」

「不！也不是守衛人員的崗位，可能與鋼鋸比利的拿手好戲有關。」

「嗯！越獄？」

「交加符號劃在這裏——假如這四方格是一間房，那麼，這兒應該是窗口，交加符號就在這兒。」

「對了，交加符號外面有箭咀，表示那是前進路綫！」

「不錯，假如這是爲了爆竊而設計的草圖，箭咀何故向外？他們要進入保險庫，應該箭咀附號指示向內才對啊！」

「是的，阿生，你眞聰明，這是一項越獄計劃。」呂偉艮想一想，突然又頓住了，「但是，他在外已獲自由，何必再越

獄？」

「會不會是為別人設計的？」

「嗯，倒也有些道理，因為黑道中人早已知道他是個越獄專家，求他助一臂之力，大有可能。」呂偉艮又問：「會不會是黑手黨有人策劃要刦獄或越獄？」

「有這可能。」

「但是，安東尼怎麼會知道是項計劃呢？」

「凡是勒索集團的人，一定有許多綫索，以及搜索別人秘密的習慣，這是不足為奇的。」

「那麼，這件事很簡單，只要查一查黑手黨有些什麼人正在服刑，就可以證明你的想法是否對了。」

「即使不是黑手黨人，他們也可能為了某種原因而做這件事。總之，我們不該把這件事想到保險庫那方面去！」

「但是，我有另一個想法。」呂偉艮道，「會不會這是比利以前越獄時所下的藍圖？」

「不會的，比利出獄多時，但紙團的紙質還未變質。也就是說：遺下這紙團的日子是不會太過久。」

呂偉艮點點頭，覺得阿生言之有理。

阿生和呂偉艮討論了一會兒，林愛莉也過來，邀他們一齊去進早餐。

阿生看看還有時間，於是和他們一齊外出進餐。

× × ×

又是一次秘密的聯席會議。

所不同的，就是這一次由范梅力召開，而且改在特警辦事處的會議室之內。

出席的都是有關部門的首長。

范梅力要集中各方面的資料，同時報告剛來自巴黎總部的消息。

巴黎特警總部已得到意大利支部的報告，那是關於安東尼的。

根據意大利羅馬特警支部的調查，以及意國警方的提供，安東尼是一個勒索集團的頭子，這點已無疑問。

但有一點令人意外的，就是安東尼最近已因意見分歧，而獨自脫離了該集團，跑到美國來闖天下！

該集團一向以情報準確著稱，所以他們習慣了自稱為「情報集團」。想不到安東尼來了美國，仍用舊組織的名義。

警方則報告，安東尼可能有一名年青助手。

因為根據幾人的資料，安東尼入住上址之後，曾經有一青年常常到該處與他會面。

那麼，那青年去了何處？

阿生最後向各人報告他個人的見解和看法。令到在座的人大表驚異！

因為連日以來，各有關方面只想到可能有人策劃爆竊保險庫，從未有人懷疑可能是一宗「越獄大計」。

范梅力聽了阿生的分析之後，也有些懷疑。但在衆人面前，他仍然表示支持阿生，要求有關部門合作調查。

阿生要求他們再將這草圖大量複印，交到各監獄去核對一下。看看那一間監獄的內部間格與此圖相似！

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各大監獄調查，看看那一個監獄囚禁了黑手黨人。

阿生的見解，引起各方面的爭辯，主要還是因為在座的多是美國人。

美國人都有一種優越感，因為這是他們的國家，以阿生一個中國人，又這麼年青，試問他懂得多少呢？

因此，儘管范梅力表示阿生如何出色，各單位首長卻仍在猶疑。

他們最大的理由就是：以黑手黨這麼大規模的黑社會組織，假如他們眞的要刦獄的話，根本無須外求。

另一理由就是，美國大部份的州份，已取銷了死刑。

即使有死刑之存在，但正如香港一樣，還是很少執行。

阿生也明知以他的身份，在這種場合說話很難受人重視。

所以在上幾次會議中，他一直沉默。

這一次所以例外，是他經過整夜深思熟慮之後才決定的。

范梅力心裏也有疑問，但他沒有當衆提出，以免影响各人對阿生的觀感。

范梅力對阿生一向十分重視，否則這一次他也不會由巴黎趕到這兒來，親自策劃營救阿生出險！

會終人散之後，范梅力忍不住問阿生：「為什麼你會想到有人越獄？」

「這間格太似一座監獄了。」阿生說，「此外就是那些符號。你瞧！箭咀都是向外的，這可能表示逃亡的路綫！」

「但是，他們似乎不信你。」

「老實說，即使他們信我，現在可能也太遲了；不幸的事情可能早已發生了！」

× × ×

在田納西州的一座監獄裏。

這裏囚禁了不少重要犯人，包括殺害金格博士的雷伊在內。

金格博士是一名黑人人權領袖，極得黑人敬仰。因此，謀殺罪名成立後的兇手雷伊，被判入獄九十九年。

雷伊現年已是四十有九，再過九十九年，試問他應該多少歲？

換句話說：這等於無期徒刑！

此外，有一名意裔人，他叫朗奴，是一名黑手黨高層人物。

在紐約一場家族鬥爭中，他因謀殺罪名成立，也被判獄九十九年。

死者是另一名黑手黨頭目，也是紐約一個黑手黨的家族成員，但他却在田納西州被朗奴所殺，所以朗奴必須接受該州的法律裁判。

朗奴已有五十二歲，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他惟有在獄中渡其餘年了。

美國有許多壞處，但也有不少的好處，最可愛之處就是崇尚民主，重視立法精神。

他們不像有些國家，往往在一個國王或總統登位，或者什麼登基紀念時，宣佈對罪犯們大赦！

大赦無疑是跟法律開玩笑！

為了個人的喜慶而忽視立法精神，無論站在任何角度也是說不通的。

美國很少這一類例子，即如卡達就職總統，幾時聽過赦免囚犯？

尼克遜因水門事件犯了法例，同樣要接受法律的裁判。

當然，美國是個民主國家，自然也有

其醜惡的一面。

例如黑社會勢力龐大，往往令政府部門的人，也畏忌三分。

朗奴在獄中就比許多一般囚犯過得舒適，這正是黑手黨龐大勢力的影响！

管理監獄的人，似乎只求他們這輩子不要鬧事，讓他們「例外地」享受一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一般這一類「重刑犯」，都必須做苦工，但朗奴就不用做。

他可安坐在獄中，看彩色電視節目。

有時，他的律師前來探望他，還順便帶些東西入來，只要那是合法的，獄官一定批准。

最近朗奴的律師就帶了幅油畫入來。

律師向獄警伸訴的理由就是：朗奴的居室太單調，須要佈置一下，增加一些藝術氣氛。

獄警不敢不准，除非那是一支手槍！

試過一個時期，監獄官為了「執正來做」，拒絕讓朗奴看電視節目，結果你猜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獄中的囚犯發生暴動！

監獄官的家人被人跟踪！

這一類事情，對一輩年紀較大的美國人來說，都耳熟能詳。

一幅油畫算不了什麼，自然沒有理由加以留難啊！

律師臨行時，還吩咐朗奴，每日早晚跪在這幅聖畫之前祈禱！

獄警看見這情形，內心反而感動起來，毫無懷疑！

那是一幅達文西名畫的仿製品——著名的「最後的晚餐」。

朗奴小心翼翼地把它掛了起來，獄官獄警還跑進來參觀一番。

到了晚上，獄中大部份的囚室，燈光早已熄滅了！

這時候，囚犯奉命睡覺，但只有朗奴，他可以亮起「床頭燈」看書。

發明「監獄」的人，大概是針對人類的普遍弱點。

人們最怕什麼？

最怕失去自由。

不知從那個世紀開始，對犯法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囚禁他，讓他失去自由。

未坐過牢的人也許不知道自由之可貴，起居飲食，一擧一動甚至大小二便，處處受到限制，其中苦況，只要閉上眼睛也不難想像得到。

何況除了上述情形之外，還要做苦工，還要遭獄卒的鞭打喝罵，其苦可知。

然而，這却是「犯罪的代價」，誰叫你不守法紀？

但是，像朗奴現在這樣子，不必處處受限制，不用做苦工，還有彩色電視看，可以亮燈看書……還有許多一般囚犯無法享用的特權。

像他這樣，除了不能出外走動之外，試問又與常人有何分別？

可惜他並未因此而滿足！

他在外面有更好的享受，也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他要走！

他要離開這裏，這企圖早已透過他的律師，知會了外面的手下。

他知道越獄不易成功，所以他要外面的手下精心策劃！

他明白到同一件事情——尤其是越獄這種事情，只可以做一次！

無論是失敗或成功，只可以做一次。

因此，他要他手下不惜代價，將這件事做到最好。

於是有人去找「越獄專家」——有「鋼鋸」之稱的比利負責策劃。

比利曾在田納西州立監獄服役，所以他熟悉這兒的情形。像在其他監獄一樣，比利也在這裏「露過了一手」！

當然，那一次，比利的越獄是絕對成功的，否則，「鋼鋸」的大名就不會這麼响亮了！雖然後來再次被捕！

比利每次再度被捉回，聯邦密探必然檢討一番。

報告中常常寫道：「原有監獄，無法囚禁此犯人。」

於是下一次比利又被轉送另一監獄。

如是者，比利已轉換了好幾所監獄了，彷彿「犯人大使」一樣。

但是，比利存心跟當局開玩笑，每每被當局認為最穩固的監獄，他都嘗試越獄，而且必然成功！

當局雖然啼笑皆非，但也無可奈何。

這一次，「鋼鋸」比利出賣他的「越獄經驗」，當然有代價。

有人付了一筆錢給他，要他設計整套計劃，包括獄內，獄外的形勢，應由何處下手，用何種工具等等。

然後就是，離開監獄範圍之後的逃亡路綫圖。

幾乎每一步驟，都有藍圖，詳詳細細地解說清楚。

付錢給比利的人，正是朗奴的心腹手下加遜。

加遜是朗奴的不二之臣，在黑手黨的家族鬥爭中，他們一夥是失敗者。

他們也明白，如果重返紐約，必遭仇家所殺！

因此，朗奴在獄中透過他的律師——這傢伙自然亦非好人，只是執業律師的另一名黑手黨人。

朗奴佈置越獄後的大計，由加遜去執行，律師是連絡人。

較早時，加遜已在意國的科西嘉島，購下了洋房別墅。

他們一夥人打算在朗奴越獄成功之後，隱居島上。

但是，加遜付了錢給比利之後，仍須等待一段時間。

在那段時間之內，加遜唯有伴作遊客，在各處遊覽。

最後，加遜在約好時間之內，再去找比利，豈料比利却避而不見。

原來比利並非故意避開加遜，只因他另有苦衷。

比利已將一切計劃草擬好，藍圖捲成紙條，放入空心的木框之內。

那些木框是要來佈置油畫的，後來比利就將一幅「最後晚餐」的仿製品釘裝到木框上去。

不知那個該死的小偷，將畫偷去了，比利當時急得要死！

比利既然明知加遜來頭不小，所以惟有暫時避開。

另一方面，比利又四出托人看看誰將那幅畫偷去！

黑道中老一輩的朋友，答允代查，同時教他如何向加遜交代。

那一晚，他返抵家中，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此人並非加遜，而是意人安東尼。

安東尼沒有誇大，他的確「消息靈通」，竟然知道朗奴和加遜這次在科西嘉島購下了物業。

進一步探索之後，又知道朗奴越獄大計乃由「鋼鋸」比利設計。因此那一晚，安東尼就來找比利，要求他交出這計劃。

但是，比利拒絕了，說他的藍圖已被人偷去！

安東尼不信，雙方曾發生口角。後來安東尼乘比利不覺，一刀刺死他。

安東尼的目的，就是要斷了加遜的後路！

他自信有辦法查出那幅畫之所在，因爲他在意國做過不少靠情報去勒索別人的勾當，他這次脫離組織，另起爐灶，自然「不是猛龍不過江」！

果然，安東尼靠他的間諜手法，追踪到奧地那兒去！

由奧地口中，知道畫已由黑人哈靈購入。

哈靈是黑社會綫人，也有了一點消息，於是向加遜兜售，不幸他却被安東尼和他的手下搶先一步發現了。

安東尼和他的手下殺人奪畫，然後向加遜勒索一百萬元。

加遜自然不是好惹的，但投鼠忌器，只好佯作就範。

就在加遜帶人趕到安東尼約好的地點去的時候，在街口發現一名意大利人，他原是安東尼僱用的手下，當然奉命在此放哨！

但是，加遜却認識他在先，於是一聲招呼，加遜就此將他收買下來！

加遜答允收容他，日後帶他返意國共享富貴！

那傢伙就這樣出賣了安東尼。他沒有及時通知屋內的安東尼，讓他在毫無防範中，被加遜的滅聲手槍射殺。

事後加遜並未食言，將那幅畫帶走，也將安東尼的手下一併帶走。

這已是過去的事！

現在已是深夜時份，獄中的朗奴還未睡，他在參閱由畫框中傾出的藍圖和計劃書。

畫框是通心的，裏面分別收藏了四卷捲好成條狀的藍圖和計劃書。

獄警只以爲他在看書，自然不以爲意。這情形過去也是常見的。

朗奴十分小心謹慎，看了之後，又收藏回原來的地方。

他雖然獲得這種獄官的厚待，但却担心那些突如其來的搜索人員，例如聯邦密探和州議員等等。

獄中情況儘管外間很少有人知道，但每當一些議員知道了，就要求突擊搜查。

朗奴因爲時機未到，所以只在適當時候熟讀那些計劃書。

比利擬好的計劃書，非朗奴一個人可以勝任，這是最令他頭痛的。

於是，朗奴要求與其他重刑犯一齊散步，閒聊！

這情形比較少見。過去朗奴只是單獨生活，不大願意和別人打交道。

但是獄官想深一層，亦不足爲怪，因爲一個人畢竟是太悶了。

朗奴接觸的重刑犯之中，包括了刺殺金格博士的雷伊，以及被判監五十一年的二十四歲的基羅等人。

基羅犯携械行刦，蓄意謀殺等罪。

此外還有三十一歲的沙爾頓。

朗奴先後接觸了五個人，最初只表示對他們如何友善。

下一項，朗奴開始表示自己有辦法，以及他的優越地位。

其他人都相信他在這所監獄中，極具「權勢」，但想不到他有辦法越獄。

直至到朗奴直接向他們提出時，他們還以爲朗奴開玩笑。

朗奴要他們嚴守秘密，然後讓他們共閱藍圖和計劃書。

朗奴不要任何代價，只要他們出一份力。

比利的計劃十分完善，基羅等人再也沒有懷疑。

他們不但要等待時機，還要熟讀計劃書中的每一要點！

此外就是要牢記藍圖中的關鍵！

比利强調，他每次能成功越獄，主要是：計劃周到！

藍圖畫出監獄內外形勢，那處有電眼，那處有崗哨，十分詳盡。

比利繪畫藍圖之前，也好好地回憶，設計過，所以他才會遺下一張絕無僅有的紙團——那是其中一幅藍圖的初稿。

一如阿生的預料一樣，「⇧」，「X」和「O」等符號，都有其特殊意義。

「O」是代表電眼，或崗哨之所在。

「X」是代表表示可供突圍的地方——那些地方可用「鋼鋸」。

原來比利最擅用的越獄工具就是鋼鋸，他的綽號也因此而來。

至於「⇧」是代表逃亡的方向！

獄內有二幅藍圖詳加指示，獄外又有另一幅藍圖。

三幅藍圖連貫起來，就拼成一幅內外的形勢圖。

另一份是說明書。

各人傳閱了朗奴交下的圖文之後牢記在心；現在只等朗奴的律師將鋼鋸偷運入獄中來！

× × ×

阿生的意見因爲得不到有關方面的重視，自感失望。

還好他有個信任他的好上司——范梅力。

范梅力最初也懷疑阿生的分析，但當他收到一份報告之後，開始信服了阿生。

報告來自田納西州。

發報告的，自然是該州的特警辦事處人員。

因爲范梅力曾以副總監的身份，要求各州特警辦事處代查下面幾件事：……

第一，黑手黨有沒有重要人物入獄，或被判重刑？

第二，有沒有那一個監獄一如圖中所示？

所謂「圖中」，就是那藍圖的副本。

第三，有沒有加遜或他手下的訊息？

第四，有沒有越獄事件發生過？

各地特警辦事處於是紛紛將報告用無綫電報的傳遞方式，送到洛杉磯來。

來自田納西州報告指出，一名叫朗奴的黑手黨首領，正在該州州立監獄服刑。

刑期是九十九年。

至此，范梅力對阿生的見解，再也沒有任何懷疑。

范梅力沒有知會其他單位，他知道他們不會相信阿生。

范梅力只通知田納西州的國際特警隊，說他立即就要飛往杜柏魯斯。

田納西州州立監獄，正是在該市。

范梅力帶了三俠和助手們，匆匆起程，直飛杜柏魯斯。

田納西州的特警隊人員們，對這位頂頭上司的突如其來，也感到莫名其妙。

他們用汽車接載范梅力等人，但范梅力只叫司機將車子開入州立監獄，同時通知當地的警方和聯邦密探。

范梅力要求當地的有關人員，到州立監獄去會他！

這時已是上午時份。

車隊在開進監獄的公路之上，車中人已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市區的警方和聯邦密探隊人員。

但是，田納西州特警隊隊長得到的回答十分意外。

他差點以爲無綫電話出了毛病，對方竟說：「我們的人已去了那兒！」

這是什麼意思？

後來，連車中的范梅力等人也看見了，警車正在公路上疾馳！

他們與特警隊車隊的方向一樣——向監獄駛去！

直升機在頭上掠過，目的地也是州立監獄。

阿生嘆氣道：「我們可能來遲了！」

范梅力也說：「是的，他們早該聽你的話。現在也許一切都太遲了。」

× × ×

田納西州立監獄之外，停了大批警車，聯邦密探用的汽車，以及直升機等。

范梅力也在這時帶同阿生等人到來，在田納西州特警隊長的介紹下，認識了當地的警方人員和聯邦密探。

他們對這位特警最高首長的突然到來，均表驚愕！

當范梅力問及是否有越獄事件發生時，他們仍不以爲意，因爲收音機已爭先將此事向市民報告。

但是，當范梅力問及其中是否有個要犯朗奴時，警方就爲之驚呆不已！

因爲至今爲止，他們只知有人越獄，詳細名單還未知道。

甚至監獄方面也「正在盤查清點中」，試問范梅力如何會知？

可是，當監獄保安官員證明朗奴亦在其中時，所有在場的警方人員以及聯邦密探都呆住了。

范梅力當然不是神仙，他簡要地交代這件事的發現經過，又介紹阿生給各人認識。

監獄官聽了之後，呆了好一陣！

原來昨天晚上，朗奴向他們提出一個特別的要求。

朗奴要與他的「五個獄中好友」共進晚餐！

這本來違反監獄規則，囚犯不可以一齊進食！

但是，監獄官終於答應了。

他們担心一旦拒絕，就會觸怒朗奴，他可能令其他犯人作反！

因此，他們六個人——朗奴和其他五個囚犯，便一齊進食！那是一頓十分豐富的晚餐，甚至有酒也有肉。

但監獄官發夢也想不到，他們那一頓晚餐竟然是他們六個人在獄中的「最後晚餐。」

初步傳來的報告，他們已成功越獄！失踪的，共有六個人。

其中包括了朗奴，基羅，雷伊和沙爾頓等人。

他們是在天亮之前，分別將若干通道的鐵枝鋸斷。

毫無疑問，他們用的方法，正是「鋼鋸比利」的傳統方法。

在此之前，一般人只以爲「掘地道」才可以越獄。

但是現在證明，鋸鐵枝不但簡單，而且快捷妥當！

他們避過電眼的監視，鋸斷若干鐵枝，出到廣場，越過圍牆，然後成功地逃去無踪！

現在輪到聯邦密探們和警方人員在忙了！

他們展開立體追踪，出動了直升機，警犬等等，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搜索。

范梅力不禁要問：「他們如何把藍圖，鋼鋸等等偷運入內。

聯邦密探也聲言要追查此事的眞相。

監獄中人有苦自己知，當然不敢承認給予朗奴特權！

經過日以繼夜的追踪和搜索，警犬首先在離監獄不足十里處，找到一人。

七小時後，另一人自知逃不了，向警方自首。

天黑之前不久，警方又在白橡橋附近，捉回第三名囚犯。

到了第二天天亮之前，他們已抓回五個人。

爲什麼這麼快？

全靠范梅力等人的提供，他們拆開那幅「最後晚餐」油畫，在通心木框中發現了那些藍圖。

從藍圖中知道了他們逃亡的路綫，因此六個人被找到了五個。

唯一逃脫的，正是朗奴。

至今爲止，朗奴仍未找到。

爲什麼？

可能是加遜將他接走了。

其他人因爲沒有接應，所以逃不了！

但是，爲什麼藍圖會留下？

有關方面研究過之後，才發覺其中有些部份經過更改。

是朗奴改的，他故意讓那五個人自墮陷阱，他只是利用他們而已！

當然，他自己並非依此路綫逃走，所以他逃脫了！

（完）

武林軼事

七虎戰毒龍

小雲·文　盧令·圖

長沙是湖南的省會，一向武風鼎盛，在那邊開設鏢局的人，都有武林高手座鎮，作爲鏢頭的傢伙，十居其九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而且身型粗壯，有一手絕招，另一方面，武器也有些特色，刀槍棍棒，無所不精，然後能够站得穩，不過，認眞賺大錢的鏢局，作爲總鏢頭，却是不容易的，因爲本局裏面的鏢師不敢跟他决鬥，外邊的高手却隨時上門挑戰，或者約定時間地點比武，打輸了就面目無光，再者，那種决鬥俱是非常猛烈的，不死也受重傷，如果輸了，根本沒法再吃保鏢那一行飯，故此，總鏢頭總是三五成羣的聯結在一起，倘有外人欺負，便即合力作戰，保持他們的聲譽。

有一年，自稱做雷大棍的一個高手，分別向鏢局挑戰，有三個鏢局的總鏢頭給他打斷了脚，可是，這傢伙並非普通的武林高手可比，既然沒有提出甚麼要求，希望鏢局換過鏢頭，由他接替，也非向總鏢頭敲詐，似乎心理上有了偏見，認爲把每一間鏢局的總鏢頭趕盡殺絕，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由於他有這種奇異的想法，當時長沙七大鏢局的總鏢頭都想辦法跟這傢伙對抗，却又沒有善法可尋，不覺垂頭喪氣。

這幾個總鏢頭當中棍法最精的是劉樂，他的一手八卦棍，神出鬼沒，簡直是無懈可擊，再者，他有一招絕技，能够把那一條棍舞動到有如雪花蓋頂，老樹盤根，把自己的身體密層層的包圍到水洩不通，誰也沒法從他的棍風之內搶攻，一向他是不肯施展棍法與武林高手爭雄的，他認爲這一路棍法愈是保存得週密，就愈加安全，免得別人看多了就知道這種棍法的弱點，乘機想出甚麼絕招跟他對抗，故此，碰着等閒之輩，他只是叫其他鏢師出頭，不過，長沙來了一名高手，逐個向總鏢頭挑戰，那就不尋常了，如果他仍然袖手旁觀，恐怕有一天，此人向他挑戰，到時他仍是非鬥不可。

那晚七大鏢局的總鏢頭同在一間叫做陽春樓的酒家喝酒，幾個人認爲等候雷大棍挑戰，倒不如到那一座荒凉的古廟，向這傢伙圍攻，一下子把他消滅，比較逐個决鬥更加有把握取勝。

以棍法來說，最精的是劉樂，他如果點頭，其他的六個鏢師就會合作，一齊殺上，先行在那一座軒轅古廟附近，各人守着崗位，等候劉樂把雷大棍引出來，跟着圍攻，大刀闊斧，一槍一棍，七個人打一個，當然是極端有利的，那時不愁雷大棍不死，不過，這種消息不能够洩漏，否則，給外人知道，就說那些總鏢頭胆怯，不敢單對單的决鬥。

依照劉樂的意思，一個人應該担當得起，不畏强敵，然後有資格在鏢局座鎮，七個鬥一個，贏了亦非英雄，輸了就更加給人恥笑，實在犯不着，但因當時敗在雷大棍之下的鏢師稱述，此人那枝棍變化無窮，不可捉摸，絕非普通的棍可比，再又因爲雷大棍的一枝棍重四十斤過外，比較普通的棍長了一尺到兩尺，而且是熟銅打造，身上任何一處給它打中，立刻重傷倒地，皮破血流，骨折腦爆，此人只是把决鬥的鏢師膝蓋骨打爆，已經是手下留情，單對單實在沒有把握取勝，聽了這些話，劉樂沉思很久，終於點頭，說：「各位如果認爲必須跟這傢伙决鬥，不如今晚趁着有幾分酒意，立刻到軒轅古廟找他，否則，時間拖長了，消息外洩，此人預先提防，那時就不容易把他幹掉，各位有何高見呢？」

六個鏢師一向都把劉樂看做大哥，他們只愁劉樂不肯出戰，既然劉樂答應，那甚麼困難都解决了，各人喜出望外，紛紛祝賀互相乾杯，同時叫徒弟分別回到鏢局把他們一向喜歡使用的武器送到陽春樓。

凌晨一時，萬籟俱靜，七個人帶着武器，另有十多個徒弟，有如一隊夜行人，離開了陽春樓，就到郊外去，他們的脚步很快，不過一個時辰，便把長沙城拋在背後，抵達軒轅古廟。

那一座古廟本來是香火鼎盛的，但因歷經兵燹，寺僧早就離去，佔萬尺過外的一座古廟無人居住，日久失修，看來好像破廟，白天也沒有人敢走進去，晚上更加不要談了，就算盜賊也不願留在廟裏，最低限度他們担心破廟裏面有毒蛇躲藏，寧願住在木屋之內。至於雷大棍，他的行踪飄忽，只知他晚上必返軒轅古廟睡覺，白天他幹甚麼呢？無人知曉。

七個總鏢頭對於雷大棍的行踪懂得很少，只是知道雷大棍既然晚上必在軒轅古廟睡覺，如果有人走進廟內的天階，舞動一枝棍，棍風虎虎，似乎蓄意登門挑戰，他就一定走出來，故此，那些人推舉劉樂打頭陣，就是想用劉樂一枝棍壓倒對方，萬一鬥不過他，躲在暗處的六個總鏢頭，衝出來展開大包圍，如此處理，當然獲勝的機會甚高。既然這一項計劃早已在陽春樓决定，那時到了軒轅古廟，當然是依計行事的，只見劉樂握着長達一丈五尺的八卦棍，由破廟那一處崩爛的大門旁邊走入來。

爲了吵醒雷大棍，他還使勁連踢兩脚，使陳舊破爛的廟門飛開。夜靜微風，突然聽到廟裏大門被踢的聲響，震動耳鼓，相信姓雷的傢伙一定聽到，要是他聽了震耳之聲，必然走出來，故此，一連串的震耳聲響發生之後，六個鏢師分別躲在石柱背後，準備隨時撲攻，至於劉樂，他昂然走到廟裏廣闊的天階上面，有如當衆表演似的舞動八卦棍。

月色皎潔如霜，他舞動了一會，氣力陡增，殺機頓起，自動收棍向廟裏陰暗之處瞧望，果然不出所料，有一個黑衣人從最陰暗的一處走出來，握着一條熟銅鑄造的棍。

此人緩步走到天階，跟劉樂遙遙相對，但却寂然不動，恍如一座石像。

劉樂大聲說：「我是八卦棍劉樂，聞說你的銅棍擊敗無數江湖好漢，特此登門領教。」

黑衣人仍是持棍而立，沒有做聲，劉樂緩步走近，跟他的距離縮短了許多，就在那時，聽到一陣非常宏亮的笑聲，十分刺耳。

雷大棍哈哈大笑，似乎在笑聲裏面有一種含蓄的力量，表現他的武功已臻化境，單是笑聲也有內勁。

笑了一會，他然後說：「我沒有向你主持的樂生鏢局挑戰，你反而走進古廟來，看來你今晚大限難逃。」

說完，他把銅棍向地下一插，登時發生石破地裂之聲，那種威勢勝過八卦棍許多，劉樂看了也覺得心上一沉。

既然來了，當然要苦鬥下去，他大喝一聲，便即搶攻，人到棍到，第一招就以「萬箭穿心」的槍法搶攻。

一來他的棍長達丈五，二來那一套八卦棍是從「五郎八卦槍」變化出來的，以衝刺爲主，棍尖極細，恍如槍尖，一刺就是七八點，任何一點插軀中幹的中部，立刻喪命，故稱「萬箭穿心」，如果對方退避，即時追殺，佔盡上風，劉樂以爲只是這一招就可以分出高下，殊不料雷大棍冷笑一聲，把手中的熟銅棍舞動，突然變成車輪相似，劉樂的一枝長棍休想刺進去，他發覺這一招落空，趕快變招出擊，把起伏開合陰陽挑插各種化槍爲棍的絕招搬演出來，希望急攻取勝，可是，雷大棍的武功確確實實勝他一籌，他多次撲攻俱是白費氣力的，不覺心寒，突然退後幾步，喝問一聲：「雷大棍，爲甚麼你只是採取守勢，不敢反攻呢？」

雷大棍說：「你還是把貴友叫出來一齊搏鬥吧，省得我逐個挑戰。」

劉樂聽了，大吃一驚，索性大發呼喝，六個鏢師一齊衝出，連同劉樂，七個人繞着雷大棍展開攻勢，雷大棍大喝一聲：「來得好！」促即發招接戰。

他所握的銅棍滑不留手，既然可以抓住棍的中段，把它舞動，兩邊棍尾分別流上流落，有如車輪，同時可以把它一收一放，忽長忽短，碰着有機可乘，突然蹲下，施展「橫掃千軍」這一招，那羣總鏢頭手中所握的武器，紛紛被銅棍打落，鬥到盡只有劉樂一人，苦苦的纏住他，看來劉樂仍非敵手，各鏢頭帶來的門徒突然衝出，展開最後一次搏鬥，祇見雷大棍怒容滿臉，用銅棍迎擊，有如虎入羊羣，各人紛紛倒地呻吟。

劉樂憤然說：「雷大棍，你濫殺無辜，意欲何在？」

「我只是想報仇雪恨。」

「他們怎會跟你有仇？」

「不是他們跟我有仇，只是因爲我的父親和兄長都死在鏢師之手，故此，我長成之後，發誓要把所有鏢師殺絕。」

這番話强詞奪理，劉樂怎能聽得進耳？可是，爲了查明眞相，他仍要沉住氣追問：「你的長輩何以死在鏢師之手？是否當年他們做賊？」

雷大棍無辭以對，大喝一聲，抓住銅棍直衝過來，劉樂孤軍作戰，自知不敵，仍要拚命厮殺，無奈他上了年紀，苦鬥之下，頹態畢露，對方在最凌厲的衝擊當中，忽然使勁一攪，劉樂的棍太長，來不及收棍，脫手飛出，他大驚失色，趕快奪路飛奔，那時雷大棍守住廟門，他只好向廟內奔入，眞料不到，劉樂飛奔入內時，他在神像之旁，檢到一條禪杖是由粗籐製成的，返身再鬥，竟然發覺粗籐具有奇異的彈力，能够把八卦棍的彈動盡量發揮，交鋒了一會，他就把銅棍一次又一次的彈開，勇氣倍增，索性反攻，銅棍受制於籐杖，屈居下風，最後，劉樂還用籐杖壓住銅棍直削過去，對方不肯棄棍，雙手被籐杖打中，如受鞭擊，血流皮破，無法握緊銅棍，逼於把它拋開，劉樂進馬發招，把籐杖向他迎頭打落，一杖就把他的頭顱打爆。

殺了惡魔，劉樂轉身扶起重傷的鏢師和總鏢頭，說明此事，互相道賀。

那條籐杖不知道是那一個和尚留下來的，它不但救了劉樂，還啓發他的靈感，此後他就用籐製造長棍，使原有的少林八卦棍更加有勁，碰着最强的兵器仍然發揮作用，以柔制剛。

（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六絕降魔（上）

摯友成死敵　英雄洒熱血

在一個肅殺的黃昏裏，夕陽如血。

今夜無風，連海崖邊也沒有半點海風，天氣燠熱得令人難以忍受。

在醜陋的岩石旁，一個比岩石更醜陋的漢子，正在持竿垂釣。

海浪很平靜。

他的外表也像海潮一樣，靜得令人感到可怕，甚至令人有窒息之感。

海上無風、無浪。

他的竹簍裏也無魚。因爲他的魚鈎上根本就沒有放上魚餌。

然而，他已在這裏「持竿垂釣」共二十九天。

差不多一個月了。

直到現在爲止，他還未釣過任何的一條魚兒。

甚至，連魚絲都未曾被魚兒抖動過一下。

× × ×

大海裏忽然出現了一葉孤舟。

孤舟上有個孤獨的人。

他的手裏也有一根魚竿。

他也是個垂釣的人，而且是個眞眞正正的釣魚者。

小舟裏有個魚艙。

魚艙裏有魚，好大的一尾金腮鱸魚。

魚兒在艙內掙扎，垂死的掙扎。

牠實在可憐，偌大的一尾金腮鱸，被放在小小的魚艙內，當然狹悶得很。

孤舟上這個人，雖然是個眞正的釣魚者，但却絕不像個終日在海上操作的艇戶人家。

他的年紀並不大，大概二十三四左右，皮膚皙白，濃眉直鼻，身上穿着一襲淡黃長衫，左手還緊握着一柄劍。

這是一柄只有尺半長的劍，劍在鞘中，只劍鍔上已銹漬斑斑，似乎並不像是柄鋒利的好劍。

黃衫青年把小舟不停的向前搖，終於來到了那個醜漢垂釣的岩岸旁。

醜漢直到這個時候，仍然是沉默地在「垂釣」。

黃衫青年忽然把魚艙裏的一尾金腮大鱸拋進海中。

金腮大鱸如獲大赦，立刻向海底深處鑽游而去。

誰知道醜漢突然把魚竿大力一扯，居然把牠又再釣了上來。

金腮大鱸的確倒霉頂透，一天之內，竟然被人連續兩次用魚鈎釣上。

醜漢把金腮大鱸釣上，魚鈎並不鈎在魚唇，而是鈎在牠的鰭背之間。

黃衫青年輕嘆口氣，道：「你爲甚麼不肯放過牠？難道你很想吃牠？」

醜漢冷冷的回答：「我不想吃魚，但却想毀了牠。」

黃衫青年皺眉道：「爲甚麼？」

醜漢把魚竿拋進海裏，却把那尾金腮鱸一掌拍成稀爛，然後才冷冷的道：「我不但要毀了你，任何與你有關係的人，都

一律殺無赦。」

黃衫青年苦笑道：「你眞的恨我如此之深？」

醜漢突然怒笑。

怒極反笑的笑，正是所有笑容中最激烈，最可怕的一種。

「拔出你的催心劍，」醜漢霍然從海岩堆中站起，整張臉都浸在濃厚的殺氣之中，「別忘記了我已經在這裏等你足足一月！」

黃衫青年默默地盯着醜漢的臉。

他感到很難過。

因爲眼前逼他決一死戰的人，原本是一個很英俊瀟洒的男人，而且更是他的好朋友。

但現在，英俊瀟洒的人已變成醜漢。

原來赤胆至誠相交的摯友，也已變成了勢難共存的死敵。

雖說人生每多變幻。

但，却爲甚麼竟會變得如此殘酷可怕呢？

× × ×

催心劍已出鞘，黃衫青年的神情却是一片黯然。

「你一定要逼我殺你？」

醜漢冷笑着，道：「你已毀了我的容貌，也已毀了我的家，爲甚麼不忍心殺了我？」

黃衫青年重重的嘆了口氣，道：「當日的是非曲直，一言難諡，赤手老魔不錯是出手狠辣了一點，但嫂夫人奪劍之夜殺了他五個弟子，又何嘗不……」

「住口！」醜漢怒喝打住了他的說話，厲聲道：「催心劍本來就是屬於她皇甫家之物，赤手老魔憑甚麼把劍據爲己有？他的五個弟子儘皆邪惡之輩，又爲甚麼殺不得？」

黃衫青年搖頭道：「你此言未免差矣，昔年皇甫老人與赤手老魔在黃山賭劍，聲明敗方要把佩劍輸給對方，皇甫老人雖然劍法高强，可是終於還是在赤手老魔的赤魔劍下，輸了半招。」

醜漢怒道：「胡說，赤手老魔豈會是皇甫老人的敵手，他只不過倚多爲勝，六師徒圍攻一人才獲得勝利的。」

黃衫青年嘆道：「只可惜皇甫老人事後被一羣神秘的蒙面人刺殺，現在才變成死無對證之局。」

「甚麼神秘蒙面人，簡直是一派胡言，」醜漢冷冷道：「岳丈是死在赤手老魔六師徒圍攻之下的。」

黃衫青年道：「你爲甚麼總是不肯相信我的說話？」

醜漢冷笑道：「你與赤手老魔狼狽爲奸，殺我妻，毀我容貌，奪人之劍，此刻催心劍仍在你的手中，你居然要我相信你的說話？」

黃衫青年面色倏地一變，說道：「赤手老魔早已改邪歸正，他本來就是個俠義中人！」

「俠義中人？」醜漢仰天大笑：「殺人妻，奪人劍，用赤魔毒蹤手毀我容貌的老魔頭竟會是俠義中人？」

黃衫青年嘆了口氣，道：「催心劍乃不祥之劍，誰擁有這把劍就得當殃。」

醜漢冷笑道：「既然如此，你爲甚麼不把它扔進海裏？」

黃衫青年道：「赤手老魔臨終時唯一交託我的，就是要憑這一把劍，去做一件最危險的事。」

醜漢又在冷笑。

黃衫青年續道：「我現在來到這裏，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無論你是否相信，都不妨聽一聽。」

醜漢冷冷道：「好，你說。」

黃衫青年緩緩道：「你可聽過齊大先生這個人的名號？」

醜漢神情不禁一愣，說道：「齊大先生乃隴中名俠，又是威鎮中原的降魔樓主，江湖中人豈會有未曾聽過齊大先生威名之理？」

黃衫青年冷笑一聲，道：「齊大先生俠名滿天下，但你可知道他根本就是個僞君子？」

醜漢沉聲道：「我不知道。」

黃衫青年嘆了口氣，良久才道：「殺皇甫老人的主兇，就是齊大先生，赤手老魔奪回催心劍之後被人暗殺，主兇也是齊大先生。」

醜漢冷冷道：「你有甚麼證據？」

黃衫青年道：「暗殺皇甫老人和赤手老魔的一羣蒙面人都是降魔樓的劍手。」

醜漢道：「所以赤手老魔臨終時交託你去辦的事，就是去殺掉齊大先生？」

黃衫青年道：「不錯，而且只有催心劍，才能令到降魔樓完全瓦解。」

醜漢道：「這是甚麼道理？」

黃衫青年道：「催心劍不但是一把劍，而且也是一個帮會的令符，誰擁有這柄催心劍，誰就是這一個帮會的帮主。」

醜漢冷冷的盯着他。

黃衫青年又說道：「這個帮會，就是已經三十五年從未在江湖上露過臉的六絕帮。」

一聽到「六絕帮」這三個字，醜漢冰冷的臉孔終於悚然動容了。

黃衫青年又復嘆道：「六絕帮之所以三十五年消聲匿跡，就是爲了這一把催心劍，因爲六絕尊者全都是性格怪異，脾氣古怪的老人，失去了催心劍之後，誰也不肯向別人屈服，於是變成羣龍無首之局，個個都懶洋洋的不管帮中事務。」

醜漢靜靜的站着，聽着。

黃衫青年把催心劍輕輕一幌，繼續說道：「原來偷去這把催心劍的人，就是皇甫老人的父親皇甫孤鶴，後來皇甫孤鶴死了後，把劍傳給皇甫老人，也就是你的岳丈。」

醜漢雖然還是靜靜的站在那裏，但他的臉色已變成紙般蒼白。

黃衫青年輕輕一嘆，再接下去說道：「赤手老魔原是六絕帮中的一位香主，他眼見隴中降魔樓勢力日趨龐大，整個武林已快淪在齊大先生的魔掌之中，所以四處追尋催心劍的下落，目的就是希望能憑着這一把劍，重振六絕帮的昔日雄風，對抗齊大先生！」

醜漢緊握雙拳，突然大聲道：「胡說！你所講的說話，我一個字都不相信！」

黃衫青年沉靜地，盯着醜漢的臉：「我沒有騙你，這都是事實。」

醜漢忽然從岩石堆裏拿出了一桿黑色

的槍。

不但槍桿是黑色的，連槍尖都是漆黑如墨。

墨般漆黑的槍。

也就是江湖上人人聞名變色的死槍。

× × ×

死槍之下，從來都不留半個活口。

近七八年來，能够在雲霹靂槍下不死的人，到現在還未聽說過。

這個釣魚不放餌的醜漢，就是名震天下的黑槍客雲霹靂。

雲霹靂本來不醜。

不但不醜，而且是個很英俊瀟洒的男人。

但他被赤手老魔一掌打在臉上之後，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容顏醜陋不堪的怪物。

然而容顏雖醜，身手仍在。

他眼睛裏射出的狠毒光芒，使他這張醜陋的臉變得更加恐怖幾分。

他大聲的道：「你若不想死在我的槍下，就得馬上殺了我。」

黃衫青年黯然道：「如果我現在一走了之，那又如何？」

「你跑不掉的！」雲霹靂冷冷道：「你若敢在今天溜之大吉，我立刻就把你所有的朋友，不分男女老嫩，全部殺光！」

黃衫青年神色木然：「你也是我的朋友。」

雲霹靂把手中的死槍一挺：「但現在我已變成了你的死敵，你我之間，決不可能共存活到明天。」

黃衫青年眸子裏露出了悲傷之色：「你一定要逼我出劍？」

雲霹靂倏地挺槍向他刺去，同時大喝道：「段無涯看槍！」

前後只不過說了五個字，死槍已疾刺了十二次。

好快的槍！

× × ×

黃衫青年姓段，名無涯。

他的父親有財有勢，是洛陽城裏的一個大富戶。

但他的母親却已做了尼姑。

父母的婚姻不如意，做兒子的無疑也是悲劇裏的一份子。

而且下一代的犧牲，往往會比上一代的更大而所受到痛苦也更多。

段無涯自小就穿得好，吃得好，本來他的生活比任何人都過得幸福愉快。

但自從十二歲那年，他的母親堅決跑到尼庵裏做了尼姑之後，他就從一個少爺變成了流浪四方的流浪者。

因爲他的父親不但不把他的母親當做妻子，甚至連段無涯這個兒子也打算送他到少林寺裏去當個小沙彌。

但段無涯不願意做和尚。

他居然有本領從戒備森嚴的少林寺裏逃了出來，結果和尚當不成，却變成了一個小乞丐。

但他這個小乞丐只做了三個月，立刻便被丐帮的幾個惡丐揍了一頓，幾乎凍死在路上。

然而，他大難不死，給一個性格孤傲的風塵異人救了回去，從此更在東海一個無名的島嶼上苦練武功。

直到二十歲那年，他才正式在江湖上第一次露臉。

但他第一次與別人交手，就輕易地擊敗了山東濟南府的鄔氏雙刀。

鄔氏雙刀雄霸山東武林已垂二十年，他們縱橫天下的時候，段無涯恐怕還未出世。

但段無涯一出劍，十招之內便把他們的四隻手都砍斷下來。

段無涯沒有殺鄔氏雙刀。

但自此一役，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這一對兇殘暴戾的兄弟。

他們已沒有了手。

沒有了手的刀手，又與死人何異？

經過了幾年的江湖風浪，段無涯更成熟了！

雲霹靂是他擊敗了鄔氏雙刀便開始認識的。

雲霹靂結婚那天，段無涯還在酒宴裏，險險把皇甫老人灌醉。

可是，朋友已不再是朋友。

他們已變成了死敵。

× × ×

雲霹靂連刺十二槍，段無涯的身軀就閃動了十二次。

每一槍都在段無涯腰間不足三寸的地方擦過。

雲霹靂一口氣刺出十二槍之後，突然翻身轉後，厲喝道：「甚麼人在後面鬼鬼祟祟？」

一塊巨岩後傳來一把蒼老的聲音，桀桀怪笑道：「小娃娃的耳力還不錯，居然聽到老子在這裏吃餅的聲音。」

怪笑聲中，一個灰黑衣的老頭兒蹣跚地從巨岩後走出來，嘴裏果然還咬着一塊焦黃的麥餅。

雲霹靂冷冷道：「近半月來，我已隱約覺得有人在附近跟踪，原來就是你。」

灰髮老頭兒笑道：「可惜直到老子吃餅的時候你才能把我行藏點破，如果老子不吃餅，行動又了無聲息，恐怕再過三年五載，你仍找不出老子藏躱在那裏。」

雲霹靂皺眉冷笑：「閣下是武林前輩，行藏閃縮，莫不是想找在下尋仇？」

「尋仇？」灰髮老頭兒一呆，旋即笑道：「老子與你有甚麼仇？憑你也配和老子結仇？你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雲霹靂道：「你究竟是誰？」

灰髮老頭兒挺了挺胸，笑道：「你是個冒牌的釣魚翁，魚鈎上連餌都不放。」

雲霹靂臉色一變。

灰髮老頭兒又道：「但老子却是個如假包換的釣魚翁，你釣了整個月連一條魚還未釣過，但老子却已釣了不下一千尾各式各類，大大小小的魚兒。」

雲霹靂的臉色再變。

灰髮老頭兒笑嘻嘻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是誰了？」

雲霹靂已猜到。

但他却甚麼都沒有說。

一直靜靜地站在一旁的段無涯，此際忽然淡笑一聲道：「如果晚輩沒有猜錯，閣下就是魚家帮兩位帮主的其中之一。」

灰髮老頭兒瞪眼一笑，道：「你說得不錯，你不妨再猜猜，老子是大帮主還是二帮主？」

段無涯連想都沒有想，就馬上答道：

「前輩必定就是魚家帮裏，人稱笑面釣叟的魚不多大帮主！」

灰髮老頭兒怪眼一翻，突然狂笑說道：「好！猜得好，老子正是魚不多！」

× × ×

江湖上最大的帮會組織，當然首推帮衆最多，綫眼也最廣的丐帮。

但若論到最小的帮會，却似乎就是魚家帮了。

魚家帮的帮衆，絕不會超過十人，甚至有人說魚家帮根本就只有兩位帮主，沒有眞正的帮衆。

魚家帮的大帮主，就是笑面釣叟魚不多。

而二帮主，則是魚不多的胞弟，金鈎釣叟魚見愁。

這兩兄弟都是艇戶人家出身，在五十歲之前，這兩人在江湖上還是藉藉無名。

但在近十年來，江湖上已很少有人不知道這一雙老活寶貝的名號，也沒有人不知道魚家帮的驚人歷史。

魚家帮在十年前正式成立。

它成立後還不够兩天，就與少林南支的五大神僧打得天翻地覆。

肇事原因，原來是這兩兄弟在少林寺附近的河畔釣了好幾十尾金鯉魚，却在少林寺門外的石階上焚燒煮食。

少林寺是齋戒清規之地，當然不能容忍他們這種做法，結果驚動到五大神僧，在寺門之外大戰了兩個時辰，終於居然還是魚氏兄弟獲勝。

這一幕雖然跡近乎鬧劇，但戰況之激烈，却也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五大神僧全數被創傷，雖然傷勢不算十分嚴重，然而對少林寺的聲威却也大受打擊。

三個月後，少林寺的禪愚大師、禪智大師聯袂下山，終於找到了魚家帮這兩位帮主！

禪愚、禪智在少林寺內的聲望，僅在主持方丈禪學大師之下，這兩人的武功，當然遠在五大神僧之上。

但禪愚、禪智並沒有與魚不多、魚見愁交手。

他們只在一塊花崗石上，輕輕的撫摸一下。

不久之後，一陣山風吹過。

被禪愚、禪智撫摸過的花崗石，竟然像粉末般被山風吹走，整塊重逾千斤的巨石，只剩下了一半。

這種內功，許多人恐怕連聽都未曾聽過。

但魚不多却只是狂笑。

魚見愁却像平時一樣，一輩子都板起臉孔，好像一點也不覺得驚訝。

禪愚、禪智都是得道的高僧，他們的心裏並無戾氣，亦無殺機。

他們只想讓魚家帮這兩位帮主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少林寺的武功深奧博大，絕不是魚氏兄弟所能抵禦的。

誰知道魚不多和魚見愁根本就無動於中，一個狂笑，另一個還是板着臉孔，施展輕功雙雙消失離去。

禪愚、禪智沒有再追。

因爲他們知道再追下去，也是沒有結果的，除非他們準備出手教訓這兩兄弟。

但他們都不想出手。

他們不但不想出手，而且，也不敢出手。

他們居然隱隱有種感覺，就算出手，也未必一定就能够將魚不多魚見愁兩兄弟擊敗。

自此之後，魚家帮的天下總算一步一步的打出來了。

十年之內，最少已有七八個有勢力的帮會組織，被魚家帮一一毀滅，其中包括了極負盛名的姑蘇毒手門，陝西六霸主，和雄霸黃河上游三百里的飛鯉帮等組織在內。

魚不多與魚見愁的武功如何，實在令人高深莫測。

段無涯能够猜中眼前這位灰髮老頭兒就是魚不多，其實一點也不稀奇。

因爲魚不多號稱笑面釣叟，整天都喜歡笑嘻嘻的，和他弟弟金鈎釣叟魚見愁的直板臉孔剛好成一個强烈的對比！

所以，眼前這個灰髮老頭兒，當然就是魚不多，而絕不會是魚見愁。

× × ×

海面仍然平靜如鏡。

但雲霹靂的心中，却已怒潮澎湃，一張醜臉變得更加難看七分。

「段無涯，你好卑鄙！」

段無涯一怔。

雲霹靂怒哼一聲，道：「原來你早就勾結了魚家帮，準備把我置諸死地！」

「勾結魚家帮？」段無涯苦笑着，道：「在此刻之前，我從未見過魚家帮的任何一人，勾結二字，又從何談起？」

雲霹靂怒道：「魚大帮主跟踪我多日，直到現在才現身，分明是在配合你的行動。」

段無涯搖頭道：「在下敢發毒誓，絕無此事。」

魚不多嘻嘻一笑道：「雲老弟，你未免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段無涯以前從未見過老子，又有何勾結可言呢？」

雲霹靂道：「你現在打算怎樣？」

魚不多忽然走上前，伸手疾點雲霹靂身上七大要穴。

雲霹靂立刻折腰曲膝，七槍連發，向魚不多的咽喉上刺去。

魚不多仍然笑嘻嘻地，身形滾動閃過死槍，莫看他年紀已老，反應之敏銳，身手之矯捷，能與他相比的江湖高手實在還不多見。

雲霹靂七槍落空。

但魚不多却在他刺出最後一槍的同時，轉到雲霹靂身後點中了他的靈台穴。

靈台穴是人體三十六大要穴之一，位在背心部份，雲霹靂怎樣也料不到魚不多身法快得有如出神入化，竟然能够轉到自己的背心，點中了他的靈台穴。

靈台穴被點，最少也得十二個時辰之後方能解開。

雲霹靂已不能動彈，但他的嘴巴仍然可以說話。

不過他現在已並非說話，而是一連串難聽已極的罵人聲音。

他自忖必死，又何不在臨死之前，罵個痛快？

× × ×

就在魚不多點中了雲霹靂靈台穴之際，段無涯的催心劍巳經出手。

他一出劍就是斷腕五式，劍如密雨般向魚不多的雙腕之上削去。

魚不多大笑退下，道：「你以爲我會殺他？」

段無涯冷冷道：「在未曾明瞭眞實情況之前，晚輩只好小心一些。」

魚不多笑道：「好！你不妨看看我手裏的是甚麼東西？」

段無涯眼中忽然一亮。

因爲他看見魚不多手裏，亮出了一面玉牌。

這種玉牌，段無涯巳見識過。

赤手老魔也有這種玉牌，因爲它就是六絕帮裏，極具權威的六絕玉令牌。

「前輩也是六絕帮中人？」

魚不多哈哈一笑，道：「魚家帮其實就是六絕帮的一個支屬帮會，老子在六絕帮中的職位，比赤手老魔爲高……」

段無涯一呆，猛然醒悟，道：「難道前輩就是六絕帮中，號稱悲歡二老的歡喜神君？」

魚不多笑道：「你猜得一點也不錯，老子旣是笑面釣叟，亦是歡喜神君，只不過老子自從三十五年前退隱江湖之後，直到十年前才捲土重來，沒有人再認得老子，於是索性以另一個身份出現在江湖中而巳。」

段無涯道：「六絕尊者現在那裏？」

魚不多怪笑一聲，道：「這六個老渾蛋現在舒服極了，他們都在世外桃源裏享他奶奶的清福，懶洋洋的像六隻睡貓。」

段無涯道：「晚輩想找他們。」

魚不多笑道：「老子知道你想找六絕尊者，所以出手替你把雲霹靂制服，免得這小子碍手碍脚。」

段無涯道：「你打算把他怎樣？」

魚不多道：「帶他到六絕仙境裏，讓他也享享清福。」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傳來一陣車輪滾動的聲音。

一輛殘舊的馬車，一匹老馬，一個愁眉苦臉的老頭兒，映入了段無涯的眼簾，逐漸地由遠而近，停在他的身邊。

× × ×

這個愁眉苦臉的老頭兒，就是金鈎釣叟魚見愁，也是六絕帮中人稱悲歡二老的大悲神君。

雲霹靂的死槍，在江湖上縱橫巳近十年，向來從未一敗。

但魚不多一出手，就把他乖乖的制服，由此可見，魚氏兄弟的武功的確深不可測。

悲歡二老的武功尚且如此，六絕尊者的武功又在那一層境界之上？

段無涯沒有想着這件事。

他唯一要做到的，就是要令到六絕尊者重出江湖。

因爲這是赤手老魔臨終前唯一囑託他去辦的事。

赤手老魔在江湖上的聲譽一向都並不怎樣好。

就算「聲名狼藉」這四個字來形容他，也絕不過份。

但段無涯却瞭解赤手老魔。

他只不過在三十五歲那年，喝醉過一次酒，做過一次世人絕不會原諒他的事。

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諒解他。

每一個人都視他如同魔鬼，連他的妻子都不相信他的說話。

但段無涯相信他。

他知道赤手老魔的爲人，絕不如傳說中般狠毒無恥，相反地，他覺得赤手老魔是個至情至聖，急公好義的江湖浪客。

只不過誰也不會同意段無涯的觀感。

雲霹靂更絕不認爲赤手老魔是個俠義中人，他恨不得能剝其皮，啖其肉，飲其血。

可惜赤手老魔巳經死了。

這一筆帳，當然都要算在段無涯的頭上。

但他還未把段無涯殺死，便被魚不多出手制住，變成了一具只會張口罵人的木頭人。

最後，魚不多索性連他的啞穴都一併點下，海岸又回復了一片謐靜。

車輪輕輕滾動着。

殘舊的馬車，迎着滿天殘陽餘暉，在一片森林中消失了踪影。

馬車上有四個人。

但他們每一張臉孔的表情，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 × ×

黑暗終於降臨到大地之上。

黑暗有如魔王的手那樣，緊緊的揑着大地。

段無涯不喜歡黑暗。

就算在東海那座孤島裏，他都喜歡把火炬點得明明亮亮的，明亮得甚至連牆壁上的壁虎都能够清楚地看見。

但現在，他來到了一間黑暗的客棧。

偌大的一間客棧，只燃點着幾盞小小的羊脂油燈，當然不會怎麼明亮。

這裏距離海岸巳有五十里，在短短時間之內趕了五十里路，馬車的速度巳不能算慢。

悲歡二老把雲霹靂揹進了客房之中。

但他們剛把雲霹靂放在床上，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馬嘶慘叫。

魚不多立刻從窗戶飛躍出去。

窗戶不遠，就是馬槽。

他們的那匹老馬，竟巳被人用歹毒的暗器，擊中頭部慘死。

然後，魚不多就聽見身後一個人淡笑着說道：「歡喜神君，久違了。」

魚不多沒有轉身去看那人。

因爲他知道只要自己一轉身，對方就會立刻用十三種歹毒的暗器向自己身上招呼。

從那匹老馬身上的暗器，他巳知道自己身後的人，就是憑十三種獨門暗器成名江湖的鬼手會總舵主，人稱枯手先生的辛長白。

再聽對方的聲音，更加證明自己的推斷沒有錯誤。

辛長白嘆了口氣，道：「差不多三十五年了，想不到神君仍然兩袖清風，連一匹較像樣的馬都買不起，至於這輛馬車，更是殘舊得像破爛的豬柵，唉……」

魚不多背對辛長白，哈哈一笑，道：「辛老兄越來越關心老夫了，莫非你巳備

有新的馬車，用來招待老夫？」

辛長白道：「魚兄不愧是辛某人的一塲知己，不錯，停在客棧門外的馬車，正是爲魚兄等四人備駕的。」

魚不多道：「只怕老夫人輕福薄，坐不起這種價值千金的華麗馬車。」

辛長白嘿嘿一笑，道：「魚兄不必客氣了，就請你先動身上車。」

魚不多道：「若老夫不願上車，那又如何？」

辛長白又嘆了口氣，道：「難道你看不見整個客棧裏，都巳是我們的人了？」

魚不多哈哈大笑，道：「辛兄果然招待週全，如老夫沒有看錯，這客棧裏最少巳埋伏了三十名鬼手會的一流高手。」

辛長白道：「不錯，一共是三十三人，但只有辛某人才是鬼手會中人，他們全與鬼手會無關。」

魚不多一怔，微笑道：「他們是甚麼人？」

辛長白道：「他們是你的催魂煞星，奪命無常。」

魚不多一笑不語。

辛長白又接下去道：「但只要魚兄肯合作踏上馬車，辛某人保證你絕對平安無事。」

魚不多笑道：「難道你打算把老夫養得胖胖白白，然後才一刀宰掉？」

辛長白輕輕一嘆。

就在他輕輕嘆息之際，他左右雙袖突然飛揚。

左七右六，一共十三件暗器巳從不同的角度，同時閃電般向魚不多射至。

魚不多一直都沒有動。

但辛長白這十三件暗器才打出，他整個人就像一陣輕烟般消失在馬槽之內。

辛長白一聲冷笑，一雙枯瘦見骨的手突然向馬槽頂上插去。

只聽得一陣價天巨響，馬槽頂的屋脊突然穿出了一個大洞。

辛長白雙足一蹬，人巳飛躍在馬槽屋脊之上。

魚不多果然巳縱身登上了馬槽屋頂。

辛長白左手探抓直取對方咽喉，右手却不停地連續發射十三種不同的暗器。

在此同時，十餘個黑衣蒙面人巳湧了上來，把魚不多的去路重重圍住。

魚不多大笑道：「來得正好，的確熱鬧極了。」

他嘴裏笑得輕鬆，但心裏却暗叫一千一萬個不妙。

因爲他巳發覺，這十幾個黑衣蒙面人的武功，居然有幾個猶在辛長白之上。

他不知道這幾個蒙面人是誰。

但他知道這些人，一定是齊大先生派出來的高手。

他們的目標，顯然是在乎段無涯的催心劍。

齊大先生耳目靈通，他一定巳經知道催心劍和六絕帮的關係。

所以，魚不多現在最担心的，並不是自己的安危。

他只担心段無涯。

因爲催心劍就在段無涯的手裏。

× × ×

段無涯和魚見愁都在客棧的房子裏。

但這個房子現在巳經不再像是房子。

房子的門巳被人撞毀。

還有房子兩邊的磚牆，都同樣被人撞穿，總共撞穿了六個大洞。

每一個大洞裏都鑽出了一個人。

這些人的手裏，都有着各種不同的武器。

房門被撞毀之後，出現了兩個一表斯文，但却面色森冷得可怕的年輕書生。

他們的手裏，都有一把劍。

站在左邊的一個，年紀較大，他是用左手握劍的。

站在右邊的一個，年紀較輕，却是用右手握劍。

劍亮如雪，刺目生寒。

他的劍，驟眼看來很平凡，但劍身却隱約浮現出一種紫紅色的光華，原來竟是當世十大名劍之一的赤電神劍。

魚見愁冷哼一聲：「原來是江南滾龍堂的滾龍雙劍，你們的老子滾龍老人可還活着？」

魚見愁不但臉孔整天都難看得有如地獄無常，說起話來也是刺人心肺，難聽之極。

滾龍堂主滾龍老人，乃江南武林十大高手之一，眼前出現的兩個年輕書生，就是滾龍老人趙天翔的兒子——趙騰英和趙騰美，江湖中人都稱他們爲滾龍雙劍。

滾龍雙劍在江湖上雖然各聲不弱，但與魚見愁相比下來，却未免相去甚遠。

這兩人顯然只不過是分散敵人注意力的幌子。

眞正的殺手，應該是那六個蒙面人。

× × ×

雲霹靂穴道被制，臥在床上。

忽然間，魚見愁一脚踢開了雲霹靂。

雲霹靂才被踢開，他原來臥着的床褥上，竟然冒出了一把又尖又薄的金刀。

地板上竟然也穿出了一個大洞，一個披頭散髮的怪人，雙手握刀，穿過地板，又再穿過木床，挾着驚人的氣勢直衝了上來。

魚見愁冷喝一聲，追命金鈎巳經向這怪人的腹部鈎去。

追命金鈎是魚見愁的獨門兵器，金鈎重六斤六兩，鈎鋒銳利無匹，配着一條八尺長的金鍊，一揮出去，往往把敵人的腸臟都勾了出來。

但他這一鈎，並沒有勾在怪人的腹部，却勾在牆壁之中。

一抖一拉，牆壁上的一塊磚頭被勾出，撞在牆的另一角。

怪人雙手握刀，招式詭異，剎那間巳向魚見愁連攻十九刀。

魚見愁的追命金鈎雖然厲害，但在斗室之間，活動的空間不多，受到了地形上的限制，未能把金鈎上精絕的招數使出，可謂吃虧不少。

而這個披頭散髮，神態古怪的怪人，他手裏的金刀竟然在招式上，尤勝過魚見愁的鈎法一籌。

魚見愁縱橫天下數十年，除了六絕尊者之外，從未遇過任何人的武功，竟然如此厲害。

他勉强揼下十八刀。

但怪人的第十九刀，竟然一刀分爲九

式，換而言之，在只能劈出一刀的時間之內，他已連續擊出了九刀之多。

這種刀法，不但詭異，而且也快得不像人類所能使得出來的刀法。

魚見愁在刹那之間，只有一個感覺。

這個感覺只有兩個字足以形容。

這兩個字就是「完了」。

× × ×

魚見愁覺得一切都完了。

他自己的生命完了。

段無涯和雲霹靂更加非完了不可。

段無涯一死，催心劍當然就會落在敵人的手上。

六絕帮沒有催心劍作爲復興帮會的「藥引」，也同樣的完了。

魚見愁一輩子都愁眉苦臉。

但直到這一刹那間，才是他眞正愁眉苦臉的時候。

因爲他巳絕望。

一切都已絕望。

× × ×

然而，世間上的事情往往奇妙得很。

他一直以爲自己在保護段無涯，也在保護着段無涯手裏的催心劍。

誰知道到了最後的關節上，事情剛好完全相反。

他以爲自己的生命已達到應該「完了」的時候，他却沒有眞的死掉。

救了他一命的，正是段無涯，和那柄催心劍。

魚見愁巳絕對沒有辦法能够抵擋得住怪人的第十九刀。

但段無涯却靜悄悄的出劍，把怪人的第十九刀接下。

怪人的刀巳經很快。

誰想到段無涯的劍也不慢。

不但不慢，而且比怪人的刀還快，他接下這一刀之後，居然還連續向怪人反擊三劍。

滾龍雙劍站在門外，他們原本一直都沒有把段無涯放在眼內。

這兩個年輕劍手，一向都很自負，除了當世少數的絕頂高手之外，他們從來都瞧不起與他們年紀相若的武林人物。

他們以爲自己在這個年紀所練成的劍法，已足以橫掃武林新一代的所有年輕高手。

事實上，他們也曾贏過很多與他們年紀相若，而且名氣也不算小的年輕高手。

所以滾龍雙劍養成一副驕傲自負的性格，也是不足爲奇的。

但是現在，他們看見段無涯這個年輕人的劍法之後，不禁看得連臉都變得焦黃了。

他們雖然自負，但却並不是個笨人。

他們現在總巳看出，就算他們以二對一，來對付段無涯，結果都只會產生唯一的戰果。

這個唯一的戰果，就是他們必敗。

不但必敗，而且也必死。

憑他們的身手，絕對擋不了段無涯這三劍！

× × ×

怪人的刀法很古怪，身法也是詭異無比。

他的武功無疑已極高，連魚見愁都難免敗在他的刀下。

但段無涯這三劍，竟然逼得這個武功深不可測的怪人遽退丈二。

怪人一退丈二，已從牆邊的缺口退到另一間房子裏。

段無涯沒有放鬆，加緊壓力，第四劍又再出手。

這一劍看來倒不像有何奇妙之處，但不知怎的，怪人居然偏偏閃避不開，刷的一聲，催心劍巳刺在他的心臟之上。

怪人臉色發青，繼而變成死灰之色。

誰也想不到段無涯這一劍，竟然就把這個逼得魚見愁手忙脚亂的怪人殺死。

怪人心臟部位中劍，顯然已再活不成了。

段無涯忍不住問：「閣下武功高强，敢問是那一道上的人物？」

怪人雙目神光散渙，喃喃地道：「我是……」

但他只說了兩個字，便斷氣身亡倒下了。

魚見愁板着臉，道：「他就是降魔樓百刀院中，三大刀聖之一的瘋刀大聖史無恨。」

「史無恨？」段無涯怔住了，道：「他莫不是昔年在潼關憑一柄彭祖金刀，一夜之間遽斃潼關二十九大盜的史無恨？」

魚見愁冷冷道：「他曾在潼關殺過二十九名大盜是事實，但那二十九大盜，本來就是他的手下，他是大盜中的大盜，他殺人不是爲了伸張正義，而是爲了要殺人滅口。」

段無涯又是一呆。

魚見愁接下去，道：「但他殺了二十九個手下之後，却突然瘋了，雖然不算瘋得很厲害，但神智已有點模糊，終於被齊大先生把他安置在降魔樓百刀院內，留爲己用。」

就在這時，那六個黑衣蒙面人已向魚見愁和段無涯展開了攻擊行動。

× × ×

這六個黑衣蒙面人剛出手，段無涯的催心劍已後發先至，刺在最先衝上來第一個蒙面人的臉上。

這一劍刺得快如電閃，一劍已正中眉心。

蒙面人慘呼一聲倒下。

但其他五個蒙面人的武功却似乎高出甚多，已纏着魚見愁和段無涯激鬥。

段無涯剛才劍殺史無恨，這幾個蒙面人都已看得很清楚。

但他們仍然毫不畏懼，自是有恃無恐，而且志在必得。

段無涯手中的催心劍，已成爲了他們的主要目標。

魚見愁的金鈎雖然厲害，但他面對着兩個蒙面人的身手，都似乎不在他之下。

一時之間，誰也沒有佔着上風，但魚見愁以一敵二，形勢上實際已處於不利的地位。

與段無涯交手的三個蒙面人，身材較爲矮小，但却出招辛辣，這三人的武器，一個用鐵杖，一個用鋼戟，還有一個却只戴一雙鹿皮手套，手套上有尖刺，而且碧光隱現，顯然淬有劇毒。

混戰中，突聽一人仰天長笑，從窗外飛越而入。

「來得好，可惜老子不願奉陪了，老二，小娃娃，咱們一走了之可也！」

這人正是歡喜神君魚不多。

他嘴裏笑得响，話也說得輕鬆，但這個時候想拚出重圍，又是談何容易？

只見魚不多渾身都是鮮血。

魚見愁皺眉道：「你受傷了？」

魚不多笑道：「老子就殺了八個兎崽子，才只不過挨了別人三劍，還划算得很呢。」

魚見愁哼一聲，道：「白白流了這許多血，還說划算得很，他媽的瘋了！」

「瘋了」二字才出口，窗戶之外突然有十三件暗器打了進來。

魚不多反手揮袖，十三件暗器盡皆擊落。

窗戶外一人立刻飛躍而進。

這人當然就是辛長白。

但辛長白剛飛躍進入房內，魚不多便巳抱起雲霹靂，又從窗戶處飛躍出去。

辛長白沒有追。

他不是不想追，而是欲追不能。

段無涯的催心劍，已把這位暗器專家的咽喉，一劍割斷。

誰也沒有看見段無涯怎樣出手。

他本來明明還是和那三個蒙面人混戰着的，但忽然間劍光一閃，辛長白的咽喉上便湧出了大量的鮮血。

辛長白的手裏，又巳扣着了十三件暗器。

但這十三件暗器，他已永遠不能發出來了。

他只能站在那裏等死。

他等死等得並不久。

他的眼睛才眨了三下，便巳整個人癱瘓倒下。

× × ×

辛長白剛倒下去，魚見愁便巳和段無涯把握着機會越圍而出。

魚不多抱着雲霹靂在逃，幾個黑衣蒙面人在追。

魚見愁和段無涯在後緊緊跟着。

但他倆才跟了一程，背後便巳聽得掌風颼颼之聲大作。

一個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的青衫人，巳不知何時逼近到他倆的身後。

× × ×

青衫人一言不發，連續八掌向段無涯的身上劈去。

這八掌來勢洶湧，力聚萬鈞，段無涯深深感受到一種前所未遇的巨大壓力。

倏地，段無涯手中的催心劍直刺入對方重重掌影之中。

但青衫人的一雙肉掌，竟然有一股驚人的精力，段無涯的催心劍才刺入掌影之中，劍鋒便巳緊緊黏在青衣人肉掌之上。

段無涯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

顯然，這一個青衫人的內功，已達到足以將敵人兵器順手拈來，不費吹灰之力的驚人地步。

青衫人手揑劍鋒，全身紋風不動，淡淡一笑，道：「你的劍法很不錯，但論到內力，你決不是我的敵手。」

段無涯勉强笑了笑，道：「你就是降魔樓主齊大先生。」

青衫人雙目瞳孔收縮，悠然道：「你猜得不錯，我就是齊大先生。」

段無涯冷靜地盯着他，手中忽然在運勁。

他絕不能讓催心劍落在齊大先生的手裏。

但齊大先生手握劍鋒，竟似生了根似的，段無涯拚出全力，連冷汗都冒了出來，依然還未能將劍拔出。

齊大先生輕輕一嘆，道：「你的武功原本不錯，可惜內力方面太不濟事，你的師父是誰？」

段無涯咬着牙，突然狂吼一聲，棄劍出拳，雙拳重重擊在齊大先生雙脇之上。

這兩拳出其不意，果然立收奇效。

齊大先生居然被這兩拳打得一怔，手中一鬆，催心劍又再落在段無涯的手裏。

魚見愁一聲斷喝，道：「你先滾蛋，待我把這個妖怪的腸臟勾出來。」

段無涯初時並沒有走。

他知道魚見愁絕不會是齊大先生的敵手。

魚見愁絕對沒有可能會把齊大先生的腸臟勾出來，他只不過希望替自己擋住一陣，好讓自己得以逃脫魔掌而已。

但段無涯從來都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

你若要他捨棄盟友，獨自逃亡，這種事他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出來的。

但魚見愁又已在怒喝道：「你再不滾，催心劍可保不住了！」

段無涯的臉色變了。

他可以死。

他願意陪魚見愁力戰齊大先生至死。

但他若死在齊大先生掌下，誰負責把催心劍送回去六絕帮？

段無涯不再說話，頭也不回的握着催心劍便走。

他走得很快。

他在東海無名孤島上所練的輕功，已練得比空中的黑鷹飛得還快。

但他忽然聽到了一聲悶響，和一個人倒地的聲音。

魚見愁巳敗陣？而且敗得如此快速？

段無涯不敢相信，但他却又不能不相信。

因爲他巳聽到了齊大先生的脚步聲，巳逐漸向自己的背後逼近。

× × ×

齊大先生的輕功，一點也不像是什麼輕功。

輕功當然以輕盈，靈活爲重，但他的輕功却一點也不「輕」。

段無涯聽得很清楚，齊大先生的脚步很沉重。

但這種沉重的脚步，竟然比段無涯的輕功還快上幾乎一倍。

段無涯突然停下，反身揮劍。

因爲齊大先生巳逼近到他身後不足五尺之地！

× × ×

這一戰，齊大先生顯然巳勝算在握。

段無涯雖然武功極高，但和齊大先生這一位武林絕頂高手相比，畢竟還是差了一籌。

然而，齊大先生已對段無涯的武功，感到相當驚詫，最少，他自己所調敎出來的三個弟子，成就都未如段無涯。

倘若再經十年八載的磨練，段無涯的成就很可能就會和齊大先生差不多，甚至超越於他，亦未可料。

齊大先生一向重視人材。

不少有前途的年青高手，他都已網羅在降魔樓這個組織裏，準備留爲己用。

但現在，他沒有考慮把段無涯的性命留下。

他覺得留下段無涯，無異就是替自己的未來，留下一個可怕的心腹大患。

所以，他已決定，無論用甚麼方法，都要把段無涯的性命和催心劍一起奪走。

齊大先生雖然赤手空拳，但成爲俎上之肉的並不是他，而是段無涯。

十招之內，段無涯已完全落在下風。

齊大先生臉上殺機越來越是濃厚，突然砰砰兩聲，段無涯兩邊肩骨俱告中掌，整個人像斷綫風箏般飄出了數丈之外。

齊大先生冷冷一笑，雙掌更是加勁，段無涯已無可抵禦，只得勉力伸臂護住身軀要害，右手依然握着催心劍緊緊不放。

齊大先生已打得段無涯連手臂都快抬不起來，眼看不出五招之內，段無涯就要死在齊大先生的雙掌下，化爲肉醬。

突然間，馬聲嘶鳴，一輛豪華大車急馳而來。

齊大先生正待一掌將段無涯擊斃，馬車窗上垂着的竹簾突然掀起，「錚」的一聲，一支强弩直向齊大先生的背上激射而去。

齊大先生毫不理會，掌勢依然未變，但身子却已向橫側閃半尺。

强弩在齊大先生的左臂邊擦過。

齊大先生的右掌也同時擊在段無涯的胸口之上。

段無涯的臉變成死灰之色，接着重重一咳，咳出來的却是殷紅鮮血。

他軟弱無力地慘笑一聲，然後倒下。

但他的手，仍然緊緊握着催心劍……

× × ×

段無涯倒下去後，就再也沒有動過。

他口角間滿是血漬，連呼吸都好像已經停頓。

如果他現在能够看得見自己這副模樣，他一定會以爲自己已經死了。

事實上，他看來的確非死不可。

齊大先生的掌力，天下知名，這一掌擊下，有誰能够不死？

段無涯的胸膛並不是鐵鑄的，他憑甚麼能够抵抗得住齊大先生這雷霆萬鈞，力足開碑裂石的一掌？

現在，就算是最笨的賭徒，都一定會打賭段無涯必死。

段無涯眞的就這樣死了？

催心劍就此落在齊大先生的手中？

× × ×

段無涯沒有死。

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太陽剛好從東方的地平綫上緩緩冒出。

日出時份，景色竟然是如此的美麗。

透過了精緻修飾的花窗，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個很高的絕峯上，但這絕峯上却有一間很大的屋子，而自己就正在這間大屋的一張大床上。

這張大床很柔軟，很舒服，床上的被褥光滑嶄新，上面繡着許多顏色美麗的雀鳥，每一隻都繡得栩栩如生，彷彿隨時都會從床褥裏飛出來。

但他最關心的，還是他的催心劍。

他以爲催心劍，已經被齊大先生奪走了。

然而，當他一轉身的時候，就發覺催心劍和劍鞘都在自己的枕下。

催心劍沒有變，依然像以前一樣。

但他全身的骨骼，都好像快要散開，他想下床，但胸口突然劇痛，使他的腿動都不能再動。

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

他現在總算已經發覺到，自己傷勢仍然十分嚴重，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救治，他早就已經掉進枉死城裏。

就在這時，門外突然響起了一陣輕盈的脚步聲音。

兩個翠衣丫環，伴着一個長髮披肩，身穿杏色繡花絲袍的少女，走了進來。

段無涯還沒有看見杏袍少女的臉，便已是嗅到一陣清幽的香氣。

進來的這個少女，身裁很窈窕，她的頭髮黑漆，眼睛嫵媚明亮，但臉上的神情，却好像帶着幾分說不出的幽怨。

她凝注着段無涯片刻，才嘆道：「公子總算醉過來了。」

段無涯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在下承蒙小姐相救，此番恩德，未知將來何以爲報。」

杏袍少女緩緩道：「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你中了齊大先生的九霄降魔掌居然能够活着，不能不說是你的運氣。」

「運氣？」段無涯苦笑一聲，道：「這種運氣可不有趣得很。」

杏袍少女忽然從一張精緻的雕花桌上拿出一件事物。

那是一塊經已碎裂的護心鏡。

杏袍少女道：「這是唐朝宮中的寶物蟒鱗護心鏡，齊大先生那一掌，就是擊在公子身上的這件寶物之上。」

段無涯長嘆一聲，道：「這塊寶鏡是在下師父親自替我掛在頸子下的，想不到如今竟被毀了。」

杏袍少女嫣然一笑，道：「蟒鱗護心鏡雖然是寶物，但若與公子的貴體比較，倒又變得微不足道了。」

段無涯道：「在下承蒙小姐相救，還未請問芳駕姓名……」

杏袍少女忽然笑容盡斂，面色變得冰冷如雪。

「你不必問我的名字，也不必準備日後怎樣報答我，」她臉上的表情，就像忽然變了另一個人似的：「說不定今天我救了你，但明天却會一刀刺進你的咽喉。」

段無涯呆住了。

他想不到她的態度和說話忽然會變得如此冷酷，而簡直就是冷酷得不近人情。

杏袍少女又冷冷的道：「你儘管放心在這裏休養，齊大先生絕對不會找到這裏，但你若在傷勢未曾復原的時候就想離開這裏，那麼你的性命能否保存就難說得很了。」

段無涯不再說話。

他忽然閉上了眼睛，好像已經在睡着覺。

杏袍少女冷笑一聲，轉身離去。

但那兩個翠衣丫環，仍然留在房間之內。

段無涯忽然睜開眼睛，吊着嗓子道：「妳們的小姐已經走了，爲甚麼還留在這裏？」

兩個翠衣丫環只是笑嘻嘻的盯着他，好像覺得段無涯這個人很有趣。

段無涯用了很多辦法，但這兩個翠衣丫環始終都一言不發。

過了半天，段無涯才無可奈何的承認自己失敗，喃喃道：「難怪她倆半句話都不說，原來她們又聾又啞。」

兩個翠衣丫環仍然不理不睬，好像眞的是兩個又啞又聾的廢人。

段無涯搖頭嘆氣，忽然覺得又有點疲倦。

於是，他又再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覺。

× × ×

自從這次見過杏袍少女之後，她一直就再也沒有在段無涯的面前出現過。

段無涯覺得她不但極漂亮，而且行動更極爲神秘。

一個既神秘且漂亮的女孩，永遠都最能引起男孩子的好奇心。

段無涯很想再見她一面。

但過了半個月之後，他每天都只能看見那兩個丫環。

她們是被派來侍候段無涯的！

直到三日之後，她們才在段無涯的面前說過這麼一句說話，道：「我們不是聾啞的！」

又過了十天，段無涯總算知道了這兩個丫環的名字。

她們一個叫紫芝，一個叫幽蘭，雖然絕不與段無涯交談，但却殷侍週到，而且精通醫道，段無涯如此沉重的傷勢，在她們的悉心治理之下，居然亦大有起色。

半個月來，段無涯的傷勢已差不多痊癒。

終於，在一個黃昏裏，他不辭而別，離開了這座絕峯。

本來他想再見那杏衣少女，親自向她致謝的，但多次向紫芝和幽蘭提出求見，都沒有下文。

他只好携着催心劍，離開這座神秘的絕峯。

但他才下到半山，便已看見一棵蒼松之下，站着一個長髮披肩，身裁窈窕的妙齡少女。

雖然她今天穿的是一襲絲質白衣，但段無涯還是一眼便可以認出她就是絕峯頂上大屋的主人。

長髮少女的神態仍和那天一樣，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幽怨。

她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公子終於要走了？」

段無涯臉上露出一絲無可奈何的笑容，道：「在下還有點事要去辦，是以不辭而別，小姐幸勿見怪。」

長髮少女幽幽一笑，道：「我怎會怪你？只不過你臨走的時候，也該來向一個人道別。」

段無涯一怔，道：「誰？」

長髮少女伸手向前一指，道：「就是他。」

段無涯皺了皺眉，向前望去，前面竟然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墓穴。

墓碑上刻着九個血紅色的篆字：「冀州大俠周巒峯之墓」。

段無涯沉默了很久，長長吐出了口氣，道：「莫不是名震天下，有神弩鐵掌追魂斬之稱的周巒峯大俠？」

長髮少女咬着嘴唇，顫聲道：「不錯，他死的時候，剛好三十五歲。」

段無涯於是問道：「周大俠是小姐的親人。」

長髮少女黯然道：「本來是的，但現在一切都已成過去。」

段無涯沒有再問下去。

長髮少女却接着道：「他本是我的未婚夫，我們準備明年就結婚。」

段無涯緩緩把目光停在墓碑之上。

碑上刻字紅如鮮血，顯見這是一座薪墳，周巒峯之死，似是爲期不遠之事。

長髮少女又道：「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男人，雖然他並不十全十美，但我已決定把終生幸福，交託在他的手上，可惜好人的命，總是不會太長。」

段無涯心中猛然一動，失聲道：「周大俠是在甚麼時候死去的。」

長髮少女臉色蒼白，道：「是在十八天前的一個晚上。」

她的臉色蒼白，但段無涯的臉色却在刹那間比她更蒼白十倍。

（下期續完）

驚魂六記故事之三

黃鷹·文
盧令·圖

黑蜥蜴（一）



落日刀快怒　午夜俠魂驚

決鬥

黃昏。

西風落葉，晚日葱朧。

司馬怒悍然立在樹下，衣角頭巾在急風中獵獵飛舞，驟看來，像要隨風飛去。

山坡上只有那一株樹，周圍亦只有他一個人。

風吹蕭索，天地蒼涼，而人更顯得孤獨了。

× × ×

七丈外徘徊着一匹馬。

那匹馬混身赤紅，一根雜毛也沒有，無疑是一匹駿馬，現在却顯得疲乏之極。

馬身汗水淋漓，映着夕陽閃閃生輝，滿口白沫，忽然仰首，一聲悲嘶。

司馬怒應聲回首，濃眉一皺，又別過頭去。

那匹馬是他的坐騎。

他飛馬奔來，一下馬，就將馬逐走，可是那匹馬奔出不過十丈便停下，徘徊不去，彷彿不忍主人獨自在這裏等待死神的降臨。

司馬怒沒有理會，一直到現在，悲嘶聲入耳，才回頭望上一眼。

也只是一眼。

因爲他實在不想分心。

× × ×

「快刀」司馬怒縱橫江湖經已十年，從來未逢敵手。

司馬怒三次目睹杜雷飛斧殺人，對於杜雷的出手相當清楚，但仍然只有四分把握接杜雷的飛斧一擊。

杜雷却已在三個月之前，伏屍龍飛環劍之下。

所以對於應付龍飛的一劍九飛環，司馬怒實在連一分把握也沒有。

可是他仍然約龍飛到來這個斷腸坡決一死戰！

杜雷是他的結拜兄弟。

杜雷舉目無親，也就只有他這一個結拜兄弟。

× × ×

山坡本來無名，十二年前，「刀魔」諸萬鈞與「劍神」公孫向決戰於山坡之上，劍折刀斷，肝腸寸斷，才名斷腸坡。

司馬怒約戰龍飛選擇這個地方，並不是全無原因。

當年的一戰，刀既斷，劍亦折，人同歸於盡。

今日的一戰又如何？

當年的一戰相約在黃昏，今日的一戰，司馬怒也是訂在黃昏。

現在已經是黃昏。

龍飛人何在？

× × ×

西風吹冷不知衣。

一隻烏鴉逆風飛來，「啞」一聲，便要在司馬怒頭上飛過。

古老相傳烏鴉乃是不祥之鳥，鴉啼更是不祥之兆。

司馬怒濃眉一剔，三尺七寸的長刀突然出鞘！

大盜「追風劍」獨孤雁一劍追風，以快名震兩河，但在他面前，只刺出三劍，便被他一刀砍下頭顱。

兩河的江湖朋友不少都認爲他那把快刀已經天下無敵。

每聽到這種話，司馬怒都只是淡然一笑。

別人也許不知道他的刀有多快，他却是知道的，亦所以他知道自己那把快刀絕不是天下無敵，十年來未逢敵手，只不過未嘗與一個眞正的高手交手。

這未嘗不是一種幸運。

現在這種幸運相信已到了盡頭。

司馬怒有這種感覺。

十年縱橫江湖，他雖然未曾與眞正的高手交手，却見過眞正的高手出手，深深感覺到這種高手的厲害，的可怕！

在兩河地面，這種高手他知道的已經有四人！

杜雷雙斧開山！

丁鶴一劍勾魂！

蕭立三槍追命！

龍飛一劍九飛環，出道才不過三年，聲名已凌駕前三人之上。

別人也許清楚，司馬怒並不清楚龍飛的武功怎樣。

但對於杜雷，他却是清楚得很。

因爲他認識杜雷已經八年。

杜雷雙斧飛舞，風雲變色，脫手飛斧，取人頭於十丈之內，易如拾芥！

刀光一閃，烏鴉飛過，飛前一丈，倏的血雨飛激，齊中分成兩爿！

好快的一刀！

× × ×

血雨未下，刀已入鞘。

一陣急激的馬蹄聲即時順風吹至。

司馬怒放目望去，山道那邊，一騎正迅速奔來。

白馬錦衣！

× × ×

白馬箭矢一樣直衝上山坡，「希聿聿」一聲長嘶，在司馬怒身前三丈停下來。

鞍上錦衣人旋即落地。

二十四五年紀，七尺長短身材，劍眉星目，直鼻方腰，風流倜儻，意氣騰驤。

在他的左腰，斜掛着一支長劍。

劍雖然是殺人的利器，他配來，却絲毫也沒有給人可怕的感覺。

他給人的感覺，也本來就是一個和靄可親的人。

在他的面上，總帶着三分笑容。

發怒的時候當然例外。

他發怒的時候却並不多。

到目前爲止，他只是發怒過七次，那七次之中，他却殺了二十八個人。

不是一次四個，七次二十八個。

最多的一次，他一口氣殺了九個人，那是無惡不作的「連山九毒」。

最少的一次，只是一個人。

三個月之前的事情。

殺的就是杜雷！

× × ×

現在龍飛的面上也是帶着三分笑容。

司馬怒的面上卻一分笑容也沒有，他冷然盯着龍飛滾鞍下馬，忽然一聲冷笑，問道：「龍飛？」

「司馬怒？」龍飛回問一聲。

「正是！」

「有勞久候。」

「來得正是時候！」司馬怒的右手握住刀柄，倏的又鬆開。「你一路策馬趕來，想必已有些疲倦，且休息片刻再說。」

「無妨。」

「司馬怒從來都沒有佔過別人這種便宜！」

「好漢子！」龍飛一帶韁繩。

那匹白馬緩緩踱了開去。

龍飛亦負手繞着那株樹緩緩的踱了一圈，回到原處，目光忽然落在那隻死鴉之上，道：「好快的一刀！」

司馬怒木然道：「過獎！」

龍飛目光一抬，道：「你約我到來斷腸坡一戰，就因爲我殺了杜雷？」

司馬怒說道：「杜雷與我乃是結拜兄弟。」

「我知道。」

「知道，最好。」

「未悉你是否知道我何以殺杜雷？」

「因爲杜雷攔途截刦，連斬鎮遠鏢局鏢師五人！」

「還有趟子手十七，鎮遠鏢局一夥二十五人，只三人倖免！」

「痛快！」

龍飛面色一沉，說道：「可是肺腑之言？」

司馬怒不答反問：「鎮遠鏢局與你有什麼關係？」

龍飛道：「天下人管天下事！」

「好一個天下人管天下事！」司馬怒仰天大笑。

龍飛沉聲道：「當日我聞聲趕到之時，已經有十八人死在他斧下，我遙呼住手，他仍然再殺四人，若非我拔劍阻止，餘下的三人亦難倖免！」

司馬怒沒有作聲。

龍飛接道：「那五個鏢師倒在他斧下，已無人胆敢阻止他的了。」

司馬怒截道：「當日的情形，我並不清楚，也不想清楚。」

龍飛一剔眉。

司馬怒徐徐接道：「我只清楚一件事，殺杜雷的人是你！」

龍飛道：「據我所知你雖然也是綠林出身，十年來刦的都是不義之財，更從不濫殺無辜。」

司馬怒說道：「未悉你是否知道一件事？」

龍飛道：「什麼事？」

司馬怒一字字的道：「若非杜雷拚命相救，八年前司馬怒巳死在追魂十八劍之下！」

龍飛沉默了下去。

司馬怒接道：「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龍飛點頭，道：「所以你我今日一戰，勢在必行？」

司馬怒回答道：「生死之外，別無選擇！」

龍飛一聲歎息。

司馬怒鬆開的右手又握住了刀柄，猛喝道：「拔劍！」

霹靂一樣的喝聲，風雲刹那也彷彿爲之變色。

× × ×

紅日已半落在那邊遠山，殘霞如血，風更急。

龍飛霹靂喝聲下，拔出了腰配長劍。

鞘旁斜掛着九枚金環，劍拔環搖，發出了「叮叮」的一連串聲響。

每一枚金環都有手掌般大小，閃亮奪目。

劍鋒更閃亮，「嗡」一聲龍吟。

司馬怒目光一落，道：「好劍！」

龍飛道：「出自名家之手，縱然不好，相信也不會怎樣壞。」

「可有名？」

龍飛搖頭。

「如此好劍，竟然無名，可惜！」司馬怒「嗆啷」的拔刀出鞘。

三尺七寸的長刀，鋒利，雪亮！

龍飛目光一落，道：「這把只怕不是無名之刀。」

司馬怒傲然一笑。

龍飛接道：「請教——」

司馬怒一字一頓的，道：「驚鯢！」

龍飛道：「刀既好，名也好！」

司馬怒道：「且看這刀法又如何？」語聲一轉，沉喝道：「接我一刀！」人刀突然箭矢般射出，一刀劈向龍飛的胸膛。

「颼」一聲破空聲响，凌厲的刀風激起了一地的落葉。

只看這聲勢，已經是驚人。

龍飛卻沒有閃避，一劍迎前去！

劍光迅急而輝煌！

刀劍一刹那交擊，叮叮噹噹的珠走玉盤也似的一陣亂響！

司馬怒那一劈之中赫然暗藏七式，每一式之中又再暗藏七種變化，那刹那之間，一劈竟然就是七七四十九刀！

「快刀」司馬怒果然名不虛傳！

龍飛卻完全接下。

兩人一觸即退，一退半丈。

司馬怒左掌一沉，刀身向上一抹，雪亮的刀身之上立刻多了一抹水珠。

那是他掌心的汗珠。

刀無缺。

龍飛劍一挑，劍脊斜壓着眉心鼻樑緩緩下沉。

劍鋒亦無損。

激起的落葉即在兩人之間紛紛洒落，每一片落葉都巳被刀炁劍氣絞成了粉碎。

楓樹落葉，殷紅如血。

兩人之間就像是洒下了一場血雨。

× × ×

血雨尚未盡落，又被激起。

司馬怒狂嘯揮刀，刀快如閃電。

狂嘯聲未絕，司馬怒巳然劈出百四十刀！

龍飛一劍千鋒，那把劍施展開來，絕不比司馬怒稍慢！

他右手運劍，左手斜按在劍鞘之上，卻沒有觸動劍鞘旁邊那九枚金環。

司馬怒一百四十刀出手，身形亦一變再變三變。

龍飛屹立原地，一動也不一動，他的劍顯然比司馬洛的刀還要快！

他若是移動身形，毫無疑問就可以反擊。

司馬怒豈會瞧不出來，嘯聲一落，身形又變，刀勢亦變，刀隨身轉，劃了一個圓圈，「嗚」的斬了出去！

漫天飛舞未落的葉粉順着刀勢颯然打了一個旋子，司馬怒的周圍立時就多了一個血紅色的漩渦，人看來就像是浴在血海之中！

龍飛一眼瞥見，脫口道：「旋風十三斬！」

「旋」字出口，人巳冲天飛起，斬字未落，經巳凌空三丈！

司馬怒緊接着拔起身子，人刀飛旋，追斬龍飛！

那一股血紅色的漩渦跟着旋了上去，一股突然變成了七股！

嗚嗚之聲不絕，司馬怒凌空連斬了七刀！

這七刀完全沒有變化，一刀就是一刀，卻遠遠比方才那一百八十九刀狠辣得多了。

刀勢急勁，角度刁鑽。

這正是司馬怒仗以成名江湖的「旋風十三斬」之中的七斬！

龍飛人在半空，身形飛舞，閃三刀，接三刀，再閃一刀，凌空一翻，落在那株楓樹樹梢之上！

司馬怒咆哮一聲，人刀一轉，斜斬而下！

「刷」的一下異响，樹梢在刀光中兩斷，一蓬楓葉被摧成粉碎！

龍飛卻巳貼着樹幹滑落！

司馬怒的身形亦自急落，又是三刀斬出！

三刀都落空，第三刀距離龍飛的頭顱只三寸！

龍飛着地偏身，斜閃半丈，身形方動，那株楓樹便斷成了四截，凌空倒下，所有的楓葉，盡摧成粉屑！

司馬怒非獨刀快，刀上的威力亦非同小可。

他的第十一刀連隨斬出，追擊龍飛！

司馬怒快刀旋風三斬，追斬龍風，一株楓樹迎刀斷成了三截。

這一刀的威力更驚人！

龍飛身形一頓，長劍一展，一招三式，迎向斬來的那一刀！

「叮叮叮」三响，凌厲的刀勢刹那停頓。

龍飛以三劍破了司馬怒那一斬！

司馬怒一聲「好！」第十二斬出擊，仍只是一刀，這一刀的角度比前十一刀最少刁鑽狠勁三分！

龍飛身形遊走，刹那間一劍三招，一招三式，接連九劍！

「叮叮」九响，龍飛九劍接下了司馬怒的旋風第十二斬！

兩人的動作同時靜止。

司馬怒滿頭汗落淋漓，龍飛的額上亦巳有汗珠滾落。

一股難以言喻的蒼涼突然在司馬怒的臉龐浮現出來，他的語聲亦變得蒼涼之極，道：「再接我一刀！」

聲落刀展，三尺長刀斬向龍飛！

「旋風十三斬」最後一斬！

刀勢非常緩慢，刀鋒却急激的震動！

龍飛目光一寒，神態倏的凝重起來，手中劍亦徐徐刺了出去！

刀斬到一半，司馬怒霹靂猛可一聲暴喝，緩慢的刀勢陡變，一把刀彷彿變成了十三把，疾斬龍飛十三處要害！

龍飛相應急變，一劍變成了十三劍！

一陣怪異的金屬聲响驟發，兩人之間閃起了十三蓬火星！

火星閃逝，十三刀變回一刀，刀勢竟未絕，斜斬向龍飛的咽喉！

劍勢也未盡，「錚」一聲蔽開斬向咽

喉的刀鋒，再一引，從不可異議的角度刺入，刺向司馬怒握着刀柄的那一隻右手手腕！

劍尖未刺到，森寒劍氣已砭入肌膚。

司馬怒怒喝，反腕，刀及時回截！

「叮」一聲，劍彈開，但旋即又刺回，仍刺向手腕！

司馬怒一再反腕，刀七變！

劍緊接七變，七變之後竟還有一變！

司馬怒刀勢七變之後，已不能再變，可是他的右手仍然緊握着刀柄！

他若是鬆手棄刀，絕對可以閃開龍飛這一劍，但他却寧願斷手，也不肯棄刀！

龍飛那支劍尖亦沒有刺入司馬怒的手腕，刹那間一翻，變了壓在司馬怒的手腕之上！

冰冷的劍鋒，森寒的劍氣！

司馬怒混身不覺一顫，目光一落，厲聲道：「為什麼不將我的手斬下來？」

龍飛道：「為什麼要將你的手斬下來呢？」

司馬怒倏的鬆手，長刀落地，慘笑道：「既然已敗在你的劍下，要殺要剮，只管動手！」

龍飛一翻腕，劍入鞘。

司馬怒瞪着龍飛，喝問道：「你待怎樣！」

龍飛道：「離開這裏！」半身緩緩的轉了過去。

司馬怒大吼道：「站住！」俯身將刀拾起來。

龍飛身形一凝，道：「還要再戰？」

司馬怒道：「你一劍九飛環名震江湖，現在你的飛環尚未出手便已將我擊敗，我就是怎樣不智，也應該知道絕非你的對手！」

龍飛道：「勝負既然已分出，我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司馬怒道：「勝負雖分，生死未分，你我有言在先，生死之外，別無選擇，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龍飛淡應道：「這是你說的，我沒有同意！」

司馬怒啞口無言。

龍飛再次舉起脚步！

司馬怒追前三步，厲喝道：「你這樣算做什麼？當我是那種貪生畏死之人！」

龍飛冷冷的道：「這也是你說的。」

司馬怒倏的仰天狂笑，道：「杜兄杜兄，不是小弟不替你復仇，只是小弟武功實在不如人！」

笑語聲陡落，司馬怒翻腕一刀，疾向自己的脖子抹去！

「叮」一聲，刀抹在一支長劍之上！

龍飛彷彿早知道司馬怒有此一着，及時一劍，架住了那一刀。

司馬怒神色一變，方待說什麼，龍飛已冷冷地道：「你根本未盡全力，這樣子死去，就不怕杜雷怪你？」

司馬怒軒眉道：「胡說！」

龍飛沉聲道：「旋風十三斬以我所知乃是青海派的秘技，最後一斬有二十三個變化。」

司馬怒瞠目瞪着龍飛，奇怪他知道的那麼多。

龍飛接道：「方才你最後一斬只得十三個變化！」

司馬怒道：「是又如何？」

龍飛道：「憑你的天資，不用三年必然可以將最後一斬練好，到時候，你再來找我！」

聲落劍收，身形驟起，兩個起落，便落在坐騎之旁，縱身上鞍，叱喝一聲，策馬奔出！

馬快如飛，衝下山坡，迅速遠去。

司馬怒瞋目瞪着龍飛，眼旁的肌肉不停顫動，那隻手握刀更緊。

可是不管他的右手怎樣用力，食指始終不能夠緊握住刀柄。

因為他那隻食指的第三節指骨在火併「追風劍」獨孤雁的時候，已經被獨孤雁的劍挑斷！

可是他却能夠把握住那刹那的機會，一刀砍下獨孤雁的頭顱。

這件事並不是秘密。

司馬怒半隻手指換去獨孤雁一個頭顱，綠林朋友至今仍然津津樂道。

也就因為斷去了這隻食指，他始終練不好「旋風十三斬」，尤其最後一斬。

——龍飛難道不知道這件事？

——知道了仍在這樣說，什麼意思？

一股怒火陡地從司馬怒的心頭冒起！

「龍飛——」撕心裂肺的一聲怒吼，司馬怒轉身疾向坐騎奔去！

他縱橫江湖十年，快意恩仇，從來都沒有將生死放在心上，寧可死，也不願忍辱偷生！

過去如此，現在也是一樣！

那匹馬也好像知道主人現在需要牠代步，同時洒開四蹄，向司馬怒奔來。

人馬眨眼相接，司馬怒「嗆啷」刀入鞘，翻身上馬，追向龍飛！

怒馬飛砂！

× × ×

龍飛不知道司馬怒斷指那件事，完全不知道。

他不殺司馬怒，而且阻止司馬怒自殺，只因為他不喜歡殺人，也不喜歡人在他面前自殺。

尤其是司馬怒這種還不算太壞的人。

坐騎衝下了斷腸坡，龍飛的心中甚至便沒有司馬怒這個人的存在。

他的整顆心都已被一個人完全佔據。

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一個可愛的女孩子。

一個將成為他妻子的女孩子。

三載不見，伊人如何？

龍飛催騎更急。

人雖已不遠，能夠早一刻見面總是好的。

他並不知道司馬怒已隨後追來，三尺長刀已準備隨時給予他致命一擊。

白馬錦衣，人仍然是那麼瀟洒。

古道西風，夕陽却已西下。

木美人

青山去路長，紅葉西風冷。

午後。

龍飛單騎奔馳在楓林中的大道上。

過了這片楓林，一路前行，沒有意外，入夜之前他應該就可以到達目的地。

這條路在他並不陌生，每當在秋天走

過，他總會生出一種莫名的惆悵感覺。

也許就因為那些楓葉。

× × ×

秋雲似薄羅。

陽光透過雲層，再透過枝葉洒下，輕柔得就像情人的眼波。

這眼波的色彩却是刺目的血紅色。

陽光下那些楓葉更加鮮明，鮮紅得有如鮮血，連帶從枝葉間洒下的陽光也被映成了血紅色。

龍飛彷彿就走在一條血路之上。

這種景色雖然是美麗，却美麗得既妖異，又凄涼。

× × ×

「的得」蹄聲，敲碎楓林中的靜寂。

蹄聲之外，尚有轔轔車聲。

那輛馬車却是從岔路駛來。

龍飛坐騎奔到那條岔路的路口之際，那輛馬車亦駛至！

馬車不停，疾從岔路衝出，眼看便要與龍飛坐騎相撞！

好一個龍飛，手急眼快，刹那間韁繩一緊，胯下坐騎「希聿聿」一聲驚嘶，去勢一頓，前蹄奮起，一轉一落，打橫停在路心！

那輛馬車即時從龍飛坐騎之前衝過！

車把式顯然也發現龍飛的存在，企圖及時將馬車勒停，那瞬間整個身子扭轉，控韁的雙手盡向後縮。

可是那輛馬車仍然在衝出了岔道，猛一側，轉入了大道！

這一轉急速之極，馬車左邊的輪子已離開地面，整輪馬車幾乎沒有倒翻。

那個車把式也算本領，一雙手始終沒有鬆開，馬車一轉一側，「隆」地一拋一落，「戛」的終於停下。

龍飛看在眼內，也不由替那個車把式捏了一把冷汗。

他連隨策馬上前，一面高呼道：「怎樣了？有沒有受傷？」

那個車把式沒有回答，緩緩的從車座上站起身子，然後轉側，手脚並用，爬進後面車廂。

他爬動的姿勢非常的奇怪，驟看來，活像是一條巨大的爬蟲，完全不像是一個人！

龍飛看着亦生出了一種異樣的感覺，目光自然移向那個車把式的臉龐。

那個車把式一身黑衣，頭上却戴着白色的老大一頂范陽遮塵笠子，整個臉龐都藏在笠子底下。

他爬動得非常慢，甚至令龍飛感覺心滯。

風不知何時已經停下，楓林中的空氣彷彿在凝結。

拖車的兩匹健馬彷彿已感覺到呼吸困難，此起彼落，低嘶了幾聲。

就連這馬嘶聲也顯然有些妖異。

× × ×

馬車簡陋，車廂既無篷也無壁，只是用四塊木板圍成了一個框框。

這個框框正中，赫然放着一副黑漆棺材。

棺蓋經已被震落一旁，棺材中那個死人的一隻右手亦被震了出來，擱在棺材的邊緣上。

纖細的手指，綫條極盡優美的手臂，膚色却是全無血色，蒼白之極，浮現出一種使人心悸的光澤。

死人的肌膚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龍飛的目光甫轉落在那條手臂之上，霍的像鴿蛋般睜大。

無論他怎樣看，那都不像是一條人的手臂，不管是死人抑或活人。

那條手臂之上明顯的有很多紋理。

是木紋！

——莫非是木彫的？

龍飛心念方動，那個車把式已經來到那條手臂的旁邊，雙手連隨抓住了那條手臂。

龍飛這時候才看清楚那個車把式的一雙手。

那雙手之上佈滿一片片墨綠色，蛇鱗也似的鱗片，指甲尖長，也不像是一雙人手。

——這個到底是什麼人。

龍飛盯穩了那雙怪手，瞬也不一瞬。

那雙怪手旋即將擱在棺材邊緣上那條手臂推回去。

「格」一下異響，一個尖銳的聲音立刻從棺材中響起來：「哎唷！」

是女人的聲音，說不出的妖異。

龍飛聽在耳裏，心念又是一動，催馬上前兩步，往棺材中望去。

一望之下，龍飛當場目定口呆！

放在棺材中的竟然是一個赤裸的女孩子！

高聳的乳房，纖細的腰肢，渾圓的小腿，那個女孩子非獨相貌漂亮，體態更迷人，幽然透着強烈之極的誘惑。

這却非龍飛驚訝的原因。

那個女孩子混身上下全都是那麼蒼白，毫無血色，甚至嘴唇，眼睛，頭髮，盡皆一樣，一色蒼白，佈滿木紋。

人又怎會這樣子？

這其實只是一個木像，但彫工精細，栩栩如生，神態活現，嫣然一笑，動人已極。

棺材中放着一個這樣的木美人，是不是出人意料？

然而這也非龍飛驚訝的原因。

木彫的美人，竟然會「哎唷」呼痛，這無疑令龍飛很驚訝，但仍非龍飛驚訝的主要原因。

他驚訝的主要原因乃是在那個木美人的相貌。

蛾眉鳳眼，挺直的鼻子，厚薄適中的嘴唇，兩頰深淺恰到好處的梨渦，那個木美人的相貌實在太像一個人，連那種嬌憨的神情也完全一樣。

那個人不是別人，就是現在他要去見的，他那個未過門的妻子。

——紫竺！

× × ×

——難道這眞是紫竺的木像？

彫刻得這樣相似，沒有可能是憑空想像，天下間怎會有這樣子相似的兩個人？

——但是紫竺她怎肯裸體給別人對着彫刻？

——這若是事實，那個人與紫竺是什麼關係？

——現在這個木像被放在這副棺材之

中，又是怎麼一回事？

——莫非紫竺發生了什麼意外？

龍飛一顆心不由自主大亂。

那個車把式却彷彿完全忘記了龍飛這個人的存在，「吱唷」那一聲未落，他那雙怪手慌忙就捧起那個木美人的那條右臂，輕輕的揉動起來。

指掌揉過的地方，「悉悉索索」的响起了一陣陣長虫爬騷的聲音。

龍飛聽着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那雙怪手繼續揉動，逐漸旁移，揉向那個木美人的乳房，的小腹，動作既猥褻，又恐怖！

龍飛都看在眼內，由心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厭惡感覺。

那個木美人實在太像紫竺。

這雖然只是一個木像，但無論是什麼人，都絕不會高興看見一個與自己未過門的妻子完全一樣的木像讓人肆意輕薄。

何況這個木像又是一絲不掛？

× × ×

那雙怪手滑過小腹，繼續下移。

龍飛再也忍不住，脫口道：「這個是誰的影像？」

那個車把式應聲停手，却沒有回答，甚至望也不肯望龍飛一眼。

他偏身抽手，捧起了覆落棺旁那塊棺蓋。

龍飛即時再問：「你又是什麼人？」

那個車把式仍不回答，緩緩將棺蓋放下。

才放一到半，那個尖銳的女人聲音又從棺材中响起來：「求求你，不要將棺材蓋上，讓我透透氣！」

那個車把式毫不理會，繼續將棺蓋下放！

「救命啊！」。那個木美人竟然高呼起來。

龍飛聽得眞切，急喝一聲，說道：「住手！」

那個車把式却鬆手，「隆」一聲，棺蓋蓋上！

龍飛大怒道：「難道你沒有聽到我的說話！」

那個車把式根本就不理會他，佝僂着身子，手按着棺蓋走向車座那邊。

龍飛瞪着那個車把式，雙拳已緊握。

——若非棺底有暗格，那個女人是必就藏在木像之內。

——這個車把式顯然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心念一轉再轉，龍飛終於出手，右手一長化拳爲掌，五指再曲，變掌爲爪，抓向車把式頭上那頂白色范陽遮塵笠子！

那個車把式眞的未覺，可是龍飛右手才抓到他的頭有意無意，倏的猛一偏！

龍飛半身一探，右手再長，一抓，再抓！

接連兩抓都落空！

龍飛脫口一聲：「好！」右手不收，內勁陡透，衣袖突展，「霍」一聲，刀一樣劃去！

那個車把式竟彷彿知道龍飛必然有此一着，幾乎同時「呼」的向後倒飛！

龍飛的衣袖亦落空，但車把式那麼倒飛，笠子雖然仍然在頭上，經已遮不住那張臉龐！

那張臉龐一映入眼簾，龍飛所有動作不由自主就完全停頓！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張那麼怪異，那麼恐怖的臉龐！

那張臉龐之上並沒有眉毛，一根也沒有，眼眶深陷，眼睛細長，眼瞳閃亮，鼻短，嘴尖，唇薄，唇角竟一直裂至耳下，整張臉龐都佈滿一片片濕膩膩，墨綠色，蛇鱗也似的鱗片！

——妖怪！

一股寒氣刹那間從龍飛脊骨冒起來！

那個怪人倒飛半丈，越過車廂，正好落回車座之上，右手一把抄住了韁繩，左手同時拔出了插在旁邊的鞭桿子，凌空一揮，馬鞭飛捲，「叭」的就是一下清响！

兩匹健馬應聲洒開四蹄，拖着馬車疾奔了出去！

龍飛如夢初覺，一聲叱喝：「別走！」策馬追前！

怪人手起鞭落，健馬負痛，四蹄飛翻，迅速將龍飛拋離了三丈！

龍飛叱喝連聲，坐騎一陣狂奔，很快又追近了兩丈！

還有一丈。

這一丈距離，龍飛竟不能够再追近。

那輛馬車簡直像飛也似的疾駛向前，馬蹄車輪過處，遍地落葉「沙沙」飛激！

龍飛亦策馬如飛！

一丈始終就是一丈！

楓林連綿十里，馬車馳出了半里，仍然在楓林中的道路之上。

龍飛追出了半里，再也忍不住，一聲長嘯，身形離鞍，如箭離弦，疾射向那輛馬車！

怪人的背後彷彿長着眼睛，他一直沒有回頭，這時候突然回頭，右手馬鞭同時向龍飛抽去！

龍飛的身形正要落在馬車之上，「忽哨」一聲，馬鞭已抽至，漆黑的鞭梢毒蛇也似捲向他的雙脚！

馬鞭呼嘯，枝葉橫飛，聲勢凌厲！

這一鞭抽中，未必能抽斷龍飛的雙脚，但龍飛雙脚若是被馬鞭捲住，身形便完全被控制，那可就大大不妙了。

馬鞭雖快，龍飛的反應更加快，半空中一式「金鯉穿波」，腰身一弓，本來是脚下頭上，這刹那變了頭下脚上！

馬鞭「忽哨」的貼胸掠過，龍飛的身形仍向馬車落下！

可是那條馬鞭竟然也還有變化，鞭梢「颯」一响，那刹那突然反捲，恰好掃向龍飛的眼睛！

若換是別人，出其不意，不難就傷在這一鞭之下，但龍飛的反應却是敏捷過人，身形亦在刹那間一變再變，適時一翻，正好閃開掃來的鞭梢！

這完全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情，其間馬車並沒有停下，龍飛身形三變，車廂與他落下的身形之間已經出三尺的距離！

現在他落下，只能够落在地上。

他並沒有落在地上，右手一抄，已經抓住了頭上的一條橫枝，左掌腰旁一抹一揮，「嗚嗚」兩枚金環飛出，射向那個怪人的後背！

那個怪人一仰首，「咭」一聲怪叫，

右手馬鞭「颯颯」的交剪擊下！

「拍拍」兩聲，那兩鞭竟不偏不倚，恰巧擊在那兩枚金環上。

那兩枚金環被擊得反向龍飛射回來！

龍飛不由自主的脫口一聲：「好！」左手一抄，將那兩枚金環接下！

他整條手臂立時爲之一震，那個怪人馬鞭一擊之力也實在不輕。

龍飛心頭不由亦「砰」然震動。

——這個人若是人，以他的身手，在武林中應該有一席位，沒有可能是無名之輩，亦無須躲躲避避！

——可是人又怎會這個樣子？

——紫竺就住在附近，那個木美人與紫竺如此相似，其中只怕有什麼關係，無論如何，這件事非查一個清楚明白不可！

動念未已，坐騎就從樹下奔過來，龍飛一鬆右手，身形落下，正好落在馬鞍之上！

這片刻耽擱，馬車已駛出了十多二十丈。

龍飛策馬急追！

× × ×

馬是健馬，那個怪人顯然也是驅車能手，馬車在他的驅策之下，出楓林，飛馳在田野之上。

龍飛那匹馬已經趕了半天的路，自然就越跑越慢，與前面馬車的距離，逐漸由二十丈拉遠至三十丈。

那輛馬車此際亦慢下來，與龍飛之間保持着三十丈的距離。

這顯然有意如此。

龍飛疑念驟生，緊追不捨。

日落。

× × ×

龍飛一騎仍是追在那輛馬車之後。

馬更慢，馬車亦更慢。

這條路正是通往紫竺居住的鳳凰鎭！

——那個怪人莫非就是前往鳳凰鎭？

——紫竺與那個木像莫非眞的有什麼關係？

龍飛一顆心不由懸起來。

× × ×

鳳凰鎭雖然不怎樣大，也有幾千戶人家。

鎭左面一條大河，右面是高山，道路從當中穿過。

馬車來到了鎭外，轉向右面駛去，龍飛遠遠看見，更加忐忑。

因爲紫竺正是住在那邊。

這時候經已入夜，雨經已下了半個時辰。

烟雨。

× × ×

烟雨迷濛。

整個鳳凰鎭就像是籠在烟霧中。

長街上行人寥落，鎭右面近山一帶更加幽靜。

那輛馬車終於停下來。

停在一幢莊院的後面。

那個怪人連隨颯的從車座跳入車廂，打開棺蓋，抱起了棺中那個木美人，縱下車廂，向那幢莊院的後門走去。

兩匹健馬旋即又洒開四蹄，拖着那輛車子繼續奔前。

龍飛都看在眼內，吁了一口氣。

這並非表示放心，只不過欣慰那個怪人總算已停下來。

再繼續奔走，他的人雖然支持得住，那匹馬非倒不可的了。

相距有三十丈，這種天氣，這個時候，龍飛的眼睛話雖說黑暗之中一樣能够窺物，遠非常人能及，也不能够那麼遠都看得清楚。

他其實甚至不清楚那個怪人從棺材中搬了什麼出來。

但他却已經能够肯定那幢莊院絕非紫竺居住的地方。

這附近一帶他並不陌生。

可是紫竺住的地方亦不遠，就在那幢莊院的隔壁。

龍飛又如何放心得下？

× × ×

莊院的後門虛掩，一推即開，那個怪人抱着木美人閃身進內，門立即又在內關上。

龍飛這時候仍然在十餘丈之外。

十餘丈並不是一個很長的距離，那匹馬雖則疲乏得很，仍然很快奔至。

龍飛將馬勒住，目光在門上一停，轉向那輛馬車。

棺材還是在馬車之上。

那副棺材無疑能够解決他心中的一個疑團。

只要他追上去，拉停馬車，打開棺蓋，就可以清楚知道棺底是否有暗格可以藏人。

可是那個怪人却能够解決他心中一切的疑團。

龍飛目光轉回門上，「刷」地翻身下馬。他掏出一方白巾，抹乾了臉龐與及雙手的汗水，拭乾劍柄，再暗運眞氣，在體內遊走一週，才舉步上前！

到他的右手按在門上之際，他全身都已在防備的狀態之中，足以應付任何突然的襲擊。

× × ×

門仍然虛掩。

沒有襲擊。

入門是一個寬敞的院子，遍地長滿了野草。

草長沒脛，兩旁的花木也不知多久沒有修剪，參差不齊，黑暗之中，完全就不像是走在一個院子之內。

——這莫非是一幢荒宅。

——那個怪人難道就住在此處？

龍飛不由自主想起了一些妖魔鬼怪的恐怖傳說。

傳說中，那些妖魔鬼怪不少都是出現在這種地方。可是他並沒有退縮。

他本來就不怎樣相信那些傳說，也從未見過什麼妖魔鬼怪。

那個怪人或者就是第一個。

但無論如何，這個險他都要冒的了。

水月觀音

秋風蕭索。

雨依舊是烟也似。

院子雖則如此靜寂，仍然聽不到雨聲，却可以感覺到雨的存在。

雨粉撲面生寒，龍飛沒有理會，分開阻攔在前面的花樹枝葉，小心翼翼從中穿

過。

沒有燈光，周圍一片陰暗。

再分開一叢枝葉，一座假山出現在龍飛的眼前。

假山之上黑黝黝的伏着一團東西。

龍飛一眼瞥見，脚步立即停下。

那團東西一動也不動。

龍飛也不動，盯穩了那團東西。

暗黑中，彷彿亦有一雙眼睛盯着他。

沒有聲响。

突然「悉索」一响——是龍飛在移動脚步。

龍飛旁移三步，前進兩步。

那團東西還是一動也不動的伏在假山之上。

龍飛再前進一步，雖則仍然未能够看清楚，但已經可以分辨得出伏在假山之上是一條壁虎。

那條壁虎昂首吐舌，竟然有七八尺長短。

壁虎又怎會有這樣巨大？

龍飛不由得心頭一寒，脚步却不停，繼續向假山迫近，處處小心，步步爲營。

四步，五步，六步——

「拔刺」一聲暴响，假山前面那叢花樹猛可一分，一團黑黝黝的東西從中疾飛了出來，撞向龍飛的面門。

龍飛那顆心應聲一跳，腰間長劍幾乎同時出鞘！

劍光一閃，正從那團東西當中穿過。

「呱」一聲鴉啼立即响起，緊接就是「噗噗」一陣羽翼拍擊聲！

是一隻烏鴉！

那刹那，龍飛的視綫已轉回去壁虎那邊。

那條壁虎並沒有乘機撲下襲擊，甚至連半分似乎也沒有移動過，保持原來那個姿勢爬伏在假山之上。

龍飛心頭一跳，長劍一振，那隻烏鴉「哧」的脫出劍尖墮入草叢之內。

羽翼拍擊聲瞬息停下，龍飛的身形同時拔起，凌空三丈，一式「飛鳥投林」，斜向那座假山撲落。

劍未入鞘，而且蓄勢待發，只要那條壁虎一發動攻勢，就仰頭痛擊！

壁虎雖然並非一種兇毒的爬蟲，但是那麼巨大的一條壁虎，殺傷力必然厲害非常。

壁虎却全無反應。

龍飛飛鳥般落在那條壁虎之旁，倏的伸出左手，按在那條壁虎的頭上。

那條壁虎仍然沒有反應。

這根本就是木彫的，也根本不是壁虎，是蜥蜴！

黑蜥蜴！

整條蜥蜴都髹成黑色。

彫工精細，栩栩如生，黑夜中，連龍飛也唬住了。

武功有武功的路子，老江湖看別人一舉手一投足，往往就立即知道用的是那一派的武功。

正如畫畫的可以從筆法鑑別，彫刻亦應該可以從刀法鑑別出來。

龍飛對於彫刻雖然並沒有什麼認識，但眼望手觸之下，總覺得這條蜴蜥與那個木美人都是出於一個人的手底。

——這條木蜥蜴放在這座假山之上到底有什麼意思？

龍飛亦覺得奇怪，眼角倏的瞥見了燈光。

燈光微弱，凄迷在烟雨中，依稀仍然可以看得出乃是來自從前面的一座小樓之內。

龍飛不假思索，縱身從假山上躍下，向小樓那邊走去。

他脚步起落，比方才已經快了很多。

但警戒之心，却反而加重。

前行兩丈，是一道圍牆，龍飛挨着圍牆右行三丈，找到了一道月洞門。

過了那道月洞門，那座小樓就出現眼前。

小樓在一個獨立的院子之中，正對着那道月洞門。

院子之內，亦是野草叢生，東面有一片竹林，西面種着好一些花樹，入門附近除了花樹之外，還有幾株梧桐。

深院梧桐鎖清秋。

龍飛却不知何故，竟感覺到初冬的寒意。

也就在這個時候，小樓那邊突然傳來了三聲貓叫。

× × ×

咪——嗚！

貓叫聲凌厲之極，有如鬼哭，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聽來尤其恐怖。

龍飛毛骨悚然。

貓叫聲未絕，樓東竹林倏的傳來了一陣「悉索」聲响，好像有人在走動。

龍飛的身形自然一縮，閃入一株梧桐樹之後。

一條白色的人影卽時幽然從竹林中出來，向着小樓走去。

小樓中的燈光隔着糊紙透出來，淡薄而凄迷。

那個人浴在這種燈光之中，亦顯得朦朦朧朧。

却幾乎同時，小樓的門戶在內打開，燈光從樓內射出，照亮了那個人的身子。

龍飛一瞥之下，瞠目結舌！

因爲那人竟是作「觀音」的裝束！

水月觀音！

× × ×

觀音是菩薩，本名觀世音，唐時避太宗諱，略稱觀音，亦作觀自在。

根據法華經的記載：「苦惱衆生，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以是名觀世音。」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上亦有這樣的記載：「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又根據法華經普門品，觀音曾示現三十三種化身，世俗遂本此，圖畫出楊柳，龍頭，持經，圓光，白衣，魚籃，琉璃，一葉……等等三十三種觀音像。

水月觀音正是其中之一。

× × ×

雨仍然那麼迷濛，燈光照耀之下，既似霧，又像烟雲。

門猝開，光陡亮，那個水月觀音就像是突然在草叢之中現身。

更像是行雲駕霧，方從天外飛來，是以那雲霧尚未消散。

她手捧蓮花，低頭作觀水月狀，飄飄然走向那邊門戶。

那株蓮花彷彿用白玉彫成，花一朵，葉兩塊，都是玉也似潔白，燈光下幽然生輝。

她的臉，她的手，頭巾以至衣服，也像在散發着一種凄冷的幽光，整個人就像用白玉彫出來。

白玉本來是純潔的象徵，觀音大慈大悲，也原是一種善良的菩薩。

但那個水月觀音給人的印象却是邪惡的感覺。

龍飛甚至感覺在那邊飄動的不是一個菩薩，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團妖氣。

白衣飄飛，那個水月觀音幽然飄進小樓之內。

小樓的門戶旋即關閉。

龍飛連隨從樹後轉出，藉着花樹掩護，飛燕般疾向小樓那邊掠走。

他本來就是一個好奇心非常重的人。

何况他從來就沒有遇過這麼奇怪的遭遇。

× × ×

門右邊有一個窗戶。

龍飛燕子般落在窗前，貍貓似矮身欺至窗下，靜聽了一會，才站起身子，以指沾了些口涎，在窗紙之上一點，點穿了一個小洞。

一道光從窗洞中射出來，射在龍飛的臉上。

龍飛右眼迎向光箭，凑近窗洞，往內偷窺。

他從來都沒有做過這種事，可是他現在簡直就像是一個賊祖宗，一切的動作都是如此純熟自然。

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那瞬間他彷彿着了魔似的，一切的動作完全不由自主。

× × ×

小樓入門有一道珠簾。

珠簾的後面是一個精緻的小廳子。

對門那幅牆壁的前面，放着一扇屏風，其上畫着一幅非常奇怪的彩畫。

——一個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蜥蜴的怪物以一種怪異的姿勢翻騰在火焰之中，雙手緊抱着一個赤裸的中年美婦。

——那個中年美婦散髮飛舞，有如一條條的黑蛇，她赤裸的身子如蛇一樣糾纏着那個怪物的身子，面上的表情既像是痛苦，又像是快樂。

——她的頭顱已裂開，鮮血腦髓狂湧，却不是往下流，乃是向上飛，箭一樣投入那個怪物的嘴唇。

血紅髓白，觸目驚心！

那個怪物的臉龐竟然就是與龍飛今天遇到的那個怪人完全一樣。

畫工精細，神態活現，色彩的强烈的迫眞，簡直已到了極限，尤其是那些鮮血，那些腦髓，更迫眞强烈得到了使人一見心寒地步。

龍飛雖然明知道這不過是一幅畫，多看了幾眼，仍不禁心寒起來。

這幅畫又豈止奇怪，而且妖異。

那個水月觀音在這幅畫之前三尺盤膝坐下，頭仍然低垂。

在她的身前有一張矮几，之上放着一張五弦古琴。

酷肖紫竺的那個木彫美人，赫然就放在琴几的左側，斜靠着牆壁，面向着那個水月觀音。

那個怪人却不見在內。

莫非他本來就是屏風上那幅畫之中那個怪物的精靈，一進來這座小樓，又隱入畫裏，繼續吸吃那個美婦的血液腦髓。

龍飛正在盤算該採取什麼行動，水月觀音突然將那株蓮花放下，雙手往那張古琴按落，徐徐彈起來。

琴聲玉琮琤，非常之悅耳，但細聽之下，却不難發覺，與一般琴聲有些不同。

非獨有些不同，而且有些怪異，所彈的亦不是一般的曲調。

龍飛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個曲調。

——難道這並非人間的曲調。

龍飛傾耳靜聽，心裏逐漸迷惘起來，不覺間，陷入忘我的境界。

× × ×

一曲既終，水月觀音幽然停下雙手，緩緩抬起頭來。

她的相貌與屏風上畫着的那個中年美婦，簡直就完全一樣。

不同的只是那雙眼瞳。

她那雙眼睛雖則也是毫無生氣，却有如玻璃也似，燈光下閃爍着兩點晶瑩而妖異的寒芒。

正望着龍飛這裏。

是因爲她面向這邊還是巳經發現了龍飛的存在？

龍飛的目光與那兩點寒芒相觸，就好像眼瞳中射入了兩點冰雪凝成的箭矢，如夢初覺，混身一震！

他方待看清楚水月觀音的相貌，衣袂聲颯地一响，一個人突然在窗洞的前面出現，截斷了他的視綫。

那個人出現得實在突然，鬼魅一樣，儘管龍飛的眼睛並未離開過這個窗洞，也竟不知道他如何出現。

他背向窗戶，站立的地方距離那扇窗戶最多不過四尺，龍飛只能够看到背後肩膀以下的身子。

他一身藍緞花繡，從身形服裝看來，應該是一個男人。

一現身他就道：「仙君，你可想死我了。」

是男人的聲音，既低沉又嘶啞，也不知是心情太過激動抑或什麼原因，顫抖得很厲害。

語聲未落，他的身子就向前欺過去。

正當此際，燈光突然熄滅！

× × ×

龍飛眼前猛一黑，就聽到一下悶哼！一個尖銳的女人聲音緊接响起來！

龍飛心頭一凛。

一陣狠嗥也似的怪聲旋即在黑暗之中爆發！

這完全不像是那個藍衣人的聲音。

小樓內何來第三個人？

莫非屏風上劃着的那個怪物又現身出來？

龍飛再也忍不住，斷喝道：「你們在幹什麼！」一掌擊在窗戶上！

「嘩啦」一聲，窗戶碎裂，龍飛正欲縱身越窗躍入，一股白烟就從樓中穿窗湧

出，迎面撲來！

龍飛一聲輕叱，身形倒翻，半空一滾落下，已經在三丈外的草叢中！

他反應敏銳，身形矯健，白烟中縱然有毒，這刹那之間，亦未足將他迷倒。

白烟中並沒有毒，也沒有任何暗算，可是擴散得非常迅速。

龍飛身形剛落下，方才站的地方已經完全被白烟所包圍。

白烟繼續擴散，湧出院子，翻翻滾滾，迅速升上天空。

黑夜中，那股白烟更顯得觸目。

故老相傳，無論妖魔抑或神仙的出現離開，大都化成一股白烟。

那股白烟到底是那個水月觀音或是屏風上那個怪物的化身？

龍飛瞪着那股白烟，內心忽然起了一種衝動。

一種想飛身一劍刺向那股白烟衝動！

但是他到底沒有飛身一劍刺出去，一雙眼一瞬也不瞬，盯穩了那邊。

無論什麼人要藉着那股白烟掩護從那座小樓走出來都絕對難以逃過他的眼睛。

× × ×

白烟終於消散。

沒有人從小樓中走出來。

——這個時間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龍飛正準備舉步走過去，突然聽到了腳步聲，却是來自他身後。

——什麼人？

龍飛霍地回頭，目光及處，一條黑影颸地從月洞門外竄進來！

黑暗中他看不清楚那個人的面目，那個人同樣看不清楚他，却看到他手中握着的那支劍。

劍鋒閃亮。

那個人即時一聲叱喝，道：「什麼人？拿着劍在這裏幹什麼？」

——這莫非是這莊院的人？

龍飛自然解釋說道：「別誤會，我只是……」

那個人的腦筋也相當靈活，立刻截住龍飛的說話，說道：「你不是這莊院的人哦？」

「我不是。」龍飛並沒有否認。

那個人連隨厲聲喝道：「那麼你走進來這裏幹什麼？」

龍飛脫口道：「你原來也不是這莊院的人。」

那個人斷喝道：「回答我的問話！」

龍飛一聲冷笑，道：「聽你的口氣，倒像是官府中人！」

那個人聽龍飛並非回答他的問話，咆哮道：「這個時候拿着兵刃偸進來別人的莊院，非奸即盜！」

龍飛只是冷笑。

那個人手一指咆哮接道：「還不給我放下兵刃，束手就擒！」

龍飛忽然道：「你的聲音好像在那裏聽過？」

那個人「哦」的一聲，道：「敢情是積犯，打！」

一聲「打」，嗆啷啷一條鐵鍊撤在手中，箭步標前，鐵鍊攔腰疾掃！

龍飛劍一抖震開掃來鐵鍊。

那個人怒吼道：「好大胆的賊子，竟然拒捕！」鐵鍊上下飛舞，上打「雪花蓋頂」，下打「老樹盤根」。

龍飛閃身避開！

那個人喝叱一聲：「再看這一招『仙人指路』！」鐵鍊筆直向龍飛腰腹射擊！

龍飛身形倒退。

那個人連追三步，鐵鍊嗆啷啷三次飛擊，仍然是那一招「仙人指路」！

龍飛一一閃開，倏的笑道：「三年不見，想不到你這條鐵鍊竟然已練到這樣子厲害！」

那人鐵鍊幾次出擊都落空，正驚於龍飛的武功高强，聽得龍飛這樣說，不由得收住勢子輕叱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龍飛！」龍飛應聲從懷中取出一個火摺子，「察」的幌亮。

這火光雖然微弱，在這個距離已經足夠。

光火照亮了他，也照亮了那個人的臉龐。

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虬髯如戟，環眼似虎，那個人完全就像是吳道子筆下那個捉鬼的鍾馗，身上却竟然是衙門捕頭裝束。

他看清楚了龍飛，一收鐵鍊，詫異道：「怎麼眞的是你？」

龍飛劍入鞘，道：「假不了。」

那個人頓足道：「你知道來的是我，怎麼不叫住我？」

龍飛笑笑道：「若不是你上打『雪花蓋頂』，下打『老樹盤根』，中間再出一招『仙人指路』，我眞還不敢相信來的是你這位鐵虎大捕頭！」

鐵虎鐵鍊往腰間一纏，格格大笑道：「在我這三招之下，也不知放倒多少盜賊，可是在你這位大劍客之前，一點兒也起不了作用。」

龍飛道：「幸好如此，否則現在我腦袋即使不開花，兩條腿只怕斷定了。」

鐵虎大笑不絕。

他認識龍飛乃是三年前的事情，當時龍飛曾經先後兩次帮助他，拘捕了十三個無惡不作的大盜。

在龍飛，那只是湊巧路過，他本來就是一個路見不平，必定拔刀相助的俠客。

鐵虎却交定了龍飛這個朋友，龍飛也高興有鐵虎這個朋友。

因爲鐵虎也是一條鐵漢。

他雖然相貌醜怪，脾氣又暴躁，但不畏强權，無論什麼人犯罪，都是一視同仁，秉公辦理。

周圍百里，沒有第二個人好像他這樣盡職，這樣正直的捕頭。

這樣的朋友不交，交那種朋友？

他們却甚少見面。

龍飛遊俠江湖，行踪飄忽，鐵虎追捕盜賊，亦是終年東奔西走。

今夜是他們三年以來第一次的會面。

× × ×

笑聲一落，鐵虎正想問龍飛什麼，龍飛已搶在他前面問道：「你怎麼走來鳳凰鎭？」

鐵虎道：「這也是我管轄的地方，除非其他地方發生了案子，否則每月的這三天我都會留在此處。」

龍飛目露欽佩之色，道：「像你這樣負責的捕頭並不多。」

鐵虎笑道：「食君之祿，担君之憂，職責所在，豈容疏忽。」

龍飛道：「三年如一日。」

鐵虎道：「七年如一日。」

他身入官門，到現在已經七年。

龍飛道：「這三年以來，你還是那個脾氣？」

鐵虎回答道：「有句說話，你一定聽過……」

龍飛截口說道：「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鐵虎打了一個哈哈，道：「正是！」

龍飛搖頭道：「以你的刻苦盡職，本來可以成爲一個很成功的捕頭，可惜就是脾氣急躁了一些。」

鐵虎道：「否則我們方才那場架如何打得起來？」

龍飛道：「你是否看見那些白烟，覺得很奇怪，所以走進來一看究竟？」

「不錯。」鐵虎盯着龍飛。「方才我從這幢莊院的後門外經過，看見那後門大開，正奇怪這戶人家怎麼這樣疏忽，就看見這邊兒白烟翻騰。」

龍飛道：「這幢莊院顯然沒有人居住，已空置相當時日。」

鐵虎道：「看來的確是這樣。」

「這本來是那個的莊院？」

「不清楚。」

「你好像什麼也不清楚。」

「單就是這個鳳凰鎭已經有幾千戶人家，除非那戶人家出了案子，否則我根本就不會找到去，查到去，要一一清楚，實在是沒有可能。」

「有道理。」

「那些白烟到底是什麼回事？」

龍飛苦笑道：「我亦是不知所以。」

鐵虎一正面色，道：「你又是爲了什麼走進來這裏？」

龍飛沉吟道：「這番唇舌我相信是省不了。」

鐵虎道：「嗯，你應該知道我的行事作風。」

龍飛點頭，道：「在說出這件事之前，有一個問題，我倒想先問問你。」

鐵虎道：「是什麼問題？」

龍飛緩緩地道：「你以爲到底有沒有所謂仙神鬼怪？」

鐵虎一怔，道：「對於仙神鬼怪的存在儘管很多人言之鑿鑿，我個人却是絕對不相信。」

他一頓接道：「這大概因爲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所謂仙神鬼怪。」

龍飛道：「我也是這樣，因爲在今天之前，同樣我從未見過。」

鐵虎笑問道：「莫非就在今天竟然給你見到了？」

龍飛道：「正是！」

鐵虎好奇心頓起，道：「你見到了什麼？」

龍飛道：「今天午後我在路上與一輛馬車險些兒相撞，那輛馬車載着一副棺材，棺蓋震落，露出裏頭……」

鐵虎截道：「一具死屍？」

龍飛搖頭，道：「一具木雕的裸體美人像。」

鐵虎道：「你看清楚眞的是木的？」

龍飛道：「很清楚的了。」

「用棺材載着一具木美人。」鐵虎摸摸鬍子。「這無疑是非常奇怪，但與仙神鬼怪有何關係。」

龍飛道：「那個美人却會『哎唷』呼痛，在駕車那個車把式將棺蓋蓋回去的時候更哀求不要那麼做，讓她透透氣，甚至高聲叫起救命來！」

鐵虎驚訝道：「有這種事情？」

龍飛道：「當時我很懷疑那副棺材一共有兩重，呼叫的其實不是那個木美人，是一個被藏在第二重暗格之內的女人。」

鐵虎讚許的道：「懷疑得妙。」

龍飛道：「那個女人當然亦大有可能是藏在那個木美人之內。」

鐵虎道：「這是說，那個木美人是一個中空的木像？」

龍飛道：「當然這只是懷疑。」

鐵虎回答道：「你當然不會不追究下去。」

龍飛頜首道：「也因此看清楚那個車把式在竹笠遮掩之下的面目。」

鐵虎道：「他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龍飛道：「沒有眉毛，短鼻尖眼，嘴唇一直裂至耳下，而且一臉墨綠色的蛇鱗。雙手也是那樣子，蛇鱗滿佈。」

鐵虎皺眉道：「人怎會這個樣子。」

龍飛道：「這個怪物的身手而且絕不在我之下。」

鐵虎不由得驚「哦」一聲，龍飛的身手如何，他是知道的。

龍飛接道：「甚至我金環出手，仍然不能够阻止他駕車離開。」

鐵虎道：「你是必窮追不捨。」

龍飛道：「結果追到來這幢莊院後門之外。」

鐵虎道：「那個怪人莫非走進來這裏了？」

龍飛道：「我遙遙見他推門進來，可是到我推門進來的時候，他已經是不知所踪了。」

他抬手指着那邊小樓，接道：「也就在那個時候，我看見那座小樓有燈光透出來。」

鐵虎目光一轉，道：「燈光？」

龍飛道：「我正想走過去，那邊竹林就出現了一個觀音。」

鐵虎一呆，道：「什麼？」

龍飛一字一字地重覆道：「觀音！」

「神仙？」

「我說的正是觀音菩薩。」龍飛歎了一口氣道：「那位觀音正是水月觀音的裝束……」

鐵虎道：「是否到來指點你迷津？」

龍飛歎氣道：「指點迷津就好了，那位水月觀音的出現，事情反而更複雜，更詭異。」

鐵虎道：「又發生了什麼？」

龍飛道：「那位水月觀音一直走進了那座小樓，我過去點破窗紙一望，見她正在小樓中彈琴，彈的却是我從未聽過的曲調。」

鐵虎追問道：「然後又如何？」

龍飛道：「一曲既終，一個人倏的在

他面前出現。」

「是誰？」

「不知道，從身形看來，應該是一個男人。」

「他是背向着你的了。」

「奇怪的只是我竟然不知道他如何出現。」

「難道又是仙神鬼怪？」

「之後燈光突然熄滅，悶哼慘叫怪笑聲相繼响起來，我忍不住一掌震開窗戶，那知道一股白烟就從裏面湧出來。」

「於是你退避到這兒。」

「白烟之中不無可能暗藏着什麼毒藥暗算。」

「我進來之時白烟才消散。」

「不錯。」龍飛目光一閃。「我正想走過去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你這位大捕頭就衝進來了。」

鐵虎沒有再說話，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龍飛好幾遍。

龍飛待鐵虎停止了打量，才道：「你在想什麼我知道。」

鐵虎道：「哦？」

龍飛道：「難道你不是在想我的腦袋是否出了毛病？」

鐵虎一怔，格格大笑道：「你又不是我肚裏的蛔虫，怎麼竟然知道我肚裏的心事？」

龍飛苦笑道：「無論誰聽到我方才那番話，相信都難免這樣想。」

鐵虎連隨問道：「你的腦袋是否出了毛病？」

龍飛道：「一些毛病也沒有。」

鐵虎道：「也不是眼花？」

龍飛道：「一次也許是眼花，但接連幾次——」

他一頓接道：「你不是也看到了那些白烟？」

鐵虎沉默了下去。

這時候火摺子的光芒經已逐漸微弱，終於熄滅，周圍又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片刻，黑暗之中响起了鐵虎的聲音：「怎樣也好，你我進去那邊小樓看一看究竟。」

悉索聲起，兩人先後舉起脚步。

黑　貓

烟雨仍然在飄飛。

龍飛鐵虎烟雨下就像是兩個幽靈，幽然走上了石階，在小樓門前停下。

門並未開啓。

龍飛抬手往面上一抹，抹下了一手水珠，傾耳細聽。

樓內毫無聲息，靜寂如死。

鐵虎在旁忽然揚聲呼道：「裏頭有沒有人？」

沒有回答。

鐵虎又道：「再不開門，我們可要破門進去的了。」

還是沒有回答。

鐵虎等了一會道：「撞門！」

龍飛點頭，先伸手往門上一推。

「依呀」的一聲，門竟然被他推開！

龍飛立即橫身擋在鐵虎之前！

沒有人從樓內衝出來，黑暗之中，也沒有任何聲响。

鐵虎張頭探腦，道：「你身上還有沒有火摺子？」

話口未完，一團火光巳經從龍飛左手亮起來。

龍飛的身上有第二個火摺子。

火光驅散了黑暗，龍飛目光及處，當塲就一呆！

樓內沒有人，一個也沒有，人可以走動，但——

龍飛目光一閃，拔起身子，人與火就像是化成了一團光，飛上了半空。

火摺子落處，燃着了懸在那兒的一盞宮燈，龍飛身形一沉，連隨將火摺子捺熄掉。

鐵虎同時大踏步跨進來。

火摺子迅速的燃亮。

龍飛正落在那個水月觀音方才所坐的地方。

水月觀音經巳不知所踪，就連她方才彈的那張五弦古琴，承琴的那張几子都巳不見。

那個木美人亦都巳不在那邊牆下。

再望那扇屏風，龍飛更就目定口呆。

屏風雖則仍然在原位，上面却空白一片！

鐵虎看見龍飛瞪着那扇屏風發呆，奇怪問道：「你在瞧什麼？」

龍飛道：「這扇屏風之上本來畫着一幅很奇怪的畫！」

「如何奇怪？」

「一個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蜥蜴的怪物擁抱着一個赤裸的女人在火焰之中翻騰，在吸吃那個女人的腦袋。」

鐵虎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

龍飛接說道：「那幅畫畫得非常逼眞，雖則明知道那只是一幅畫，但多看幾眼，我仍然不禁為之心寒。」

鐵虎道：「現在屏風上並沒有你說的那樣子一幅畫。」

「可是……」龍飛歎息道：「如果我沒有看錯，屏風仍然是那面屏風。」

「大小形狀都一樣？」

「分明都一樣。」

「那麼，畫呢？」

「你問我，我問誰？」

「水月觀音……」

「非獨水月觀音，就連那張古琴，承琴的那張几子，還有放在那邊牆下那個木美人全都不見。」

鐵虎冷笑道：「不成就是化做了那股白烟，在天空消失。」

龍飛微喟道：「這只怕就是最好的解釋了。」

鐵虎又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龍飛一遍，道：「本來我巳經有些相信，現在又不得不有所懷疑了。」

龍飛苦笑道：「換轉我是你，相信亦如此。」

他歎息接道：「我今次的遭遇事實是太詭異，太難以令人置信。」

鐵虎瞪着龍飛道：「不過你是怎樣一個人我也清楚得很，以你的為人，是絕不會無中生有，揑造事實的。」

他一頓接道：「這也許是你今天的精神不大好，生出這許多幻覺。」

龍飛沒有回答，目光又凝結在那扇屏

風之上。

屏風上那幅雪白的冰綃上端不知何時出現了拇指頭大小的一朶血花。

那朶血花徐徐繼續增大。

龍飛倏的戟指那朶血花，啞聲道：「不成這個也是幻覺？」

鐵虎循指望去，道：「這是什麼？」

龍飛道：「血！」

鐵虎瞪眼道：「那兒來的血？」

龍飛的手指緩緩往上移。

那朶血花之上的雕花木框赫然有一小灘鮮血正在徐徐往下淌。

那扇屏風的外框乃是紅褐色，鮮血黏在上面，若不仔細，實在不容易看得出來的。

龍飛連隨道：「方才必然是有人傷亡，乃至血濺到屏風外框之上，也所以我聽到慘叫聲。」

鐵虎詫異的道：「那麼……」

兩個字才出口，「咪——嗚」一聲陰森恐怖的貓叫聲突然劃空傳來！

龍飛鐵虎出其不意，齊都一驚，抬頭循聲望去，屏風上那條橫樑的暗影中，赫然伏着一隻大黑貓。

那隻大黑貓正瞪着他們，一雙眼玻璃也似，閃動着慘綠色的光芒。

看見這雙貓眼睛，龍飛不由自主省起水月觀音那雙毫無生氣的眼睛，省起水月觀音出現之時聽到的那三聲恐怖淒厲的貓叫。

——這隻黑貓難道就是那個水月觀音的化身？

一連串的詭異遭遇，龍飛的思想不覺也變得詭異起來。

在鐵虎眼中，那却只不過是一隻貓，他望了一眼，道：「這隻黑貓什麼時候走來的？」

龍飛道：「我也不清楚，也許牠一直就伏在那裏，只是我們沒有在意。」

鐵虎忽然一笑，道：「可惜貓不懂得說人話，否則牠或者可以告訴我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龍飛道：「這的確可惜得很。」

說話間，那隻大黑貓巳經從橫樑上站起來，倏的低頭叨起了一樣東西。

龍飛立即發覺，却看不清楚，脫口道：「你看牠叨着什麼？」

鐵虎也看不清楚。

那隻大黑貓旋卽舉步。

鐵虎就在這時候突然雙掌一拍，「叭」一聲，响亮得有如响了一個小雷。

大黑貓給他這一嚇，身形一窒，嘴一開，叨着的那樣東西從嘴中掉下，一直從樑上掉向地面。

牠驚魂仍未定，身形陡彈，放開脚步，踏着横樑疾向廳堂裏面奔去。

鐵虎看在眼內，格格大笑道：「這隻貓雖然不小，胆子並不大。」

龍飛的目光却落在那樣東西之上。

是一隻老鼠！

死老鼠！

那隻死老鼠，一個身子幾乎被咬成兩截，血肉模糊。

鐵虎目光一落，笑聲不絕，道：「我還以為是什麼，原來不過是一隻老鼠，屏風上那些血的來源現在總算也明白了。」一頓手指着那扇屏風，接道：「這是鼠血，並非人血。」

龍飛不作聲。

鐵虎笑接道：「想不到你這位大劍客竟然被一隻大黑貓，一隻死老鼠嚇成這個樣子。」

龍飛歎息道：「但是我看見的種種怪事又如何解釋？」

鐵虎道：「一個人精神不佳，難免就會生出種種的幻覺。」

龍飛搖頭道：「絕不是幻覺。」

鐵虎道：「那麼證據——你能否拿出任何證據證明這些事情？」

龍飛亦只有搖頭。

鐵虎一正面容，道：「沒有證據，縱然你說的完全是事實，在目前亦請恕我難以接受。」

做他那種工作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證據。

片面之詞並非證據。

龍飛明白鐵虎是怎樣的一個人，沉吟了片刻，脚步倏開，轉過那扇屏風。

屏風的後面並沒有任何東西。

再過一丈就是對門那面牆壁，正中有一個窗子，却是在內緊閉。

左右兩道樓梯斜斜向上伸展。

那隻大黑貓正蹲在左面那道樓梯之下，一雙眼閃動着慘綠色的光芒，彷彿隱藏着某種難以言諭的邪惡。

一見龍飛走過來，那隻大黑貓「咪嗚」一聲，立即向樓上竄去。

龍飛緊追在後面，鐵虎亦跟了上來。

「哧」一聲，龍飛再次幌亮那個火摺子。

× × ×

樓上是一個精雅的寢室，每一樣陳設顯然都頗費心思，一塵不染，分明不時都有打掃。

四面門窗都緊閉，沒有人，大黑貓蹲在正中的那張桌子之上，一雙眼綠芒更盛，充滿了敵意。

龍飛沒有理會，繞室走了一圈，小心的檢查所有的門窗。

鐵虎亦步亦趨。

到龍飛回到下面廳堂，眼瞳中巳明顯的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鐵虎這時候才開口道：「你現在大概心息的了。」

龍飛苦笑。

鐵虎移步到門旁那扇碎裂的窗戶之下，道：「這扇窗戶是你撞碎的？」

「不錯。」

「除了碎裂的這扇窗戶以及虛掩的那道門戶之外，這座小樓的其餘門窗無不在內關閉，換句話，要離開必須經由這門窗，以你目光的銳利，聽覺的靈敏，若是有人經由這一門一窗離開，相信很難逃得過你的耳目，何況還要搬走那麼多東西？」

龍飛不能不點頭。

鐵虎接道：「縱使有白烟掩護，我看也一樣不可以，除非就眞的化成了那股白烟。」

龍飛「嗯」一聲。

鐵虎笑接道：「可惜我雖然相貌長得像鍾馗，却沒有鍾馗那種神通，不能够判別你說的到底是事實還是幻覺。」

龍飛道：「這的確可惜得很。」

鐵虎道：「既然如此，這件事現在應該告一段落的了。」

龍飛目光一轉，道：「難道你不覺得這座小樓實在有些奇怪？」

鐵虎道：「又發現了什麼？」

龍飛道：「一進來你我便應該發現，這座小樓與周圍的環境完全不協調。」

鐵虎道：「你是說外面野草叢生，顯然已荒廢多時，而這裏則一塵不染，好像時常有人來打掃？」

龍飛頷首道：「照道理，這裏應該是蛛網塵封才對。」

鐵虎道：「但你有沒有考慮到另一個問題？」

龍飛道：「這幢莊院未必已荒廢？」

鐵虎道：「打掃整幢莊院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

龍飛道：「那麼住在這幢莊院之內的人若非太老必然就太懶。」

「當然亦有可能另有原因。」

「當然。」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只要這裏還有人居住，我以爲你最好就趕快離開。」

「這個時候，未經許可進入別人莊院，非奸即盜？」

「他們若是嚷起來，我這位捕頭職責所在，總不成袖手旁觀。」

龍飛笑笑道：「這裏若是眞的還有人居住，看見方才那股白烟與及這兒的燈光，早就已過來一看究竟的了。」

「他們也許已入睡。」

「如此就更不用担心了。」

「你仍未死心？」

龍飛笑笑。

鐵虎摸摸鬍子，道：「好像你這種人，不做捕頭實在可惜。」

龍飛笑道：「我若是眞個幹你那一行，還有你立足的餘地？」

鐵虎大笑。

笑聲未絕，樓中倏的逐漸暗了下來。

鐵虎立時察覺，笑聲一頓，奇怪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話口未完，燈火突然熄滅！

又是一片黑暗。

那刹那間，鐵虎面色也變了。

龍飛却顯得很鎭定，道：「油盡自然燈枯。」

鐵虎吁了一口氣，道：「你燃亮燈火的時候燃油已經將盡了？」

龍飛道：「不錯，却想不到這麼快便已燃盡。」

鐵虎嘟喃道：「你怎麼不早些說，險些兒沒有嚇破我的胆子。」

龍飛笑道：「你的胆子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薄弱？」

鐵虎埋怨道：「還不是聽了你那番仙神鬼怪的說話。」

龍飛笑接道：「沒有燈，你我想不走也不成了。」

黑暗中的脚步聲起，鐵虎第一個從樓內走出來，龍飛緊跟在鐵虎後面，反手將門戶帶上。

鐵虎即時道：「院子裏有人。」

龍飛也看見了。

他們其實並沒有看見那個人，只看見那個人的一角衣袂。

白色的衣袂，從月洞門入門不遠的一株梧桐樹後露出來。

相距雖然並不遠，但如果不是那株梧桐樹後散發出一團的光芒，他們眞還不容易發覺。

那是什麼光？在那株梧桐後的到底是人還是什麼仙神鬼怪？

× × ×

雨未竭，烟霧般飄飛。

秋殘時候竟然連綿不絕的下着這種烟雨，是不是有些奇怪。

龍飛鐵虎不約而同，雙雙奔下樓前石階，鐵虎遙呼道：「樹後的是什麼人？」

那團光應聲從梧桐樹後移出來。

是一盞白紙燈籠，握在一個白衣老婦的手中。

那個白衣老婦，看樣子年紀應已過六旬，一臉的皺紋，燈光映照下更加明顯，滿頭白髮披散，迎風飄舞。

她一身衣白如雪，臉色亦是雪一樣毫無血色，也不知是燈光影响還是原來如此。燈光迷濛，風吹衣髮，她簡直就像是飄出來，不像是走出來。龍飛和鐵虎不由自主齊都打了一個寒噤。

白衣老婦沒有回答，反問道：「你們又是什麼人？」

她的聲音並不難聽，相貌也並不難看，甚至還帶着一般老婦人的那種慈祥，可是那一身白衣，再加上一頭白髮披散飄舞，已經有幾分恐怖，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還有這種燈光之下，更令人心寒。

就連聲音，在龍飛鐵虎聽來，也覺得有些陰森恐怖了。

鐵虎立即應道：「我是捕頭鐵虎，旁邊這一位是我的朋友。」

白衣老婦這時候亦已看清楚鐵虎的裝束，聽說一怔道：「鐵大人這時候走來未知道有何貴幹？」

鐵虎正不知如何回答，這邊龍飛已插口問道：「老人家住在這個莊院？」

白衣老婦點頭道：「什麼事？」

龍飛問道：「這個莊院何以弄成這個樣子？」

白衣老婦反問龍飛道：「你問來幹什麼？」

龍飛答道：「清楚一下這個莊院的情形。」

白衣老婦追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龍飛試探道：「這個莊院之內有沒有一個臉龐與雙手都長滿蛇鱗的人？」

白衣老婦不假思索，搖頭答道：「沒有。」

龍飛道：「我却是看着他從後門走進來。」

白衣老婦道：「後門沒關上？」

龍飛道：「否則我們怎能夠進來？」

白衣老婦道：「那恐怕是小偷了，你們沒有把他抓起來？」

龍飛道：「到我進來的時候，他已經不知所踪，看見這座小樓有燈光，所以過來一看。」

白衣老婦道：「那個燈不是你們亮起來的？」

龍飛道：「第一次不是。」

「那是誰？」

「不清楚。」

「你們沒有看見什麼？」

「看見一個女人。」

「怎樣的女人？」

「手捧白蓮花，作水月觀音裝束！」

龍飛這句話一出口，白衣老婦的神情就變了，她驚訝的望着龍飛，囁嚅着道：「你說什麼觀音？」

「水月觀音。」

「喃嘸阿彌陀佛！」白衣老婦一聲佛號，才問道：「後來觀音怎樣了？」

龍飛道：「走進小樓內彈琴。」

白衣老婦神情一變再變，惶恐的道：「就是方才那些琴聲。」

龍飛道：「老人家，她到底是誰？」

白衣老婦不答反問：「彈完琴，是不是化成一股白烟升上天空？」

龍飛道：「那股白烟老人家也都看見了？」

白衣老婦聽龍飛這樣回答，神情又一變，複雜之極，也不知是什麼感受，連連口喧佛號。

龍飛追問道：「老人家……」

三個字才出口，白衣老婦突然怪叫一聲，口喧佛號，轉身就跑。

龍飛正想追前，却被鐵虎一把拉住。

「看樣子她恐懼得很，現在你就是追上去，也未必能够從她的口中知道什麼，甚至只有使她更恐懼。」

「這也是，我到底是一個陌生人。」

「倒不如明天再找她一問。」

「明天？」

「這種事，本該大白天跟她說的，要知道，她到底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

「只怕她不肯接見我們。」

「這幢莊院之內應該不會只得她一個，你截住她追問，慌張之下她一陣呼叫，驚動其他人，可就麻煩了。」

「即使明天，麻煩還是有的。」

「不過總比較現在好說話。」

「也許。」

「看情形，這其中眞的大有蹊蹺。」

鐵虎沉吟道：「明天我教手下打聽清楚這幢莊院的底細再作打算。」

「別忘了給我通知一聲。」

鐵虎倏的一笑，道：「難得見你這樣緊張，我有些懷疑你與這件事有關係。」

龍飛頷首，道：「多少。」

鐵虎「哦」一聲，追問道：「是什麼關係？」

龍飛道：「那個木美人的面貌太像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子。」

鐵虎道：「誰？」

「丁紫竺。」

「這個丁紫竺又是什麼人？」

「丁鶴的女兒。」

「一劍勾魂丁鶴？」

「正是。」

「丁紫竺與你又……」

「她與我有婚約。」

鐵虎恍然道：「這就難怪了。」

龍飛道：「縱使沒有這重關係，這件事既然給我遇上，還是要管的。」

鐵虎道：「你本來就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

龍飛道：「重得要命。」

鐵虎道：「丁鶴以我所知就住在鳳凰鎭。」

龍飛道：「而且就是隔壁的那一幢莊院。」

「這麼巧？」

「所以才担心。」

「我以爲，你現在應該過去隔壁莊院一看究竟。」

「正有此意，鐵兄，與我一起過去如何？」

「不必了，我這身裝束與你一起過去，不難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鐵虎道：「縱然眞的有什麼事情發生，丁鶴也只會與你說話，我在場，反而不方便。」

龍飛無言。

鐵虎笑接道：「做了這麼多年的捕頭，你們江湖人的脾氣我還不清楚？」

龍飛道：「以前你好像並不是這樣說話。」

鐵虎道：「釘子碰得多了，人自然就會有些改變。」

龍飛道：「你心中其實並不服氣。」

鐵虎笑笑，道：「所以有時還是忍不住要管的。」

一頓他又道：「憑你與丁鶴的武功，還有什麼事情解決不來？」

龍飛道：「有些事情並不是憑武功就可以解決的。」

「你却也不是有勇無謀之輩。」鐵虎摸着鬍子道：「不過什麼事也好，能够的話，你最好都通知我一聲。」

龍飛「嗯」一聲。

鐵虎道：「相信你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我。」

龍飛笑笑道：「我沒有忘記你是一個捕頭。」

說話間兩人脚步不停，不覺已來到後門。出了後門，龍飛將門掩上，輕吐了一口氣。

他的衣衫已經被雨粉披濕，夜風吹來，也覺得寒意侵肌。

那匹馬並沒有走遠，仍然在門外徘徊，看見他出來，沉濁的倏地低嘶一聲。

這馬嘶在今夜也好像顯得有些妖異。

龍飛不由得苦笑一聲。

鐵虎目光一轉道：「那是你坐騎？」

龍飛道：「嗯。」

鐵虎道：「牠好像認得你這主人。」

龍飛道：「牠已經跟了我有四年。」

鐵虎道：「不要是一隻馬精才好。」

話口未完，他已經笑起來。

那匹馬即時低嘶連聲，竟然也好像在笑，鐵虎聽在耳裏，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笑聲亦自一歛。

龍飛反而笑起來，道：「這種話還是不要在這個時候說的好。」

鐵虎嘟喃道：「你那番鬼話實在嚇人，害得我胆子也變小了。」

龍飛走過去拉住轡繩，道：「要不要我護送你回去？」

鐵虎大笑道：「我這個胆子，大概還不至小到不敢獨個兒回去。」

笑語聲中他大踏步向前走。

龍飛牽着那匹馬，亦自舉起了脚步。走的是另外一個方向。 （未完）

鐵血大旗（四）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溫振眉得青烟子密告，乘夜趕至下關，正待叩門，忽然看見那賣花女與四名壯漢乘馬馳騁而過，他知事有蹊蹺，決意追踪。話分兩頭，沈太公與我是誰想在擂台會之先做掉喀拉圖與夏侯烈。「霸海雙絕」施敬塘自願帮忙，利用名妓施麗絲誘二人出來搏擊，誰料施敬塘與施麗絲均是金人奸細，沈太公與我是誰落入圍剿中，金太子又露臉追殺，二俠借將水遁，但施敬塘隨後追擊，我是誰受傷很重，沈太公很顧忌我是誰，施敬塘勝算在握，估不到忽然被一條劍魚襲擊腿部，而一條銀絲又捲在他的脖子上——

擂台比試決勝負　英雄誓死護將軍

施敬塘在水裏一蹬一挺，混身猛地一下抽搐，再也不會動了。

沈太公「啉」地收回魚絲，那尾灰色劍魚，也緩緩地鑽回沈太公的魚簍內。

我是誰眞想衝口而出，難怪江湖上人說水上功夫，沈老頭子你必在三名之內，原來是養着一羣小怪物。

可是，他才一張開口，河水便衝口而入——

× × ×

溫振眉策馬追踪那四騎五人，經半盞茶時間已馳入城中，因清晨街道上的行人甚少，是以那五人縱情飛騎。

這五人看來武功都不弱，可是一來可能是因爲趕程匆匆，二來是因爲蹄聲密集，是以溫振眉跟在後面，他們並不察覺。

可是他們直馳出城外，向采石的方向奔去，溫振眉心中大奇，其時天色大亮，溫振眉一人一騎，長久跟踪，終難掩飾，是以一按馬背，飄然而起，落身在四騎的最後一騎馬上。

溫振眉的輕功極好，身輕如燕，所以落在第四匹馬後，那人尚未警覺，溫振眉屏息追踪。

又過了半個時辰左右，溫振眉深恐會影响與龍在田在下關城之會集時間，正想法子打探的時候，駛在最前面的一騎兩人，忽然那男子大聲說話：

「我們這下子趕去，不知大師兄等已與那姓虞的幹上了沒有？」

騎後乘坐的「小師妹」道：「五師兄，所謂兩軍交戰，陣前決勝負，我們這樣誘騙虞將軍，未免太——」

溫振眉聽得心中怦然一動，只聽五師兄喝道：「小師妹，切莫如此說話，要是給大師兄聽到就糟了。」

第二騎快馬馬上壯漢道：「五師兄也眞是的，我們師兄弟八人，除了小師妹外師父師母最偏袒的就是大師兄，大將軍也看重大師兄，我們都怕大師兄，可是連背後談他都不敢，也未免太——」

「五師兄」道：「不是敢不敢的問題。現在金太子力挫淮北羣豪，大師兄欲手擒虞允文，均是軍令，而且師父師母的命

令，你難道不怕？我們還是莫要多嘴，辦事要緊。」

在溫振眉身前那壯漢大聲道：「五師兄，我們得知虞允文出營與淮北武林人士聯系，此消息可確實？」

五師兄返首答道：「當然正確，大師兄在虞允文那兒有伏兵，——老八，你背後的是誰？」

八師弟一呆，回頭一看，其他的兩騎也回首一望，只見白影一閃，眼前一凉，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再回過頭去時，只見五師兄的馬上，騎的已不是五師兄，而是一個白衣青年！

小師妹回過身來，見是溫振眉，也大吃一驚，叫道：「你？」

八師弟等慌忙勒馬，四週張望，只見剛才馳過的十數丈外，一棵光禿的枝椏上，掛着一個人，正是五師兄青靈子，看樣子已被點了穴道，掛在樹上，動彈不得。

八師弟青騰子等此驚非同小可，喝道：「咄！來者何人？」

小師妹嬌叱一聲，左手點中樞，右手戮天池，近身制六擒拿法，正是小天山的絕技！溫振眉本與小師妹貼身而靠，忽然間不見了。

原來已溜到了馬腹之下，雙掌一夾，駿馬立停，只聽溫振眉輕聲道：「得罪了。」雙手已拍在小師妹的腿上。小師妹忽然不見了溫振眉，心中大驚，馬又急停，正穩身不住，忽然腿上一麻，立即栽下馬來。

六師兄、七師兄、八師兄怒喝一聲，齊齊拔出兵器，是一鐵索、一三叉長劍、一鍊子槍，溫振眉知時間無多，十萬火急，唯其要先唬退這三人，以免使虞將軍受制，當下大喝道：「青騰子，青能子、青龍子，還不快回去！」

這一聲斷喝，溫振眉立於馬上，白衣翻飛，猶如天神！青騰子、青能子、青龍子給這一聲宛若焦雷的大喝，震得一楞，溫振眉立即躍出！

快！快！快！

要救虞允文，就必須要快！

所以溫振眉一開始就以快打快！

青能子的鐵索飛出時，溫振眉已附在索上，索收回時，溫振眉也到了他身前，在他不及發出一聲驚呼前，已點了他的穴道。然後立即把他推出去。

是以青龍子的三叉劍就等於向青能子刺來！

青龍子嚇得馬上收劍，可是衝來的青能子却忽然變成了溫振眉，而青能子變成向青騰子撞去！

青龍子看清是溫振眉時，也就是他失去知覺的同一刹那。

青騰子接下了青能子時，才發現剛才一齊同他策馬的四個人，全都倒下了。

他看了一眼，長嘆一聲，只好反手點了自己的穴道。

他果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明知拚命無用，便放棄拚命的打算。

遇到這樣強的對手，相信師父知道了也不會怪他。

——策馬、狂奔，已近午時，而此處到五龍山，尙有個來把時辰。

——溫振眉沒有把握虞允文它是否已遭毒手，他唯有全力營救。

——下關的比武雖然重要，但虞允文的性命關係到整個抗金宋軍之士氣，溫振眉希望淮北大俠龍在田等定撐得住，更何況他對我是誰，沈太公二人的武功又極有信心。……

× × ×

近午時分。

龍在田臉色十分難看。一是因爲重傷未愈，二是因爲：

——我是誰和沈太公早上溜了出去，到現在仍沒有回來。

包先定和信無二靜靜的走過來，包先定微喟道：「快午時了。」

龍在田點了點頭，道：「是的，快午時了。」

包先定道：「大哥在担心？」

龍在田沒有說話。信無二頓足道：「他們怎麼還沒有回來？」

包先定微喟道：「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只怕是因爲——」

龍在田突然道：「他們必然去找金太子那一干人了。」

三人都沒有再說話。信無二忍不住道：「相信此刻，寧四弟已經找到了虞將軍了罷？」

忽然一人匆匆走入，這人一走進來，彷彿大廳都爲之震動，這人的膚色，神態，武器，給人只有一種感覺。

——石頭！

——「石虎」羅通北。

羅通北大步進來，一臉凝肅，額上隱然有汗，道：「廣場擂台那兒，金太子七人已到，羣情騰動，隨時起衝突，還請龍大俠快去主持。」

龍在田臉色一變，道：「我們決不能給人諷嘲爲人多欺少，快去！」

四人舉步便行，忽聽信無二喜而叫道：「他們回來了！」

龍在田等側頭一望，只見兩人踉踉蹌蹌自月洞門走了進來，正是沈太公與我是誰。

只聽沈太公道：「受傷的人，可以不可以參加一份？」說着一面咳嗽。

但聽我是誰道：「當然可以，誰說不可以，就先跟我打一仗！」說罷一個觔斗栽倒下去。

× × ×

駿馬。白衣。緊蹙的劍眉。

（馬狂奔，衣飛飄，溫振眉的人與馬已連在一起，就像一支飛箭，存在只是爲了剎那間的衝刺！）

——必須要趕，趕在青烟子等還未下手之前，保護虞將軍！

——必須要趕，了決山神廟這一仗後，還得趕回下關，助龍老英雄一臂之力！

——自己分身乏術，如果「風雲鏢局」「九大關刀」龍放嘯也在，那就好了！

（馬忽然倒下，喘息，再鞭騎下去，只怕非死不可，溫振眉一咬牙，飛身而起，白衣飄飛，全身融在奔跑中。）

飛奔，白衣。緊蹙的劍眉。

× × ×

這是一處遼闊的廣場，現在廣場已不遼闊了，因爲都堆滿了人。

廣場對面遠處，左右二側，插着兩面

大旗，一書「宋」，一面「金」，迎風激揚。

憤怒的漢民族都聚於這裏，指指點點，擂台仍是空着的，而在擂台的最前排的七個位子，坐着七個奇裝異服的人。

——這七個人，據說便是金兵派來的奸細。

——據說他們專門來折辱宋人的。

——這七個人很厲害，因爲敬愛的淮北抗金英雄李龍火和丁東庭，都是死在他們手中的。

想到李龍火和丁東庭的死，羣情洶動，想要動武：——我們有幾千上萬的人，還怕打你不死。

大家湧上前去，正欲動武，名聞淮北的大俠「石虎」羅通北和幾名武林高手都起來壓制。

大家一時被壓制了下去，可是羅通北一走後，那右邊的蒙古大漢用極其難聽的漢話，破鑼似的喊道：「巴拉媽子，大宋的武林人都是縮頭烏龜，不敢爬出來？」

大家一聽大怒，正想衝前去，想把他撕碎：——多少大宋忠良被殘害，多少大宋良民被欺壓，多少大宋婦女被姦辱——一時都爆發了，眼看就要動手，誰知道淮北暗器名家，缺耳千手，飛鏢陳冷登高一呼道：——

我們不能動手，以人多欺少，叫金人笑話大宋。

大家一聽也是。氣可以暫忍，宋國的威風是不能丟的。

他們唯有盼望龍在田龍大俠偕包先定包先生等人來，正如往常一樣，龍大俠都會力挫羣魔，替他們出口氣！

可是，可是龍大俠他們爲什麼還不來呢？

據說昨天寧大人在長巷被這七人暗算，幸得有一位叫什麼大俠我是誰的與一位叫什麼神釣沈太公的出手相救，而他們兩人，爲什麼也還沒有出現呢？

——龍大俠、包先生、信三爺、寧大人以及飛鏢陳冷，石虎羅通北，與淮北名劍化灰和尚，不同道人，能否爲他們出一口氣，把這七名狂徒解決掉呢？

大家都儘在猜疑，突然聽到外圍的民衆一陣如雷似的轟動，人們都張搖着手，分開了一條通道：

——龍大俠他們，終於到了！

所有的民衆，都高聲歡呼起來！

× × ×

五龍山像仙人的五隻手指，縱有十個孫悟空，也翻不過五指山峯。

五道山峯，拔聳入雲，到了頂峯，只見雲霧，不見山峯。

而山神廟，却在五龍山的第二指峯與第三指峯的山谷盤地之間。

高可以望山峯，中可以望古松，下可以望花草：虞允文呆呆地瀏覽着這一切一切的錦繡山河，不禁虎目含淚，這樣的壯麗山河，怎能斷送給金人！

虞允文決定今日要與淮北武林英雄豪傑，研究出一個對策，反攻山河，指日可待，大宋到了今天，只要是大國氣派，就不該再強忍下去了！

——可是，可是龍在田等爲什麼還未來呢？

虞允文今天來山神廟，因爲是極度軍機以及全然的信任，所以並沒有帶多少人來。

二十名軍部快刀手，以及心腹柯鎭缺，愛將查祿。

這時查祿眺望羣山良久，道：「已經午時了，爲什麼龍大俠等還沒來呢？」

查祿正講出了虞允文心裏的話。虞允文心頭忽然掠過一陣陰影，手裏禁不住把了一把劍鍔。虞允文自己也解釋不出這種感覺，只知道眼皮子跳動得特別厲害。

柯鎭缺道：「就算龍大俠等有事不能來，也會派人來一告的。」

忽然只聽松上一人冷笑道：「可惜這次是例外，就算來了也沒用。」

虞允文臉色一變，柯鎭缺一揮手，身後三名刀手「刷」地拔刀，拔身而上，飛躍古松！

突然間，三道光芒一閃，半空截擊，三名快刀手慘嗥一聲，刀落人亡。

三個年齡不同的人落在古松下，一人老年，一人中年，一人壯年，老年人用長劍，中年人用長刀，壯年人使的是長刀，目光烱烱的看着虞允文等。

虞允文怒目一瞪，喝道：「呔！是誰人光天化日下殺人？」

虞允文這一聲大喝，義正辭嚴，凜凜神威，那三人倒是被喝得一怔，追了半步，忽然一人自古松長笑落下，身着青衣，年紀甚輕，滿臉笑容，背掛長劍，笑道：「我說虞將軍，您這些官威，可是最後一次發作囉。」話一說完，雙手一揚，數十度精光左右射出，只聽數聲慘叫，四名快刀手不備，中鏢身亡！

虞允文怒道：「你——」

只見青烟子揮手寒臉道：「殺！」

青峯子、青朋子、青松子刀劍齊出，殺將而出！

虞允文大怒，拔劍而出，他的劍法得自峨嵋正宗，潛修廿一年，別人花在劍上的時間，很少有他那末精，那末純，那末厚的。

他練的是正宗劍法，就算是敗，也可以撐百數十招，而且他素來在沙場殺敵，戰越久越勇。

誰知道他的劍才拔到一半，忽聽「椎」的一聲。

他知道他的愛將查祿出椎了。

然後他突然驚覺，椎風竟直射自己背門！

他醒覺已遲，劍已拔出，却不及回架，只好強一側身！

「噗」！椎打入右背琵琶骨，劍化作青龍飛脫，「霍」，椎隨鮮血拔出，虞允文只覺天旋地轉，幾倒在地上，用劍鞘支撐着地，喘息不已！

只聽柯鎭缺怒叫道：「查祿，你這頭叛狗——」掛刀直斫查祿！

× × ×

龍在田幾人出現時，羣情洶動，龍在田舉起雙手，大家才平息下去，一行人威皇的走到擂台前右排櫈子，與金太子等人對席而坐。

——爲什麼今天龍大俠的臉色如此蒼白，難道有什麼地方不舒服不成？

——龍大俠，包先生……還有一位雙

目烱烱有神但血染黑衣的青年……還有，還有一位撫着左胸，却神態嬉笑的老頭子……以及信三爺、羅石虎……寧大人呢？寧大人爲什麼沒有來？

——難道這黑衣沾血的青年就是大俠我是誰嗎？黃衣染血的老者就是神釣沈太公嗎？他們究竟被誰所傷呢？他們負了傷，還能不能應戰？

龍在田等面對金太子等而坐。主持人正是淮北商陽劍派一脈的代表：一劍九環史文聖。

史文聖的一柄劍在武林中極其响亮，因爲這柄劍代表鋒銳精奇的商陽劍派在淮北的地位。

但是他那一柄劍不及他九枚飛環出名。他的飛環與中原武林使環高手都大相逕庭，別具一格，殺着凌厲，所以一劍九環史文聖的名頭，在江湖中絕不在「石虎」羅通北之下。

可是他最出名的，倒不是他的劍，他的環，甚至他的武功，而是他的老成持重，據說他在武林中主持武術較技的次數，遠及他與人搏鬥次數的七倍。

這方面的經驗，誰也不夠他有法度。

史文聖舉手投足間，都令人足以信任的感覺。

所以這一場轟動武林，震懾淮北的空前大比武，也就由他來主持。

只聽史文聖雪袍寬袖，臂纏金環，背懸長劍，朗聲道：「今日本國受金國之邀，決定比武一決勝負，及民間之比武，武林中的勝負，生死不計，不可動員軍方，各出其能，唯不可以衆欺寡，暗箭傷人，對方敗服後再施殺手，一旦發現，概作負論！」然後遊目四顧道：「不知兩方代表有何意見？」

只見金太子點了點頭，夏侯烈即俯耳過去，金太子在他耳邊輕聲說了幾句話，夏侯烈朗聲道：「我們只有七人，七陣決勝負。」

夏侯烈一講話，語音連綿不絕，壓倒了一切噪音，各人自是相顧失色。

史文聖沉吟了一陣，望向龍在田這邊，龍在田稍爲頷首，包先定便道：「對方是客，應該由賓劃道，我們同意。」

史文聖於台上大聲道：「兩方同意，七陣決勝負，若某方先勝四陣，已成定局，便不必比試下去。」說罷手一揮，退於四丈闊兩丈寬的擂台末處。

這時擂台對面的鐘台，四名鼓手用力打起鼓來，敲得人心便要從口裏吐出來一般。

蓬，蓬，蓬，蓬，——！

通，通，通，通，——！

蓬通，蓬通，蓬通，蓬通——！

通　通　通　通——通！

鼓聲越來越急，大家心跳也越來越急，呼吸也越來越快，猛地鼓聲一歇，史文聖大聲道：「比——武——開——始——第一場——」

× × ×

血箭激出，虞允文脫劍靠樹而蹲立，柯鎭缺狂怒聲中，大刀斬向查祿！

查祿右手執環，左手持扣，椎鍊子一架，「叮」地一聲星火四濺，柯鎭缺却似瘋了一般，一刀緊接一刀，連環砍出！

二十名快刀手已死七名，另外四名急步到虞允文身側，兩名扶持，兩名斷後，以圖殺出一條血路，維護虞將軍而逃。

其他的快刀手，紛紛拔刀，與青峯子、青朋子，青松子廝殺了起來，絕不後退半步！

九名快刀手，三人成一組，力戰青峯，青朋，青松，而半空一聲長笑，青烟子已越空而至，在虞允文身前的兩名快刀手一驚，一人「唰唰」兩刀，平削青烟子左右太陽穴，刀光中，另一名已滾身側退，飛斬青烟子雙腿！

只聽青烟子大笑道：「虞允文手下鐵衞，果然名不虛傳！」話方說完，只聽「錚錚」二聲，這兩名快刀手已仰天而倒，咽喉上各自多了一個小小的血洞。

虞文允這批親手調練的部將，比起一般的宋軍，又大大不同，他們饒勇善戰，忠義不貳，而且能射諳武，縱是狂暴強蠻的金兵遇到他們，也爲之退避三舍。

而今這兩名內軍裏的快刀手，才一出手，便給青烟子刺殺了，另外兩名扶持虞允文的刀手互覷一眼，左邊的那名驟爾鬆手，斬馬刀橫劈青烟子。

青烟子冷笑，劍反削平帶，這名刀手便被帶得直衝出去，青烟子已躍到虞允文面前，笑道：「你就認命吧！」竟以劍作刀，一劍當頭斬下！

扶持虞允文的刀手擧刀奮力一擋，「乒！」一聲星花四濺，居然能擋得住青烟子這一劍。

就在這時，青烟子猛覺背後刀風陡急，忙一側身，「嗤」地一聲，左手臂背被鋒刀劃開了一道血口，原來，剛才被他帶衝出去的那名刀手，在衝跌出去的當兒，斬馬刀回刺，差點兒就要青烟子重傷於刀下！

青烟子高傲過人，從來沒把人放在眼裏，沒料到却捱了這名不見經傳的刀手一記，心中勃然大怒，一連帶起七八道劍花，追殺過去！

可憐那名刀手尚未站穩，只見劍芒沖天，不知如何招架，便被刺了十七八個窟窿，倒地身死。

青烟子霍然轉身，手中的長劍青光，映得滿臉沉着，一步一步的持劍逼向負傷的虞允文和那名刀手。

這名刀手扶持着虞允文後退了幾步，終於一咬牙，放手，掣刀，嘶道：「將軍，在下先走一步了。」

青烟子冷笑，接刀架刀，制刀鎖刀，反劍前刺，只見一道劍芒，衝破所有的刀光，眼看就直刺入這名刀手的咽喉，忽聞馬蹄急响，一人在三丈外如雷暴喝：「住手！」

忽然人聲馬聲一分，人成爲劍光，「叮」地架在青烟子長劍上，馬則直衝向青松子！

青峯子，青朋子，青松子的武功，本來應付那九名刀手乃輕而易擧，無奈這幾名刀手亦是身經百戰，狠命隨主，所以一時取之不下。

這時怒馬衝來，青松子一怔，匆忙間雙腿一分，全身躍起，要讓奔馬衝過。

豈料他一飛起，三名刀手已拚紅了眼

，一名隨而飛起，長刀刺胸，兩名左右斜砍，斬向青松子伸展之雙腿！

青松子心中一凜，危而不亂，劍封當胸一刀，雙腿一縮，向下沉去，却正好落在馬上，直馳而去！

本來這一馳去，正好解當前刀陣之難，但他料不到的是，這匹馬，却因忽然墜下的重量，更令牠發足狂奔，無可抑止，直衝落山谷。

青松子背向馬頭，根本不知，一旦發現向下沉墮，心中大驚，全力拔起，然而一名刀手已然衝到，一刀刺迫他的小腹，青松子慘叫，一劍也統進那刀手胸裏，一齊向山下落去。

這裏雖不是山峯，但如此翻滾下去，也有百數十丈，雖不致粉身碎骨，也斷無生理。

青松子胡里胡塗的喪了命，兩名刀手即轉向青朋子與青峯子，以四敵一，惡鬥了起來。

這邊的青烟子被架住了一劍，發覺對方劍氣森森，知是來了勁敵，當下心中一凜，回劍揑訣，喝問道：「閣下誰人?」

那人收劍仗身而立，沉聲道：「下關城守，寧知秋。」

× × ×

史文聖朗聲道：「比武開始，生死無懟，第一場——客位先上陣。」

按照武林規矩，第一陣確應由來客先上陣，也就是第一個挑戰者，應由賓客派出來，再由主位派人接戰。

金太子臉無表情，完顏濁牽動了一下唇角，只見左右兩人，大步而出，聲勢虎虎，七手八脚，丈餘高的擂台，一下子便爬了上去，只是呼嗓克和呼嗓各這對蒙古兄弟。

民衆看見這兩個肌肉虬生，孔武有力的壯漢，心中都自是暗驚，宋人高手之中，不知有誰能制得住他。

包先定忽然站立而道：「史主持，有事呈議！」

史文聖道：「何事?請說！」

包先定道：「這場比武乃七場定勝負，現在呼桑兄弟同上，這該算兩場還是一場?」

羣家想來亦然，紛紛呼號抗議。錫無后鼠鬚一搐，奸笑道：「這擂台比武的規矩可有事先言明非一人不可?呼桑兄弟一同出場，乃是因爲他們從來在交戰中沒分過手，你們不知，是否淮陽鏢局或淮北世家的人！」一面說一面「嘿嘿」笑道：「請請請請——」

台下確有「淮陽鏢局」和「淮北世家」中的人，他們是來希望能目睹龍大俠等除殺掉這幾個惡賊，出他們心中這一口烏氣——錫無后這樣說起，他們心中自然大怒，可是呼桑兄弟同時出手，倒是事實，那也無法否認的。

錫無后見羣衆裏沒人說話，得意地笑道：「是不是?我說的不是謊語罷?擂台比武只限七場，可沒限制一人要比幾場是不是?」

史文聖被問住了，只有點頭，龍在田臉色一沉，道：「好厲害的手段，我們沒料到他這一着。」

包先定悄聲道：「如此一來，像金沉鷹這樣的高手可以一戰再戰，我們的處境就更危險了。」

信無二朗聲問道：「若七場作和，比武應作如何判定?」

史文聖沉吟了一陣子，道：「再比試七場。若七場再和，則以不分勝負計。」

羅通北在台下右座冷笑道：「此刻金方派呼桑兄弟來，先探我們的虛實，我們派强的去，他們則先耗損我們的精力，以一敵二，縱勝也體損，若派弱的去，他們則先喫定了我們這一場再說。」

只見呼桑兄弟氣虎虎的在台上咆哮了起來，吱哩呱啦地用不純正的漢語道：「你們宋國，沒婆娘養的不敢上來啊?」

「你們要是怕，撒把尿拉個屎叫十聲爺爺吧！」

台下羣情大怒，有些民衆忍不住要跳上台來，大呼道：「宰了他們！」「吊了這兩個韃韃兒！」「媽的，讓他們滾下台來。」

龍在田眉頭一皺，正想遣信無二上台，以避免無謂之死傷，忽聽一人懶洋洋地笑道：「我們和尚道士，也是兄弟，江湖上『長青長樂』兩劍，素不分開，就讓我們會一會兩位尾巴長在後腦瓜子上的蒙古仁兄吧！」

另一沒神沒氣的聲音道：「嘿，第一場，和尚道士，大戰蒙古雙犬！」

龍在田喜動於色，轉頭望去，只見一名灰袍道士，一藍袍和尚，七縫八補，邋里邋塌的走了進來，一面打着呵欠，他們最令人觸目的，是那懶洋洋，不在乎的神情外，一人腰間，一人背上，各有一柄細而長，清而秀，麗而亮的古木長劍！

少華山「長清劍」不同道人！

少寶山「長樂劍」化灰和尚！

江湖上人人稱道，「清樂雙劍，劍過胆寒」！

× × ×

青烟子失聲道：「龍吟劍?」

寧知秋道：「不敢當。」

虞允文終於展顏笑道：「你們終於來了。」

寧知秋愧然道：「屬下來遲，將軍受傷，罪該萬死。」

虞允文揮手道：「快莫如此說！」

青烟子冷笑道：「這裏是給你們談話，也得問准一個人。」

寧知秋霍地返身，冷肅地問着道：「誰?」

青烟子道：「劍！」

語音一歇，一劍刺出，快如閃電。

寧知秋暴喝一聲，「快退！」快刀手一怔，寧知秋劍一反，巳壓住青烟子的長劍！青烟子長劍一閃，寧知秋只覺腕下一空，青烟子劍削寧知秋握劍五指！

寧知秋擰劍一豎，叮地一聲，青烟子的長劍劍尖，剛好刺在寧知秋的劍身上。

青烟子尚未抽劍，寧知秋劍疾反轉，又壓住了青烟子的長劍。

青烟子臉色一變，藉勢前進，直刺寧知秋內肘！

寧知秋神光暴射，一劍化作千鋒，後發而先至。

青烟子猛暴退十尺，青髮幾綹飄飛，寧知秋衣襟「嚇」地被劃破了一道口子。

青烟子劍勢平舉，寧知秋劍舉齊眉，疾喝道：「還不護將軍速離?」

這兩大劍手相拚，旗鼓相當，勢均力敵，虞允文和那名刀手不禁看愕了，寧知秋一喝，那名刀手才如夢初醒，忙扶虞允文向後退去。

那邊的青峯子與青朋子，也正打得緊張。

那八名刀手，快刀斬亂痲，但青峯子與青朋子的刀勢，屢走偏鋒，那八名刀手開始足能仗着人多相逼，到了最後，簡直被青峯子和青朋子的刀逼得透不過氣來。

青松子一死，青峯子的刀法更是凌厲，等到青烟子被寧知秋所截，青峯子和青朋子更是拚命。

兩人相覷一眼之後，青峯子忽然一刀捉出！

刀快如電，一名刀手冷不防，被一刀貫胸。

青峯子突然撲過去，避過一刀，雙掌一推那已中刀的刀手！

那刀手倒退一撞，撞在另一名刀手身上，貫胸的刀剛好刺入他胃囊裏，他慘叫一聲，舉刀巳無力砍下。

青峯子奪過他的刀，回身封住一刀，忽然左手拔出那一刀兩命的刀，反手統入這名被他封住一刀的刀手小腹。

這名刀手慘叫，倒下，青峯子拔刀，左右雙刀，又封住兩名刀手。

青峯子一刀三命，那時另五名刀手的攻擊，有一半是他自己封架的，另一半却是青朋子擋下的。

青朋子不單擋下了一半的攻勢，還一刀當頭砍下，斷碎對方的封架，一刀把對方斫死！

剩下的四名刀手，聲勢大減，青峯子雙刀一轉，接下了四柄刀的攻勢，青朋子呼嘯一聲，刀鋒一橫，道：「二師兄，這兒有勞你了。」說罷飛躍而出。

這時那名刀手正替虞允文找了一匹馬，扶持虞允文登上，正待策馬而奔，忽然刀光一閃，鮮血飛濺，馬頭被斬了下來，虞允文摔下馬來。

青朋子在長笑聲中，持刀直向虞允文劈來！

× × ×

史文聖嚴肅地長聲說道：「宋金淮北比武大賽，第一場——蒙古呼桑各，呼桑克兄弟戰少寶山化灰和尙，少華山不同道長！」

只見化灰，不同兩人，若無其事的進到台前，和尚問道：「喂，牛鼻子老道，咱們怎樣上去?」

不同笑道：「臭禿驢，咱們可不要學這兩頭蒙古獵狗，烏龜王八一般地爬上去哦！」

化灰笑道：「那當然了。」

化灰和尙與不同道人的話，令全場暢然大笑，衆人對那兩名蒙古人，本巳恨極，聽化灰不同這樣調笑，更是鼓噪作威。

呼桑各與呼桑克，却在台上大怒，怪吼道：「有種的給我上來！俺不把你捶扁，嗚呼呼嚕嚕……」

誰知道化灰和尚道：「嘻嘻，咱家也想上來跟小狗玩玩，可是怎麼上來嘛?」不同道人也嘻嘻笑道：「對呀，台那麼高，你們下來抱抱好不好?」

那呼桑兄弟忙想躍下，史文聖忙道：「下台算輸！」

不同道人笑道：「是他們自願下來，不是被逼下台，當然不算。」

史文聖扳着臉孔，沒再說話。

呼桑克，呼桑各各發出一聲怒吼，飛撲下台，張臂一攬，衆人一聲驚呼，忽見人影一空，化灰和尚與不同道人，不知何時已在台上，相對盤膝，一個打呵欠，一個打哈啾。

不同道人道：「那兩頭小狗呢?」

化灰和尙道：「我們上來，他們給唬下去了。」

衆人樂得大笑，金太子等却是神色不變。

呼桑兄弟氣得唏哩花啦的，又呼嚕呼啦的抓住台柱，攀登上台。

等到他們上了台，滿頭大汗，却不見了人，呼桑克怒道：「咿咯拉不魯乎通乎同。」

呼桑各頓足指着台下暈暈欲睡的化灰，不同叱道：「生拿機知拉拉花花呀。」

化灰和尚撫頭奇道：「上面的在說些甚麼?」

不同道人撫鬚笑道：「那扁頭的說要去倒屎桶，那尖頭的說要去抓烏鴉。」

衆人聽得大樂，笑不可抑，呼桑兄弟又扒下台來。

等到他們下得台來，化灰與不同又到了台上。

呼桑兄弟氣得蠻性大發，立刻又爬上台去。

而化灰，不同又在地上。

衆人笑得肚子也彎了，金人的氣焰於是大減。

呼桑兄弟一面罵，一面追到地下，巳是滿身大汗。

而化灰、不同又到了台上。

呼桑兄弟千辛萬苦，用力攀登，巳是氣喘如牛，筋疲力竭。

化灰、不同端坐台前，談笑自若。

呼桑克雙手抓住台沿，嘶聲道：「不要走——」

不同道人嘻嘻一笑道：「不要怕，爸爸不走。」

呼桑各用力支撐起身子，竭力道：「我跟你拚了。」

化灰和尚笑道：「好吧，小親親。」

呼桑克，呼桑各好不容易才上了台，氣喘呼呼，化灰，不同居然沒有走開，吊兒郞當的乜着他倆。

呼桑克、呼桑各呼嚎一聲，飛撲向他們。

忽然間，化灰、不同左臂一展，劍在手、劍刺出，劍回鞘。

就在他們出劍的一刹那，宛若行雲遊水，天衣無縫。但他們的臉容，身姿，一改平日懶散的神態，反而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貴，凝肅。

彷彿是一個藝術家，正在完成了一件成品。

他們的全神，都專注在這刹那間的完成中。

他們的生命，也在這刹那間才充實，有意義。

劍再收回時，呼桑兄弟的右臂琵琶骨，各噴出一道血箭。

衆人驚呼，呼桑兄弟驚吼。

化灰和尙與不同道人即時又恢復了他們平時不在乎的神情。

化灰和尙道：「我們不殺他，因爲他們只是工具。」

不同道人道：「但他們殺過人，所以毀去一臂。」

衆人歡呼，呼桑兄弟驚吼，返身落台，狠命逃回金太子那兒。

史文聖朗聲道：「宋金擂台比武大會，第一場，化灰和尙、不同道人，挫敗呼桑克，呼桑各兄弟。」

觀衆自是雷動高喊不已，龍在田臉上也不禁歡容笑道：「換作今日，以化灰、不同的劍術造詣，我恐亦不能勝之了。」

呼桑兄弟愴惶地奔回金太子那兒，呼桑各急道：「唏哩巴拉依那各，不幾呼嘩囉依那呀個不。」

呼桑克掩臂呼道：「媽鴉依唏哩路不丁，丁仁花幾嚤嚤嘻不哩哩路。」

金太子臉色一沉，側面看了夏侯烈一眼。

夏侯烈猛然地站了起來，驟然雙掌推出。

呼桑兄弟不防，「逢逢」被擊中胸口，飛撞而出，背嵌入擂台柱子上，五宮出血。

喀拉圖手一揚，兩點紅光飛出，各打在呼桑兄弟眉心上，呼桑兄弟各哀叫一聲，鮮血長流，倒地而死。

衆人眼見如此慘事，都靜了下來。

金太子淡淡地道：「金國沒有如此失威的武人。」

化灰和尙、不同道人勃然大怒，兩人在台上，一人遙指金太子，一人遙指夏侯烈，沉臉道：「好，待會兒我倒要會一會你這金國武士。」

只聽史文聖道：「二位旣勝，請先下台，由宋國這邊派人上台挑戰。」

化灰和尙、不同道人也不敢逆擂台比武規矩，長身而下，只聽史文聖朗聲道：「宋金兩國武技比試，第二場——」

× × ×

青朋子一刀砍下，虞允文擧臂無力，正在這時，旁來一刀架開，「叮噹」一聲，星火四濺，原來是那名扶持虞允文的那名刀手，及時出刀。

青朋子大笑道：「你要送死，我就成全你。」

說着，一刀又一刀的，旋砍向那名刀手。

刀手連封七刀，虎口巳然震裂，青朋子飛起一脚，踢飛刀手的刀，轉身一刀劏下。

眼看這名刀手就要身首異處，青朋子忽覺背後刀風陡起，來得好快。

青朋子本要傷在這一刀之下，殊料這一刀開始時快，刀使至一半，似乎脫力，竟慢了一半，青朋子及時一低頭，「唰」地被削下一片頭髮來。

青朋子怒目回身，只見虞允文發出一刀後，巳然脫力，左手持刀，撐地而立。

原來虞允文眼見刀手危難，便拾取地下刀手們死時所棄之刀，力劈青朋子，不料刀至中途，眞力不繼，終於傷不着青朋子。

青朋子却因差點喪身而勃然大怒，道：「好哇，你等不耐煩要去見閻羅了。」一刀砍下。

虞允文抽刀猛格，「噹」地一聲，刀脫手震飛。

青朋子翻刀再砍，猛地背後被人攔腰抱住，只聽那名刀手嘶喊道：「將軍，不要管我，快走。」

虞允文大怒喝道：「要死一齊死，也不過多一顆頭顱。」說着一拳全力冲出。

青朋子被那刀手抱住，心中也着了些慌，反手一刀，把那刀手由背穿貫至腹，正待抽刀，虞允文一拳衝來，何等威勢，青朋子一怔之間，「逢」地一聲，捱正一拳，退了七八步，鮮血長流。

可惜虞允文打出這一拳後，也精力不繼，無力追擊，否則青朋子此際未必接得下來。

虞允文的武功底子，乃靠自幼苦練，加上陣前殺敵所得之經驗，並非甚麼名師指點，跟武林中人的路子也大相逕庭，所以出拳一擊，冷不防地把青朋子擊傷，但他向未練眞氣，一股內勁，提不起來，便追擊不下去！

然而青朋子可光火了，他往臉上一抹，只見一手都是鮮血，怒喝一聲，刀勢一展，砍出九刀十四劈。

虞允文連一刀都避不了。

正在此時，一人衝了進來，手持大刀，「岡！」地跟青朋子的刀鋒碰個結實。

兩刀互擊，青朋子身形一幌，那人却退了七八步，一面大吼，却正是「青鬍子」柯鎭缺。

原來柯鎭缺力戰查祿，兩人都是陣前勇將，都得過虞允文教授，力大無窮，武功却都相仿，只不過一人用大刀，一人慣使鐵椎而巳，一拚起來，旗鼓相當，不分軒輊。

唯柯鎭缺眼見虞允文屢屢遇險，拚紅了眼，狠命攻了十八九刀，擊退了查祿，飛奔過來，擋下了青朋子的刀。

但一接之下，柯鎭缺的是蠻力，青朋子的是內力，柯鎭缺立時被震退。

這一退，剛好迎上後面飛來之鐵椎。

「噗」地一聲，椎入後心，柯鎭缺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

虞允文一見柯鎭缺爲自己慘死，目眦欲裂，怒吼道：「查祿——」

柯鎭缺中椎，突然身子激旋向後。

他死不甘心，無論如何，都要手刄查祿。

他這一打轉，椎因在柯鎭缺胸內，所以一時無法抽出，柯鎭缺大刀高擧，刹時間巳旋近查祿身前。

繫住飛椎的鐵鍊子，都纏在柯鎭缺身上，查祿本可鬆手退避，却猛聽虞允文之暴喝「查祿」，查祿立時混身一震，他在宋營多年，虞允文之恩威，還是讓他不敢面對的，剛才爲求日後富貴榮華，才敢背後一擊，而今這一喝，喝得他一怔——

就在這一怔間，柯鎭缺手起刀落，查祿一顆人頭，便連着鮮血飛上半天，落下時剛好是柯鎭缺倒下的身軀之同時。

柯鎭缺終於殺了查祿，但也身死了。

青朋子瞪向虞允文，虞允文長嘆，反手拾起地上的一柄刀，青朋子冷笑道：「你自絕吧。」

虞允文搖首肅然道：「寧願陣上拚死，亦不自盡了事。」說罷竭力揮動手中刀，砍殺過去。

虞允文這時是拚最後一死之力，勇猛無比，青朋子臉部傷痛 數招之間，竟制他不住，忽然刀從空中擊出，震飛了虞允文手中長刀，青朋子喜道：「二師兄。」

青峯子一笑，刀光如電，直斬向虞允文。

虞允文長嘆一聲，知道那四名刀手都斷無生理知道自己命巳該絕，瞑目待死。

那邊的寧知秋與青烟子巳拚了百來多劍，兩人不分勝負，寧知秋邊戰邊分心，一不小心，給青烟子「唰」地劃中一劍，約五寸多長的口子，傷在左臂上。

寧知秋負傷，而那邊虞允文更是危急，寧知秋越是分心，於是漸落下風，青烟子劍勢若虹，隨時可取他性命。

青峯子擱刀砍去，虞允文閉目待斃，寧知秋看在眼裏，却無法抽身，當下大叫道：「將軍不能死。」「龍吟劍」脫手飛出，化作飛虹，「叮」地碰開青峯子的雁翎刀。

× × ×

當史文聖高聲喊第二場時，一黃衣人「喘」地落足於台上，身法急疾，落地無聲，身輕如燕，只有衣衫帶起的一陣破空之聲，衆人呆了一陣，都不禁暗暗叫好。

上台者正是「金算盤」信無二！

信無二拱手笑道：「在下信無二，特來領教。」

突聽一人冷笑道：「那我就教訓教訓你。」

黑衣冲天而起，如一縷黑烟，鬼影一般「篤」地躍落台上，正是「鐵算盤」錫無后。

史文聖朗聲道：「第二場——金算盤信無二戰鐵算盤錫無后！」

台上衆人不禁交頭接耳，萬分期盼，要知這兩名飲譽武林的算盤兵器名家，終於碰上了，定必有好戲可瞧。

龍在田却一陣納悶，他本來遣信無二一探虛實，不料對方却派錫無后上來，以武功論，信無二曾與錫無后交過手，信無二穩勝，金太子等派錫無后上來，難道是要討敗不成？

龍在田，包先定百思不得其解。

× × ×

寧知秋扔出龍吟劍，救了虞允文，而他自己因手中無劍，却是更危險了。

青烟子獰笑，「察察察」地攻出三劍，三劍過後，又是三劍，逼得寧知秋滿頭大汗，命在危旦。

正在此時，只聽山巒間傳來一聲清越的長嘯。

這一聲長嘯，在寧知秋與虞允文耳中聽來，俱是一震，青烟子、青松子三人聽，却是一寒！

溫振眉的聲音。

寧知秋連忙一聲長嘯，大叫道：「虞將軍在這兒——」說話間，稍分神，肩頭巳被青烟子「哧」地一聲，刺中了一劍。

那嘯聲忽歇，轉而成激厲風聲，彷彿雨過山林，瞬間巳近。

青朋子、青峯子臉色一變，兩人刀勢一緊，左右合擊虞允文。

虞允文一聽溫振眉的嘯聲，抖擻精神，一反手接住龍吟劍，邊招架邊退，竟接下七八刀。

可是虞允文這一退，也退到了壁沿，再退下去，只怕就要和青松子同一命運，一呆之間，青峯子，青朋子的兩片刀光，如兩條長蛇，飛捲過來。

那邊的寧知秋，奮力應戰，走避騰挪，青烟子攻勢更急，側身出劍，「哧」地又刺中寧知秋小腿。

寧知秋只覺小腿一陣刺痛，身法一慢，青烟子一脚掃倒了他，擧劍就刺下去。

就在這時，只聽三十丈外白影一閃，二十丈外松林一陣雨落，十丈外風驟起，刹那間一人似閃電驚雷般疾撞而來。

別人跑長路是身子越挺直，氣越够，跑得也越久，而這白衣人影，簡直就要跑短途的衝綫的刹那，前身完全低俯，更驚人的是，雙脚也離地，恰似迎頭飛撞而來，來勢無可匹比，貼地而至！

青峯子與青朋子一聽嘯聲，本早有準備，但來人自天而降猶可，却貼地飛來，青峯、青朋二人，從未應付過這樣低的「打法」。

青峯子與青朋子同是一樣！

青朋子本捱了虞允文在臉上一拳，有點神智迷糊，青峯子的武功本比青朋子高，一見白影，驚叫一聲：「溫振眉！」

竟轉身就跑。

青朋子擧劍就刺，白衣人閃電般抓生他雙腿。

一抓住，立刻就把他扔出去。

直向青峯子疾奔的背後扔出去。

青峯子猛奔，驟聽背後急風狂起，回身應戰，却見是一個人，欲出劍，劍至半途，才發現是青朋子，大駭收劍，伸手相接，却給撞個滿懷，跌了七八步，待要推開青朋子時，身上至少被封了七、八處穴道。

他只來得及看見白影一抹而過，帶起一陣急風。

而青烟子在看見三十丈白影一掠時就停了手，二十丈外松林震動時就決定跑，一掠就是兩丈，再掠三丈，翻身，落地，欲提氣再跑，忽見眼前白影一閃，落在他面前的，竟是一白衣人的背影。

青烟子大喝，一劍一掌，夾雜撞出。

那白衣人一回頭，一按一抓，正好和他對了一掌，抓住了他的劍。

白衣人正是溫振眉。

溫振眉衣鬢皆有些淩亂，目光竟不似當日之淡和，還帶有一些殺氣。

青烟子嚇變了臉色。

更何況他和溫振眉對了一掌，如同打在棉花上，一點力量也施展不出。難道溫振眉的掌力竟比「輕烟掌」更柔？

溫振眉二指一鬆，青烟子得以抽劍，退後，大喝，全身化作劍海，上刺十七劍，中刺三十六劍，下刺八劍，夾雜着致命狠辣的一掌，旋捲而上！

溫振眉不變一動，猛地一出手，又是一挾一掌！

一挾就挾住了青烟子的劍鋒，一掌就

把青烟子振開！

而溫振眉也立時放了手，劍仍在青烟子手上。

青烟子怪叫，怒吼，厲嘶，全身化作一道青龍，連人帶劍，全力刺向溫振眉。

人將衝到時，貼在腹下的那一掌，倏然拍出！

溫振眉一直沒動，一動，又是一挾一掌。

一挾就挾住了青烟子的劍鋒，一掌就把青烟子推了回去！

青烟子翻身，落地，倚劍喘息。

溫振眉猛地一聲暴喝道：「你還不知悔？」

青烟子身子猛地一震，臉色變得極其難看。

突然連劃十數度劍花，又待衝前，驟然劍勢一變，連人帶劍，衝刺虞允文。

這一下連溫振眉也意料不到，阻止已然遲了。

青烟子竟然頻死一擊，搏殺虞允文。

青烟子這一劍只求拚命，却沒佈局。

他飛過的地方剛好是寧知秋的頭頂！

寧知秋雖也無力阻攔，但却及時抓起地上一柄刀，一刀送向他的胸腹之間！

刀尖立刻從他半空身子的背脊突地露了出來。青烟子一震，劍仍衝刺虞允文，劍勢已偏。

好個虞允文，畢竟是個武官出身，沙場老將，一見劍至，及時一個「鐵板橋」，險險避了過去。

青烟子越過虞允文，立時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

虞允文身後是山崖。

青烟子就飛了下去。

這山崖有百數十丈，青烟子就算一點傷也沒有，這樣摔下去，不死也重傷。

溫振眉長嘆，目光一落，飛身掠向一匹馬上，半空拋下幾句話：

「在下來遲，將軍，大人恕罪！」

「在下尚要趕赴下關城，以助龍大俠力戰金太子！」

「青峯子，青朋子已被在下點倒，寧大人請押送法辦！」

「送虞將軍回營，有勞寧大人了！」

這些話講完時，馬蹄密鳴，白衣溫振眉已去。

松風依舊，山翠依舊。

虞允文和寧知秋怔了一陣子。

虞允文呆了一陣喃喃地道：「好個溫振眉……」

寧知秋却是嘆道：「只是他來回疲極奔命，又如何再戰金沉鷹？……」

× × ×

錫無后長嗥一聲，黑影一展，刹那間打出兩拳一指！

信無二雙手左右平分，如封似閉，見招拆招。

錫無后揚左手，打右拳，揚右手，打左拳，一招虛一招實，招招都是毒招！

信無二沉橋低馬，連環扣打，連消帶打。

錫無后招數忽然一歇，似一隻黑鴉一般，繞場飛動！

兩人一下場就在拳腳上力拚起來，看得台下大宋百姓，目不暇給，二人閃電交手二三十招，錫無后忽然掠起，桀桀怪笑聲出，身形一旋，十指直戳信無二！

信無二紋風不動，突地出手，十隻手指剛好扣上錫無后的十隻手指！

兩人雙手一搭上，立刻扣緊。

只聽一連串「喀嘞」之聲，兩人十指相纏，大汗滾滾而下臉色却越來越蒼白！

兩人僵在那兒，顯然在發力。

突然，錫無后起就踢。

信無二跳開，跳開時眼快的人可看見錫無后縮回去的左手手指，尾指和無名指已被挾得扭曲不成形狀，顯然指骨已碎。

信無二冷笑道：「少了兩根手指，打起算盤來，可不怎麼方便噢！」

錫無后臉色赤黑，一轉身，一旋身，手掌如刀，直插信無二！

信無二左手唐兵式，右手提燈式，掛右馬，吊左腳，卸去了他這一招，挺身突進，左右鞭捶叩拳！正在這時，錫無后突然從衣襟裏亮出一樣黑突突的東西！

衆人忍不住驚呼，只聽「嘩啦啦」一陣聲響正是錫無后成名兵器「鐵算盤」。

信無二急退！

錫無后進擊，算盤橫砍直斫，「獨劈華山」，「刀不留人」，「六丁開山」，一連一十二招，竟以算盤使出刀法，砍擊信無二！

信無二猶如黃鶯般飛起，錫無后的算盤成了刀鋒，但連刀風都沾不到他身上。

錫無后臉色一變，算盤招法一變，刺戳割點，「劍定中原」，「回頭望月」，「靑龍引珠」，竟招招都是劍法，封死了信無二的去路！

信無二忽然冲天而起，破劍勢而出！

錫無后算盤招式一變，竟是籐牌陣所擅長的蓋，頂，撞，推，移，掩，翻，信無二身形如黃鶯起落，錫無后却以天羅地網，漸次收縮。衆人看得目不轉睛，突聽一聲猛喝，金光暴現，信無二手上猛多出一張金鑄算盤，在間不容髮的刹那，迎上了錫無后手上的鐵算盤。

「唴啷！」的一聲，兩張算盤碰在一起，錫無后急退，虎口已然震裂。

衆人正待叫好，突見錫無后雙手一扳，「嘩啦啦」地百數十粒算盤子，全數向信無二激射而出！

大家的叫好變成了失聲驚呼！

突見信無二雙手一揚，手中金算盤的金算盤子也全數射出，鐵算盤子與金算盤子在半空互相撞擊在一起，紛紛落地！

錫無后怒喝，算盤架子一搭數架，竟成了一條鐵鎖鞭，一鞭劈向信無二！

信無二手上的金算盤框子却突然折成五根尖刺，呼嘯打轉，飛射錫無后。

錫無后大驚！

攻出去的一鞭立即成了護體鞭影。

（未完）

未練拳先練脚

海雲

李小龍以中國功夫打贏了許多武林高手，使歐美的拳擊專家大爲震驚，後來有些人專心研究李小龍的威力，認爲他以各種脚法稱雄，再把中國功夫的脚法與泰國脚或跆拳道的脚互相較量，證明了一件事情，如果眞的在擂台上交手，雙方不戴拳術手套，甚至打的是生死決鬥，那麼，無疑的用脚那一邊必然佔上風，原來是脚比手長，而且比手粗壯得多。

你自己看看鏡子就明白了，四五條手臂放在一起，也比不上一條大腿那麼粗壯，如果一隻手伸出去，它的長度只是手臂的長度，反之，側身起脚踢出，除了脚的長度之外，還可以加上一部份腰部長度，比較想像中的脚更長，要是飛躍出擊，幾乎整個軀體擴放在空中，然後踢出兩條腿的，那雙脚就踢得更長更快，憑着這幾種因素，當然是懂得起脚的拳師比較能夠用拳不敢用脚踢的拳師優勝得多。

泰國拳的拳師，多數不夠一百四十磅，但却打得非常燦爛，隨時把重達二百磅的對手擊倒，就靠一雙脚。

把上述這幾種情形放在一起，由健身專家從新估計，確定了脚的威風，於是在美國拳擊協會之外成立了一種新的協會，叫做「脚的協會」，那些人還特別誇張一雙脚，寫了許多文章，指出脚是非常有力的秘密武器，並說：「我們已經進入脚的時代」。

從打鬥這方面看，如果練習得好，當然是用脚勝過用手的，由於美國的拳師忽然改變作風，紛紛學習脚法，使使一部份保健的醫生也注意到一雙脚了，以下就是美國名醫奧加利博士對一雙脚的特殊看法，他這樣說：

「我們人體當中最忙碌的一種器官就是心臟，就算在酣睡當中，腸臟和腎臟完全停止工作，心臟仍是繼續跳動的，只是它跳得比較慢，因此之故，倘若那一個人的心臟比較弱，說話也沒有氣力，多說幾句就氣喘如牛，更不必說是打鬥了，爲了保健兼長壽，認眞要注意心臟的健康，進一步研究，想保持心臟正常的健康，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必須有一段時間散步。

「我們站在地上，心臟每次泵血出去，必須在泵到盡的時候血液回流，再泵另外一次血，因此之故，心臟泵上腦袋的血液特別多，而且僅六秒鐘就可以泵到腦袋，又再回來，循環得非常快速，使腦袋裏面的氧氣和營養供應得更多，以便絞腦汁急速的需要，反過來說，一雙脚距離心臟實在太遠了，起碼有四尺，甚至多些，每一次血液從心臟泵出之後，到了脚趾，又再回到心臟，需要一分鐘，一分鐘有六十秒，即是說，它的旅行路程比較心臟的血泵上腦袋回到原處，需要十倍的時間。因此之故，倘若一個人整天坐着不動，不管他究竟爲了休息抑或做寫字計數的工作，總之，他絕不移動一雙脚，久而久之，必然使心臟衰弱，反過來說，經常運用一雙脚的人，心臟特別健康，人也長壽得多。向來壽翁俱是落在漁翁，船夫，農夫或者獵人的身上，就因爲這幾種人俱是每天經常移動一雙脚的，如果一個人活到老，能够走的時間不多，多走幾步就是覺得脚痛，腰骨刺痛，不能不坐下來，那麼，此人的壽命就算能夠維持，必然缺乏活力，甚至到無法看得出來，爲了補救這種缺憾，近來有許多地方推行晨運，主張一個人活到中年以上，每天應該早起，晒晒太陽，呼吸新鮮的空氣，更重要的是走到街上去，盡量使一雙脚多找機會活動，並且由於登高的緣故，增加壓力，脚的肌肉特別堅强，如果由低處走向高處，並不吃力，那麼，在平地走動，更加輕而易舉了，經常這樣做，當然會促進健康，而且可以長壽，主要的因素，就是他可以使心臟保持活力。」上述的一番偉論，相當有用，不妨把它看做寶貴的參考，你可以不打功夫，但却應該每天抽一段時間出來，讓一雙脚多走幾步。

說到用脚走路，在專家的眼中看來，仍有等級之分，所謂散步，並非步行，兩三個人同在一起，一邊說笑一邊走，或者走了幾十步就坐下來，談幾句再走，這樣輕鬆的狀態之下行走，就是散步，不是步行，眞正的步行是有節奏的，如果你打算走十五分鐘之久，不妨把那一段路分做四截，第一截路佔四份之一的路程，或者佔四分之一的時間，那是相當緩慢的，即是說，它屬於正常的散步，至於第二截，逐漸加强，可以說是快步，有如你看見一個朋友，跟他打招呼之後，急走幾步，但却不是跑步。第三截就接近跑路了，不過，那雙脚仍然採取步行姿勢的，那時你要盡快走得急速，以便增加心臟的壓力。到了第四截，脚步逐漸變慢，一直慢到保持原來的狀態爲止。不管你走多麼久，若是依照這幾個步驟去步行，那就必然有所獲益，就算在平地走，所得到的益處跟晨曦登高，做晨運的工作完全相同，假如你的寓所附近有山，每天黎明就到山上晨運，不必採取上述的方式步行了，原因是逐步走上高處已經含有疾步的作用在內。

日本的保健專家認爲，早上沒有空做晨運的人，中午步行，仍是有利於健康的，甚至夜間步行，也有幫助，因爲步行得快速之際，增加呼吸的次數以及呼吸的深度，立即擴展肺量，故此練習空手道的人天天必作一小時的健步，不分早晚，同時在辦公廳工作的人，也在夜間步行，大概東京一共有五萬人是「夜行」的，他們選擇車輛較少的長街步行，免得吸入塵埃，人勢衆，沒有搶頸黨出現。

如上所述，可見中國功夫說的「未練拳，先練脚」這句話，確是至理明言，甚至不練拳的人，也要練脚，然後，才能得到正常的健康。

司馬洛傳奇故事

艷諜橫刀（續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施明馨和司馬洛發現島上雖禁閉着一女子，然而却非方美絲。二人決定往當城再找找看。路上施明馨發覺自己被人跟踪。他們商量後，遂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計把跟踪者逮着再迫他招出方美絲的下落，不料施明馨却被人以輕機關槍掃射，連人帶車滾落二百呎高的山坡——

窮追力索下　徒勞而無功

　簡文通這天的生活程序也和平時一樣，依時下班，就自己開着他那一部樸實的自由車，向他座落在郊外的住宅開回去。

　他一點也沒有料到，今天會發生甚麼不尋常的事情。雖然施明馨的事情，也發展得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不過，施明馨的確是死了，雖然他派去的打手則是死了一個而又失踪了一個。也許施明馨是當時反抗吧，那失踪的一個打手，也許是受了傷，而且已躲了起來吧了。他們受了傷，是會盡量避免來痲煩他的。總之施明馨是已經死了，既然任務已經成功，他應該就不會再有甚麼痲煩了。

　他的心已經在想着另一件事情了。

　當簡文通正開着這部車子，心裏想着另外一件事的時候，車子的後廂裏忽然響起了一種古怪的聲音。好像有甚麼在裏面動着似的。也許是車子的尾部有些甚麼機件鬆脫了。

　凡是駕車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馬上顧慮到自己的安全問題的。也許，是車子的後輪螺絲鬆脫了之類？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隨時會有一隻車輪脫落下來，而造成撞車慘劇的。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像所有的駕車人一樣，簡文通也馬上停下車來，下車視察了。雖然這裏是一個相當荒僻的所在。

　簡文通下了車，繞到車後去，蹲下來望望車底，却看不到有甚麼異乎尋常的東西。

　忽然之間，那奇怪的聲音又來了。是來自那行李廂之內的。有些東西在撞擊着行李廂板內部，發出了單調的「格，格，格」的聲音。

　簡文通的背脊通過了一陣陰冷，額上也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陣冷汗。他狠狽地連忙掏出車匙，把那行李廂蓋上的鎖開了，掀起箱蓋。

　他看見了一件記得明明不是屬於他的東西。那是一隻奇怪的儀器，有點像一隻原子粒收音機，大約有一呎長，半呎高和半尺厚。這東西的頂上則伸出了兩支金屬天綫般模樣的東西來，正在那裏自動一伸一縮的。當他們伸長的時候，它們就會觸到了廂板的內部，於是就發出了那奇怪的「格格」的聲音。

　簡文通目定口呆看着的時候，這二支天綫的伸縮又停止了。這時，他就可以聽到，那「收音機」的裏面還正在傳出「的搭，的搭」的聲音。

　簡文通的臉色馬上變成灰敗，嘴巴一開一合地噏動着，却發不出聲音來，而腳步也不由自主地退後。

　他連路上的情形也忘記了注意，竟然退到了路中心，一部汽車正在駛來。如果不是那車子及時停住，簡文通就可能會給撞個正着了。

　那車子停下了，車上下來了一個男人，對簡文通頗表關心地說：「怎麼了，朋友，出了甚麼事嗎？」

　「唔——呃——」簡文通吶吶着：「是我的車子——出了毛病的。」

　「哦，你不會修車？」那人說：「讓我來替你看看吧。」

　「不！不！」簡文通又連忙把這人攔住：「用不着了，我——呃——有人替我修車的，祇要勞煩你送我進城就行了。」

　他是懷疑那發出着「的的搭搭」聲音的東西乃是一隻計時炸彈，這個人雖然答應替他修理，但修理的時候爆炸起來，害了人家一命，也是不好的。

　「也許不是甚麼大毛病。」那人還是堅持着：「那麼很快就可以修好了！」

　「不，不用了。」簡文通說：「反正我又不趕時間，如果你方便的話，勞煩你送我一程吧！」

　「好。」那人說。

　於是簡文通上了那人的車子，坐在司機位旁邊，那人開動了車子，他才舒了一口氣。如果那是一隻計時炸彈，那也沒有關係，祇要爆炸時他不在塲就行了。遲一

些再回來看看，如果還沒有爆炸，那也許就不是計時炸彈了。

　他却不知道，和這個人坐在一起，更危險過和那個疑是計時炸彈的東西在一起的。因為這個人不是別人，這個人正是司馬洛。不過他不認得司馬洛，顯然亦不知道有司馬洛這人的存在，所以他並沒有這種感覺。他還覺得放心。

　直至後來，司馬洛忽然把車子開離了路邊，穿進了一座樹林之中。

　「呃——」簡文通吶吶着：「你——你要到那裏去？」

　「別担心。」司馬洛微笑：「我不過是要走捷徑吧了。」

　簡文通眯起了眼睛看看前面。他並不是初來此地的人，事實上他對這附近的形勢是挺熟識的，他沒有聽過有這樣一條捷徑。但車子是司馬洛的，他也沒有甚麼辦法。

　他開始對司馬洛投以懷疑的眼光。不過，看來看去，又總不覺得司馬洛是個壞人。其實，簡文通是弄錯了。他本身就是個壞人，壞人的敵人就是好人，他除了要提防壞人之外，同樣地也應該提防好人的，因為好人也同樣是會對他不利的人呢。

　司馬洛開着車子，繼續深入林中，一面說：「噢，對了，我忘了自我介紹，我叫司馬洛！」

　「司馬先生。」簡文通點點頭：「小姓簡，簡文通！」

　「很好聽的名字。」司馬洛說：「簡先生，你知道嗎，我現在正傷心得很！」

　「傷心得很？」簡文通瞥了他一眼，覺得這個人眞是語無倫次之至。

　「我有一位女朋友，很美麗的。」司馬洛說：「但她剛剛死掉！」

　「唔——呃——我也很為你難過！」簡文通心不在焉地。

　「她是汽車失事而死的。」司馬洛說：「整部車子墮到了山崖下面，人也差不多燒成了焦炭了。」

　簡文通的心大跳了起來，跳得簡直難以控制了。

　司馬洛又說：「她也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她叫施明馨！」

　他說着，把車停了下來。簡文通滿頭大汗，連忙轉身要開啓車門，下車逃走。

　「蓬！」司馬洛的拳頭從後面而來，擊到了他的背脊上，把他打得整個人都痲痺了。

　他軟軟地伏在那車門上不會動。

　簡文通做的雖然是人命的生意，但是他自己是不會取命的。他祇是一個商人，懂得運籌帷幄而已。他不懂得取甚麼人的命。

　司馬洛的手臂如蛇一般箍着他的頸子，把他拉了過來，吃吃笑着：「你知道嗎，簡文通？在這裏，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我就是把你强姦也可以的！」

　「你……你究竟想怎樣？」簡文通恐怖地問道。

　眞想不到他是一個這麼容易對付的人。他自知沒有甚麼抵抗能力，所以根本就沒有企圖抵抗了。

　「你以為那是一隻計時炸彈，是不是？」司馬洛一點也不急：「那你錯了。那祇是一件玩具，裏面裝了一隻電動馬達，受遙遠距離的無綫電控制，我需要的時候，只要一開動無綫電控制的按鈕，那兩支天綫，就自然會一伸一縮的了！」

　「這——這又是甚麼意思？」簡文通吶吶着問，一面忍不住咳嗽，由於司馬洛把他的喉嚨勒得很痛苦。

　「施明馨。」司馬洛說：「你派人把施明馨殺死了，我要知道為了甚麼！」

　「我不知道你是在說甚麼！我也不認識——」

　話還沒有說完，司馬洛又發力一推，簡文通的臉撞到了車門的玻璃上，他痛苦地叫了一聲，鮮血從鼻孔裏如泉湧出。他忙掏出手帕來掩着，一副可憐的樣子。

　司馬洛的咀唇鄙夷地歪曲着：「你們這一類人都是一樣的，不吃些苦頭，就甚麼都不肯認！」

　簡文通還是在抹着鼻子。

　雖然他是沒有甚麼可能抵抗的，他還是不肯承認對司馬洛所問的問題知情。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牽涉到了他的身上，眞是不得了的。

　他又囁嚅地說：「司馬……先生，是司馬先生嗎？我看你眞是誤會我了！」

　「我當然也可能是找錯了人。」司馬洛說：「我捉住的那個傢伙，他可能是對我說謊，亂指一個人的，所以我才要在你那部車子的行李厢裏面放那隻玩具。但是，你對這個似乎很熟行，你一看，就懷疑那是一隻計時炸彈，如果你自己不是也用過這一類的東西，你也不會有這種懷疑的，對不對？而且，你一聽見施明馨的名字就想逃走，這也是一個破綻。如果你不知道施明馨的事，為甚麼你要逃走？」

　「唔——呃——」簡文通吶吶着說：「這——這在報紙上也看得到的！」

　司馬洛忽然閃電般地一伸兩手。這一次，他一隻手伸去扭開了車門，另一隻就在簡文通的肩上一推。車門打開了，簡文通就仆了出去，在草地上打了一個滾。

　司馬洛也跟着撲出了車子外面，一手執住了簡文通的衣襟，把他揪了起來，另一隻手則握成拳頭，揮了過去，隨即又放手。這一拳擊得很重，「蓬」的一聲響，使簡文通好像一支火箭似的飛了出去。

　他跌在地上，司馬洛又如狠似虎地衝了過去，簡文通連忙揮着雙手叫了起來：「不要！不要！有話慢慢說，我有糖尿病，心臟也不大好，我不能——」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如果你還不快點招供，我就使你的糖尿病和心臟病都一齊發作了！」

　「不——不要！」簡文通連忙高聲哀求着。

　司馬洛一腳踏到了他的胸膛上：「快說出來，為甚麼你要殺死施明馨？」

　很可能簡文通是的確患着他自己所說的這兩種病的，所以他對自己的生命十分珍惜。他連忙說：「我說，我說，你——先把腳拿開，我的心臟——」

　司馬洛沒有把腳拿開，祇是把腳放鬆了一點。他也是相當珍惜簡文通的性命的。很簡單，假如簡文通死掉了的話，他就沒有活口可以追查的了。

　簡文通如獲大赦地呻吟着：「我——

我祇是代人辦事！不關我事的，我和她沒有私怨，這祇是一樁生意！」

他這一類人，到了這種最後關頭，總是這樣說的，司馬洛也聽厭了。他的脚又在簡文通的胸膛上轉動了一下，問道：「誰？是誰叫你做這件事的？」

「我不能透露，這是不合——」

「不合行規的，是嗎？」司馬洛說：「我也聽厭這些話了。你自己考慮吧，你想用自己的性命來保護行規，還是寧願放棄行規，而保存自己的性命？」一面說着，一面他又在脚上加重壓力，以提醒簡文通，讓他知道，生命是多麼可貴的！

「那是朱源清！」簡文通馬上就放棄了行規了。

司馬洛對這個名字並不滿意，他是希望簡文通說方美絲的，但簡文通說的却不是方美絲的名字，甚至不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不是他！」司馬洛搖着頭。

「是他！」簡文通哀鳴着：「你怎麼知道不是？你得聽我說。」

「是方美絲叫你來的，是不是？」司馬洛問道。

「方美絲？」簡文通定着眼睛看着司馬洛，一時就像連痛苦也忘記了似的。

「對了。」司馬洛說：「不要騙我了，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是認得這個名字的！」

「不錯我認得這名字。」簡文通承認：「方美絲，這是一個很値錢的名字！」

「她到底給了你多少錢？」

「我不是說這個，」簡文通連忙否認：「而且，她也不是——是朱源清！」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又加重地一踏：「說，爲甚麼你會說方美絲是一個値錢的名字？」

「你——不知道嗎？」簡文通又說：「你——你知道的吧？」

「我也許知道。」司馬洛點頭。

「那你就該明白了。」簡文通說：「如果我知道方美絲在那裏，我等於得到一張祇簽了名字而沒有銀碼的支票，銀碼任憑我自己塡上去，還有空替她幹這個？」

司馬洛不能不承認，這話是說得有點道理的。他又說：「好吧，關於這個朱源清，他又是誰？」

「一位客戶。」簡文通說。

「老客戶？」司馬洛問。

「交易過三次。」簡文通說：「在這種生意來說，一次以上，也已經算是老客戶了！」

「爲甚麼朱源清要殺死施明馨呢？」司馬洛問道。

「你認爲我會問他這個嗎？」簡文通狡猾地道。

「不要用問題來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憤怒地道：「我問你，你就淸淸楚楚地回答我好了！」

「呃——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殺施明馨。」簡文通說：「你知道的，做我們這種生意，從來不問理由的，理由與我們並沒有關係！」

「那麼，朱源清是幹甚麼的？」司馬洛又問道。

在他的腳下，簡文通聳聳肩：「在一些人的眼中，他是一個壞人。走私，販毒，此外任何可以快速賺大錢的生意他都做。做這種生意的人，仇人總是不會少的，所以他要我替他殺死甚麼人，我也不會感到意外。」

「在那裏可以找到朱源清？」司馬洛問。

「他就在此地。」簡文通說：「我有他的電話。」

「我不是要他的電話。」司馬洛說：「我要找一個他一定到的地方。最好是一定時間一定到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每天某一個時間一定會到甚麼地方。」簡文通說：「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會回到他的小老婆那裏去的。大約隔天吧。他很寵幸他這位小老婆。一個男人，事業上有了點成就，那少不免會去找女人的。」

「唔，他這個小老婆是住在那裏的呢？」司馬洛又問他道。

簡文通也告訴了他。然後，司馬洛又問了他許多有關朱源清的問題，簡文通也據實回答了。司馬洛相信他是據實回答的，他雖然不認識朱源清，但簡文通的回答之中却提到過一些司馬洛知道和聽過的人和事。

當司馬洛相信簡文通是已經把他所知的有關朱源清的一切都說了出來之後，他又問：「那麼，你又猜朱源清是爲甚麼要殺施明馨呢？」

簡文通搖搖頭：「我不能猜，我根本不認識施明馨。」

「朱源清和方美絲有甚麼關係呢？」司馬洛又問道。

「方美絲？」簡文通表示莫明其妙：「他和方美絲會有些甚麼關係呢？」

「你猜猜吧。」司馬洛說：「方美絲和朱源清會有甚麼關係？」

簡文通皺起了眉頭想了一陣，又搖起頭來：「沒有理由吧？我就沒有聽見朱源清提過方美絲的名字。」

司馬洛沉默着。也許，這件事並不是和方美絲有關，而是施明馨另有仇人要對付她？如果是這樣，事情就不簡單了。他的損失太大了。辛辛苦苦地找到了一個施明馨，還沒有盡其所用，又馬上失掉了。

不過，在未找到朱源清問個清楚之前，這一點是還未能決定的。

「方美絲？」簡文通說：「你是在找尋方美絲？你眞的是在找尋方美絲嗎？」

「我是又如何？」司馬洛問。

「那我們可以合作呀。」簡文通說：「這是一件很値錢的貨物，就是兩個人分，也絕對不嫌少的。」

「你有甚麼和我合作的條件呢？」司馬洛問道。

「我嘛。」簡文通熱心地說：「我的情報路綫很廣，我是有辦法的，我可以帮你！」

司馬洛心裏在冷笑。這一類人，總是愛誇口說自己的情報路綫很廣的，然而照他所見，則簡文通的情報路綫並不如他咀巴裏所誇耀的那麼廣。

簡文通早已知道方美絲是一件値錢的可居奇貨，如果他眞有本領的話，他已經在找她了，正如他所說，還有空去替這個

朱源清來做殺人的勾當麼？

「帮我，那是將來的事情。」司馬洛說：「我們談的是現在。現在，你有甚麼可以合作的條件呢？難道你知道方美絲的下落？」

「我——我不知道。」簡文通吶吶着：「不過……不過……這個是可以查的。」

「那就多謝你了。」司馬洛說：「我自己也會去查，實在不必勞駕你！」

「那麼……那麼……」簡文通又恐懼起來了，他也不是一個不會用腦的人，既然司馬洛不需要他帮助去找尋方美絲，那他對司馬洛是完全沒有用了，既然司馬洛認爲他已沒有用途，那司馬洛會怎樣對他呢？總不會就這樣讓他安然回家吧。他連忙又說：「那我也可帮助你去找朱源清！」

司馬洛的眼睛一瞪，又舉起了拳頭：「你是說，你剛才告訴我的話是假的！」

「不，不。」簡文通吶吶着：「不是！不是！我……我並沒有對你說謊！我所說的，全部都是眞話。」

「那麼，我就不需要你了。」司馬洛說。

「那……那你想怎樣處置我？」簡文通苦着臉。

「你嘛。」司馬洛微笑：「怎樣處置你，這倒是一個頭痛的問題！你活着，對我是沒有好處的呀！」

不活就是死了。

「不，請不要殺我！」簡文通慌忙地叫着：「你叫我幹甚麼我都可以依你，就是不要殺我！」

司馬洛搔着後腦，一面仍用一隻脚踏着簡文通，臉上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但問題就是，我不想叫你做甚麼的！」

「放我一命吧。」簡文通的眼淚也流出來了：「我……我會很感激你的，我會當你是我的再世父母！」

「我們時間已經浪費得太多了！」司馬洛說着，就從懷中拔出手槍來，槍咀抵住簡文通的前額。

「不……不要！」簡文通狂叫着。

「二十秒鐘。」司馬洛說：「我給你二十秒鐘時間祈禱，不能再多了！」

簡文通驚到面淸唇白，眼球翻白着。

「你自己數吧！」司馬洛看看錶：「我不數了，到了時間，我就開槍！」

簡文通當然沒有心機去數。他祇是利用這若干秒時間去求情。然而急起來，他求情也是求得語無倫次的。

而司馬洛也根本不聽他的求情，就是再花言巧語，都沒有用。大約過了七八秒鐘，他就把槍的撞針扳後，發出「格」的一聲。

簡文通的臉色，在這一秒鐘的時間內又轉了好幾度，轉得比泥土的顏色更難看了。他的身子又大大地痙攣了一陣，忽然猛的坐起身，雙手也伸了上來，不顧一切地掩住自己的胸部。他的喉嚨間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音。

司馬洛把槍和脚都拿開了，退後了兩步。

簡文通的嘴邊吐出了白色的泡沫，在地上滾來滾去，後來整個身子伸直了，連腰背也離開了地面，跟着又軟了下來，就不動了。他的雙手也慢慢地從胸部滑開，軟軟的擱在地上。

司馬洛再上前一步，在他的身邊蹲下來，摸摸他的胸部，已經摸不到心跳。再摸摸脈搏也經已很微弱，而且，就在他的觸摸之下，他連脈搏的跳動也停止了。

司馬洛知道他是已經死了。心臟病發作，原來他的心臟壞的程度，比司馬洛所料的更要嚴重。也許比他自己所料的更要嚴重。

司馬洛微笑，喃喃着說：「我沒有殺你，是你自己死的，不要怪我！」

就好像殺死簡文通這樣一個早就應該死的人，也是一件傷天害理的事似的。

他把簡文通的屍體留在那裏，回到車上把車子開動了，離開那裏。簡文通的屍體，好一段時間都不會有人發現的。就是發現了，大概警方也很難猜得出這是怎麼一回事。簡文通的車子停在遠遠，而他的人却在這裏死了，死前給人打過一頓，死因是心臟病復發，而他的車子的行李廂裏面，却有着這樣一件可算奇怪的玩具。

沒有人能猜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而司馬洛亦沒有興趣帮助別人來猜。目前，他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找到朱源清。趁朱源清還不曾知道簡文通巳經出了這件事。

他開着車離開樹林。現在，他的車子巳經開得相當好了。他巳經恢復了以前的九分水準。這是施明馨帮忙他的，不過施明馨却付出了她的生命。這實在是太大一點的代價。

× × ×

朱源清有一個很美麗的小老婆。

一個眞眞正正的美人兒。無論樣貌和身材，都是無懈可擊的。唯一的缺點，是不容易看出來的缺點，這個缺點却是存在於她的腦子裏面的。

這個缺點就是，她不大聰明。是那種美麗得使人心動，然而又愚蠢得使人心痛的女人。她祇知道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就是錢，和漂亮的男人。

有錢也沒有用，一定要漂亮，漂亮也沒有用，一定要有錢，如果叫她跟了一個有錢而醜陋的男人，她會去和漂亮的男人混。如果她跟了一個漂亮而貧窮的男人，那她又會去和有錢的男人混，以追求物質方面的享受了。

腦筋的缺乏，也使她的臉部缺乏表情。如果不是的話，她大可能當上明星的。

不過，她跟了這個朱源清，倒是很理想的。朱源清這個男人，既有錢，面貌亦夠漂亮，身體強壯。這就使她安定了下來，不需要再出去混了。

這天晚上，朱源淸也和平時一樣，和她一起上床。她是一個性慾極强的女人，朱源清不但要漂亮，要有錢，也還要强壯，才能給她以滿足的。

她得到了她所需要的，然後她就跑進了浴室中了。朱源清則點上了一根香烟，靠在床上，抽吸着。

她洗好了澡，便從浴室裏出來了，身上巳經披了一條大毛巾。她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拍拍他大腿：「明天你來不來，如果你來，我準備弄一點燉品給你吃！」

「燉品，你在做夢，」朱源清說：「大熱天時，吃什麼燉品？」

「這是爲了你好，」她說：「近來你

的身體實在不大好。」

「妳何以見得我的身體不好呢？」朱源清問。

「這些事情，一個女人是會覺得的！」她說：「近來，你好像有點力不從心似的。時間沒有那麼久。」

「哦！」朱源清揮揮手：「別多事吧，我不過是心裏有事吧了。一個男人，總是事業心重的。我是想着我的生意。」

「什麼生意？」她又問。

「哎，別多事吧，」朱源清說：「這是男人的事，和你沒有關係的。」

「但是近來，你每一次來，都不在這裏過夜。」她說。

「就是因爲生意忙，不够時間。」朱源清說道。

「生意忙？半夜三更，也有生意好談的？」她鄙屑地一歪咀，「我就不大相信了！」

「談生意的事，有什麼標準的，」朱源清說：「需要起來，就是三更半夜要你去，你也非去不可的！」

「我看，」她冷冷地看着他，「你是另有去路吧了。外面另外有一個女人，是不是？決不會是你的老婆，你已經告訴過我了，你已經許多年沒有和你的老婆同過房。」

「外面有女人，那我爲什麼還要來找你？」朱源清沒好氣地，「我就是爲了愛你，所以雖然生意忙得不得了，還是抽空來這裏看你的！」

「我但願你說的是眞話！」她把臉伏到了他的胸膛上。那是强壯的，密密地長滿了髮毛的胸膛。

他却扶着她的肩輕輕地把她扶了起來。他說：「好了，別胡鬧了，現在，我又得出去了。」

「出去？三更半夜，到那裏去？」

「我已經說過了，」朱源清沒好氣地道：「說生意。」

她呶着咀，坐在旁邊看着他穿衣服。

他們的床邊有一張很精緻的床几，白色的，邊緣以及突起的部份，則是漆成金色。他們兩個人都無從知道，原來此時，在這隻床頭几的底下，已經多了一件東西。這是一隻黑色圓形的塑膠儀器，形狀和大小，都像普通學生們所用的墨盒，不過表面上却有很多小孔。這是一隻無綫電收音器，他們的一切對白，都給這隻無綫收音器吸收了，而傳到了司馬洛身邊一隻收音機，通過這隻收音機重行播出來，讓司馬洛能够聽得清清楚楚，就像他也是置身在房中似的。

這隻儀器是在幾小時之前司馬洛裝下去的。他僞裝電話公司的工人，來這裏檢查電話綫，就在床頭几的底下裝了這隻儀器。

他來過了之後，也並沒有人懷疑，由於屋中並沒有損失什麼。事實上不但沒有損失，而且反而多了這一件東西呢。

司馬洛這時正坐在他的車子裏，聽着收音機中播出來朱源清與他這個小老婆的對話。而他這部車子，就停在距離朱源清的「金屋」不遠的地方。

對付朱源清，他並不打算用對付簡文通的辦法了。他打算先聽一聽，聽清楚有關朱源清的事情，了解一下朱源清究竟是在攪甚麼鬼。而現在，他對他所聽到的也相當滿意。

朱源清不是每晚都要到一個地方去「談生意」嗎？他不是每晚都到這小老婆這裏來的，但是，雖然在來的晚上，他還是要去「談生意」，這就證明他是每天晚上都去的了！

司馬洛也不相信他是去談甚麼生意。他祇是每晚要去一個重要的地方，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司馬洛很有與趣知道他去的這個是甚麼地方，做的又是甚麼事情。現在朱源清就要去了，他祇要跟着他去，就可以知道。

司馬洛微笑等着。

他聽見收音機裏傳來朱源清的聲音。朱源清在說：「好了，現在我得去了。」

「甚麼時候再來？」那個女人幽怨地問。

「後天晚上吧。」朱源清說。

「後天晚上，用不着再出去談生意了？」她又問。

「這……這說不定的。」朱源清說：「如果這件生意做成功了，我就有空，而且，我會有很多空閒時間了。」

「爲甚麼？」她問：「你退休了？」

「不是退休，」朱源清格格地笑着：「不過也差不多可以退休了。我會有很多很多錢。告訴你吧，你喜歡鑽石明天你就去看定一顆鑽石好了，我會買給你的。」

「不要騙我！」她說。

「我甚麼時候騙過你了？」朱源清道：「沒有把握做到的事情，我不會亂說出來的。」

她很高興了。司馬洛聽見「啐」的一聲，無疑地她是在他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司馬洛也高興。朱源清這件生意做成了之後可以賺很多錢，多到他可以退休。甚麼生意可以賺這許多錢的？也許是方美絲？

他聽見朱源清開門，關門。以後就聽不到朱源清的聲音了。無疑地，朱源清是已經離開了他這間「金屋」。

司馬洛把收音機的掣關掉了，等了一分鐘，然後拿起身邊一副望遠鏡，望出車窗外，望向路上。通過樹林的縫隙，他可以看到一部車子沿路駛來。那就是朱源清的車子，而車子駛近時，他也看到開車的人正是朱源清。

朱源清的車子在面前經過，又遠去了。司馬洛放下了望遠鏡，却不急於跟隨。他只是伸手到後座，拿過來了另一副奇怪的儀器。像一隻手提無綫電視機，也有一面螢幕的。

不過這面螢幕並不是白色，而是黑色的，而這黑色的螢幕上，有一個白色的光點正在一閃一閃地慢慢移動着。這個白點的移動方向，也就是朱源清的車子移動的方向。當朱源清在屋中享燕溫柔的時候，司馬洛就已經做了手脚，在朱源清車子的行李廂裏面裝了一隻發波器，而現在，他這隻電視機就感應那隻發波器的電波，形成了這個白點，指示出朱源清的車子的去向。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當朱源清的車子駛了一段路，看不見了的時候，司馬洛才把自己的車子開動了，駛出了公路上。

已經看不見朱源清的車子了，不過還可根據螢幕上的白點而知道車子的去向。

他不慌不忙地把車子開動了，跟在後面。

那副小型電視機，指示着朱源清的車子去向。路是很簡單的，而且，司馬洛照例又對這裏的道路形勢有過了相當詳細的研究，所以他是不愁會丟失了朱源清的車子。在應該轉彎的地方，他就會轉彎，繼續跟踪着。

後來，他發覺，朱源清的車子是駛向十分偏僻的地方，不可能有甚麼去處的地方。

朱源清究竟要到甚麼地方去呢？照他所去的方向來看，那邊應該是沒有屋子的。不過，朱源清所在的地方，愈古怪就愈好，地方愈古怪，這也表示他去做的事情是愈古怪。愈古怪的事情，就愈可能是與司馬洛有關。如果朱源清眞的是去和一個人談生意，那才要把司馬洛悶死了呢。

後來，螢光幕上那個白點指出，朱源清的車子已經停了下來了。這也即是說，朱源清已經到達了目的地。

於是司馬洛依循着那個白點所在的方向，把車子駛上了山坡。

在山坡上停下來，望向下面，那裏果然就是海邊了。司馬洛可以看到，朱源清那部車子已經停在海邊。那裏有一座小小的碼頭。而在半圓的月亮的月光之下，他看見有一個人正划着一艘小艇，向海灣中心划出去，這個划艇的不是別人，無疑地正是朱源清。

海灣的中心有一艘遊艇停着。司馬洛的心跳了一跳。一艘遊艇，這是一個很好的秘密基地，由於可以隨時流動的。今天停在這座海灣，明天，甚至一小時之後，又可以停到另一座海灣去的。而且，一艘遊艇，如果要收藏起一個人的話，也同樣地是一個理想的地方。朱源清是不是在這艘遊艇上藏起了一個人呢？

司馬洛伏在那裏，取出了望遠鏡來，向那艘小艇望下去。划艇的人果然就是朱源清了。

他再把望遠鏡擺遠一點，望向那艘遊艇。遊艇的甲板上有三個强壯而高大的大漢站着，在等着朱源清的小艇到達。就祇可惜，司馬洛看不到遊艇的內部，不知道裏面還有多少人，以及裏面有着一些甚麼東西。

他也無法猜測，朱源清究竟是到遊艇上去幹甚麼了。

似乎祇有一個辦法可以知道遊艇上有着一些甚麼，值得朱源清三更半夜趕着上去的。那上面有着一些甚麼能使朱源清發達到可以退休的東西？

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遊艇上去看看了。而且他不能學朱源清一樣划艇去的。他祇能够游泳去。

不過，司馬洛也並不打算馬上下水。也許朱源清並不打算在遊艇上久留呢？也許朱源清上一上去就離開呢？那他豈不是弄巧反拙？

於是司馬洛在那裏等着。

他小心地看着朱源清，看見他到達了遊艇，而其中一個大漢把他扶上了遊艇上。後來，就看不見朱源清了！

司馬洛還是在等着。久久，朱源清都不再出現。也許，他是打算在那上面久留了？

司馬洛還在考慮着是否應該下水，游到遊艇那裏去的時候，又看見一個人在甲板上出現了。但這一個人却不是朱源清，而是其中的一個大漢。

這個大漢爬下了朱源清開來的那艘小艇。他划着小艇，向岸上划回來。他一定有一個任務，要到岸上去進行的。而且此時，司馬洛又發現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遊艇的旁邊，並沒有繫着其他小艇的。

小艇是在溝通遊艇與岸邊之間的必須工具，難道，那遊艇上留守着的人是不需要上岸的？抑或，是遊艇的主人不大贊成他們無故上岸，所以就不備小艇在旁邊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這遊艇上，是一定有着一些相當重要的東西，需要他們看守着，而不願意他們離開一刻了。

那個人划着小艇，向岸邊划來，司馬洛一直通過望遠鏡，小心地監視着他。這個人到達了碼頭，把小艇拴好了，人就爬上了碼頭上來。

他並不是步行離開，而是走向朱源清那部汽車，用帶來的鎖匙把車門打開了，就坐上了司機位。

看到這裏的時候，司馬洛就不再看下去了。他也馬上把他的車子開動，掉頭下山而去。

當那遊艇上的人的車子也上了山坡，駛下山來的時候，他發覺司馬洛的車子就橫梗在路中心。而司馬洛已經把車頭蓋打開了，正在弄着車頭內的機件。

這條路的路面不大寬闊，他的車子通不過去，於是這人不耐煩地按起號角來。

「我也沒有辦法的，」司馬洛也同樣地表示不耐煩：「車子壞了，開不動的。你要快。你下來帮帮手，把它推到路邊好了！」

那人覺得，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好主意。於是他也下了車，走過來，說：「好了，我來帮你推一推吧。」

他和司馬洛一起繞到了車尾。他急不及待地用雙手按着車尾。司馬洛却沒有和他一樣做法。司馬洛祇是把槍取出來，抵在他的脅下。

那人呆住了。「唏，」他吶吶着，吃驚而詫異地：「這算是什麼，打刦嗎？」

「是打刦又如何？」司馬洛說。

「你不知道我是誰吧？」那人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司馬洛說：「不過，你不妨說出來聽聽！」

那人想了一想，又覺得還是不說爲妙。他聳聳肩道：「你如果是打刦，那你是找錯對象了。我身上並沒有錢。我是從船上下來的，值錢的東西都是留在船上。」

「沒有錢你上岸來幹什麼？」司馬洛說：「你一定是要去買東西，去買東西又怎會沒有錢呢？」

「我也不是去買東西。」那人說。

「哦？」司馬洛冷笑：「這個我也不相信。讓我搜搜看！」

他伸手去搜那人的衣袋，那人的動作倒也相當敏捷的。就乘着司馬洛一伸手的時候，他的手也動了。他一手拍向司馬洛

的槍，把槍拍歪了，另一隻手則已握成拳頭，向司馬洛的胸部擊了過來。

司馬洛的槍咀雖然給拍得擺到了一旁去，但是槍並沒有脫手飛去。而那人的一拳，也並沒有擊中他的身體，沒有那麼容易的。司馬洛的身子一側，那人的拳頭便從司馬洛的腋下穿過。隨即，司馬洛的手臂就一夾夾了下去，把這人的拳頭緊緊地夾住了。

這人也同時執緊了司馬洛握槍的手腕。於是，他們一人佔住了對方的一隻手，一時緊鎖在那裏，每人的兩隻手都不能動了。

那人的氣力相當大，幾乎能够與司馬洛相持不下。但這種事情，並不是氣力大就可以的，還需要動作够靈活。司馬洛就是動作够靈活。而那人則是動作不够靈活。司馬洛的膝蓋一提，就頂了上去，頂中了那人的胯下，而且一頂就是兩下，那人尖叫了一聲，身子向前面彎了下來，抽搐着，連司馬洛那隻拿槍的手腕也無法握住了。

司馬洛的膝蓋又再度頂上去，這一次則是頂中了這傢伙的胸部了。這個人軟軟地倒在地上，再沒有抵抗之力了。司馬洛對於這些徒手近身撲擊術是下過苦功研究的，一動起來就準，快而且狠，尤其是他的外表斯文而漂亮，更想不到他會有這麼厲害。

那人兩眼翻白着，可憐地抬頭看看司馬洛。

司馬洛把槍伸前去，槍咀抵在他的額上，然後再伸手到他的褲袋去摸摸，果然摸出了一卷鈔票來，不算很大的數目，不過，如果給一個普通刦匪得到，却也算是滿意的收穫了。

「哈，」司馬洛得意地說：「你又說沒有錢，現在又給我搜了出來，那不是該死嗎？」

「你……拿去好了。」那人吶吶着：「你要錢你拿去吧，殺死了我，對你也沒有甚麼好處的。」

「哼！」司馬洛冷笑：「本來，我要的祇是錢，現在，我又不單是錢就滿意了，我要你對我說實話。」

「好，好，我說實話！」那人也連忙答應：「你要知道甚麼，你問好了。」

「你是去買東西的。」司馬洛說：「買甚麼東西這樣神秘？」

「不是神秘，」那人苦着臉：「我祇是去買鏹水。」

「甚麼鏹水？」司馬洛問。

「鏹水就是硫酸，或者硝酸，你知道的！」那人說。

「買鏹水有甚麼用？」

「哦，呃——船上的抽水馬桶，積了一層垢，要——要用鏹水才能洗脫的。」那人吶吶的說。

司馬洛的脚一動，堅硬的鞋尖就踢中了那人的小腹中段的前面。那人痛得尖聲叫了起來。

「這就是懲戒你說謊！」司馬洛說：「你要知道對我說謊是沒有益處的。」

「我沒有說謊。」那人說：「我眞是去買鏹水的。」

「算你眞是去買水鏹吧。」司馬洛說：「但是決不會用在抽水馬桶上。世界上沒有人會半夜三更趕着去買鏹水洗抽水馬桶的。現在再給你一個機會說眞話！」

「我…我眞是去買鏹水。」那人說。

「半夜三更，也沒有買鏹水的地方。」司馬洛說：「買酒還可以說得通！」

「我認識一間相熟的店子。」那人說：「他們會賣給我的。」

司馬洛皺着眉頭，這人堅持說是買鏹水，似乎不是假話。他大可以說是去買酒或者是買宵夜的食物，這也一樣可以混得過去的。也許這人太笨了，並沒有想到，把眞話說出來，反而使人難以相信。

「好吧，買鏹水，作甚麼用？」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那人說：「主人叫我去買，我就去買了。我不能問的。」

「主人是誰？」司馬洛問：「就是開這部車子來的人。」

「是的。」

「他叫甚麼名字？」司馬洛問，現在，他是逐步切入正題了。

那人苦着臉，他說：「朋友，你何必問這許多呢？錢你已經拿到了，也就算了吧！」

「我好奇心重，」司馬洛獰笑着：「我就是要知道，你不想說，你大可以不說，不過，你不說的話，我却要開槍了。」

「那是朱先生。」那人祇好招供：「朱源清先生，你不會認識他的。」

「唔，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司馬洛說：「但他半夜三更趕到遊艇上來，叫你去買鏹水，這是爲了甚麼？」

那人雖然不願再說下去，但在司馬洛的槍咀威逼下，他又不能不據實說出來。

不錯，他說，他的主人就是朱源清，而那艘遊艇就是朱源清的。他在這遊艇上不過是任看守之職！朱源清半夜三更回來，叫他去買一瓶鏹水回來，他就去買了。他不知道朱源清買這瓶鏹水來幹甚麼，他亦不敢去問。

這樣說，司馬洛還是不滿意的。因爲最重要的一個疑問，這個人還不曾回答，司馬洛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那船上藏着些甚麼？」

「沒有甚麼！」那人說。

「別再對我說謊了！」司馬洛說着，又在他的小腿上踢了一脚，使他痛得全身都痙攣了起來。

「不……不要！」這人哀鳴着。

「說出來！」司馬洛命令着，「把眞話說出來，那遊艇上是藏着一些東西的，我知道，不然你們也不會給困在遊艇上，連小艇也沒有一艘了。」

司馬洛的觀察入微，使那人吃了一大驚，而他現在也開始相信，司馬洛並不祇是一個刦賊而已，司馬洛另有目的。事實上，說司馬洛是一個刦賊，這也不合邏輯的。司馬洛動用了一部汽車和一把手槍，如果祇是爲了刦他那一點點錢，那豈不是太過小題大做了！

然而處此情形之下，他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他祇能顧全自己的性命，很明顯地，如果他不坦白招供，他是保不住性命。

他說：「船上藏着一個女人。」

司馬洛的心大跳起來：「一個女人？

」他問：「誰？」

「我不認識！」那人說。

「怎樣的女人？」

司馬洛又問：「爲甚麼關在那裏？」

「我不知道。」那人說：「那是朱先生的事情，朱先生叫我們看着她，我們就看着她。這種事情，我們也不方便去問他的！」

「怎樣一個女人？」司馬洛問。

這個人並不能够準確地形容出這個女人的特徵，他祇能說出，這是一個很美麗而很年輕的女人。一個很美麗而很年輕的女人，這個形容，就巳經和方美絲相當近似了。

而且，他也說，朱源清似乎是在向這個女人問一些甚麼問題，這個女人却不肯說，他曾經用鞭子打過她。她也不肯屈服，不知道爲甚麼，她似乎寧願死，也不寧願回答朱源清的問題的。

這個時候，司馬洛就差不多可以肯定，這個女人必然是方美絲了，這也解釋了一切。

解釋了方美絲爲甚麼一失踪就音訊全無，亦不企圖去和那些找尋鎖匙的人接觸，把鎖匙出賣，因爲她是給人捉住了，她巳經失去了自由了！

是朱源清派人去殺施明馨的。他不想有人找尋方美絲，他一定也留意着有關方美絲的各方面綫路，一有人找到這些綫路上來，他就設法加以制止。施明馨找到了這綫路上來，他就要把施明馨殺死，就是這樣簡單了！

現在，他巳經找到了方美絲的下落，剩下來的一步，就是如何把方美絲奪過來了。而他相信，這件事也不難辦的。

「我……我都告訴了你了。」那人最後可憐地說着：「你再逼我也沒有用。」

司馬洛也不再逼他。因爲這個人所說的，巳經够了。

司馬洛看着他，作着鷙鷙之笑，那人恐怖地發抖起來。

「不……不要殺我，」那人哀鳴着：「請你……請你放我一命。我沒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你……你就是把我殺死了，你也沒有甚麼好處的呀！」

「但是，」司馬洛獰笑着說：「你對我是一種累贅，如果放了你，那我是更沒有好處的，是不是？你會回去報訊的！」

「我……我不告訴他們好了。你……你可以弄壞我的車子。」那人很熱心地對司馬洛提供辦法：「我走路回去，再划艇回到遊艇上，也要花好一段時間的，那時你巳經走遠了，這對你有甚麼影响呢？」

「你說得很有道理。」司馬洛微笑着：「原來你也是一個會用腦的人。但是，問題却是，我並不打算離開這裏，我是打算到遊艇上去的，明白嗎？」

「你……你要到船上去？」那人又恐怖起來了。

「是的。」司馬洛說：「難道你沒有聽清楚嗎？」

「但……但……」那人吶吶着：「你……你要到船上去幹甚麼呢？」

「我本來告訴你也沒關係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又不想告訴你，這說來話長了，我不想浪費我的時間。」

「但……但……」那人吶吶着：「你不能騙我的！」

但司馬洛說不浪費時間，就不浪費時間，也懶得再和他辯下去了，手上的槍一揮，就擊在他的頭上。

那人的眼一翻白，就暈了過去，司馬洛把他腰間的皮帶解了下來，代替繩子，縛住了他的雙手，然後再把他的褲子脫了下來，把這條褲子也代替繩子，並用它來把這人的雙脚縛了起來。

這裏是僻靜地區，雖然這人有機會去叫喊，也叫不出來的。不過司馬洛爲了小心起見。還是把他的襪子脫了下來，塞進了他的咀巴，這就使他無法叫得出聲來。

司馬洛再把他放進了那部平治汽車的行李廂裏面，把行李廂的蓋子蓋上了，下了鎖，這就可以說是把這人解決了，這人不能叫喊，而就算是眞的讓他萬一掙脫了，他也不容易從那鎖了起來的行李廂子裏逃出來的。

解決了這個人之後，司馬洛就回到他的車子上，把車子開動了，開上山坡，向下面的海灣中望了一望。那下面的情形，還是沒有甚麼改變，那艘遊艇還是停在海灣的中心，而那人划回來的小艇，也還是拴在碼頭的旁邊，這艘小艇，是最令司馬洛滿意的。由於有艘小艇拴在那裏，所以遊艇上的人，是暫時沒有機會回到岸邊來了，除非有人把這艘小艇划回遊艇的旁邊去。

雖然司馬洛打算到遊艇上去，他却並不打算把小艇開到遊艇的旁邊去。他是打算游泳過去的。他本來是打算游泳過去的，而現在，他也一樣沒有改變主意。

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巳經下了水，向着那艘遊艇游過去了，他身上巳經祇剩下了一條內褲，其他的衣服，都巳留在岸邊了，因爲滿身衣服，那是不大方便於游泳的。

那把槍，仍然插在腰間，雖然這把槍不大有作用了。槍一濕了水，作用就大大地減低了的。很可能如果槍彈中的火藥濕了水之後，就放不响了！

他也沒有時間去轉換他的武器設備，現在，這件事祇有他一個人去應付了。

如果再回到岸上去安排好再來，朱源清可能巳經走了，甚至遊艇也可能巳經不在這裏了。

司馬洛在水中慢慢地游着，很小心不發出任何刺耳的聲音，因此，他的速度也自然是比較慢了，如果全速地向前游，那麼，在游的時候，是一定會發出很刺耳的响聲的。

司馬洛慢慢地向那艘遊艇游過去。

直到他到達了船邊，那裏是有一度繩梯搭着垂下來的，以便船上的人上船下船。司馬洛就伸手上去，執住了這繩梯，爬了上去，從這裏上去，與從別處上去是沒有分別的！船上的人可能從任何一處甲板上出現，因此，在那一部份上船，被發現的可能性也是一樣高的了。

他小心地沿着繩梯爬上去，而且相當的慢，他得等待身上的海水大部份都流回了海中了，然後才上去的，不然的話，身上的水流回海中，就發出「達達」的聲音了。

現在，他等海水流回了海中之後再上去，就很少海水滴回海中，因此也沒有發出很响的聲音了。

司馬洛終於到了甲板上。甲板上並沒有人出現，他的其他顧慮，都是多餘的，朱源清和餘下來的那二個手下，現在是仍然在這隻船的艙內。

司馬洛拿着他那把已經濕淋淋，也不知道還有沒有效的手槍，十分小心地踏進了船艙門之內。

那裏面的一間廳子並沒有人。他進入了走廊中，逐房搜索，那些艙房裏，也是空無一人的。看來，朱源清和他的兩個手下，是已經到了底艙中了。

司馬洛就拿着槍走向底艙。

底艙的門是開着的，司馬洛踏進了艙門。他看見他們三個人果然就在那裏面，他們在低着頭看着地上。那裏就是船底，中央的部份是凹下去的，而那凹下去的地方，就積了大約有一呎深的海水。

方美絲原來就是躺在這麼一呎深的海水之中！

是的，就是方美絲。司馬洛猜得沒有錯，方美絲就在這船上，他們果然就是把方美絲收藏在這裏，他們收藏着和守衛着的東西，果然就正是方美絲。

方美絲現在的情形也眞慘，她的身上完全沒有衣服，而那嫩白的皮膚上滿佈鞭痕，這些鞭痕，却是泡在海水裏面，泡得又紅又白，又藍又紫，本來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現在已經不再美麗了！

而且，傷口泡在咸水裏，那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她這樣一個喜歡被虐待的人，也不可能欣賞這種痛苦了。而且雖然朱源清不在身邊的時候，她也不能爬離那些海水，而避開這種痛苦的。由於她是給鎖起來！一隻巨大的生銹船錨放在海水的中央，她的雙手給一副手銬鎖住了，手銬的鍊子通過了這船錨的洞，把她鎖住在那裏。那麼沉重的一隻船錨，起碼三個大漢才能把它搬動。她搬不動這船錨，就離不開海水的煎灼。

她的眼睛祇能張開一綫。

朱源清這時正在說：「怎麼樣，方美絲？這是你的最後一個機會了。你識相的就快點說出來！」

方美絲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反應，祇是發出了一聲軟弱的呻吟。

「哼，方美絲。」朱源清冷笑着：「你硬不下去的。我已經叫了人去買鏹水。鏹水淋到你身上的時候，你以爲會有甚麼滋味？」

看樣子，她在這裏是已經很久了。司馬洛記得，朱源清那個小老婆就對朱源清埋怨過，說他天天晚上都出去。

出去到甚麼地方去？自然是到這遊艇上來對方美絲進行逼供。逼了那麼久，方美絲吃過的苦頭一定也不少了，司馬洛不禁爲方美絲感到難過，不論她做過多少壞事，這一段時間，她也可算是受够了報應的。

司馬洛握着手槍說：「好了，你們轉過來。」

三個人都一齊轉過來，呆在那裏了。

司馬洛手中的槍，使他們不能動彈，他們沒有武器在身，而那空空的底艙內，亦沒有任何障礙物可以讓他們躲到後面去的。

「你——是誰？」朱源清問。

「我的名字叫做司馬洛，也許你不認識吧？我是施明馨的好朋友，你應該殺的是我，而不是施明馨，殺施明馨是沒有用的。」

朱源清驚愕地呆在那裏，驚愕之外當然也有點後悔，後悔沒有查清楚，原來施明馨之外，還有這樣的一個人。

「你們完了。」司馬洛說：「現在，先把她放掉。」

方美絲的傷勢的確已經相當嚴重，雖然救星出現了，她也還是沒有表示興奮。也許她聽得到發生了甚麼，但是已經沒有甚麼能力表示興奮了！

那三人都沒有動。

「快點！」司馬洛喝叫着，把槍擺擺。槍咀裏飛出了兩滴海水。

朱源清看出了這破綻：「你的槍，」他說：「濕的，你是游泳來的！一把濕的槍，放不响的。」

「也許响，也許不响。」司馬洛說：「難道你想試試嗎？」

「如果是响的，你可以向天花板放一槍讓我們看。」朱源清狡猾地說。

司馬洛却沒有興趣做給他們看。老實說，對於這一點，他自己也是毫無把握。

「唔！」朱源清說：「你的槍果然是濕透了的！」他扭扭頭，對他的二個手下說：「把他解決。」

二個手下遲疑着。

「不要試！」司馬洛也警告。

「他的槍放不响的。」朱源清說：「不然的話，他進來的時候就已經給我們每人一槍了，還有空和你們說話嗎？」

朱源清的話說得很有道理。那兩個手下的臉上露出了咆哮的表情，就向司馬洛撲了過來。

司馬洛一連扳了兩次槍機。他輸了，這槍放不响，他們已經跳上了樓梯。司馬洛把槍一丟，擲中了第一人的肚子。那人一彎腰，差點掉到下面去了，慌忙扶着，才能穩住身子！

第二個人已經到達，一拳擊向司馬洛的臉部。司馬洛把他的拳頭架開，還以一拳，却沒有那麼容易，那人輕易地一閃過了，也給司馬洛一拳。原來這二個人並不如那個上岸買東西的人那麼膿胞，他們在拳脚上是有相當水準的，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他們留在船上，而沒有戰鬥力的一個則給差上岸去買東西。

就在那梯級頂上，司馬洛和這人拳來脚往，交戰起來，而一時司馬洛也佔不到甚麼便宜。他們交戰的地方是在門口，地方很窄，第二人沒有空位上來，而朱源清也沒有空位逃出去。

「把他打死！」朱源清在下面半打氣半喝令地叫着，不過自己却又不上來加入戰團。很明顯地，他是一個慣於指揮別人的人。

第二個人雖然沒有站的空位，却並不是無法插手的。

這個人在梯級上一伏，一隻手伸了出來，就執住了司馬洛的一隻脚踝。司馬洛給他一拉，差點站不穩了，因而對第一人

剛剛擊過來的那一拳，也不能完全避過。

那人的拳頭在他的肩上擦過，司馬洛離開了梯級的頂台，向下跌去。在倉忙之中，他忙在拉他的人的頭上踏了一脚，這樣，他的身子就總算可以恢復平衡了。他落進了艙底的水中，水花飛濺。

朱源清連忙逃走，司馬洛要追他已經來不及了。那二個打手把去路截住，而朱源清逃上了樓梯。好在那底艙的門祇是裏面有鎖的，從外面不能鎖上。不過，司馬洛還是很担心。如果朱源清去找到一把手槍之類再回來，那就很不妙了。

不過，朱源清這船上大概沒有槍。所以他祇是站在上面那門口，看着他的二個手下在與司馬洛搏鬥。

在平地上，寬大的地方，司馬洛就可以大開拳脚了。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非打得十分賣力不可。

他祇花了十秒鐘就把其中一人擊暈了。一拳正中鼻樑，使那人倒了下來。剩下來的那一個，應付司馬洛，當然就更不容易。

司馬洛再幾下拳脚，就已經把他解決。一脚正中胯下，當那人再蹲下來的時候，在後腦上再加上一脚，那人便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再一抬頭，朱源清却已不見了。無疑地，他見大勢已去，就決定走爲上着。司馬洛三步一級地追了上去。追到了走廊中段，那裏一度門已經關上了。那門是可以從外面下鎖的。

好在門的旁邊，牆壁上，與滅火筒在一起放有一把斧頭。司馬洛就把這把斧頭取了下來，在門鎖上猛劈，把門鎖劈開。

這也花了他差不多一分鐘的時間，當他破門而出時，已嗅到了一陣火烟味。衝出夾板，他發覺甲板正在起火，有一桶汽油傾倒在甲板上，而且給點着了。汽油的火，是蔓延得很快的。

司馬洛看見海面正有一人在游泳着，正向岸邊游去。這個人，自然就是朱源清了。

如果司馬洛跳下水去，是可以追上他的。但是，追上朱源清並沒有用處，他要的人並不是朱源清。他是要方美絲。

於是他祇好回到底艙下面去。好在，鎖着方美絲的不過是一副手銬而已，一副手銬，即使沒有鎖匙，對於司馬洛這樣一個人來說，還不是太難開的。

可是，到達了方美絲的身邊時，他才又發覺，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的。那手銬的鎖口，原來是給鐵鎚之類打扁了的，這樣，即使有鎖，亦無法把它打開。

還好司馬洛的手上有一把斧頭。斧頭兩下劈下去，手銬的鍊子就斷掉了。方美絲脫了身。

司馬洛把方美絲抱了起來。那兩個打手，他則是無暇兼顧了。

他把方美絲搬到了走廊上，在地上放下來，這時烟已很濃，使他嗆咳着，眼睛也快要睜不開了。

他運用斧頭，把那度木門鍵也劈斷，整度門拆了下來，把方美絲放在門下，而把她連人帶門拖上了甲板。

整個甲板，現在差不多都陷於火海之中了。司馬洛首先把那門板丟進了海中，然後抱着方美絲，沿着繩梯下海。那木門就浮在旁邊的海中，司馬洛抱着方美絲游到了木門的旁邊，把她放上了門上。這樣，她就可以浮在水面了。如果抱着她游到海邊，那她是勢必會淹死的。

司馬洛就扶着這度木門，向岸邊游去。方美絲躺在門上，就像躺在一隻木筏上似的。有時會有一個浪打過來，把她的口鼻也淹沒了。但多數時候，她的頭都是在水面上的，因此暫時，她是沒有被淹死之虞了。

司馬洛扶着這度門，游到中途的時候，遊艇就發生爆炸。「轟隆」一聲，整艘遊艇都給火燄吞沒。司馬洛很爲遊艇上餘下的那二個打手感到抱歉。無疑地，他們是沒有可能逃生的了。不是說司馬洛見死不救，而是他分身無術。他不能讓方美絲這樣浮在門板上，就回去救他們出來的。方美絲一個翻身，就會墮下海中淹死了。而且講到價值，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也都是方美絲比較值得救的。

司馬洛不再理會他們了，繼續把那門板拉到了岸邊，朱源清已不知所踪了。他一定是已比司馬洛先到達岸上，一定走掉了。

朱源清不要緊。他以後還可以慢慢找朱源清算賬的。重要的是他已經找到了方美絲。

司馬洛把方美絲抱了起來，抱着她向山坡上走去。

方美絲的眼睛忽然張了開來。在半月的光下，她眼神是散渙的。她似乎不大看得清楚眼前的東西了。

她幽幽地說：「司馬洛？你就是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說：「我已經把你救了出來了！你不必担心。」

「司馬洛。」方美絲說：「你也是爲那條鎖匙而來的，是不是？像朱源清一樣，你要的也是那條鎖匙！」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不用担心，我不會像朱源清一樣逼你。我會和你好好地談談，我們商量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

「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方美絲說：「司馬洛，祇是……我不喜歡太好的男人。」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和你那位黑人男朋友費里安會過面了。還有施明馨。」

「我很醜惡，是不是？」方美絲說：「我使你倒胃。」

司馬洛聳聳肩：「人人都有權追求自己的愛好的！」

「施明馨。」方美絲說：「她也來了嗎？」

「她來不到。」司馬洛說：「她死了，朱源清殺了她！」

「眞抱歉。」方美絲搖搖頭：「她是個好人。我有一件事對不起她。」

「她也告訴了我。」司馬洛說。方美絲使他担心起來了。她老是在承認自己的錯誤。在正常情形之下，人都不喜歡承認自己的錯誤的。司馬洛記得一句使他印象很深刻的話，那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方美絲的咀巴忽然湧出了一口鮮血。

「放下……我……」她皺着眉頭說：「我……很痛。」

司馬洛把她放了下來。如果他身上有一件外衣，他會馬上脫下來替她蓋上的。可惜他身上却是祇有一條內褲。

「忍一忍吧。」司馬洛說：「我的車子就在山坡那邊，很快就到了。」

「我聽說你不敢開車。」方美絲在苦笑。

「這個困難，我巳經克服了。」司馬洛說。

「不過，反正我也沒有機會看你開車了。」方美絲說：「我要死了，他打得我太重！」

「你……不會死的。」司馬洛安慰她道。

「眞對不起，」方美絲說：「我害過你的！」

沒有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過去的事，算了吧。」司馬洛說：「離開這裏再說。」

「不。」方美絲說：「我也活不久了。你對我好，司馬洛，我對不起你。我沒有甚麼可以賠償給你的。你要那鎖匙，我告訴你那鎖匙在甚麼地方吧！」

司馬洛的心一陣大跳：「呃——呃——這個，我倒不能拒絕！」他說：「鎖匙——在甚麼地方呢？」

這時，方美絲的聲音巳經變得很微弱了，司馬洛要把耳朵湊到很近，才能聽到她的聲音。方美絲的咀巴在他的耳邊動了好一陣，後來就不動了。司馬洛抬起頭看看她，看見她的眼珠巳經凝住。她巳經死了。

探探她的脈。沒有錯，死了，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死了。沒有掙扎，沒有痛苦的呻吟，也沒有傷心的哭泣，就這樣死了！生的時候，她活得充滿了傳奇性，死的時候，却死得這樣簡單。

「唔，她告訴了你！」朱源清的聲音說。

司馬洛抬起頭來，看見朱源清就在面前，和他那個去買鹽水的手下在一起。朱源清可跑得眞快。而且他並沒有逃走，他去解救了他那個被困的手下，又回來了。現在，他們也帶了武器回來。朱源清手上拿着一根鐵棍，而他那個手下的手則拿着一條鐵鍊。

他們站在那裏，攔着司馬洛的去路。

「她告訴了你。」朱源清說：「識相的你就轉告我。」

似乎他們手上拿着的那些武器，就是用以威脅司馬洛的。司馬洛對他們作了一個猙獰的微笑：「朱源清，很歡迎你回來。如果你走了，我就要費一番工夫找你了！現在你回來，那正好了。這件事，就在這裏一起了結吧！」

「打！」朱源清說：「把他殺掉！」

司馬洛空着手等他們過來。

那個買鹽水的手下身手如何，他是巳見過的了，祇差朱源清。朱源清一直是逃避，而沒有露過兩手。看他的身形體格，不像是一個不能打架的人，司馬洛不得不提防他的。

兩個人撲過來了。棍子和鍊子一起迎頭揮下。司馬洛閃過了棍子，竄到了鍊子下面，兩隻拳頭，一隻膝蓋撞在那買鹽水的人的肚子上。那人的身子一軟，便倒下來，鐵鍊也進了司馬洛的手中。

司馬洛再加上一脚，這人便像一隻球似的直滾下山坡，滾到海中。

司馬洛手中的鐵鍊一揮，擋開了朱源清擊下來的第二棍，而且鐵鍊把鐵棍緊緊地纏住了。司馬洛發力拉，朱源清也發力支持着。他的力氣倒不小，一時司馬洛也無法把他這鐵棍拉動。不過，司馬洛相信，朱源清一定敵不過他的，而朱源清自己一定也知道，不然的話，他也不會落荒而逃了。他何不留在遊艇上，把司馬洛消滅了算數？

但朱源清也許自知本領及不上司馬洛，起碼氣力却是不相上下的，由於他是一個强壯的男人。所以，司馬洛一時是無法把他的鐵棍拉脫。

司馬洛也懶得和他僵持下去。既然拉不過來，他就索性把鐵鍊一拋拋了過去。朱源清忽然一鬆，而鐵鍊的飛動之力，把鐵棍向另一邊一扯，朱源清猝不及防，反而這樣就給那鐵鍊把他的鐵棍從手中扯脫了。

鐵棍和鐵鍊打着轉，沿着山坡滾下去，滾進了海中。

「哈哈。」司馬洛冷笑着：「現在行了。現在，看你逃到那裏！」

朱源清仍然不逃。他揮着拳頭撲過來，繼續向司馬洛進攻。司馬洛很輕鬆地應付着。沒有了武器，朱源清是更不足懼了。這點，朱源清自己也知道。

在山坡上，兩個人繼續拳來脚往。那裏地勢崎嶇，普通人是連站也不容易站穩的，要在那上面打鬥，更不是簡單的事情。朱源清就幾次失足，差點滑跌。他是沒有希望取勝的，但他還是極力支持下去。爲了方美絲，爲了方美絲的秘密。方美絲的秘密可以使他發大財，爲了發大財，人是甚麼都願意做的。

司馬洛輕鬆地應付着他。以司馬洛的豐富搏鬥經驗，他自然是佔了壓倒性的優勢了。

後來，司馬洛覷了一個空，喝了一聲，忽然一躍而起，兩隻雙飛腿就騰空踢了出來。

「蓬！」朱源清的胸部給踢了個正着。他發出了一聲尖叫，直滾下山坡。

他滾過了放在水邊石上的那度木門，墮進了水中。而那度門給他一滾過，在石上也擱不住了，也向水邊滑下去。朱源清剛剛浮起來，那度門就滑到，門的邊緣在他的額上重重地撞了一下。朱源清又沉了下去，那度門浮在他下沉之處的水面上。朱源清就是要再浮起來，也得先把門推開，才能吸到空氣的，而朱源清並沒有這力氣。

司馬洛趕到水邊的時候，時間巳過去了相當久。他跳進水中，推開木門，巳找不到朱源清。再找下去也沒有用了，泡在水底這一段時間，朱源清是必然巳經淹死的了。

司馬洛再爬回岸上。那個買鹽水的打手正在極力爬着逃走，恐怖萬分的。司馬洛也懶得追他。追上了也沒有用。

他應離開這裏了。

他一面爬上山坡，一面憐惜地看着方美絲的屍體。讓她曝屍在此，實在抱歉，但是他也不能把她帶走的。他能把她帶到那裏去呢？帶着一具屍體，那是可能惹來很大的麻煩的。就這樣離開，他還可以置身事外。

他爬到山坡頂上的時候，那艘遊艇巳開始下沉。這個他也是管不了的。這又不是他的遊艇。司馬洛回到了他的車子，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裏。

× × ×

龐先生遞給司馬洛一根雪茄，司馬洛擺擺手：「免了，你知道我不吸這種臭東西的。」

龐先生自己吸，把臭烟向司馬洛噴過來。

現在，他們是正在龐先生的寫字間裏。那間龐氏肥料公司。他們正在等待着消息。

司馬洛巳把他得自方美絲的秘密轉告龐先生，而龐先生也把這秘密轉告了他們的買主。

方美絲那條鎖匙，放在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原來她根來沒有帶走，她在匆忙之中就丟在那總統府後園的一口井裏面。她怕她給人截住搜身，搜出了那條鎖匙，那她就沒命了。

這就是爲甚麼她不肯對朱源清招供。招了出來，朱源清也拿不到那條鎖匙，那她還是沒命的。

在觸鼻的雪茄烟臭中，司馬洛說：「這一次，我幹得很好，是不是？我的聲譽可以恢復了吧？」

「至少你能恢復開車子。」龐先生說：「雖然這並不是好事，開快車，祇是增加了你的生命危險。」

「總之聲譽恢復了。」司馬洛說。

「但你的聲譽還是不太好。」龐先生說：「方美絲死掉了，你找不到活的！」

「那不是我的責任呀！」司馬洛說。

「但是施明馨呢？」龐先生問。

「這却是我的疏忽了。」司馬洛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而且，假如方美絲說的不是眞話呢？」龐先生說。

司馬洛對這一點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方美絲不會對他說謊。在這種情形之下，方美絲是沒有理由會對他說謊的。

他坐在那裏，和老龐一起等着消息。當那個新上場的政府人員成功地把保險箱打開之後，證明那條鎖匙是眞貨，他們就可以收到一筆數目相當大的奬金了。

老龐那烟臭使司馬洛受不住，司馬洛祇好另外點上一根自己的香烟，來以毒抗毒了。

後來，電話又响了起來了。

老龐原來也是十分心急的。他馬上就把聽筒抓了起來，和對方低聲談了一陣。後來，他又把聽筒放下了，轉過來看着司馬洛。

「怎麼樣？」司馬洛問道：「是他們嗎？」

「是他們。」老龐點着頭。

「他們怎麼說？」司馬洛問：「方美絲說的是眞話吧，對不對？」

老龐又點頭：「是的，方美絲說的是眞話。他們在井中把鎖匙撈了起來，也把保險箱打開了。」

「那問題就解決了。」司馬洛說。

「但是有一個小問題。」老龐說：「裏面那張收據還是毀了！」

「怎會的？」司馬洛坐直了身子。

「他們猜問題是出在那條鎖匙的身上！」老龐說。

「那不會是一條假匙吧？」司馬洛說着。

「不，不是假匙。」老龐說：「這鎖匙是不能浸水的，明白嗎？浸過水，長了銹，就稍爲變質，所以雖然能夠把保險箱打開，却不能完全解決保險箱裏的那些破毀設備。所以，收據毀了。」

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總之。」老龐說：「任務失敗，益了瑞士銀行。我們的聲譽也大受影响。特別是你，司馬洛，你的聲譽更受影响。」

「但——但——」司馬洛不平地吶吶着：「這不是我的責任呀。是方美絲把鎖匙丟下井中的，我也制止不了，又不是我教她這樣做的。在我插手這件事之前，鎖匙巳經是在井中了。就是找別人，也改變不了這一點事實的！」

「不是你的責任。」老龐冷冷地說：「那麼，你又認爲這是誰的責任呢？」

「這是運氣不好。」司馬洛說：「我們運氣不好，我們命裏不該享受這筆財富的！」

老龐用手向他一指：「是你的運氣不好，你是個倒霉的人，就是有你插手，所以這件事情得不到好結果！」

「怎麼了。」司馬洛說：「老龐，你甚麼時候變得迷信起來了？」

「我並沒有變。」老龐說道：「這是別人的觀念。司馬洛是倒霉的人，有事還是不要叫他做的好。因爲他雖然有能力，就是運氣不好。一件事讓他碰過，就做壞了。」

「你不會這樣想的。」司馬洛說。

老龐又噴着他那臭烟：「司馬洛，大家是好朋友，給你一個免費的忠告，你還是快點去找工作。找別種工作！」

「你會有工作給我的。」司馬洛說。

「不要太有信心。」老龐說。

司馬洛站了起來，走向門口。老龐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去賭錢。」司馬洛說：「希望贏一點回來。而且，在賭錢的地方，說不定也可以撈到一位美女的！」

「賭錢，那不是好事。」老龐說：「以你的運氣來說，我勸你還是別去賭錢的好！」

但是，司馬洛巳經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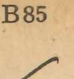
（完）

下期預告

司馬洛傳奇故事

運財金童

馮嘉著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十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和蘇蘇來到一石屋，小方看到石屋內的擺設全是他母親的，所以知道他母親落入呂三的掌握，過後小方知道蘇蘇已有孕，是小方的孩子，使他非常驚愕，但他並不會不承認此事的，正當跑到街上買個泥娃娃給蘇蘇時，蘇蘇又突然失踪了，小方跑到酒店裏拚命喝酒，灌醉自己，正想找死時，趙羣忽然出現，趙羣問他蘇蘇的下落，小方不能回答，其實趙羣一切都知道，而一切都是趙羣特意安排的，此時小方已知道這趙羣實際上就是呂三，但呂三還不想小方這麼快就死去，因爲小方殺過呂三的兒子，現在呂三要小方還給他一個親生的兒子——

人命作香餌　盡爲尋金魚

▲麻雀

（一）

有時候一個人往往會一下子就變成空的，身體，頭腦、血管，全都變成空的，連思想、感覺、精神、力量，甚麼都沒有了。

未曾有過這種經驗的人，一定不會相信一個人眞的會變成這樣子。

小方相信。

小方現在就是這樣子。

——一刹那間的眞空，永無止境的痛苦回憶。

——一刹那間往往就是永恆。

小方彷彿聽見呂三在說話。

「你已經完了，澈底完了。」呂三的聲音溫和得令人想吐：「你在江湖中的名聲已經完了，你的母親、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你的兒子，都已經落入我手裏，只要我高興，隨便我用甚麼法子對付他們都行。」

他在笑：「可是你永遠都想像不到我會用甚麼法子對付他們，所以你只有往最壞的地方去想，越想越痛苦，不想又不行的。」

這是眞的。

沒有人能控制自己的思想，越不該想的事，偏偏越要去想。

這種痛苦本來就是人類最大的痛苦之一。

小方彷彿又聽見自己在說：「最少我還沒有死，還有一口氣。」

「你還沒有死，只不過因爲我根本已不必殺你。」呂三道：「因爲現在你活着遠比死更痛苦得多。」

他的笑容更溫和：「如果你認爲你還有一口氣，還可以跟我拚命的話，你就更錯了。」

小方在冷笑，一種連自己聽見都會覺得非常虛假的冷笑。

「你不信？」呂三道：「那麼我不妨就讓你試一試。」他招了招手，他的身邊忽然就出現了一個陌生人。一個短小精悍的黑衣人，酒樓上本來並沒有這麼一個人

，可是呂三一招手，這個人就出現了，連小方都看不出他是怎麼來的。

他的手裏握着一柄劍，出了鞘的劍，劍氣森寒，秋水般的劍光中有一隻眼。

魔眼。

「這是你的劍。」

呂三將劍抛在小方脚下：「這柄劍，本來也是我的，現在我還給你，你既然還有一口氣，你不妨就用這柄劍來跟我拚一拚。」

小方沒有動。

劍光在閃動，魔眼彷彿在向他眨眼，可是他沒有動。

他爲甚麼不伸手去握起這柄劍？

（二）

呂三在看着自己的手。

小方也在看着自己的手。

呂三的手潔淨、乾燥、穩定，小方的手在抖，指甲已經變成黑的。

這麼樣一雙手，怎麼配去握這麼樣一柄劍？

呂三輕輕嘆息。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不會伸手的。」他說：「因爲你自己也知道，只要一伸手抓起這把劍，你就死定了。」

他的嘆息聲聽起來也同樣令人想吐。

「現在你活着雖然痛苦，可惜又偏偏不想死。」呂三道：「死了甚麼都完了，現在你多多少少還有一點希望。」

——還有希望？一個人到了這種地步，還有甚麼希望？

呂三道：「你心裏說不定還在盼望着，卜鷹、班察巴那他們說不定還會跑來救你。」

他又嘆了口氣：「可惜就算他們眞的來了，也一樣沒有用的。」

他忽然回頭向那捧劍來的黑衣人笑了笑：「你不妨告訴他，你是甚麼人？」

黑衣人的臉看起來就像是一隻鳥，不是飛鷹大鵬那種鳥。

他的臉看起來就像是一隻已經塗上醬酒痲油作料，已經被烘乾烤透了的痲雀。

他靜靜的看着小方，用一種無論誰聽見都會起雞皮疙瘩的聲音告訴小方：「我不是人，我是一隻鳥。」黑衣人道：「我的名字叫痲雀。」

× × ×

痲雀絕不是一種可怕的鳥。

如果這個人眞的是一隻鳥，就一點都不可怕了。

可惜他不是，不是一隻鳥。

不管他看起來像甚麼，不管他說他自己是甚麼，他都是一個人。

如果一個人的名字叫「痲雀」，這個人就絕對是個非常可怕的人了。

江湖中以飛禽之名爲綽號的高手有很多，「金翅大鵬」，「追魂燕子」，「鷹爪王」，這些人絕對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可是，其中最可怕的一個人，却是痲雀。

因爲這個「痲雀」不是一隻鳥，是一個人，不但輕功絕高，而且會「啄」，啄人的眼，啄人的心臟。

不是用他的嘴啄，也不是用他的手，而是用一對他一伸手就可以抽出的獨創外門武器「金剛啄」。

一個人如果能獨創出一種武器來，這個人無疑是個有頭腦的人。

一個人如果不但有武功而且還有頭腦，這個人就一定是個非常可怕的人了。

× × ×

呂三用一種極爲讚賞的眼色看着痲雀極不值得讚賞的臉。

他又問痲雀，用一種已經明知確定答案所以極放心的態度問：「我交代你做的事，你是不是已經全做好了？」

「是。」

呂三微笑，走到臨街的窗口，再回頭對小方說：「你也過來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眞的已經做好了。」

他的態度就像是一位極慇懃的主人請一位客人去看一齣極精采的好戲。

——他交代痲雀做的是甚麼事？

（三）

窗外就是這邊陲小城中一條最主要的街道，街上有各式各樣的店鋪，各式各樣的小販，各式各樣的行人。

一個搖鈴的貨郎正停留在一家糕餅店的前面，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正站在貨郎的推車前，準備去買一點針綫。

一個梳着條大辮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太太身後偷偷的看，看車上的胭脂花粉香油。

糕餅店裏的一個年青的伙計，正站在門口看這個衣服穿得很緊的小姑娘。

× × ×

旁邊一家店舖是賣年貨的，現在年已經過了，店裏的生意很清淡，店子裏的掌櫃正在打瞌睡，却被隔壁一家綢緞莊的爆竹聲驚醒了，看起來好像有點生氣的樣子，好像準備要出來罵人。

一個挑着担子賣花的老頭子，正在跟另一個賣花的小伙子吵架搶生意。

斜對面一家小酒舖的門口，躺着個醉漢，正準備扯起嗓子來唱山歌。

幾個要飯的正在圍住幾個穿紅戴綠的胖太太討賞錢。

兩條樣子一點都不像財神的大漢正在一家米店門口送財神。

那邊鑼鼓敲響起，一隊舞獅的人已經敲敲打打的舞了過來。

街上的老太太、小姑娘、胖太太、大姑娘，都扭過頭去看，看這些在寒風中赤裸着上身的年青人，看他們身上一塊塊凸起的肌肉。

她們在看別人的時候，別人也看着她們，看小姑娘的臉，大姑娘的脚，看老太太的首飾，胖太太的大屁股。

還有幾個缺德的小伙子，正在指着這些胖太太的大屁股吃吃的笑，悄悄的說：「那上面最少可以打兩桌葉子牌。」

× × ×

現在年雖然已經過了，元宵還沒有過，街上還是充滿了過年的氣象，熱熱鬧鬧，高高興興的，不管有錢沒錢的人都一樣，這世界上好像已經完全沒有憂愁煩惱痛苦存在。

——小方呢？

——如果你是小方，你正站在這個窗口，站在一個把你母親朋友情人孩子和名譽都奪走了的仇人身旁，看着這條熱熱鬧

鬧的街道，看着這些高高興興的人，你心裏是甚麼滋味？

「他們都是的。」痲雀忽然說。

他指着搖鈴的貨郞，糕餅店的年青伙計，年貨店裏打瞌睡的掌櫃和綢緞店裏放爆竹的掌櫃，賣花的老頭子和小伙子，酒舖門外的醉漢和乞丐，送財神和舞獅的大漢，以及那些站在街角看着女人們品頭論足的年青人。

痲雀指着這些人對呂三說：「他們都是我安排在這裏的人。」

「他們都是？」

「每一個都是。」

「你一共安排了多少人？」呂三問。

「本來應該是四十八個，」痲雀回答：「可是現在我只看見四十七個。」

「還有個人到那裏去了？」

「我也不知道，」痲雀道：「可是我一定會查出來的。」

他淡淡的又說：「查出來之後，今天沒有來的那個人以後就甚麼地方都不必去的了。」

小方明白他的意思。

一個死人還有甚麼地方可去？

呂三又在問痲雀：「你安排這些人，都是些甚麼人？」

痲雀一口氣就說出了四十八個人的名字，其中至少有三十多個人的名字是小方以前就聽人說過的，每個人的名字都可以讓人吃一驚。

——只有會殺人而且殺過不少人的人，名字說出來才能讓人吃驚。

呂三却還是要問：「你認爲這些人已經够了？」

「絕對够了，」痲雀說：「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在我數到『二十』的時候，就可以將這條街上所有的男女老少畜牲貓狗全都殺得乾乾淨淨。」

呂三用一種很明顯是故意裝作出的驚愕之態看着痲雀，故意問：「你知不知道這條街上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痲雀臉上仍然帶着種好像被烤焦了的表情：「我只知道隨便有多少人都一樣。」

「還有別的人再來也一樣？」

「一樣。」痲雀回答：「而且不管來的是甚麼人都一樣，就算卜鷹和班察巴那來了也一樣。」

「你只要數到『二十』就可以把他們全都殺得乾乾淨淨？」

「嗯。」

「你數得快不快？」

「不快，」痲雀道：「可是也並不太慢。」

呂三笑了，微笑着搖頭：「有誰會相信你說的這種事？」

痲雀冷笑反問：「有誰敢不信？」

「如果有人不信，你是不是隨時都可以做出來給他看？」

「是的。」痲雀回答道：「隨時都可以。」

呂三又笑了，微笑着回過頭，凝視着小方，一個字一個字的問他道：「你信不信？」

小方閉着嘴。

他嘴乾唇裂，指尖冰冷，他不能回答這問題，也不敢回答。

因爲他知道，無論他的答案是「相信」還是「不信」，後果都同樣可怕。

（本章終）

▲金　魚

（一）

呂三靜靜的看着小方，靜靜的等了很久才開口。

「其實你根本用不着回答這問題，我根本也用不着問的。」

他笑得就像是隻已經將狡兔抓住了的狐狸：「我這麼樣問你，只不過要讓你知道，你已經完全沒有機會，完全沒有希望了。」

他的笑容忽然消逝，眼色忽然變得冷酷如狠：「其實我眞正想問你的是另外一件事。」

「是甚麼事？」

「卜鷹把那批黃金藏到甚麼地方去了？」呂三道：「就是他最後一次從鐵翼手裏刦走的那一批？」

他盯着小方：「我相信你一定知道這秘密，除了卜鷹自己和班察巴那外，只有你知道。」

× × ×

這問題小方更不能回答，死也不能，但是他却忽然反問：「如果我肯說出來，你是不是就肯放了我，而且放過我的母親和孩子？」

「我可以考慮，」呂三道。

「我也可以等，等你決定之後再說，」小方道。

呂三目光閃動：「如果我肯呢？」

「如果你肯，我就明白了。」

「明白什麼？」

「明白你費了這麼多心機，這麼樣對我，原來並不是爲了報復，」小方道：「你這麼樣做，原來只不過是爲了要逼我說出那批黃金的下落。」

呂三居然沒有否認，現在他已不必否認。

小方却又說出句很奇怪的話。

「既然你不否認，我又不明白了。」

「什麼事不明白？」

「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小方道：「對你來說，三十萬兩黃金並不能算太多，你爲它付出代價却太多了。」

呂三又盯着他看了很久，才長長嘆了口氣，說道：「你是個聰明人，我不想瞞你。」

「你想要我說眞話，最好就不要逼我了。」

「對我來說，三十萬兩黃金的確不能算太多。」呂三道：「我這麼做，的確不是爲了這批黃金。」

「那你是爲了什麼事？」

「是爲了一條魚，」呂三說道：「一條金魚。」

（二）

「金魚？」

小方的驚訝絕不是故意裝作出來的：「你費了這麼大的苦心，只不過是爲了一條金魚？」

呂三不再回答這問題，却忽然反問小方：「你知不知道藏邊有個城市叫『噶爾渡』？你有沒有到那裏去過？」

小方沒有去過，但是他知道。

「噶爾渡」在天竺聖河上源象泉河西盡頭，地勢極高，入冬後奇寒徹骨，冰雪封戶，入夏則萬商雲集。

呂三又問小方：「你知不知道就在靠近那地方的象泉河裏，有一種魚。」呂三道：「是一種金色的鱗魚，有鱗有骨有血有肉，本來是可以吃的。」

「現在呢？」

「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吃了。」

「爲什麼？」

「因爲現在人們已經將那種魚看成神魚，吃了必遭橫禍，」呂三道：「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吃了。」

「這種魚和你那批黃金又有什麼關係呢？」

「有一點。」

呂三眼中忽然露出種奇異而熾熱的表情：「那批黃金中，就有一條是噶爾渡金魚。」

他的眼色看來就像是個初戀中的少女，甚至連呼吸都已因興奮熱情而變粗了。

小方沒有問他黃金裏怎麼會有魚？魚怎麼能在黃金裏生存。

他知道呂三自己一定會解釋的。

呂三果然已接着說下去：「你沒有看見過那條魚，所以你絕對想不到那條魚是多麼神奇，多麼美麗。」

「神奇？」

小方從未聽過任何人用「神奇」這兩個字來形容一條魚。所以忍不住要問：「那條魚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那是昔年具有無邊大神通廣大智慧大法力的『阿里王』在成神之前親自從象泉河裏釣起來的，出水之後，它的血肉鱗骨就全都變成了純金。」

呂三道：「十足十的純金，天上地下，再也找不出那麼純那麼美的純金，可是它看起來仍然好像是活着，就好像隨時都可以化爲神龍飛上天去。」

他又開始喘息着，過了很久才能接着說：「因爲它要保護自己，不能讓自己的法身去飽俗人的口腹之慾，所以才把自己的血肉鱗骨都化爲純金。」呂三道：「自從那一次之後，它的同類也就被人們奉爲神明。」

× × ×

這個荒誕的故事，却又充滿了魅力，一種自從遠古以來就能打動人心的神奇魅力。

這個故事的結局是——

釣魚的阿里王得道成神了，化爲純金的魚却落入了呂三手裏。

× × ×

說完了這個故事，又過了很久之後，呂三的激動才漸漸平息，眼中却又露出痛苦之色。

「天上地下，再也沒有第二條那樣的魚了。」他喃喃的說：「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找回來，隨便要我幹什麼，我都要把它找回來。」

——一個像呂三這樣的人，怎的會相信這種荒誕的傳說。

——他這麼說，是不是因爲那條金魚中另有秘密，絕不能告訴別人的秘密，所以他才用這個故事來讓小方迷惑？

小方沒有問。

他知道隨便他怎麼問呂三都不會再說了。

呂三已經盯着他看了很久：「現在我已經把我的秘密說出來了，你呢？」

小方也盯着呂三看了很久，才慢慢的說出了三個字：「我不信。」

「你不信？」呂三立刻問：「你不信這個故事？」

「不是這個故事。」

「你不信什麼？」呂三又問：「不信我說的話？」

「也不是你說的話。」小方指了指痲雀：「是他說的。」

他轉過臉，面對痲雀：「你剛才說的那些話，我連一個字都不信。」

（三）

呂三的臉色變了。

痲雀的臉看來更像是已被烤得完全熟透焦透的。

「你不信什麼？」呂三嗯聲問：「你再說一遍，你不信什麼？」

小方冷冷的反問道：「剛才他說的是什麼？」

「他說他只要一聲令下，在他數到『二十』之前，就能將這條街上所有的男女、畜牲貓狗，全都殺得乾乾淨淨！」

「我不信。」小方冷冷的說：「這些話我根本連一句都不信。」

呂三吃驚的看着他。

「你敢不信？」他問小方：「你知不知道你這麼說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我知道。」小方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我完全知道。」

「你以爲他不敢殺人？」

「他敢，我相信他敢。」小方道：「只不過敢殺人的人並不一定能殺人。」

「你是不是一定要他眞的做出來才肯相信嗎？」

「是的！」小方道。

× × ×

痲雀的眼角在跳，嘴角也在跳，有很多人在殺人之前都是這樣子的。

呂三問他道：「你們約定的密令是什麼？」

——密令只有兩個字，只要密令一下，這條街就將被血洗。

痲雀慢慢的走到窗口，俯視街上的人，眼中忽然露出殺機！

他終於把這兩個字說了出來，用一種無論誰聽見都會害怕的聲音說：

「金魚！」

（四）

小方爲什麼要做這種事？爲什麼一定要逼他們去殺人？殺那些無辜的人？

是不是因爲他要別人也來嘗一嘗他們受到的悲傷和痛苦？要看一看別人的母親、朋友、情人、兒子也無辜慘死在呂三手下？

不管他爲的是什麼，現在密令已下，已經沒有人能收回了。

「金魚！」痲雀又用着同樣可怕的聲音將這兩個可怕的字又重覆了一遍：「金魚！」

（本章終・全文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廿八）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馬成略施小計，假裝為南宮俊帶吳信給風塵三俠的使者，便查出了金寶的來歷，她自稱是百寶齋主人之妹子，以往三俠到齋內十次的偷竊，都是由她暗中「放水」的。三俠的來歷也是非凡，三人原來是少林、武當及丐幫委派來查探百寶齋的，當夜，南宮俊拜訪百寶齋，主人王致遠自認已息了由魔教統治中原的念頭，與江湖中也不來往。南宮俊自然要辭退總護法之職，他正感到迷惑時。馬成却提出日山二童乃然有與百寶齋聯絡之事，王致遠應承調查此事，馬成却要求主人立刻川查來——

化明而為暗　貌分而實合

王致遠道：「那又與百寶齋有什麼關係呢？」

馬成道：「關係大了，東方女俠是跟着星海二女一起行動時失陷的，刻下行蹤不明，她們不會平白無故失蹤，事實也沒有什麼警兆，事後更沒有什麼消息，這祇有一個可能，就是一個能直接指揮月海二女的人，才能把她們引到一個地方而造成此一現象。」

王致遠道：「馬先生這推論未免太武斷了！」

馬成道：「不！她們的行動一直都有人在注意着，如若要改變行向，也一定會向聯絡的人打個招呼，目前南宮家人齊集金陵，局勢非常緊張，誰都不會放鬆的，據兄弟所得消息，那一行人是在百寶齋附近失蹤的！」

王致遠變色道：「馬先生認為她們在百寶齋內？」

馬成喃喃地道：「兄弟雖不敢咬定，却非常有可能！」

王致遠道：「兄弟只能作一個保證，絕無可能！」

馬成道：「王先生憑什麼作此保證的呢？」

王致遠道：「憑我是這兒的主人，此地所發生的任何大小事情，我都知道，而且我把一切對外聯繫的事項都移到別處，就是為了避免把百寶齋牽涉在內，怎麼會容許不相干的外人進入呢！」

馬成道：「她們可不是心甘情願進入的，而是被人騙進來後，加以囚禁的。」

王致遠道：「先生越說越離譜了，我這兒最怕麻煩，連不相干的閒人都不讓前來，又怎麼會隨便地拘禁外人而自惹麻煩呢！二位如非得到的消息不確，就是找錯了地方，如果我知道確實消息，明天我可以答覆。」

馬成道：「一定要等明天了？」

王致遠道：「是的，此刻我一無所知，無從答覆起。」

馬成道：「王先生如此說了，照理我們應該明天再來聽取消息了，可是兄弟有句話忍不住要請問，這百寶齋門面廣闊，庭院深遠，佔地極大，人手也很多吧。」

王致遠變色道：「這個與馬先生無關吧。」

馬成道：「如果閣下對每一個人，每一處地方，都能提供十足的保證，那就與我無關了。」

王致遠道：「馬先生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馬成道：「這就是說：王先生如能對百寶齋內所有的人與事負全責的話，我們對百寶齋有所疑惑，都可向王先生請教，如果王先生不能提供這個保證……！」

王致遠立刻道：「那馬先生就要進行搜查了。」

馬成笑笑道：「搜查不敢當，至少我們要根據已知的綫索對證一下，才能確定先生的話眞偽。」

王致遠道：「馬先生，南宮少主，我因為二位是客，才以禮相向，如若二位的要求太過份，我就要失禮了，此地有很多屬於私人的營業機密，尤其我們經營的是珠寶生意，更不能由人任意過目的，對不起，失陪了。」

他端起茶來，示意在門口的下人送客了，那兩個漢子也撩起門簾來，等候着他們出去。

馬成臉色一變，正待發作，南宮俊道：「馬先生，不可造次，我們是客人，應當守本份，今天諸多打擾，非常失禮，明天再來聽候消息，希望王先生能夠有一個比較滿意的答覆。」

王致遠道：「要談生意，可以到櫃上去，要談私務，兄弟自會到尊寓去奉教，此地因為是私人營業所在，不便欵待二位，請二位也不必來了！」

馬成道：「這麼說，王先生是說今日一會後，我們之間再無瓜葛了，這恐怕由不得先生吧！」

王致遠怫然道：「馬先生，這話是威脅嗎？」

馬成道：「在下現在已是南宮世家的武士，不會做那種仗勢威脅別人的事，只是也不受人威脅或欺騙，我們有兩個同伴失蹤了，已經對台端說過了。」

王致遠道：「那又怎麼樣，你們的人丟了，難道就來問我，該由我來帮你們找出來不成？」

馬成道：「那倒不是，但是我們若調查出來，失蹤的人與百寶齋有關，到時你可是想躲都躲不了。」

說完站了起來，朝南宮俊道：「少主，我們走吧！」

南宮俊一言不發，只淡淡地看了王致遠一眼，走到門口才道：「你究竟是不是百寶齋的主人！」

王致遠一震道：「少主，這算是什麼話？」

南宮俊道：「這是我們自己想的話，也是你自己心裏明白的話，不過我很快就可以證實的，你若不是百寶齋的眞正主人，那就很糟糕了！」

王致遠道：「少主，你憑什麼認為我不是！」

南宮俊一笑道：「憑你的氣質，談吐，以及自然而然間表現的一些小動作，證明你都不像，一個門戶的主人，天然有一股氣質，那可是學不來，也冒充不了的，我看閣下就缺少那麼一點！」

說着出門而去，王致遠追了出來，幾度出聲招呼，但是南宮俊不理他，馬成在離開大門時才冷笑一聲道：「婢學夫人，閣下還差得遠呢，我們少主不跟不够身份的人多談的，快把你們主人請來。」

王致遠張大了嘴，不知要如何才好，這邊兩個人離開了店堂之後，馬成快步追上了南宮俊道：「還是少主精細，居然看出他不是百寶齋主人，否則我們眞叫他唬下去了。」

南宮俊道：「那也沒什麼，只是態度改變得奇怪，我這總護法是他們自己硬找上我的，絕不可能就這麼輕而易舉的作罷，因此這個王致遠說的話就很難叫人相信了，他的身份也就叫人懷疑了。」

馬成道：「他若不是百寶齋的主人，則眞正的主人上那兒去了呢？」

南宮俊道：「至少我相信不會死了，或是被人軟禁起來，眞若如此的話，他們就不必弄個假的人出來冒充了，據我的猜想，眞正的主人必是不在店中。」

馬成道：「既然那人不是主人，可是百寶齋中其他的人都在，怎麼會聽從他的呢？而且我們在門上指名要見主人時，接着就是他出來了，那些人並沒有說他不是主人！」

南宮俊一笑，說道：「我們說來見主人，設若主人不在，則循例是由店中的負責人，總管或賬房師爺出來接待，這也是很普通的事，其他的人自然不會大驚小怪的。」

馬成道：「那個王致遠既然不是主人，却又作主將前聘少主為總護法之議作罷，這是什麼意思呢？」

南宮俊笑道：「這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馬成又道：「他若不是主人，所作的宣佈自然也不能作數，少主大可以用總護法的身份，追問一下的。」

南宮俊笑道：「我若眞心想在他們那兒做總護法自然要追究下去的，正因為我沒多大興趣，才只點了頭一下而不加理會，這一來，我們回頭再去探查百寶齋時，就有個最好藉口了！」

馬成不禁道：「還是少主深思熟慮，屬下未曾想到。」

南宮俊道：「馬先生只是不太習慣而已，這也是進了寒家後要受的拘束，做起事情來總不能太痛快！」

馬成有點慚愧地道：「不！這是應該的，一舉一動都是堂堂正正，任何行動，定必師出有名，這正是南宮世家受人尊敬之所在，屬下慚愧，未能先顧及此！」

南宮俊笑了一笑道：「我們跟風塵三友約定的時刻也快到了，轉兩個圈子，用過晚飯，就該配合行動了。」

兩人找了個小飯舖，吃了飯後，天色已經全黑，又在別處轉了一轉，聽得天交初更，就一直向百寶齋而來，爲了掩人耳目，他們在故衣舖中，買了兩身普通的粗布衣服穿上，看去就像兩個做小生意的商人，邊行邊談，十分自然地來到百寶齋門前，却見一輛車子，停在百寶齋前，車上下來幾個人入內而去。

南宮俊看得一震，原來其中一個身材高大，却是在他手中逃走的橫江一窩蜂中的老大字文雷。

馬成也看見了，低聲驚問道：「他來幹什麼？」

南宮俊道：「雖然不知道他來做什麼，但是却使事情變得合理了。」

馬成道：「怎麼會合理了。」

南宮俊嘆道：「魔教在中土看樣子是眞心想建立起一番局面了，百寶齋，百花宮，甚至於紅粉金剛，都是一伙的，貌分而實合，根本就是一個體系！」

馬成道：「那不可能吧，如果他們是一伙的，紅粉金剛就不會找上橫江一窩蜂的麻煩。」

南宮俊道：「那只是慕容婉不察之下的行動，現在雙方的主持者都已經出面，公然結合在一起。」

馬成當下一呆道：「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南宮俊道：「爲了謀求立足，若是一開始就打出魔教之旗號，勢必將引起中原武林道的干擾，所以他們化明爲暗，在各地先建立據點，而且分開來活動，由紅粉金剛先在江湖上建立起俠譽，引開人的注意，甚至於跟橫江一窩蜂幹開來，由紅粉金剛出頭，把橫江一窩蜂擊潰，以淸江湖對他們的觀感。」

馬成道：「我還是認爲不可能，魔教的教主就是死在那兩個女的助手中，百寶齋若是教主的嫡傳承統人，豈會與那兩個女的甘休！」

南宮俊道：「個中詳情我現在無法說得明白，因爲其中還有許多細節是我不知道的，可是我的估計大致上絕不會錯，不信我們進去一探就會知道了。」

兩人順着百寶齋院牆的空巷繞了一圈，然後選中了一處牆頭，南宮俊道：「照形勢看來，這裏是個防守上的死角，裏面就是屋子，屋中一定有人，我們就從這兒進去。」

馬成突然道：「這裏面燈火輝煌，人聲喧騰，怎麼會是防守上的死角呢？」

南宮俊笑道：「馬先生，我們的看法略有出入。但是你聽我說明理由後，就會同意了，所謂防守上的死角，當是指防禦困難，最易爲敵人所乘的地方……」

馬成道：「是啊，因此這些地方，一定要多佈人手來彌補其不足，像這所房屋就是，它一定因爲有着特殊的用途，無法設置機關埋伏消息，所以才安排了很多的人，終日不斷，不讓人有可乘之機。」

南宮俊道：「不錯，這個地方是後門所在，這條路面上有很多車轍，定然是厨房中所需油鹽柴米淮入的通道，百寶齋對外保密宅中的人數，但是人都要吃飯，勢必要從外面運進來，要是從大門口直接裝進來，從數量上也會讓人猜出裏面有多少的人，因此就利用這後面的門了，這兒還有扇門是誰都想不到的……」

他說了很多，俱是不着邊際的話。馬成都聽得很仔細，也很有興趣，因爲他發現這位少主智慧若海，確有不尋常之處，就是普通的小事情上，也能見人之不能見。可是馬成却又忍不住道：「任何大宅院都有後門的。」

南宮俊一笑道：「不錯，但却不是這一扇，別的大宅院雖然有後門，却不是開在房子上的，這扇門却是傍屋而開，而這裏面的房子又矮小平頂，像是下人所居出入的門戶，或是打雜夫役出入，很少受人注意。」

馬成點點頭，南宮俊道：「百寶齋做的是大筆珠寶生意，出入都是衣冠楚楚之流，那些短打的夫役雜處其間很不好看，另外闢門出入，是很合理的事，一般人就是要打主意，也不會到這兒來。」

馬成道：「實際的情形也是如此，這兒的人定然是厨房中的伙夫雜役，園中重要的地方不會讓他們前去的。」

南宮俊笑道：「但是有人要想潛入，這兒却無疑是個漏洞，因爲這是最方便進去而不受注意的地方！」

馬成道：「但是宅中人也會想到這一點，對此地一定設有心腹注意監視看管，不讓那些人亂跑的！」

南宮俊笑道：「很對，所以這也是我們淮去的最好機會了，因爲這兒一定有些人是可以對宅中自由通行的。」

馬成終於懂了道：「少主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喬裝爲那些人，然後更進一步地深入探索？」

南宮俊點點頭道：「是的，不過我認爲還是要進一步地了解了現狀之後才能作決定。」

馬成道：「問題是我們必須進入屋子裏才能了解，而很可能當我們初入時就會驚動他們了。」

南宮俊笑道：「不錯，此刻門戶深閉，顯然已經過了出入的時間，可是裏面還有人聲喧鬧，大概是在賭錢消遣，可見人還沒睡，貿然闖入，一定會驚動人的。」

馬成望着南宮俊，不知道他究竟要打什麼主意，南宮俊笑道：「但是馬先生有辦法的，可以叫裏面的那些人安靜下來，而且對我們的進去不起任何驚擾。」

馬成終於懂了道：「用迷香！」

南宮俊道：「先生號稱毒蜂子，應該有比迷香更高明的法子使人安靜的。」

馬成道：「那自然是有的，可是這種藥太珍貴了！」

南宮俊一笑道：「只要使用值得就行了！」

馬成點點頭，從懷中取出一個瓶子來，先傾了一顆給南宮俊道：「這是解藥，少主先吃下去。」

南宮俊取來吞下了，馬成自己也服了一粒，才又取出另外一個瓶子，倒出一些粉末，由門縫裏吹了淮去，約莫過了一盞茶的時間，裏面的喧鬧聲慢慢小了下來，

終於完全安靜了。馬成道：「行了！」

南宮俊道：「這麼一點就行了？」

馬成道：「是的，那叫安息散。祇要那麼一小撮，周圍一里之內，連蚊子都飛不起來了。」

「能够擴到那麼遠的範圍嗎？」

馬成笑道：「那種藥散見風卽化，由毛孔中侵入人體，那怕人閉住了呼吸都擋不住的。」

南宮俊道：「先生這毒蜂子之名倒不是虛得！」

馬成嘆道：「祇是此藥之珍貴也够瞧的，屬下費了了五年功夫，幾近十萬兩銀子的代價，才練得這麼一瓶，若非十分必要，實在捨不得用的！」

南宮俊一笑道：「先生留下還有什麼用呢？」

馬成笑了一下，無言以答，南宮俊掏出了一枝細長的七首，那是他挿在靴筒中的，輕輕地刺入了厚重的木門中，慢慢地挑開了門栓，推開了門！

裏面果然是下房與厨房，長長的一條房子，隔成了五六個小間，橫七豎八地，爬着十幾個漢子，有的倒在炕上，有的伏在桌子上。

南宮俊看了一下他們的服式，發現居然有四名是着黑衣的精壯漢子，然後在門口又看見兩個，却是倚在牆角上昏睡過去的，乃笑笑道：「這幾個大概是可以進入到內宅的人吧！我們可以換換衣服了！」

馬成的動作很快，早已把兩個的衣服脫了下來，而且還在腰間找到了一塊腰牌，一面刻着些很奇特的符號，馬成道：「他們果然沒死心，這是天竺文！」

南宮俊道：「是什麼意思呢！」

馬成道：「是第十九號與二十七號神魔使徒！」

南宮俊笑了一下道：「我們暫時就用這兩個身份吧。」

他們把那兩名黑衣人的腰刀也取了過來，摸到前面又見到兩個黑衣人倒在路邊，一個佩刀，另一個則是空身，大概正在交談，爲藥力所侵而昏倒下來。

南宮俊把他們拖到一邊，藏入黑暗處，順着那一條曲廊向前走去，行出約有幾十丈，忽然黑暗中有人發聲問道：「前面來的什麼人！通行口令。」

馬成一急，正待出手，南宮俊却沉聲道：「摩尼古溫，哈哈兒赤！」黑暗中人不再發問，也沒有人攔阻了，由得他們通行過去，馬成吁了口氣，低聲道：「少主怎麼知道口令的？」

南宮俊道：「前面有個傢伙手中有張字條，上面寫了這幾個字，我想大概是前來傳達口令的，叫口叫了一朦，恰好給我叫對了！運氣眞是不錯。」

馬成道：「黑暗之中，少主也能看得見？」

南宮俊一笑道：「暗中見物是魔教的十大神功之一，他們故神其技，其實也不算什麼。」

馬成不禁一嘆道：「少主又怎知那是通行口令呢。」

南宮俊道：「我本不知那是什麼，只是那幾個字是用漢字寫的，我想這些人都是他們來到中土後再吸收的，不會懂得天竺文字，却偏要用些希奇古怪的字，除了用作特別的口令外，沒有別的用意了！」

這雖是他的猜測，但却有着相當根據的，馬成心中又增加了一層佩服。

二人默默地向前行，一連遇到了五次攔路問訊，都是靠着那句口令通過了，終於來到了園中，四顧茫然，不知道該到那兒去，南宮俊手指一堆假山道：「先躲一下！」

原來那兒有個洞，兩人躲進了洞裏，馬成道：「風塵三友能够混進來十次全身而退，實在不容易，我聽每次喝問口令的人，都是中氣十足，而且隱身極好，只聽聲音，不見人影，外人進來，實是寸步難行。」

南宮俊道：「我們經過的地方，恐怕風塵三友也沒有到過，否則以他們的身手，也是躲不過的！」

馬成道：「他們到的又會是什麼地方呢？」

南宮俊道：「他們每次都能撈走一點銀子，當然是藏珠寶銀兩的庫房了！」

馬成道：「那些地方難道防守還會疏一點嗎？」

南宮俊笑道：「百寶齋如果純爲做生意，自然庫房是最嚴密的地方，但如果他們別有企圖，則寶庫那邊，不過虛張聲勢，却隱藏了最隱密的地方！」

馬成想了一下才道：「難怪他們雖然進來了十次，却對百寶齋的內情知道得不多，很可能他們每次都摸錯了方向，根本就沒進入重心所在！」

南宮俊道：「不錯，他們儘管有陣圖變化，機關削器埋伏的地方鑽，其實那兒祇是堆積財物的所在，百寶齋的機密在爲人爲，該找有人的地方下手才對！」

馬成道：「現在我們進入到人堆裏來了，也沒有什麼發現呀，這裏面四望空蕩蕩的，只是一片園子而已！」

南宮俊道：「不然，我們在進入此地時，一連就通過了五六道暗樁，爲的就是保持這一個空園的禁戒，設若此地一無可取，他們會用這麼多人嗎？……」

說着前面隱聞口令聲，像是又有人過來了，二人連忙隱藏身形，只見一對宮燈，有四個人朝這邊行來，而且方向正對着他們隱身的假山，馬成驚道：「少主！不好了，他們來了，我們快躲開吧！」

南宮俊道：「我已經看過了，這個洞是個死洞，前面沒有通路，如若往後退，正好跟他們頭碰頭。」

「那該怎麼辦呢？看樣子是不免一鬥了？」

南宮俊却道：「不忙，這是一所死洞，他們過來幹嗎？難道也是要躲過來聊天，還是已經發現我們了！」

說着一拖馬成，兩人乾脆走到洞口隱處藏好身形，未等對方走近，就喝道：「什麼人，口令？」

兩個執着燈籠的黃衣女郎，其中一個道：「摩尼古溫，哈哈兒赤，教主前兩位護法要到聖壇去向大祭司禀告機密急務，

尙乞二位使徒放行！」

南宮俊壓着聲音道：「敎主吩咐過，他不在的時候，任何人不得進入聖壇，去打擾大祭司的！」

那女郎道：「但金銀二位護法長老確有急事待禀！」

南宮俊沉吟半刻才道：「好吧，你們帶來的，諒來沒問題，有了事情，也該你們自己負責。」

兩名女郎同聲道：「多謝使徒，我們負責就是！」

南宮俊揮揮手，表示放行，那四個人一直向洞中走去，南宮俊則閃身出來，好像監視着。

只見其中一名女郎，把人帶進了洞中後，伸手拉了一下洞口的一條蔓藤，前面攔阻的牆壁豁然而開，露出一道門戶來，四個人都進去了，門又自動封閉。

馬成看得神色大動道：「少主！眞想不到，進出門戶原來是在洞中，可叫我們給矇對了！」

南宮俊皺緊了雙眉，在尋思着什麼，馬成又道：「少主，有一點屬下不能不佩服你的，我們明明看見了王致遠，你却敢說出主人不在，而且居然湊對了，才獲知了那麼多的秘密，那個時候屬下可眞嚇了一大跳！」

南宮俊微笑道：「這倒沒什麼，我們先前見過的王致遠，氣度，談吐，都不像是一方雄主的樣子，所以臨走時，我已經問過他，究竟是否百寶齋的主人，當時就把他給問得呆住了，可見我猜得八九不離十，倒不算冒險，現在令我困擾的是次一步該如何行動的問題！」

馬成道：「既然發現了秘密，自然該追究下去！」

南宮俊道：「馬先生，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在此守值，只是碰巧矇對了，此地原來是沒人的！」

馬成道：「是啊！照說如此重要的地方，應該有人守值才對，何以此地却不設人呢？」

他想了一下忽又笑道：「不過我們在這兒，那兩個領路的女子並不感到特殊，因此照屬下的推測，此地原先是有人守衞的！」

「可是守衞的人呢？他們又到那兒去了？」

「我們進來時，不是還有兩個人倒在路上嗎？其中一個還拿着張今夜口令的字條，屬下想那個可能就是此地守值的人，因爲接到聖壇中那個什麼大祭司的命令暫時離開，出去宣示今夜的口令，可是他到了外面，受到了屬下安息散而迷倒了未能回來！」

這個解釋非常合理，南宮俊聽了，笑笑道：「還是先生想得週到，我想就是這麼回事了，有了先生這個合理的說明，我就可以作進一步的行動了。」

馬成道：「我們該怎麼辦呢，是不是也進去！」

南宮俊道：「我進去，先生在這兒再守一會兒！」

馬成愕然道：「難道少主要單身一人涉險！」

南宮俊道：「如果此地該有個人，如果少了個人，就會引起懷疑，而且此去爲搜秘，一個人行動也方便些，先生留在外面，更可以在必要時給予照應。」

馬成對南宮俊已然產生了由衷的敬意，知道這位少主的脾氣，他的決定不容易改變的，因此道：「那少主要小心了，有什麼需要特別關照屬下的！」

南宮俊道：「沒有，隨機應變，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保重，絕不能失陷，我進去以一個更次爲限，如果一個更次我不能出來，你就趕緊離開告訴奶奶前來救援！」

想想又道：「你走時別忘了把這兒的門戶澈底破壞！」

說完他已閃身進洞，拉了拉那條蔓藤，打開了門戶。

他很仔細，先前那個女的拉了兩下，他也拉兩下，果然在一聲輕響後，門戶自動地打開了。

朝馬成擺擺手，南宮俊投身進了黑洞，前面是一條很長的通道，南宮俊這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點燈籠來了，因爲這下面漆黑無光，伸手不見五指。

南宮俊練過夜眼的，但任何眼也不能在完全無光的情形下見物，所謂夜眼，只不過是能於極暗的光綫下看得清東西而已。南宮俊的身上沒有帶着火，也沒有帶任何發光之物，但是他也沒有回頭去向馬成索取。

他祇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使身子進入一種空靜的狀態，再開始向前行去，不是慢慢地走，而是很快地行走，洞很曲折，幾乎三五步就有一個轉折，但是他既沒有碰壁，也沒有撞到什麼，只有一個感覺，他是越走越下，難道這些魔教都有個習慣，喜歡把秘密藏在地下？

百花宮的分宮如此，莫愁山莊如此，此地亦復如此，在地下另闢一處宮宅，那是極大的工程，却不見得能隱秘到什麼程度，這的確是件很愚笨的事！

走了不知道多久，但是已經弄不清方向了，他却看見了前面有幾點燈光，也不過才幾點而已。

燈光所照的地方是一座巨大的神殿。

南宮俊覺得用巨大來形容這座神殿不爲之過，這座殿堂的規模够得上宏偉兩個字，許多高大的石柱，每一根都有十丈來高，粗可合抱，撐起了一片森嚴廣大的空間。在殿堂的正中間，有一座高起丈許的神壇，這座神壇很大，足足有八九丈見方那麼寬大。

神壇四周都是空的，中間却凹下了一個火池，裏面不知燒着什麼，發出熊熊的火焰，火焰上吐着藍光。

在火焰的中間，樹立着一尊神像，高有五六丈，全身獠面，鷹頭，人身，却拖着一條蛇樣的尾巴。

神像很高大，在神像的身上，脚下，攀附着五六個赤身的美女，却是用玉白雕成的，說不出一種妖異之氣。

南宮俊却知道，這正是西方魔敎中的阿修羅大神的法相，那五名赤身的女子是他的弟子，也是佛典中所謂的五子羅利鬼

母天魔女鳩盤婆像。

除了池上的火坑之外，在神壇的四角，各放着一具大銅架，銅架上是一口巨鼎，鼎中放着油脂，點着拳頭大的一個火球，整個地方，就是這點燈火。

南宮俊的膽子很大，却也不禁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實在是這地方太恐怖了，就像是地獄中的煉獄一般。

先前進來的金寶與王致遠分別跪在神像的前方左右，那兩名引路的女子則分站在兩邊，神情肅然。

南宮俊慢慢地掩過去，藏身在柱子後面，只聽見一聲鐘響，從祭台的火焰中，升起了一座蓮花台座，上面站着一個錦衣的女子，已經屆近中年了，但是仍然具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妖艷與魅力，在她的兩側，則是兩名執刀的女童，年歲與海月二女相似，赤足裸臂，各套了一個大金環，作蠻女裝束。

王致遠與金寶都磕頭行禮道：「叩見大祭司！」

大祭司漠然地受過了他們的叩拜後，才淡淡然的道：「你們兩個人又跑來幹什麼？」

首先是金寶答話道：「禀上大祭司，弟子受命監視風塵三友，身份已爲識破暴露了。」

大祭司哼了一聲，怒道：「怎麼會暴露的？」

金寶道：「今天有一個年青人來找他們，據說是南宮世家的少主南宮俊，弟子想進一步去探測他們的意向，結果可能是行動上有了破綻，被他們發現了。」

大祭司道：「妳太不小心了，這三個人的本身並沒有太多的關係，但他們却是中原三個最大的門戶派遣來調查我們的代表，好不容易才搭上這條綫，以後就很不容易再跟他們建立起關係了。」

金寶道：「他們可能會接受南宮世家的聘請作爲武士，假如這是事實，弟子本來也不能再跟住他們了。」

大祭司沉吟片刻才道：「好吧，再說，王致遠，你呢，又有什麼急事要來報告的，我叫你少來的！」

王致遠連忙道：「今天下午南宮俊來過了。」

大祭司哦了一聲接着道：「他來幹什麼？」

王致遠道：「他是爲了富貴山莊擄去了山兒和日兒，又爲了東方英和月兒海兒失踪的事來的！」

「你怎麼接待他們呢？」

王致遠道：「屬下完全依照大祭司的吩咐而說的，告訴他本敎無意在東土重建，不理江湖是非！」

「他又作何表示呢？」

「他沒有作什麼表示，因爲他究竟是南宮世家的少主身份，不能强賴着要作本敎的總護法呀！」

大祭司似乎很高興地道：「這就好，總算把這傢伙給退走了，我以前眞是難以相信他會答應幹這個總護法的，由此可見，還是呼爾哈多有點見識，他居然敢出這個主意。」

王致遠道：「不過屬下那樣一說後，這件事也就打消了，可是屬下不明白，南宮俊如果作了本敎的總護法，對本敎的開展有益無害，大祭司何以要反對呢？」

大祭司冷笑一聲道：「他作了總護法固然好，但我們就不好了，呼爾哈多跟他相互一配合，再加上南宮俊從無非那兒，盡得本敎的各種技藝，還有我們的立足餘地嗎？我這個大祭司，如若失了勢，你們也沒得混了。」

王致遠這才點頭道：「還是大祭司思慮周密。」

大祭司沉聲道：「呼爾哈多已經不打算回去了，他打算把魔敎變成中原的一個武林宗派，而且要變更本敎傳統，以迎合中土的人情風俗，這樣一來，我這個祭司以及你們的地位都將難以保存了，所以我絕對不允許這種事的發生，金寶！」

金寶惶恐地道：「大祭司有什麼請指示。」

大祭司冷冷地道：「妳別以爲是呼爾哈多的妹妹，就不會受到影響，他可是沒有把妳看在心上，否則也不會把止劍山莊的那個賤婦提升到副敎主了。」

金寶忙道：「是的，弟子一直追隨着大祭司的。」

大祭司笑笑道：「我很清楚你，若是照妳哥哥的意思來幹，妳的日子就很難過了。也許，連命都保不住，只有跟着我，妳才能過痛快的日子。」

金寶道：「弟子對大祭司的忠心可以質諸神明的。」

大祭司一笑道：「我知道，我祇是提醒妳一聲。」

她忽然又像記起了什麼問道：「王致遠，你今天應對南宮俊的時候，沒有讓他看出什麼吧？」

王致遠囁嚅地道：「應該沒有，百寶齋對外，一直是由屬下掌櫃，他就是找人問，也不會有問題的。」

大祭司冷笑道：「南宮世家領袖江南武林多年，是武林盟主，不是買珠寶的主顧，你那點掩護的身份頂個屁用，我問你有沒有露出破綻？」

王致遠吞吞吐吐，不敢回答，大祭司冷笑道：「這麼說他已經看出你不是百寶齋的主人了！」

王致遠道：「屬下不相信他能看得出來，只是他在臨走時，曾經問過屬下，是否眞爲百寶齋的主人。」

大祭司臉色一變道：「你還說沒有破綻，那他怎麼會問你呢，一定是你出了毛病！」

王致遠急道：「可是屬下實在想不起何時出了破綻，就是山海月日他們，也以爲屬下就是敎主，他們看見的百寶齋主人，一直就是屬下。」

大祭司冷笑一聲道：「王致遠，你的臉形雖然與敎主有九分相似，但是本敎的人，很容易就分出你們兩個人，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王致遠說道：「屬下愚昧，屬下不知道！」

大祭司道：「你們之間，相差的是氣

質，你就缺乏教主那一股逼人的威儀，行止畏畏縮縮，自然使人懷疑你的身份，你沒有一點王者的氣勢！」

王致遠道：「大祭司明鑒，屬下當然不可能有王者的氣勢，那雖然不是天生的，却是後天長時間培育而成，一個人習慣於一呼百諾，才會有那種氣勢，屬下這個掌櫃的却成天打着笑臉去應付客人，怎麼神氣得起來！」

大祭司笑笑道：「這也難怪你，如果你眞的是具有那種氣勢，對我這大祭司也不必如此客氣了！」

王致遠忙道：「屬下不敢，屬下全仗大祭司提拔。」

大祭司嘆了口氣，道：「王致遠，你對我忠心我知道，可是太恭敬了也不好，會使一個人尊嚴盡失，沒有一點氣魄，否則南宮俊也不會一見面就看出來了！」

王致遠道：「他雖然那樣問了，却不敢肯定。」

「那麼你是怎麼回答他的呢？」

「屬下沒想到他會問出這樣一個問題來，一時呆了，沒有作任何回答，他就離開了！」

大祭司冷笑道：「這倒好，人家把你問得發怔了，還不算破綻，你要怎麼樣才稱破綻呢？」

王致遠忙道：「屬下以爲不說話正是給對方一點莫測高深的感覺，這比跟他辯解否認還好得多！」

大祭司冷冷地道：「問題是你那時臉上表情不是莫測高深，而是等於承認了，唉，他既然對你的身份起了懷疑，對你的話自然也不會相信了。」

王致遠怔了一怔，大祭司道：「他既然對你的話不相信，今夜就很可能會潛進來看一看！」

金寶這時才道：「不會的，弟子已經向那個傳信的打聽過了，他約風塵三友今夜去探富貴山莊。」

大祭司看了她一眼道：「蠢才，妳什麼時候才能學乖呢，南宮世家派出送信的人，還能叫妳買動了？」

金寶辯解道：「那不是南宮世家的人，只是一個普通算命的，是南宮俊教他送信來給化三千的！」

大祭司冷冷地道：「像這樣重要的信，他會叫一個不相干的人送來，妳怎麼滿腦袋都是稻草，尤其是人家已經識破了妳的身份了，還會讓妳知道他們的行蹤！」

金寶不敢再說話，大祭司嘆了一口氣道：「你們這兩個蠢材，連一點事都不能辦，叫人耍了都不知道，我眞給你們活活氣死，唉！」

金寶這才道：「大祭司，他們不去探富貴山莊，又去探那裏呢？總不會是到這兒來吧！」

大祭司冷哼道：「爲什麼不會，今天南宮俊已經來探過路了，王致遠應對時破綻百出，他焉能不動疑，自然會來看一看，再說他南宮世家有的是人手，爲什麼還要另外去邀約風塵三友呢，不就是因爲那三個人到過百寶齋，地形熟悉嗎？你們只要多想一下就不難測知的了！」

王致遠這才道：「來了也沒關係，最多在藏珍庫那邊轉轉，風塵三友已經來了十趟了，了不起損失幾兩銀子而已，摸不到這兒來的！」

大祭司道：「這次可能不一樣，那個南宮俊，雖是初次出道江湖，却已經很了不起，我手下的宇文雷，具有那麼大的實力，也被他擊破了，還弄垮了我的兩處分宮！」

王致遠忙道：「大祭司，屬下有點不明白，妳爲什麼要把山兒跟日兒弄成那個樣子，塞到富貴山莊去，那不是自毀實力嗎？這兩個孩子很能賣力的！」

大祭司冷笑道：「他們效忠的是百寶齋，而且我看他們的態度似乎被南宮俊吸引過去，對本教已漸起異心，所以才給他們一點懲誡，叫他們知道厲害！」

王致遠跟金寶都爲之一震，躲在暗中的南宮俊也是一震，這證實了他的猜測，也證明了魔教的可怕，他們雖然分成了三處，却是一個整體，什麼百花宮，橫江一窩蜂，百寶齋，甚至於紅粉金剛等，都是爲了掩人耳目，分散人注意而設，實際上，他們仍是一個體系。

雖然知道他們內部因奪權而呈現不穩，但是他們的企圖却客一致的，這許多分散是的組織聯合起來，那實力就非常可觀了，必需想法子先予以個別擊破才是！

略一沉思，當下他就有了主意，乃由暗處現身而出，哈哈一笑道：「幸虧我沒有上當，王致遠，金寶，你們這兩個人好大的膽子，居然敢私下結黨，還不跟我領罪去！」

他這一現身，使得神台上的人都爲之大吃一驚！王致遠訥訥地道：「你！你怎麼進來的？」

南宮俊冷笑道：「我是總護法，爲何不能進來？」

還是大祭司比較冷靜，伸手穩住了兩個人才道：「南宮俊，幸會！幸會！我久知你不凡，想不到你還眞有兩下子，能夠摸到這個地方來了！」

南宮俊一笑道：「也沒什麼，我是本教的總護法，自然有權進到總壇來的！」

大祭司道：「我倒要請教一下，你是怎麼進來的？」

南宮俊道：「那也沒什麼，我以總護法的身份，到門上一通報，問明了口令，就一直過來了！」

大祭司道：「你能問到通行口令？」

南宮俊道：「摩尼古溫，哈哈兒赤，不是嗎？」

王致遠急道：「這是誰告訴你的？」

南宮俊道：「我是總護法，誰敢不告訴我？」

王致遠道：「胡說，你這總護法在今天已經……」

南宮俊沉聲道：「王致遠，你好大膽子，居然敢冒充教主，任意妄行，私結朋黨，本座要嚴辦你！」

大祭司道：「南宮俊，你別神氣，你這總護法只是口頭上的一句話，還沒有成定局呢！」

南宮俊笑道：「大祭司，我已經見過了教主，得到他親口的允准，因此我是名正言順的總護法了！」

「你見過教主，什麼時候？」

「今天我離開百寶齋之後！」

王致遠叫道：「不可能，教主到京師去了！」

南宮俊道：「那只是告訴你的一句話，你也不想想，南宮世家以及天下各路英雄豪傑齊集金陵，教主怎會在這個時候離開呢，教主知道你們幾個人朋比爲奸，私下結黨，苦於沒有證據，故而借故遠出，實則潛身暗處，看你們要搗什麼鬼，今天你冒充教主，說了一套鬼話，他立刻就知道了，跟我取得了連繫，然後又委託我前來，破壞你們的陰謀！」

王致遠臉色如土，看向那大祭司，她也陷入沉吟中，片刻才道：「這個混球，居然也很精明！」

王致遠道：「大祭司，那看來是眞的了？」

大祭司道：「不會錯，否則南宮俊怎能知道此間的秘密，得到口令，直入此間呢？」

王致遠道：「這批混帳東西，口令怎麼可以輕易洩露給外人知道呢！」

南宮俊道：「我不是外人，而是總護法！」

王致遠道：「胡說，你這總護法祇有我們幾個人知道，對內尚未宣佈，他們根本就不認識你！」

南宮俊道：「在那些使徒中並不全是你們的人，教主當然有一部份心腹，他們已經從教主處得知我的身份，對我十分恭敬，現在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王致遠惶恐地道：「大祭司，妳要替屬下作主！」

南宮俊道：「她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無法替你作主了，你祇有束手認罪……」

大祭司道：「南宮俊，你是堂堂世家的少主，怎麼會肯擔任魔教的總護法之職的？」

南宮俊一笑道：「我的武學多半得自無非禪師，也是間接得自魔教的十大寶典，我跟魔教的淵源至深，擔任這個總護法似無不妥！」

「可是，這跟你們南宮世家的傳統不合？」

「魔教在中土準備改變面目立足，以保義爲尚，這樣的一個門戶，我可以參加的，教主答應我，擔任這個總護法，也可以監督本教之所行……」

「你相信他的話嗎？」

南宮俊笑道：「我沒有理由不相信，至少在目前百寶齋並沒有做出什麼有悖武林道義的事情，是許多不義之行，都是妳百花宮幹的，他要求我幫忙清理門戶！」

大祭司怒道：「是他要求你清理門戶的？」

南宮俊笑道：「是的，教主副教主都要求過我，說本教中就是妳處處不合作，還要維持魔教中那些邪惡的傳統，他們早就想把妳趕出去，只是妳手下也有一批人手，唯恐引起內鬨，使得多年努力，毀於一旦，所以才想借重外力來對付妳！」

這些話祇是他臨時聽見了他們的對談後，隨便瞎編的，但聽來却如同眞的一般，大祭司的臉色一陣大變，咬牙道：「好，呼爾哈多竟然跟那個賤人想排除我，可沒那麼容易，他們簡直在做夢！」

南宮俊道：「他們是教主與副教主，手底下握有全教三分之二的實力，還可以得到許多外力幫助……」

大祭司冷笑道：「他們如果眞有這麼大的把握，早就對我行動了，還會等到這個時候嗎？哼！三分之二的實力，他們簡直太看得起自己了，看起來也許會有那麼多，但是他們那三分之二裏面，有一部份是我的人！」

南宮俊道：「妳的人裏面，難道沒有他們的人嗎？」

大祭司笑道：「這個我倒很放心，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數目上少得很，不會起什麼作用，若以外力爲助，那就更笑話了，除非你把南宮世家的人拉進來，或許還能帮到他們一點忙，此外，他們就別想找到什麼人了！」

南宮俊道：「南宮世家的人手已經够了！」

大祭司道：「只可惜南宮世家目前還不是由你作主，我會把利害向你祖母曉喻，勸她別管人家的門戶私事，她審度一下利害，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南宮俊道：「笑話，南宮世家從沒被嚇倒過！」

大祭司笑道：「我不是嚇她，而是分折利害得失給她聽，呼爾哈多要在中原立足，雖然他肯改變若干教規，但究竟未能完全適合中原的世俗人情的，此其一，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作進一步的發展，或者是故態復萌呢，而魔教的一切都是從心所欲，反抗各種束縛的，很容易得到人心的呼應的！」

南宮俊道：「胡說，你們違背倫理綱常，男女雜處苟合，如同禽獸，誰都不會贊同你們的！」

大祭司笑道：「我不跟你談道理，而跟你談實際，在口頭上大聲疾呼反對我們，而私底下又偸偸地參與我們的大有人在，這你信不信？」

南宮俊無法不信，他已經見識過兩處百花分宮，尤其以莫愁湖畔的莫愁分宮爲最，那些陣仗是很容易使人迷失本性的，因此祇有沉聲道：「你們最多祇能蠱惑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眞正的道德之士，定然會反對你們的！」

大祭司一笑道：「對，有識之士，都不會希望魔教在中土傳行，所以我限期把魔教遷回西方之舉，必定可以獲得武林道的支持，令祖母也會考慮了！」

南宮俊發覺她這一着的確厲害，只要她把這一點作公開的宣佈後，的確可以得到廣泛地支持的。

化極大的人力去對付一個邪惡的門派，是誰都不願意幹的事，只要他們不太過份，容忍些時，要他們自己離去，這也是大家所樂見的事！

南宮俊如果對魔教不是深入地了解，

他也會站在支持的一邊，祇不過他對魔教太了解了。

知道他們在西方不但已無法立足，而且還受到一致的排擠，西方各邦都是政教合一的，宗教上的領袖，也是政治上的統治者，魔教在中土，只是一個邪惡的門派，在西方，却是視爲簒奪政權的叛逆。

他們不可能遷到西方去，大祭司的這番話，只是一種拖延的藉口，拖延到她的實力打穩，根深蒂固之後，就再也無法把他們趕走了。

不過南宮俊在表面上不去拆穿她的謊話，只是問道：「妳要多久的期限呢？」

大祭司一笑道：「南宮俊，你不是明知故問嗎？你根本就曉得我不會去的，我已經在這兒紮下了根，只需要一點時間來穩定而已，可是別人來問我，我會給他們一個期限呢，少則三年，多則五年，這點時間，大家都會付出耐心來等待的。」

南宮俊道：「五年之後呢？」

大祭師又道：「我會找個原因，再延個兩三年，再後，就不會有人來問我了，因爲我已經不必去討好他們，該是他們來討好我了。南宮少主，這個答案能使你滿意嗎？」

南宮俊一嘆道：「滿意了，妳同答得很坦率。」

大祭司一笑道：「對你，我用不着隱瞞什麼，因爲我知道你不會告訴別人，或是跟我搗蛋的。」

南宮俊道：「妳那麼有把握嗎？」

大祭司一笑道：「南宮少主，你別忘了有一個人質落在我的手中，那位西門姑娘或許你不放在心上，那位東方姑娘在你心目中可佔着重大的份量？」

南宮俊沉聲道：「妳手中扣着四個人。每一個人都對我非常重要。但是妳別打算用她們來要脅我！」

大祭司道：「你對她們的生死毫不關心嗎？」

南宮俊道：「當然關心，我就是進來救她們的！」

「你知道她們在這兒嗎？」

南宮俊道：「我不知道，但是知道一定落進了妳手中，因爲她們是沒有經過戰鬥就被制住了，只有月兒跟海兒能把她們誘入陷阱，而只有百寶齋，才能發出指令叫月兒海兒上當，我問過教主與副教主，他們都說沒有下過那個指令，剩下就祇有你了，而且這聖台是妳祭司的私地，也一定是藏在這兒的可能性居多，如若是藏在別的地方，教主不會不知道！」

大祭司的神色又是一變道：「這倒好，她們兩個人把責任都推到我身上來了，那也沒什麼，我認了好了，南宮俊，人在在我這兒，但是你一個人進來，就想救人，那是在做夢！」

「我只是進來確定一下，只要知道人在這兒，立刻就有大批的人進來！」

大祭師冷笑道：「再多的人也沒有用，你自己經歷過，應該知道，我這片地穴中道路錯綜複雜，我只要把進路一封死，他們找上十年也未必能找得到！」

南宮俊一笑道：「妳以爲妳這個地方很隱秘！」

大祭師道：「這所聖壇是我構思了多年，又動員了多少的工匠才構建完成，除了幾個人之外，誰也不知道它的眞正所在方向。你能摸到這兒，已經是奇跡了。」

南宮俊一笑道：「我也聽說了，所以我沒有自己摸索，我是跟着他兩個人進來的，也沒掌燈光，只要維持着適當的距離，遙遙綴着而來就行了。」

大祭司臉色又是一變：「你是躡在他們之後進來的，那絕不可能，除非你自己也點了燈火。」

南宮俊笑道：「假如我點了燈火，妳豈有不知之理，我躡在他們之後進行，有什麼不對的。」

大祭司道：「一路行來的暗樁就能阻住了任何摸進來的人，只要一踏錯或踏空，就將墮入萬刦不復之地，在那條地道中，有着一百多種陷人的佈置，每一種都足以致人於死命的，就算你打着燈籠，也不容易認清那是實樁，那是幻影，爲了佈置這地下迷陣，我設置了三千多面銅鏡，除非你是得了指點才進來……」

南宮俊聽了心頭一驚，暗暗地慶幸着自己的運氣好，但如果早知道有着如此艱險，他是不敢冒險的。

南宮俊沒說錯，他的確是躡着前面的人進來的，只不過不是靠着視力來追躡，而是靠着鼻子的嗅覺，聞着前面燈籠中燭油燃燒的氣味來指示方向，因爲走的都是前人經過的路，所以才一點都沒有錯。

而且他是摸黑進來的，落脚全憑着一種感覺，像蝙蝠一般的感覺。判別那兒是實地，那兒是阻礙，要養成這種感覺的能力不容易，但養成之後，雖不是以黑暗中見物，至少在黑暗中可以摸索行路了。

看來他的運氣實在不錯，若是有了燈火，反而令他受到鏡中幻象所惑，踏到那些虛幻的木樁上而陷入危境了。

因此，南宮俊不再說明了，他覺得保留一些自己的實力不給人知道，有時能佔很多便宜，所以他只笑笑道：「不管妳怎麼說，反正我已進來了，這兒就不算是秘密了！」

大祭司冷笑一聲道：「你只是一個人進來。」

南宮俊道：「我既然能進來，就能與很多人進來。」

大祭司道：「這裏是聖壇，沒有人能隨便進來的，你如果不信，不妨去試試看，每次你若能帶三個以上的人進來，我就佩服你，就算你已熟悉此地一切的秘密，一次四個人，你要分多少次才能把人帶進來，再說在行進的途中，我祇要隨便發動一點小攻擊，就能叫你們有去無回了，南宮俊，這所聖堂是我多少心血的結晶，又豈是那麼容易被人闖入毀壞的！」

南宮俊笑道：「我再帶人來的時候，不會從那地道中走了，我們是直接一脚來到此地。」

大祭司道：「你說什麼？這座地下聖堂……」

南宮俊笑道：「這座聖堂不在地下，而在地上。」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俠義仁心著　火海救仇敵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和錢木兒來到四川巫縣，桑羽青在酒樓遇見邵南燕，她告訴桑羽青，叫他不要相信白婢，因白婢是和錢木兒一伙的，並說明她自己是來幫助桑羽青報仇，桑羽青半信半疑，請她代爲偵查葉劍瀛的身份和來歷，她也答應，後來桑羽青自個兒到巫山去爲父母掃墓，想起十五年前的悲慘遭遇，心情十分悲痛，因而更是痛恨東凡和尚，誓要爲父母報此深仇大恨……桑羽青離開後，走到山崖，見狹谷上有燈光，不少和尚坐在兩狹谷上守着一堆堆干柴及硫磺油類等，準備引錢木兒和白婢來到，將他倆燒死——

如果拿一個「北」字來比喻，那一排建築，恰在「北」字那一條狹谷內，兩邊峭壁，那些和尚們引火待發，而桑羽青所挖的路，則是「北」字右邊最下一劃的位置。

桑羽青找到了這條出路，心中很高興，他很快的翻了下來，坐在黑暗之中。

鵝毛似的雪片，仍然不住的下着，桑羽青所坐之處，正可俯視那間大房內的情形。這時很多和尚忙進忙出，可是却不見西華和尚，自然更不見錢木兒。

桑羽青所坐之處雖然隱秘，但是那房間的窗戶關着，所以望不見房中的情形。

他正想換個地方時，那兩扇窗戶，竟然被人推開，桑羽青趕緊坐下不動。

只見室內坐着西華和尚，開窗的是普光。

西華和尚說道：「時間差不多了，你可曾查看過該帶走的東西都搬走了麼？」

普光道：「全都備好了。」

西華點了點頭道：「嗯——他們差不多快來了，你再去吩咐一下，錢木兒及白婢入谷之後，所有弟子立時撤出，門口火種油物加倍，若是萬一錢木兒由前面衝，所有暗器全招呼他，不可猶豫！」

普光笑道：「弟子吩咐過了，他再大本事，前面也逃不出去！」

西華和尚臉上現出一絲得意的笑容，說道：「前面是一條死路，後面是死路一條，錢木兒今夜的命運就是如此！」

桑羽青聞言也感到這老和尚的心腸毒辣，但也詫異着，他居然不敢與錢木兒正面交戰，而用這種詭毒之計。

普光說道：「師父，你還有什麼事沒有？」

西華略爲沉吟，說道：「錢木兒到此，大半還有一盞茶的時間，你趁這個時候，再去巡視一遍，一切計劃不能有一絲紊亂，少時錢木兒到此，大家不可露出絲毫異狀，見面之後，各司各職，立時散開，除普世，靜一及你以外，其他的人務必撤出狹谷，否則少時火起，我也顧不得他們了！」

普光連聲答應着，出房而去，忙着去通知其他的和尚，他們的情緒都很高興，如此看來，錢木兒的人緣很是不好。

西華和尚由座位站起，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面上不時的露出險惡的笑容，使他那張慈眉善目的臉，一時看來恐怖異常。

桑羽青雖是坐山觀虎鬥，但總不免替錢木兒担着心，可是他又有個感覺，覺得錢木兒似乎不大可能就這麼被大火活活燒死。

不過就以此處的地勢，及他們火勢的安排看來，少時大火燒起時，必是燎原之勢，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也無法插翅飛出。

若是設法由峭壁上翻越而上，以錢木兒的輕功，原是可以辦到的，但是時值隆冬，風雪交加，四壁冰雪經火一烤，可就不容易着脚了。

更何況上面還不時的投下火團來，所以桑羽青怎麼想，都覺得錢木兒是凶多吉少，同時更佩服西華和尚的周密安排。

桑羽青正想得入神之時，又見一個年

青的和尚，約有十七八歲，頭皮刮得發青，走入了房間。

西華和尚道：「靜一，你少時隨着我進退，不可慌張，有我在旁，絕對傷不着你的。」

靜一小和尚點頭道：「謝謝師父，我自己會小心的。」

室中沉默了一陣，錢木兒還是沒有消息，西華和尚好似有些沉不住氣了，他自語道：「莫非這個奴才如此聰明，不敢來了？……」

他正在猶豫不決之時，突見普光進房道：「錢師兄已到門口了！」

他語聲很小，臉上有一種緊張和興奮之色，西華和尚面色一沉道：「你慌什麼？還不去迎接？他聰明絕頂，不可露出一絲可疑之處，快去！」

普光連忙鑽了出去，西華和尚雖然喝叱着他，但是他自己的臉色，也變得有些異常。

他又喝了一口水，鎮定着，桑羽青見狀，心中好不驚詫，忖道：「錢木兒到底有什麼驚人之處，居然能把他們嚇成這個樣子？」

桑羽青想着，站了起來，向前看時，只見七八個和尚在門口迎着錢木兒及白嬋，他們都施着禮，齊聲道：「迎接錢師兄，嬋姑娘！」

桑羽青忖道：「錢木兒的威風可眞是不小啊！」

由此可見錢木兒在他們之中的地位，莫怪乎西華和尚如此顧忌他。

對於白嬋夾雜在這一堆和尚之中，使桑羽青除了深深感到不解，也深深的感到婉惜。

錢木兒及白嬋立時還禮，錢木兒含笑說道：「諸位師兄少禮，師叔可在？」

普光和尚搶先說道：「師父等候師兄及白嬋姑娘多時了。」

錢木兒笑道：「我們不躭誤，這就進去，各位師兄請各司各責，少時再與各位晤談吧！」

那八九個和尚一齊施禮而退，錢木兒及白嬋，在普光和尚的引導下，一齊進入了蓆棚之內。

桑羽青又坐在了那塊冰石上，等了一陣，便見普光，錢木兒及白嬋魚貫而入。

西華和尚突笑着站了起來，說道：「我等候你們多時了！」

錢木兒及白嬋一同施禮，他連着說道：「弟子來遲，請師叔恕罪！」

西華笑道：「不要緊，嬋姑娘，好久不見妳了。」

白嬋含笑道：「師叔這一向可好？」

西華坐了下來，笑道：「我很好！你們坐下來說話！」

錢木兒及白嬋告了罪，這時靜一和尚送入了兩盃熱茶，然後與普光和尚，一齊退出了房間。

西華和尚這才說道：「這麼些天來，相信你們在桑羽青身上，已經探聽了不少消息吧？」

錢木兒笑道：「桑羽青過於狡猾，『青光劍』及劍譜圖解均未帶在身旁，所以現在還沒有查出什麼底細來。」

西華和尚略為顯得有些不高興，把聲音拖長了些，說道：「我離開總舵時，東凡師兄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錢木兒低下了頭，說道：「弟子罪過，還請師叔原諒！」

西華和尚立時換上了笑臉，說道：「不罪！不罪！桑羽青非比常人，謹愼一些好。」

桑羽青看在眼內，氣笑不得，忖道：「他與錢木兒各懷鬼胎，表面上却作得如此眞切，眞個令人好笑！」

西華和尚又繼續問道：「桑羽青現在何處？」

錢木兒答道：「弟子離開客店之時，他已經出去了，想是到『無人廟』中祭奠他親墳去了！」

西華和尚點了點頭，說道：「這個孩子倒是孝思不匱，只可惜他命運不濟，誰叫他生在我們對頭之家？」

白嬋的面上，流露出一種不自覺的關切，桑羽青隔窗看得很是眞切，心中不覺一動。

又聽西華和尚說道：「劍譜圖解還無下落，東凡師兄還要親自見他，你們不可傷他！」

錢木兒忙道：「弟子待他如兄弟，絕不敢妄動！」

西華點頭道：「這樣才好！嬋姑娘，妳也辛苦了！」

白嬋很勉强的笑了笑，說道：「那是弟子份內之事。」

西華禪師又笑着說道：「不知嬋姑娘可在桑羽青身上，打探出什麼來沒有？」

白嬋低聲的說道：「我……由於錢師兄與他在一起，所以我與他只見過幾次，還沒有訪着什麼。」

西華又問道：「他可曾對妳生疑？」

白嬋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我又不曾加害他，他沒有理由懷疑我……」

奇怪得很，每當提到桑羽青時，白嬋的神情總有些異常，這種情形桑羽青在窗外看得很是淸楚，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西華和尚一直很親切的與他們談着話，至於他滿腹的奸計，絲毫也看不出來。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和尚眞是心毒，就算他們門戶之爭，與白姑娘又有何干？竟也要把她置於死地！」

想到這裏，便聽西華和尚說道：「本座倒有些發現。」

錢木兒似乎有些詫異，問道：「師叔有什麼發現？」

西華和尚一笑道：「找尋着了幾張圖片，待我取來與你們看看！」

說着站了起來，對着門外喚道：「靜一你可在？」

靜一和尚答應一聲，推門而入，說道：「師父有何差遣？」

西華說道：「你隨我去取那幾張圖片來！」

桑羽青聞言不禁一驚，忖道：「啊！這個和尚的詭計就要開始了！」

靜一和尚及西華一同出房而去，錢木兒與白嬋則是絲毫不覺。

桑羽青不禁為他們着急，他很想出面告訴他們，但是想到自己的血海深仇，及錢木兒的手段居心，又不禁猶豫起來。

這時便聽錢木兒低聲道：「奇怪！他會有什麼收穫？」

白嬋接口道：「莫非他已經得到劍譜圖解了？」

錢木兒搖頭道：「桑羽青不是這麼容易應付的……」

說到這裏，桑羽青已然遠遠望見西華帶了靜一，普光等幾個和尚，很快的出了大門。

桑羽青感到一陣緊張，這時突聽一聲尖銳的口哨之聲，由門外傳出，深夜之中，響入雲霄！

他再抬頭望時，只見兩邊崖邊上，數十個和尚，都在準備着。

口哨響後，錢木兒及白嬋同時站了起來，錢木兒奇怪的說道：「奇怪！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白嬋接口道：「我們去看看！」

於是他們也不再等西華和尚，推門而出。

由於這些建築均是一字長形，間間相通，所以他們還未走到第二間房時，大門口的火已然燃燒了起來。

西華和尚不知由那裏找了這麼多枯籐乾枝，都澆有油質硫磺，才一起火，立時燃成了一片！

加上北風的助勢，把入口之處，燃成了一片火海，火舌突出了十餘丈高！

想是西華和尚知道錢木兒厲害，所以入口之處的火勢特別猛烈，數十個和尚吶喊着，把那一帶的火引出了數十丈之遙，就算錢木兒猛撲也撲不出去。

錢木兒及白嬋已然衝到了門口，但立時被烈火所阻，雙雙飛到了棚頂上。

白嬋驚叫道：「啊！火！……師叔到那裏去了？」

錢木兒目射凶光，大喝道：「嬋妹！妳還不明白麼？我們着了老和尚的道了，快找出路！」

那火勢一起，立時便不可收拾，燒得劈拍作響，四周的冰雪被烤化了，大塊的落了下來。

一時之間烈火如海，濃烟瀰漫，寒風呼嘯，簡直成了一個恐怖世界！

桑羽青雖然離着老遠，但也感到一陣陣的熱浪和溫氣，附近的冰雪也開始熔化了。

錢木兒及白嬋雖然一身武技，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也是無法施展，不禁都慌了手脚。

白嬋大叫道：「木兒！我們快退！」

錢木兒一把拉住了白嬋，大叫道：「不能退！此谷乃是死谷，他們既然放火，兩崖之上，必有火球滾下，唯一的機會還是由入口衝出！」

桑羽青不禁暗忖道：「錢木兒，果然是不凡！」

但是在他驚慌錯亂之際，入口處的火勢更是猛烈了，燒成了一片火海。

錢木兒匆匆抓了兩把雪，在身上塗着，又撕下了一片衣襟，打開之後繫在眼前，叫道：「嬋妹！照我這麼作！」

白嬋也依言作了，錢木兒叫道：「緊跟着我！」

他竟然不顧危險，向火口之處撲去，但是火勢太猛，範圍又廣，立時又迫得退回。

在這種情形下，錢木兒也慌了脚，頓足道：「西華老賊！我不殺你……」

話未說完，一陣呼嘯之聲，大片暗器，寒光閃閃，向錢木兒蜂擁而到，逼得他與白嬋只好已退到棚頂上來！

由前面出去，已是毫無希望了，但是錢木兒却不往後退，他抬頭回望，可惜兩壁冰雪，根本沒有落足之處，更不要說樹木等借力之物了。

錢木兒的手一翻，取出了一對半尺長的短劍，大叫着道：「嬋妹休慌，快隨我來！……」

他大叫着振臂高飛，如同一隻巨鳥般，飛起了十餘丈高，撲向了峭壁。

他雙手短劍，用力向冰雪之中插去，可是冰雪已漸熔化，他的身子又隨着落了下來。

錢木兒落下之後，把兩柄短劍合入一手，叫道：「嬋妹，寶劍給我。」

白嬋的長劍遞過，錢木兒接過之後，只聽他一聲長嘯，再度拔起，長劍「刺！」的一聲輕响，已經透過冰雪，插入石壁之中。

錢木兒的身子，就這麼穩在半空。

他左手兩把短劍，向下一陣猛挖，只見冰石紛飛，已然挖了一個小洞，足可落脚。

這時火勢已然迎到了蓆棚之處，白嬋無法容身，錢木兒見狀忙分出了一把小劍，奮力之下，插入峭壁之中，大叫道：「嬋妹快來！」

白嬋已然被火烟薰得發昏，她奮力之下，居然也縱起了十丈，足尖落在錢木兒挖的小坑內，右手抓着那把短劍，把身子穩住！

錢木兒喘了一口氣，他身子一盪，倒了過來，足尖點插在雪壁中的那隻長劍上，偌大一個身子，居然凌空不動！

他左手另一隻短劍，又飛快的在雪壁上挖着，一時冰雪乍飛！

桑羽青亦不禁暗暗佩服，忖道：「錢木兒果是了不起！」

到現在為止，兩壁之上，還沒有火球滾下，所以錢木兒唯一的生路，便在這一霎那！

他不敢浪費絲毫秒的時間，但是就在他第二個小孔，快要挖好時，一陣呼嘯之聲，五六個斗大的火球，由崖頂滾下。

錢木兒大驚，叫道：「嬋妹，下！」

他們又雙雙飛了下去，那五六個火球，落入谷內，烈火四濺，好不驚人。

錢木兒及白嬋都受了輕微的灼傷。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錢木兒仍然收回了三口劍，一把也未留在峭壁上。

桑羽青不禁深深佩服，忖道：「如此看來，錢木兒這身功夫，眞個出神入化，莫怪西華要如此對付他……」

這時谷中已是半個火海，錢木兒雖然堅持，但也被烈火逼得向谷底退去。

他狂叫道：「罷了，難道我……」

話未說完，立時又是兩三個火球滾下，滿谷之中烈火如海，濃烟瀰漫，錢木兒及白嬋竟被隔開，只有互相大叫着。

桑羽青也受了影響，雙目難開，混身

火燙，他取出了一塊濕的布巾，遮住了眼睛。

火球不斷的滾下，桑羽青已然找不着他們的形跡，只聽得錢木兒一人的狂叫之聲。

他心中一驚，向前移動了數尺，只覺熱浪如山般湧來，四壁冰雪飛濺，好不驚人。

桑羽青忖道：「糟，白嬋呢？」

他心急之下，顧不得自身安危，飛身投入了火海之中，在燃燒着棚頂上尋找。

錢木兒想是已退到了谷底，但是却沒有白嬋的聲息。

桑羽青抽出了「青光劍」掃打着濺來的火，大叫道：「白姑娘……」

一個低微的聲音，在一丈以外答應了一聲，桑羽青大喜，冒着烈火衝了過去，只見白嬋斜靠在棚頂上，所幸該處無火，但是已被濃烟薰得半昏迷了。

桑羽青一把挾起白嬋，幾個飛身向前到了土台上，他一手執劍，一手挾着白嬋，足尖用力，拔起了十餘丈，落足在事先挖好的石階上。

只見他身如飛鳥，快速而上，但是才上了二十餘丈，頭頂一聲大喊，一個斗大的火球，燃燒得劈拍作响的滾了下來！

桑羽青大驚，在這種情況下，退是一條死路，唯有前進，他一咬牙，右手青光劍脫手而出，插入左上方五丈之處。

只聽「嗆！」的一聲脆响，寶劍入土一半，插在峭壁內。

火球已快滾到，桑羽青不及思索，他騰身而起，斜着身飛上了五丈，一把抓住懸空的寶劍，把身子定了下來。

那大火球夾着呼嘯之聲，由桑羽青方才落腳處滾下，立時烈火四濺，溶入火海之中。

桑羽青猛提一口氣，右手用力，把「青光劍」拔了出來，身子一盪，又飛到所挖的石階上。

但是桑羽青絕不敢久停，他抖手之下，寶劍又飛向左邊五丈之處，插入壁中。

果然又是一個斗大的火球落下，但是桑羽青已然飛避了開去。

由於這塊地方是西華和尚未曾注意之處，所以只有幾個細心的和尚自動守住，火球滾下的數量較小。

桑羽青忽左忽右，上下翻飛，只見他身如夜鷹，手中雖然挾有白嬋，但是絲毫不受影響。

他這身功夫，不禁把崖上的和尚都嚇傻了。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然上得崖來，白嬋始終是淸醒的，桑羽青安心不少！

他們才一上崖時，一個和尚迎面就是一刀，桑羽青大怒喝道：「去吧！」

他長劍一揮，已然插入那和尚的心窩，再一甩，那和尚夾着一聲慘叫，落入谷底火海之中。

桑羽青這才丢下白嬋，問道：「姑娘，妳還好麼？」

白嬋道：「我……沒事……」

她作夢也想不到，桑羽青竟救了她的性命，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時另外兩個和尚又衝了過來，桑羽青因恨他們狠毒，喝道：「我代佛祖懲罰你們吧！」

他兩轉之下，這兩個和尚便都墮谷慘死。

白嬋熱淚交流，望着桑羽青道：「謝謝你……」

桑羽青拾起一個和尚的寶劍，交給了白嬋道：「姑娘，事情還沒完，那邊和尚又來了！」

果然有三四個和尚奔來，白嬋流淚道：「錢……錢木兒，他……」

桑羽青凄然一笑道：「我自然要救他，可是妳……」

白嬋搖頭道：「我不要緊，這些和尚差得遠！」

桑羽青這才放下了心，又聽得錢木兒狂叫的聲音，由谷底陣陣傳來。

雖然他與桑羽青是生死大敵，可是桑羽青也無法見死不救。

他叫道：「姑娘自己小心了，我去救錢兄！」

白嬋却一把抓住了桑羽青的膀子，流淚道：「你……你要小心。」

桑羽青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這一刹那彷彿又把他們拉近了許多。

他點點頭，說道：「謝謝姑娘！」

火勢愈來愈大，桑羽青不敢再躭誤，他一擺身，已然落下谷底。

白嬋啊了一聲，來不及觀看時，那三個和尚已然撲來，白嬋銀牙一咬，喝道：「姑娘焉會饒你們？」

他們打在了一處，白嬋如同瘋狂一般，神勇萬分，幾個和尚被她逼得不住往後退。

桑羽青手執青光劍，自天而降，他竟然由六七丈的懸崖上，平空落下，這等神技，眞是令人嘆爲觀止了。

桑羽青落下一半，已被熱烟火焰薰得口鼻難開，他心忖道：「糟！只怕錢木兒無救了。」

一念未畢，已然落入火海之中，桑羽青足下點在一根燃着的大竹子上，他身形如旋風一般，撲向谷底，緊緊的貼在了峭壁上。

他大叫道：「錢兄！錢兄！」

風雪之聲，火海之聲，加着兩壁和尚的吶喊之聲，吵成一片，桑羽青無法斷定錢木兒能否聽得到自己的聲音。

他站在拐角之處，爲了避免兇猛的火勢，和不時落下的火球，只有把自己的身體，緊緊的貼在石壁上。

他舉目觀望，谷中一片火海，火焰衝上了數丈高。在這種情況下，錢木兒縱有天大的本領，也是凶多吉少了。

桑羽青心中焦急萬分，他拚死也要把錢木兒救出來，應時扯大嗓子叫道：「錢木兒——你在那裏？」

他一連叫了好幾聲，才聽得錢木兒的聲音，由火海之中傳出傳出：「是誰？」

桑羽青大喜，忖道：「他居然無恙！再遲就來不及了！」

這位不可一世的少年奇俠，不顧自身的安危，他用冰雪，把它已烤乾了的身子再度打濕，撮唇一聲長嘶，凌空拔起了五六丈高，看準一根尚未燒完的大竹子，飛身落了下去。

火海之中，桑羽青好似一隻巨鳥般，

四下立時傳來了驚呼之聲：「啊，海一天鷗。……」

桑羽青身在空中，已然透過烈火濃烟，看清了谷底還有兩丈方圓之地，未有火焰，斷定錢木兒退到該處被困。他身子落下，足尖在大竹上一點，再度拔了起來，青光劍在大火光中發出了異彩。

這時，斗大的火球，對準了桑羽青的頭頂打了下來，那隻火球，在空中赫赫生風，燃燒得劈拍作响，烈火熊熊的打來。

桑羽青方才落下之時，雖然一點即起，但是長衫的下擺，已然燃了起來。

他匆匆一掌打下，一股疾猛的掌風，把燃燒着的下擺打滅。

此時，那隻火球已然滾落至距離他不到一丈遠了，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可不敢用力猛擊了，怕的是把火球打散，更不好應付。

在這種緊迫的情況下，不容他多想，丹田吸了一口氣，右掌輕輕向上一托。

一股柔韌的掌力，由他的右掌散發出去，迎着了向下落的大火球。

那巨大火球，好似突然遇見了阻力，竟然停在半空，桑羽青就在身子斜落的一刹那，右掌向外一托，把那團火球送出了一丈多遠，落在了身邊。

這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一刹那的功夫，桑羽青身在空中，竟輕易的把那團大火球送走。

他身輕如燕，一連幾個縱身，已然掠過了這片火海，來到谷底——最危險的地帶！

桑羽青匆匆的撲打着身上的火焰，形狀也是相當狼狽，他知道自己身在絕地，分秒之遲，都可能帶來死亡。

他揭開了蒙在臉上的薄布，透過了濃烟，看見錢木兒倒臥在牆根，早已不省人事。

桑羽青匆匆趕過，見他身上並未被火燒傷，放了不少心，很快的拾起了他的兩柄短劍，和白嬋的那口長劍，然後把錢木兒揹在身上。

這時大火翻騰，火焰有數丈之高，整個的把桑羽青封了在谷底，並且慢慢的燃燒過來。

在這種情況下，莫說是人，就是一隻飛鳥，也萬難逃出這種絕地。

桑羽青好不驚駭，他揹着昏過的錢木兒，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四壁的火球，仍然不住的落下，由於谷底較高，所以暫時還燒不過來，但是時間一長，二人絕無生路。

面對着一片汪浪的火海，桑羽青實在沒有勇氣提步，除非他能在火海中漫步，否則便是死路一條。

桑羽青急得滿身是汗，頓足道：「罷了，難道我竟要葬身於此？……」

唯一的機會，便是不顧生死，由這片火海之中衝到他所挖好的那條路上，但是這機會也幾乎等於零！

烈火越燒越猛，桑羽青再不敢猶豫了，他狠狠的跺了一脚，咬牙道：「生死由命！」

一句甫畢，他奮力縱出，一掠十餘丈，落向火海之中！

兩壁的和尚，發出了驚嘆之聲，他們斷定了，桑羽青及錢木兒，必然喪生在火海之中。

高漲的火焰，映紅了半邊天，枯籐油脂，燃燒得劈拍作响，整個的山谷，已經完全被烈火所埋葬！

桑羽青背伏着錢木兒，當他由烈火之中落下之時，一股奇熱逼來，桑羽青幾乎昏絕過去。

當他的身子，向火窟之中落去之時，已然找不着那根大竹子，當下直陷烈火之中。

桑羽青大驚，在這種情況下，天大的本事也無法施展了，他的衣衫，立時燒了起來。

那逼人欲絕的熱氣，直撲而來，桑羽青一口氣喘不過來，身子一栽，倒向火窟之中。

他心中喊道：「罷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聽一聲驚天長嘯，一條灰色人影，如同一頭巨鳥也似，由高崖之上，閃電似的飛落下來。

火光之下，看清了他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當他落到火窟之上時，一雙大袖一展，便聽「忽魯」一聲大响，一丈左右的火焰，竟完全被他搧開！

他雙臂一分，已然分別抓住了桑羽青和錢木兒，又是一聲長嘯，身子由火海之中飛起。

兩壁的和尚大嘩，火球，暗器疾雨一般的打了下來，但是那老者身在空中一擰，已然斜着飛出去七八丈遠！

他好似凌空飛行一般，一連幾個起落，已然撲出這片火海，來到桑羽青所挖好的那面峭壁之下。

他把桑羽青及錢木兒靠牆放好，二人都是昏迷不醒，錢木兒火傷略重，連頭髮都被燒掉了一大片。

這白髮老人低語說道：「這糊塗的孩子……」

他說着很快的把桑羽青檢查了一遍，發覺他沒有絲毫傷處，連那柄「青光劍」，還緊緊的握在手中，這才放了心。

錢木兒雖然沒有什麼外傷，但是火巳攻心，不省人事。

這時桑羽青低聲呻吟一聲，寒風巳快將他吹醒，白髮老人在他心腹之處點了一指，然後在他背用力擊了一掌！

桑羽青「啊呀！」一聲醒了過來，面前人影一閃，那白髮老人早巳失去了踪影，好似鬼魅一般。

桑羽青驚魂甫定，知道有奇人相救，他不敢躭誤，因爲這時所有的和尚，又向這一小片懸崖趕到。

他長吸了一口氣，把錢木兒揹好，身子一縱，已經越上了五六丈，沾着挖好的石階，向上翻飛！

數十個和尚吶喊着，向這邊擁來，絕崖之上，只有白嬋仗着一柄鋼劍，抗拒着四五個和尚。

在她的身旁，已經被她砍倒了三個和尚，但是另外四個和尚，仍緊緊的圍着她而戰。

白嬋容顏狼狽，銀牙緊咬，厲聲喝罵道：「叛賊！你們不怕教法麼？……」

桑羽青身在絕地，不敢有絲毫躭誤，一路翻飛，手足並用，所幸白嬋絆着那些

和尚，使他們無暇縱火，否則桑羽青的處境仍是萬分危險的。

錢木兒伏在桑羽青的背上，如同死了一般，桑羽青知道，如果不趕緊營救的話，錢木兒恐怕就無救了。

他心中更是焦急，全力提着氣，不一刻的工夫，已然翻上了這片絕地。

白嬋正在奮力應戰，桑羽青喘了一口氣，掌中「青光劍」一幌，喝道：「無恥的和尚們，納命來！」

隨着這聲大喝，身若遊龍飛了過來，「青光劍」連揮之下，幾聲慘叫，一連劈倒了兩個和尚。

他趁着這空隙，把錢木兒放了在地上，揚着寶劍，維護着他。

白嬋方才被烈火濃烟所困，已是受了輕傷，如今又拚戰了良久，顯得有些不能支持了！

桑羽青看到這種情形，掌中「青光劍」一緊，把那些和尚逼退了好幾步。

他大聲的叫道：「姑娘快來，我們會合在一處。」

白嬋聞言奮力的殺了過來，二人聯在一處，約有七八個和尚圍着他們。

桑羽青怒氣冲冲，喝道：「對付你們這種和尚，我也用不着慈悲了！」

一言甫畢，掌中劍「刷！刷！」兩聲，舞出斗大兩個劍花，立時一陣慘叫，又是兩個和尚倒了下來。

鮮紅熱血，濺在了冰雪之上，在谷內熊熊大火之下，看來很是刺目。

那一羣和尚，嚇得紛紛後退，桑羽青目光烱烱，按住了寶劍，厲聲喝道：「你們不知道死活，還敢上麼？」

桑羽青此刻衣衫殘破，頭頂的那頂皮帽，也燒得不成樣子，但是他目射寒光，「青光劍」在飛雪之中揚着刺目的光彩，令人不敢逼視。

那些和尚一個個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再上一步，但也不肯退去，在一丈以外圍住他們。

桑羽青轉臉對白嬋說道：「嬋姑娘！我們準備退！」

白嬋驚魂甫定，當她望見了奄奄一息的錢木兒時，不禁渾身顫抖起來，指着他道：「他……他難道……」

她聲音發抖，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被桑羽青聽在耳中，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得意。

他搖了搖頭，沉聲道：「他沒有死，不過火毒已然攻心，如果不趕快營救的話，只怕……」

白嬋面色蒼白，叫道：「快……我們快走……」

她的雙眸中，流露出一種無比的關切之情，顯然她與錢木兒的感情是非常深厚了。

桑羽青在心中嘆了一口氣，他左手一提，把錢木兒揹在身上，然後把手中寶劍一幌，厲聲說道：「和尚們，你們誰敢跟我一步，便要在我『青光劍』上喪生！」

說完之後，轉身而去，那一羣和尚竟眞的站在那裏，沒有一個人敢跟他一步。

白嬋餘悸猶存，顯得有些心慌意亂，她左右轉望着，急促的說道：「趁着西華和尚沒來，我們快走，不然少時他來了，我們就走不掉了……」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西華和尚眞有這麼厲害麼？」

白嬋也發現自己有些失常，對錢木兒顯得過份的關切，不禁垂頭不語。

想到他們欺騙着桑羽青，其實早被人家發覺，如今自己黨派內亂，倒靠了人家來施救，心中慚愧萬分。

桑羽青不知道自己爲何救了他們，這時揹負着錢木兒，與白嬋走在一起，心中的滋味眞個說不出來。

他們沉默着，匆匆的往山下趕去，掠過了一片寒林，來到了一條直通山下的小徑。

桑羽青等才一轉出，立時停了下來，白嬋道：「啊！他們在這裏等着！」

在七八丈外，站着三四個和尚，其中果有西華禪師。

桑羽青劍眉微皺，他並不怕這些和尚，但是既要照顧錢木兒，還要照顧白嬋，同時又怕時間躭誤，錢木兒就要無救了。

他把手中的寶劍緊了緊，低聲對白嬋道：「少時我們站在一處，不要分散。」

白嬋茫然的點着頭，二人緩緩走去，兩下相隔一丈左右，二人同時停了下來。

西華禪師雙手合十，滿面含笑地說道：「阿彌陀佛，海天一鷗果是非常人物，老僧候駕多時了！」

桑羽青望着他慈眉善目的面容，眞料不到他竟如此毒辣，當下沉聲道：「候我則甚？」

西華和尚一笑，淡淡說道：「老僧別無他事，只要施主把錢木兒留下。」

桑羽青目光烱烱，「青光劍」橫在胸際，說道：「錢木兒是我朋友，如今受了重傷，我要帶他去醫治，不知老師父留他爲何？」

他的話使白嬋感到很驚異，心中愧疚更深。

西華禪師聞言呵呵笑了起來，說道：「唔！桑施主冒然犯難，爲友捨命，這種俠義道的精神，老僧實在佩服得很，不過錢木兒是本派叛徒，老僧清理門戶，總不算不合理吧？」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老師父，你是出家多年之人，理應澈悟佛祖大慈大悲的意念，不料爲了派帮之爭，設下這等詭惡之計，殘傷生靈，眞個是罪惡滔天了！」

西華禪師面色一變，說道：「桑施主！錢木兒叛師殺友，這等罪行實在死有餘辜，即使你們俠義道的人物，恐怕也容不下他！」

他說話之際，目光注視在桑羽青手中的那柄「青光劍」上。

桑羽青道：「等我將他治好之後，那時你不找他，恐怕他也會找你呢！」

西華和尚面色一沉，說道：「桑施主，你我素昧平生，彼此也無仇恨，我絕不與你爲難，只要將錢木兒留下，你與白姑娘即可離去，至於你和東凡和尚的恩怨，老僧絕不過問！」

桑羽青雖然明知，在這種情形下，與西華和尚動手，是非常吃虧的，但是他絕不能在這個時候，拋下垂死的錢木兒。

他說道：「固然貴派內部恩怨，與我實不相干，不過我既然已插手，自不能半

途而廢，再說老師父你這等縱火焚人的方法，我實在也不贊同！」

他的話說完之後，西華和尚默然不語，臉上的表情很是憤怒，他似乎在思索怎麼解決這件事。

其他幾個年青和尚，一個個面有憤色，但是礙着西華和尚在面前，不敢有所舉動。

錢木兒伏在桑羽青的背上，一直不曾清醒過來，桑羽青不禁開始爲他的性命担心了。

這時西華和尚已然有了決定，他正色說道：「桑施主！今夜之事，落在你的眼中，必然道我老僧心狠手辣，其實內中的情形你不明白，我也無法與你詳談，總之錢木兒必需留下，我絕不容他活下去。」

桑羽青悍然搖頭道：「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不必再躭誤時間，有什麼手段儘管施展，再要躭擱，恕我不奉陪了！」

西華和尚兩道白眉皺在了一處，狠聲道：「桑羽青，你管的事情太多了！」

他回頭望了一眼，那四個年青的和尚「忽刺！」一聲，立時散了開來，把桑羽青以及白嬋圍在了中間。

白嬋銀牙緊咬，狠聲說道：「好吧！今晚姑娘與你們拚了！」

桑羽青及白嬋緊站一處，各自緊握着手中的寶劍，目光烱烱，環射四週。

西華禪師提高了聲音道：「桑羽青！老僧只要動手，便是絕不留情，你有血海深仇，何苦爲了錢木兒冒此大險？」

桑羽青冷笑道：「老師父何以說得如此肯定，難道你不是冒險麼？」

西華禪師面色煞白，點頭道：「好！你既不領情分，我也顧不了那麼許多！」

他說到這裏，回頭對那幾個和尚說道：「還不把叛徒錢木兒給我搶回來？」

那幾個和尚一齊答應一聲，四把鋼劍，夾着凌厲的破空之聲，向桑羽青及白嬋猛揮過來。

桑羽青劍眉一挑，喝道：「好大的胆子！」

「青光劍」隨手揮出，一道寒光，突破了風雷，發出了悅耳的龍吟之聲。

那幾個和尚，趕緊向後抽劍，但聽「嗆！」的一聲脆响，已經有兩把鋼劍，被他削去了三分之一。

幾個年青和尚，嚇得面無人色，一連退後了幾步，竟不敢再向前。

西華禪師大怒，喝道：「有我在，你們怕什麼？」

幾個和尚，這才再次撲來，但他們顧忌着桑羽青一身絕頂的功夫與及他手中那柄千古奇刄，所以只敢在外面虛幌而已。

西華禪師冷笑道：「哼！眞是白栽培你們了，閃開！」

他一聲雷喝，幾個和尚紛紛避開，西華和尚冷笑着，對桑羽青說道：「我倒不信你還能比錢木兒厲害？」

桑羽青聞言大笑，說道：「錢木兒算得什麼，你若是連他都勝不過，還是不伸手的好！」

西華禪師大怒，喝道：「少廢話！」

他身形幌時，一般疾風似的撲了過來，兩隻蒲扇大的手掌，以雷霆萬鈞之力，向桑羽青的前胸推到！

這個老和尚身手果然不凡，他才一出掌，便有萬鈞之力，向前擁到。

桑羽青身子一扭，已然讓了過去。

這時一陣喧嘩之聲，其餘幾個和尚，又把白嬋圍在了中間。

白嬋銀牙緊咬，一把鋼劍舞得風雨不洩，抗拒着那一羣和尚。

西華禪師一招落空，他肥大的袖子向後一帶，右掌陡然翻出，五指外張，抓向桑羽青的面門。

他招式變化得極是神速，掌大力深，可以覺出他數十年深厚的功力，桑羽青心中詫異，暗忖：「西華和尚有這身功夫，爲何對錢木兒如此顧忌，莫非錢木兒的功夫比他高麼？」

思忖之際，已經連讓過了兩掌，桑羽青不禁心頭火起，喝道：「和尚，再若相逼，我可不留情了！」

西華禪師又是一掌拍手，叱道：「我正是要看你的厲害！」

這一掌疾如閃電，他不打桑羽青，反向桑羽青背後，錢木兒的頭頂擊去。

桑羽青大怒，身子一挫，退後了兩三步，「青光劍」一擺「長蛇吐信」，劍身帶着一道寒光，夾着輕微的龍吟之聲，向西華和尚分心就刺！

西華和尚深知這口劍的厲害，他雙掌一錯，身子如同鬼魅般，向左飄開了去。

桑羽青揹着錢木兒，經過了火窟之刧，已是相當疲累，所以雖執寶劍，一時還不能取勝。

卻說西華和尚用奸，他知道錢木兒身受重創，如果不及時營救，絕無生機，所以他只是纏着桑羽青，並不全力進攻。

像這種情形，只要再拖一兩盞茶的時間，縱有神仙下世，錢木兒也無救了。

桑羽青看出了西華和尚的心意，既是焦急又是憤怒，但是對方不是輕易可以打發的人物，一時絕難脫身。

他猛吸了一口氣，大喝道：「和尚！錢木兒若是無救，你須償命！」

說話之際，一陣狂風般逼了過去，掌中「青光劍」平胸而出，劍勢驚人，以「千秋太平」的招式，把那寒光閃閃的劍尖，送向西華和尚的前胸！

離着還有老遠，西華和尚便覺劍光耀眼，寒氣逼人，心中大吃一驚。

他可不敢大意，提了一口氣，身子以「搖曳生姿」的招式，向後退出了三尺。

這一劍看似躲過了，桑羽青冷笑道：「那有這麼容易？……」

他右臂一振，劍若遊龍，猛然刺了過來，漫天長虹似的，向西華和尚的左頰，連肩削了過來！

這一招變化得快速絕倫，神鬼莫測，西華和尚萬料不到，桑羽青有這等高的劍法！

他大驚之下，只覺金風撲面，冷氣森森，長劍已然抵達面門！

西華和尚萬分慌忙之中，提起全身之力，拚命的向後縱去！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西華和尚居然能逃過桑羽青這一劍，不禁使桑羽青很是意外。

西華和尚雖然僥倖逃過這一劍，但是他肥大的袖子，也被桑羽青的寶劍，削去

了一大片，不禁嚇得他魂飛天外，全身冒汗！

他冷笑道：「好！……怪不得你敢出頭……」

話未說完，桑羽青搖身而上，嚇得他趕緊閉口不言，閃向一旁。

桑羽青見時間已然躭擱了很多，心中焦急萬分，準備以快劍將西華逼退，然後伺機下山。

但是西華和尚却是不退，一變招式，改爲小巧遊戰之法，桑羽青大怒，喝道：「好吧！看來你是找死……」

他長劍一擺，突然「刷！」的一聲輕响，一條黑影落在了二人之間！

桑羽青及西華和尚不禁同時一驚，各自向後退出了三步，出乎桑羽青及西華和尚意料之外，這自空而落的，却是久未露面的葉劍瀛。

他穿着一身深色的勁裝，頭上戴着白色的翻皮風帽，閃爍着一雙明亮的眼睛，顯得很是威武。

西華禪師一怔之下，說道：「你是什麼人？」

葉劍瀛不答他的話，轉臉對桑羽青說道：「錢木兒的傷不能再躭誤了，你快帶他下山去救治，這裏的事情交給我！」

桑羽青雖然詫異，葉劍瀛爲何要多淌這趟渾水，但是錢木兒的情形，也實在不容再躭誤下去，當時點頭道：「葉兄偏勞了！」

說着對白嬋道：「白姑娘，咱們趕快退吧！」

西華禪師這時不禁火急，喝道：「小輩！看你們誰敢逃！」

他飛快的攔在桑羽青的面前，這時桑羽青已然無心戀戰，「刷！」的一聲，「青光劍」直劈而出，口中喝叱道：「攔我者死！」

他這一劍來得奇猛，西華和尚不得不向後閃了開去，這時葉劍瀛早已攔在了他的身前，冷笑道：「大和尚別急，有我陪你！」

西華和尚恨透了葉劍瀛，破口大罵道：「小雜種，你是什麼東西……」

他蒲扇大的一雙手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葉劍瀛的兩胸擊到，那雄渾的掌力，隔着很遠便透了過來！

葉劍瀛對付如此人物，可不敢像以前那麼輕狂，西華和尚的掌勢才出，他已閃向了一旁，西華雙掌一分，藉勢追趕桑羽青，但是他身形還來不及移動時，葉劍瀛竟又攔在了他的面前！

西華和尚不禁大吃一驚，他萬料不到，葉劍瀛居然也有這麼高的武功造詣。

這時他氣急交加，大叫道：「你們還不攔住桑羽青？」

那四個和尚，這才一窩蜂似的擁向了桑羽青，桑羽青冷笑道：「眞是羣不怕死的東西！」

他掌中長劍迎風而出，「刷！刷！」一連兩劍，便聽兩聲慘叫，爲首的兩個和尚已然濺血而亡！

這不過是電光火石的一刹那，對方連劍勢還沒有看淸，已然被桑羽青劈傷二人，剩下的兩個和尚，嚇得魂飛天外，再不敢進前一步。

桑羽青身形一晃，已然飛出了七八丈，白嬋緊緊的跟在身後。

他們幾個起落之後，已然消失在黑夜之中。

這邊西華和尚氣急交加，暴跳如雷，可是葉劍瀛如影隨形一般，使他抽不開身去追桑羽青。

且說桑羽青及白嬋一路急奔，下來了百丈遠，因爲担心錢木兒的傷勢，桑羽青停了下來，將錢木兒由肩頭放下。

白嬋急喘吁吁的問道：「他……他怎麼樣了？」

桑羽青匆匆在他胸前摸了摸，皺眉道：「情形不好，我要趕快救他！」

說着在錢木兒胸腹各重要穴道，點撫了一陣，白嬋目含淚水，嗒然不語。

桑羽青看在眼內，心中很是難受，忖道：「原來他們相愛如此之深……」

桑羽青把錢木兒重新揹好，說道：「姑娘，現在情形緊迫，我要先行一步，不能再陪妳了……」

話未說完，白嬋已連連說道：「不必管我，快去吧……」

她倉皇之情，溢於言表，這一夜的折騰，也把她弄得不成人形。

桑羽青暗嘆一口氣，說道：「白姑娘路上小心，我先走了！」

一語甫畢，身如疾箭射了出去，眞個比風還快，霎時無踪。

白嬋望着他的背影，感到無比的混亂和茫然，她低聲的自語道：「如此人物，天下何處去找？……可惜我與他是沒有緣份的……」

桑羽青用盡了全身功力，疾如閃電一般，在荒山黑夜，風雪交加之下疾奔，快得驚人！

只一刻的工夫，桑羽青已然回到了「高陞店」，他由窗口飛入後，趕緊掌上了燈。

錢木兒面如死灰，身上的衣服也被燒得殘破不全，冰冷冷的身子，已然沒有一絲熱氣。

桑羽青把他身上殘衣除去，放在了熱炕上，這時他才注意到，在炕邊之上，放着一個小紙包，壓着一張紙條。

桑羽青一驚，取過看時，却是一包草藥，另外那張紙上，寫滿了字跡，筆跡絹秀，墨跡未乾。

桑羽青心中好不詫異，只見紙條上面寫着：

「字諭青兒：

你一身血海深仇，任務重大，竟冒此奇險，救仇敵於危難之中，仁心雖著，若有閃失，血海深仇何人代報？豈不爲不忠不孝之人？今後萬望自珍，現留草藥，可煮四大碗，你與錢，白等人半敷半飲，自可無礙！」

最後並未署名，桑羽青看罷，不禁面紅心跳，想到剛才冒着奇險，救出了白嬋與錢木兒，若無異人搭救，自己的血海深仇如何得報？

這時桑羽青越想越驚，不禁流出汗來，他更萬分詫異，不知這留條之人是誰？

桑青想了一陣，不得下文，便開始爲錢木兒治傷。

錢木兒仰臥在那裏，他精壯的身子，

雖然在燈光下閃爍出古銅色的光澤，但已毫無生氣，如同是一具屍體。

他面色鐵青，牙關緊閉，桑羽青皺着眉，爲他把全身穴道打通，然後用一塊被單蓋上，這時錢木兒也微微的呻吟着，但是仍然昏迷不醒。

快累了一整夜，桑羽青自己也是頭昏作嘔，知道也是中了火毒，連忙吞服了一枚藥丸。

他到了後面，向守夜的店伙要了一隻小炭爐和一隻鍋，煮着那不知姓名的奇人，所留下的草藥。

這時房外有敲門聲，桑羽青知道是白嬋回來了，開門之後，白嬋幾乎倒了下來，桑羽青忙扶着她坐下。

當白嬋聽到錢木兒的呻吟時，這才放了心，無力的說道：「謝謝天，他總算有救了……」

桑羽青搖頭道：「却說不定！他雖然沒有什麼外傷，但是內腑已中火毒，能不能復元，還不一定呢！」

白嬋又開始担心了，她想到床邊去望望，但是才一站起，又倒了回去。

桑羽青忙道：「姑娘不必着急，錢兄武功深厚，昏迷之前經自閉穴道，少時服藥之後，想必不會有什麼問題，姑娘妳自己也要吃些藥……」

白嬋搖頭道：「我不要緊，方才在路上已經吃了些藥丸了！」

桑羽青道：「在那等大火烟燻之下，我與姑娘都中了些火毒，現在正在煮藥，少時分出一碗，姑娘半飲半敷，方才我已看過，隔壁的房間是空的，姑娘就在那邊休息好了！」

白嬋目中含着壓抑住的深情，低聲的說道：「謝謝你……」

說了這三個字，下面的話却無法出口，桑羽青也是一言不發，二人靜靜坐着。

窗外風雪正大，室中却是寧靜如死，那濃烈的草藥味，充塞在房間以內。

桑羽青守着那熊熊的炭火爐子，心中一片混亂，很想與白嬋說幾句話，但是又不知說些什麼？

尤其是，在他看出了白嬋與錢木兒之間，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時，更是心涼得很。

白嬋有些忍不住這等死寂，她低聲的說道：「桑……我…我以前是騙你的！」

她說完了這句話，就慚愧得要流下淚來，深深的垂着頭，她不敢再望桑羽青一眼。

桑羽青淡淡一笑，說道：「我都知道，從妳開始騙我時我就知道了！」

白嬋羞愧之中，又顯得無比的驚訝，她望了桑羽青一眼，說道：「不過……我與那個東凡和尚確實有着血海深仇，只是我……」

她似有難言之隱，說到這裏停了下來，桑羽青感到萬分詫異，他知道在這種時候，白嬋不可能再騙他，但是也懶得再去追問了。

桑羽青用火棒調了調爐中的炭火，火光映着他英俊而憂悒的面孔。

他用着很平靜的口吻說道：「嬋姑娘，你我原是萍水相逢，江湖道中，各人有各人的隱痛，說出來未必有用，所以我們還是不要談自身的恩怨吧！」

白嬋粉面通紅，目光注在桑羽青的臉上，說道：「可是今天你救了我們的性命，我一定要報答你……」

才說到這裏，桑羽青趕緊打斷她的話，說道：「姑娘決不要如此說，我桑羽青從不作此想，別看我現在救了錢木兒，若是他阻碍我復仇的話，我也會照樣的殺了他！」

桑羽青說這幾句話時，面上一絲表情也沒有，使人感覺到一股寒氣。

白嬋愕然的望着他，不再說話，但是她內心的混戰和痛苦，可以很明顯的由她臉上看出來。

這時草藥已經煮好，桑羽青傾出了一碗，走到白嬋面前道：「姑娘，這碗藥拿到隔室去，趁熱飲掉半碗，剩餘的待凉後，請自行敷抹全身，連足心也要敷抹。」

白嬋似乎還不願意走，她說道：「我不要緊……」

桑羽青正色道：「姑娘，等到火毒攻心便無救了，再說，錢木兒也要開始敷藥了！」

白嬋這才不說話，端了那碗藥，幽幽的望了桑羽青一眼，這才出房。

桑羽青關上了房門，心中也是亂極，對於這個女孩子，他有一種潛在衝動。

從他第一眼望見她時，就想得到她，與她厮守一生，但是現在，他必需壓抑着自己的感情，要使他如火的深情，慢慢熄滅下來，化爲灰燼，這是一件多麼困難和痛苦的事情啊！

桑羽青壓抑着這分痛苦，忖道：「我何苦去救他們呢？唉……」

錢木兒的呻吟就沒有停過，但是他也始終沒有淸醒過來。

桑羽青留了一碗藥湯給自己，然後又盛出一碗，等凉了些，扶着錢木兒，費了好大的勁，才把藥給餵了下去。

湯藥下肚之後，便聽得錢木兒腹中咕咕的作响，良久不竭。

過了一陣，桑羽青摸着他身上的皮膚，開始有些熱氣，漸漸的，越來越熱，到後來居然觸手飛燙起來！

桑羽青不禁嚇了一跳，他也弄不淸這藥的藥性如何，忖道：「我還是爲他擦藥吧！」當下就着凉的藥汁，連着剩餘的草藥，把錢木兒全身塗滿，錢木兒不住的呻吟着，全身漲紅，熱氣騰騰，活像一隻燒熟了的蝦子。

桑羽青雖通藥理，但是也嚇得不輕，所幸這時錢木兒的五脈均很平常，混身流下了汗。

這時他才睜開了眼睛，大叫道：「悶死我也……」

桑羽青心中很是高興，忙道：「你不可亂動，我正在爲你除去體內的熱毒。」

錢木兒點了點頭，又把眼睛閉上，但是看他的情形，很是痛苦。

半晌之後，桑羽青對他道：「錢兄，你試着把氣納入丹田！」

錢木兒連連的點着頭，身上的汗已然把炕濕了一大片。

當他納氣之時，全身都不住的顫抖着，他大叫一聲，含糊的說道：「不行……頭……頭痛……」

（未完）

技擊叢談

搏鬥提防第一招

希華・文　盧令・圖



練武之人，當然是首先希望增進健康，其次然後談到自衞，極少人開始練武就想打鬥的，原因是打鬥跟自衞不同，不過，古代的尋仇風氣所起，往往報親仇或者替同門師兄弟報仇雪恨，那就有可能在練武當中準備決鬥。這樣子練武一定是苦練一招，並非由普通的紮馬開拳踢脚做起。

世事難說，假如你碰着無法不動手的時候，仍要預防對方有特殊的招式進攻，假如那一招是某一派的本門絕招，而且經過他苦練多年，份外出色，那就殺傷力更大，說不定一招就分出勝負來，從這方面看，應該抱着這樣子的原則，最好就是避免決鬥，不然的話，那就在剛剛發招的時候，有所準備，提防第一招。

隨便說說，李小龍親口說過，他多次跟黑人拳師交量高下，第一招就用彈指的招式取勝，突然撲攻，把五隻手指向對方眼睛彈去，碰得最適當的角度，那就十隻手指一齊彈出來，由於他的十個指頭堅如鐵石，一經彈出，碰着臉部或眼睛，又或其他肌肉比較柔嫩之處，便會發生劇痛，並非僅靠彈指取勝，但因彈指可以使對方的臉部發生痛楚，窒了一窒，趁着那一隻手彈指之後，還在對方臉孔附近跟着一個掛捶打落，便即分出輸贏，憑着這種情況推測，彈指確是特殊的一招。

再談另一方面，在東京舉辦的世界拳王爭霸戰，由現時重量級拳王奇利對抗日本摔角的世界冠軍豬木，那一場會戰雖然交手之後不久就變成悶局，豬木總是躺在繩圈的地上，用脚去撐對方，沒有站起來眞正的打過，但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豬木剛剛下場就飛撐奇利的小腿，這一招確是相當驚人的，如果奇利在事前沒有知道對方施展這一招，給他撐倒，不足爲奇。

當然奇利有許多絕招足以打贏豬木，不過，作爲世界摔角的冠軍，亦有特別的招式能够一招取勝，兩人如果眞的在街上碰頭，勢不兩立，必須馬上拚個死活來，那就不知鹿死誰手了，只能說，雙方都有機會打贏打輸，並非奇利勝算較高。

摔角有許多絕招是一招取勝的，羅馬摔角手最常見的一招就是直衝過去，低頭一撞，並非用頭捶撞，而是用肩膊去撞對方的軀體，擾亂對方視綫，乘機雙手抓住對方的左脚或右脚，用力一抽，此人就會跌倒，發招的人剛剛壓在他上面，有許多摔角手就此獲勝，原因是摔角有這種規矩，雙肩被壓，同時接觸地面，如果超過了三分鐘，無法翻身站起來，也不能滾開，便判他打輸，故此，摔角手多數是體型雄健的，而且下場作戰，往往俯下少許，雙眼凝視對方，假如對方直衝過來，立刻側身閃避。

摔角手眞的打鬥，跟台上那種戰鬥方式相差得太遠了，原因是眞正打鬥不一定互相纏着倒地亂滾，往往突然發拳出擊，在美國許多場摔角龍虎鬥當中，就有幾個摔角手給查理士愛勒斯的合掌手取勝，被擊的人昏迷了幾個鐘頭然後覺醒，其中有一個人竟然就此喪生。

愛勒斯這一招合掌其實是很簡單的，不過他苦練多年，恃着雙掌有勁，然後可以一招破敵，他往往直衝過去，不由分說把左右兩手的掌心壓住對方的左右兩隻耳朵，而且在使勁壓耳朵之前，先行拍打，這一招等於中國功夫的「鐘鼓齊鳴」，確有可能一招殺傷對方。

有許多摔角手只是想抱住對方的軀體，用脚把他摔倒，如果這樣想，那就剛剛中計，在愛勒斯沒有給對方絆倒之前，先行拍耳，就算沒有殺人，也可使對方受到强大的威脅，最低限度暫時失去戰鬥力，如果你不相信，不妨把一雙手，按在自己的左右兩邊耳朵，別說拍打了，只是緊緊一按，便會覺得渾身如感重壓，原因是耳朵裏面就是很敏銳的神經，直通腦袋，故此，古代的拳師認爲耳朵是要害之一，甚至耳朵後面靠近額部的一個細小微窩，稍爲凹入，這一處也是要害，用鐵指插下去

，受擊的人登時倒地昏迷，那是點穴這一門裏面說的「暈穴」，要是用現代醫學的目光去看，不妨說，該處正是整個頭部血管和神經密集的地方，故此，它受擊就發生很嚴重的傷害，從這方面看，可以反映出，兩隻耳朵給人使勁同時拍打，那種傷害非常厲害，不止是昏迷那麼簡單。

如果有人剛剛發招就直衝過來，你很難知道他施展彈指或者雙手齊出，打算拍打耳朵，抑或俯衝之後，把你整個抱起來，用摔角的「熊抱法」取勝，故此你不容易推測對方打算施展那一招，在這種情況下，忽然發覺對方直撞過來，最合理的辦法就是往斜裏閃避，而且後退半步。

單是往斜裏閃避，仍然担心不够份量，還要後退一步半步，就因爲必要時你可以用一條腿支持自己的身體，突然轉身，改用後脚出擊，這一招往往發生奇效，能够卸開對方猛烈的攻勢，還在百忙中一脚踢中他的腿彎，就此佔了上風。

忽然轉身踢脚，這一招看來雖易，實則不易，除了身型够穩定，而且脚法够勁之外，還要眼快，一眼就看清楚對方向左邊或右邊進攻，抑或當中的軀幹撲攻，避重就輕，然後轉得好，否則剛剛轉身，正好吃了對方迎面打來的一拳，那就弄巧反拙，至於後脚化爲前脚出擊，這一脚也是有研究的，多數在轉身之後踢出時，只能踢中對方脚彎，並非膝頭，而是膝後邊的腿彎，那時就要考驗眞功夫了，經過長期紮馬的拳師，腿彎受擊，不會倒下來，只是發生一陣痛楚，否則，腿彎給人猛烈的掃了一脚，立刻脚軟，頹然倒地。

上述那些話，雖是指剛剛交手第一招而言的，有些人主張第一招不必閃避，另一些人却認爲先閃後打比較安全，各有各的想法，要是經驗未富的拳師，在對方剛剛發出第一招的時候，就可以隱約測得到他大概採取那一種攻勢，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對方兩個肩膊，如果發右拳，一定是左邊肩膊微微向前傾，右肩稍爲退後，跟着一拳發出，這一拳然後有份量，如果雙肩絲毫不動，就發拳出擊，那種攻勢並非直拳或橫拳了，十居其九是抱牌手之類，兩隻手分上下放置，一齊發力，當胸打出。

注意雙肩還有另外一個作用，可以從肩膀移動的位置推測對方是否第一招就用脚出擊，因爲一個人想踢出右脚的時候，必須左脚微微坐低，以便支持整個身體的重量，凡是兩邊肩膊仆低少許，那就可以反映出他準備起脚，或者正在起脚。

假如那一脚踢高一點，肩膊一定向後邊傾側的，要是兩肩微微坐低，但却不是向後傾側，那一脚必是低脚，因爲他不必用搖擺的方式踢出高脚來。

就算是低脚，仍要整個軀體稍爲縮低，把體重壓在另外一條腿上面，然後踢出來，故此，看看肩膀，便可以隱約知道他是否第一招就橫衝過來，抑或準備坐馬踢脚。

如果你的橋手堅實，不怕臉對臉的接戰，準可以在第一招就向左邊移步，同時右手稍爲提高，由上邊劈下來，因爲你側少許，而且用鞭捶的手法斜劈，對方使用拳掌出擊，剛好給你中途截打，佔了上風，反之，他用脚出擊，你這一拳由高處劈落，仍有希望打中他的小腿或膝蓋骨，就算一拳劈胸，仍是無傷大雅的，因爲你已經稍爲閃側一邊。

倘若他直衝過來，打算施展「倒拔垂楊」這一招，打算把你連根拔起，然後拋開，他就吃虧了，一來你略爲閃側，二來鞭捶凌空而降，剛好打在他頂門上面，一捶就分出勝負來！

這一捶是你側身把右臂由低處拉到高處然後劈下的，不管正式劈抑或反手用拳背劈落，這種力度比較直拳沉重了三倍，對方不容易伸手招架，如果他一開始就打算急攻求勝，根本就沒有想起招架，那一捶劈下時，準會劈中他身上任何一截。

劈中頂門固然一招取勝，劈中了頸，也會使對方發生劇痛，還有可能劈着頸上的動脈或靜脈，使他有很短時期的窒息，約十秒鐘然後能够定神再戰，此外，假如劈捶劈落之際，兩個身體距離較遠，那一個劈捶只是打中對方的右臂，仍是有利的，因爲這一捶相當沉重，擊中了他的右手，使他的右臂暫時痲木，最低限度運用也不够靈活，當然是影响到他繼續作戰的，還有一點，你略爲避開，跟着一個劈捶打落時，準可乘機踢出一條腿來，踢左脚或右脚，都可以任意支配，更重要的是這一點，劈捶之後跟着踢脚，就算落空，對你絲毫沒有影响，但要注意這一點，用劈捶由斜角打落，如果落空，隨時可以變招出擊，至於起脚踢人，萬一落空，立刻就要小跳避開，最好連退三幾步，原因是那脚落空之後，還沒有站穩，可能對方乘機出擊，到時他佔盡上風。

（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先生，文鳳及楚小楓三人話至絕處、人至絕境，正欲放手一戰，以分勝負之時，忽見老少二魔出來相阻，並要求文鳳對背叛大先生作一個交待。言談間，大先生即悄然離去。其後文鳳向楚小楓表示她決心退出此神秘組合。她雖是該組合的領導級人物，位高權重，然對神秘的大先生却一無所知，對組合的影響力量也是有限。二人經過商議後，決定調度人手前來助陣……

收羅衆高手　暗中掌大局

文鳳道：「我們有十八名要殺的對象，你排名第九，剛好是在中間。」

簡飛星道：「姑娘能不能告訴我，都是那些人排名在我的上面。」

文鳳沉吟了一陣，道：「我只能說出一兩個人給你聽……」

簡飛星道：「不能全說麼？」

文鳳道：「不能，有些人，說出來，會有牽連。」

簡飛星道：「好！你就說兩個人給我聽聽。」

文鳳道：「南宮，東方兩大世家的當代主人，比你簡大俠如何？」

簡飛星道：「對，他們應該排名在我的前面。」

文鳳道：「兩個夠不夠？」

簡飛星沉吟了一陣，道：「除了他們兩個人之外，在下倒是還想知道一兩個別的人？」

文鳳道：「你何不用心想一想？」

簡飛星道：「在下如是想得出，也不會問姑娘了。」

文鳳笑一笑，道：「我只能再告訴你一個。」

簡飛星道：「誰？」

文鳳一指楚小楓，道：「他，你本來排在第八名的，但後來，加上了一個楚小楓，就把你擠到第九名了。」

簡飛星笑一笑，道：「楚兄麼？那沒有話說，他是比我强一些。」

楚小楓道「大哥，你……」

文鳳接道：「我們把楚公子排在前面，那時候，不是因爲他的武功高强。」

簡飛星道：「那是爲什麼？」

文鳳道：「因爲，他做事很有效率，他不同於你們這些自鳴於俠義的人物，他作事，很直接，有胆量，有智慧，不過，我們也沒有想到，他的武功，竟然也這麼高强。」

簡飛星哈哈一笑，道：「不錯，他不像你們這些老古董，斤斤計較於江湖規戒，非禮勿動，這就給了你們機會，處處都站在挨打的地位上，他是以智謀對智謀，妳們用什麼手段，他也用什麼手段，這一點，我是最佩服的。」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大哥，文鳳姑娘說，他們會回來？」

簡飛星道：「爲什麼？」

文鳳道：「因爲，這是他發號施令的所在地。」

楚小楓笑一笑道：「大先生太神秘了，神秘得連他們自己人都不認識他。」

簡飛星道：「所以，他若離開這個發號施令的地方，就等於沒有了翅膀的鳥，失去了鉗子的螃蟹。所以，他是非回來不可的。」

楚小楓道：「對！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回來。」

語聲一頓，接着道：「大哥，那些人怎麼安置了。」

簡飛星道：「兄弟，他們都很有勇氣，也知道自己的處境，但他們每一個人都不願退縮，他們全力經營那一座小小的村落，每個人都貢獻所能，安排了很多的埋伏，白眉大師和手下十二高僧，也都盡可能把少林寺中可以速成的武功，傳授給他們。」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這才是眞正的合作。」

目光轉到文鳳的身上，低聲接道：「佈守週圍的人，如若你無法控制，可不可以殺了他們。」

文鳳道：「殺他們可不容易，不過，我要盡量的利用他們。你們是不是還有人會來？」

簡飛星道：「除非我們再去邀請——他們不會再來了。」

文鳳道：「楚公子，把你所有的人召進來，我帶你們去一個地方。」

守在大門外面的，只有成方一個人。

文鳳下令關上木門。帶領衆人由一個地下密道，登上了屋後的懸崖。

那是一座天然的小洞，高在十丈以上，居高臨下，可以看清楚四週的景物。

楚小楓道：「你們經營這個地方，也花了不少的工夫吧！」

文鳳點點頭，道：「工程不大，一切都是天然的形勢，稍加人工改造而已。」

楚小楓道：「只爲了春秋筆將要在這附近出現。」

文鳳道：「是！」

楚小楓道：「大先生實在很有神通，他怎知春秋筆會在此地出現。」

文鳳笑一笑，道：「他對外面瞭解的比內部還要多些。」

突然，她由衣袋中取出一個竹哨，吹出了尖厲的哨聲。

哨聲傳出不久，立刻有了反應。

那是由很多的地方，飛起一團團的火花。

楚小楓道：「那些火花，就是他們埋伏的地方？」

文鳳道：「對，埋伏的地方放出了火花，那就說明了他們已接到了令諭。」

楚小楓道：「接到了什麼令諭？」

文鳳道：「由現在開始，任何人再想走入這座茅舍時，都會遇到了狙擊。」

楚小楓道：「如若大先生要進入茅舍呢？」

文鳳道：「除非大先生能說出自己的身份，而又能使對方相信，他才可以進去，不過，這個機會不大。」

簡飛星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因爲，他神秘得根本就沒有人認識他。」

文鳳接道：「連我這個坐第二把交椅的人，都未見過他眞正的面目，何况是別的人。」

簡飛星笑一笑，道：「這才叫作藟自縛。」

楚小楓道：「文姑娘，你說說看，那兩個突然躍出攻擊人的老少雙怪，會不會證明大先生的身份呢？」

文鳳道：「老少雙怪在我們這組合中出現過一次，我見他們，還是第二次。」

楚小楓道：「他們算不算貫組合中的人呢？」

文鳳道：「不知道，大先生用了很多的人，却未和我們商量過。」

簡飛星道：「楚兄弟，你說清楚一些，那兩個人是什麼樣子？」

楚小楓說出了那兩個人的形貌。

簡飛星點點頭，道：「江湖上確有這麼兩個人，有人叫他們老少雙怪，也有人稱他們魔老鬼童，不過老的未必老，小的對必小！」

楚小楓道：「這說怎麼說？」

簡飛星道：「那鬼童，只是樣子長的像個童子而已，事實上，他的年紀只怕不比魔老小，他們一對好友，但却因練武功，一個練得滿頭白髮，另一個練得形如童子？」

楚小楓道：「怎麼會練成了這樣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呢？」

簡飛星道：「據江湖傳說，兩個人無意中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笈，上面記述了兩種不同的武功，兩個人就開始練了起來，因爲未得良師指點，練成了那副德行，一個人練成了一頭白髮，一個人練成了形如童子，這兩個，原來就不是什麼好人，這一來，更變成了喜怒無常的怪人。」

文鳳道：「我對這個組合中的人事，知道的並不太多。」

簡飛星道：「文鳳姑娘，有一件事，

在下有些想不明白！」

文鳳道：「什麼事？」

簡飛星道：「你們把人家好好的一張臉改變了，有的長滿了毛，有的奇形怪狀，那又是爲了什麼了？」

文鳳道：「手段實在很殘忍，不過，他們那些人，也並不値得同情，大都是唯利是圖的人？」

簡飛星道：「哦？」

楚小楓突然說道：「有人來了。」

文鳳、簡飛星同時抬頭看去。

只見山道之上，出現了兩條人影，疾向茅舍處奔來。離茅舍還有二十丈左右，突然一下子跳了起來，然後便跌落在實地上。

楚少楓看見兩人倒下去，就未再動，心中不禁大感奇怪道：「這怎麼同事？」

文鳳道：「死了。」

楚小楓道：「死了，怎麼會的？」

文鳳道：「我想一定是死在含沙射影之下。」

簡飛星臉色大變！

楚小楓問道：「含沙射影？是人還是暗器？」

文鳳道：「是人的綽號，也的是暗器的名字？」

簡飛星道：「這兩個老怪物，還活在世上麼？」

文鳳道：「對！還活着。」

簡飛星道：「不論你們這個組合中的人，如何一個壞法，但老朽不得不承認你們確有一些神通，很多的怪人，却被你們收羅了。」

文鳳道：「在外人看來，確然如此，就算加入這個組合的人，也會有這種感覺，因爲，我們很神秘，一切計劃，都在隱密中進行，除了策劃這兩行動的主腦人外，就算是執行的人，也是不太了解，到了執行的時候，才會瞭然內情，但如你眞正地瞭解一些內情之後，那又不同了。」

楚小楓道：「那裏不同。」

文鳳苦笑一下，道：「你會感覺到，生在一個虛無飄渺的世界中，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了人的味道。」

楚小楓道：「神秘和冷酷，常常是連繫在一處，會使有人一種生活在陰森裏的感覺。」

簡飛星道：「這也屬於一種統制的力量。」

文鳳道：「是，我們有很嚴苛的戒律，冷血無情的執刑人，一個受命出動的人，如是無法完成他的任務時，寧願戰死或自絕，也不願受到戒律的處分。」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但文鳳姑娘却敢挺身抗拒這種嚴酷的戒律！」

文鳳黯然一歎，道：「這些年，我像發了一場惡夢，覺醒之後，確有了無畏無懼的勇氣。」

笑一笑，接道：「這種勇氣，也是由你楚公子的啓發而生的。」

楚小楓道：「這倒叫在下汗顏了。」

文鳳道：「是眞的，大先生提到你，準備把你收羅入我們這個組合之中，但我見你之後，才發覺你竟然是如此一個年輕的人，爲什麼，你竟敢和這個組合對抗，得道多助，你本身具有的精湛武功和很多出於內心帮助你的朋友，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你有着反抗的勇氣，這對我有着很大的啓發。」

簡飛星道：「話雖如此，但姑娘如非具有慧根的人，只怕也無法由是非中覺醒過來。」

楚小楓道：「但願由姑娘的覺醒，能够使其他的人，也隨同辨出黑白是非。」

簡飛星道：「姑娘，死在含沙射影之下的兩個人，是何方神聖。」

文鳳道：「是我們的人。」

楚小楓道：「既是自己人，他們怎會下手？」

文鳳道：「因爲我已經傳出了令諭，阻止任何進入這茅舍的人，我們這個組合，執行令諭，一向貫澈。」

楚小鳳道：「妳呢？妳能不能進出自如。」

文鳳道：「換一個方位，也許可以，但含沙射影這一關，除非又再傳出解除了管制的令諭。」

楚小楓道：「他不認識妳？」

文鳳道：「大概知道，不過就算知道了我的身份，他們也絕不通融。」

楚小楓茫然一笑，未再多問。

文鳳道：「我說的太含糊，你還不太瞭解吧！」

楚小楓道：「對？」

文鳳道：「他們兩個是瞎子，但他們的聽覺，却是敏銳無四，他們聽過我的聲音，但是否已經記熟了，我就不知道。」

楚小楓道：「哦？」

文鳳道：「兩個人很蹩扭，但如能說服了他們，倒是可以帮我們的大忙。」

楚小楓道：「文姑娘你不試試，最重要的，還不是兩個人的投效力量，而是他們脫離這個組合的典範可使別人效尤。」

文鳳道：「對，我們太神秘，知道我們的人不多，但含沙、射影在我們這個組合中，却是名氣很大的。」

楚小楓道：「爲什麼？」

文鳳道：「因爲，含沙射影，本來就在江湖上名氣很大，他們又無法改裝易容，這兩人如有什麼行動，一定會對我們這個組合生出很大的影响。」

楚小楓道：「這就更是要費一番心血了。」

文鳳沉吟了一陣，道：「我想，此刻還不是去見他們的時刻。」

楚小楓道：「哦！」

文鳳道：「我還要利用他們兩個人守護這座茅舍。」

簡飛星道：「他們只是知道奉命行事，出手殺人，不分靑紅皂白，在下覺得，還是早些說服他們的好。」

文鳳道：「唉，老實說，對說服含沙射影的事，我全無把握，萬一說服不成，就很可能是一場火併，與其冒險，不如等遲一點，等到需要的時候，我們再想法子說服他。」

簡飛星道：「姑娘，你肯定那位大先生會同來麼？」

文鳳道：「我想他會，因爲這裏消息靈通，他們離開此地，就等於暫時和天下消息隔絕。」

楚小楓道：「他如繞過含沙射影，別的人，能够攔阻他麼？」

文鳳道：「如若都認識他是大先生，誰也不會阻止他，如若不認識，那一道關卡，都不會放他進來，他自己訂下的規矩，違令者，五刀分屍而死。」

楚小楓道：「簡大哥，咱們的人，會不會來？」

簡飛星道：「不會吧？」

楚小楓道：「但是我一直擔心他們會來。」

文鳳道：「楚公子，簡大俠，我想先把這四週的埋伏情形告訴你們如何？」

但聞鴿羽劃空，三隻健鴿，直飛過來，在茅舍繞行了一週之後，突然一歛雙翼，落入了茅舍之中。

楚小楓道：「姑娘，下面沒有人，那些傳鴿帶來的消息……」

文鳳接道：「我這就去取。」

楚小楓道：「等一等。」

文鳳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等一會再說，我很奇怪，如若那裏沒有人，信鴿怎麼會飛了進去的？」

文鳳呆了一呆。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文鳳姑娘，想想看，那茅舍中，有沒有什麼密室？」

文鳳道：「沒有。」

楚小楓道：「地下可有什麼密室？」

文鳳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楚小楓道：「文姑娘，不要太過低估大先生。」

文鳳道：「這個，楚公子說的是，咱們不能太大意。」

耳際間又響起了鴿羽劃空之聲，四隻鴿子又飛了起來，穿窻而出。

文鳳呆了一呆，道：「有人？」

楚小楓道：「姑娘發現了什麼？」

文鳳道：「那茅舍中有人，所以信鴿才會飛了出來。」

楚小楓道：「姑娘知道那會是什麼人麼？」

文鳳道：「我想，你可能猜對了，那可能是大先生。」

楚小楓道：「文姑娘，他如若還留在那座茅舍之中，是不是仍能控制全局？」

文鳳道：「這茅舍的埋伏，是用哨聲控制他們的行動，但飛鴿可以指揮外面的人。」

簡飛星道：「飛鴿距離咱們有二十餘丈，只怕也沒有辦法擊落牠們？」

楚小楓忽然道：「文姑娘，咱們去找他？」

文鳳道：「好！如能打倒了大先生，其他的人，就好應付了。」

簡飛星道：「如是一切都如姑娘所言，那位大先生是一直在暗中掌握你們這個組合的形勢。」

文鳳道：「看來，確是如此了。」

簡飛星道：「這週圍的形勢，如是在姑娘的控制之下，我相信那位大先生，還沒有請到救兵，召集到人手，現在立刻去找他，也許還有機會和他一拚。」

楚小楓道：「大哥，有一件事，小弟必須先說明白。」

簡飛星道：「你請說？」

楚小楓道：「咱們對付的大先生是世間第一流的高手，所以，大哥不用拘泥於江湖中的規戒了。」

簡飛星道：「兄弟的意思是……」

楚小楓接道：「大哥是正人君子，一代名俠，如若是咱們非要和人動手時，只怕大哥不肯聯手合攻。」

簡飛星道：「兄弟，你放心好啦！對付此惡人，大哥也不會和他講什麼江湖規戒了。」

楚小楓道：「好！咱們走吧！」

文鳳道：「我帶路。」

成方，華圓一舉步，搶在了文鳳的前面。

文鳳笑一笑，道：「你們兩個不用搶，還是由我帶路好些。」

楚小楓明白文鳳之意，是指成方，華圓，只怕擋受不了大先生的一擊，當下接道：「你們跟在後面好了。」

搶先一步，緊追在文鳳的身後。

簡飛星走在楚小楓的身後。

行入茅舍，大先生早已在廳中一張太師椅上坐着。

老少雙怪，站在他的兩側。

大先生永遠是那麼小心的人，不許人站在他的背後。

簡飛星冷冷說道：「文姑娘，那個戴面具的人就是大先生麼？」

大先生道：「不錯，就是我。」

簡飛星道：「遮頭蓋面的，那裏像個大人物。」

大先生笑道：「在下志在四海江湖，那裏會把你們這等人放在心上，我也不屑見你們。」

楚小楓道：「這裏四週都已被文姑娘下令封鎖，就算你們有人來，也無法通過含沙射影的一關，何況，你飛鴿召人，只怕也無法把他們召得同來。」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我如沒有對付你們的把握，也不會在此地現身了。」

文鳳道：「你好狡猾。」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文鳳，我還沒有治你個背叛之罪，你竟然還敢對我無禮了？」

文鳳道：「背叛你的不只是我，除我之外，還有很多人？」

大先生似乎很震動，停了一下，才緩緩說道：「你說說看，還有誰？」

文鳳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

大先生縱聲大笑，道：「文鳳，就算還有人背叛我，也影响不了大局，只可惜，你却先作了代罪的羔羊。」

文鳳笑一笑，道：「大先生，生死之事，我早已不放心上了。」

楚小楓接道：「你聽着，我們此刻，就是一個生死火併之局，不是我們代罪，就是閣下現形。」

大先生道：「太聰明的人是不能留的

偏偏我會對你生出了惜才之心。」

簡飛星喝道：「取下你的面具，簡某人與你決一死戰。」

大先生冷然說道：「你還不配。」

簡飛星拔力在手，上前一步，冷冷說道：「亮兵刃。」

未待大先生喝叫，老少雙怪已經出手，兩把刀同時出鞘，攔住了簡飛星。

簡飛星長刀一起，橫掃過去。

他號稱刀過無聲，刀法奇快無比。

老少雙怪揮刀迎擊，三個人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惡鬥。

一開始，簡飛星就用上了全力，刀光霍霍，追逼過去。

老少雙怪這一次，倒未曜起施襲，完全運用正宗的刀法。

三個人搏殺得十分激烈。

老少雙怪合戰簡飛星，各以快刀相搏，生死一髮。

楚小楓目光轉到大先生的身上，緩緩道：「閣下，可以取下面具了吧?」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聽着，終會有一天，我會取下面具，不過，絕不是現在。」

楚小楓道：「那要什麼時候，才能取下面具。」

大先生道：「應該取下的時候，在下自會取下!」

楚小楓緩緩抽出長劍，道：「可惜，只有老少雙怪跟着你。」

大先生道：「怎麼樣了?」

楚小楓道：「所以，現在你非出手不可?」

大先生點點頭，道：「楚小楓，你一個人只怕不是我的敵手，要文鳳和你聯手而上吧?」

楚小楓道淡淡一笑，道：「我看，還用不着，楚小楓落敗之時，文鳳姑娘再援手不遲。」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好，楚小楓，今天我要你開開眼界，出手吧?」

楚小楓道：「大先生，難道對付我楚某人，大先生連站也不用站起來?」

大先生道：「楚小楓，你看到過眞正的高手麼?」

楚小楓道：「大先生就是那眞正的高手了嗎?」

大先生頓了一下，道：「楚小楓，你何不試試?」

楚小楓道：「在下倒要領敎?」

揚手一劍，緩緩刺出。

大先生仍然是靜坐不動!

楚小楓的劍招，距離大先生的前胸，還有半尺。

大先生緩緩抬起了手!

楚小楓劍勢突然加快。

半尺的距離，一閃之間，劍勢到了前胸。

大先生突然一抬右臂，楚小楓一劍正好刺在了臂彎之中。

楚小楓手臂一合，竟然把劍挾在了肋間。

這一着，大出了楚小楓的意料之外，不禁一呆。

大先生右手輕輕一彈，楚小楓手中之劍突然折作兩段。

楚小楓手中執着半截斷劍，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

大先生笑一笑道：「楚小楓，怎麼樣了?」

楚小楓冷冷說道：「很唬人。」

大先生冷冷說道：「唬人，你可敢坐着，讓我也刺你一劍。」

楚小楓道：「不必，我不是你，大先生，你一生行事爲人，那一件按照江湖上規戒行事了?我楚小楓不會上這個當。」

大先生道：「好，好!軟硬不吃，老夫只有殺了你，小心了。」

楚小楓道：「請出手!」

隨在楚小楓身後的成方，華圓，却已被大先生這種手臂挾劍，指力斷劍的功夫嚇住了。

眼看着楚小楓十分鎭靜，才慢慢的恢復正常。

文鳳突然向前行了一步，站在楚小楓的身側。

楚小楓神情平靜的笑一笑，道：「大先生的一指神功，能够一指斷劍，足見高明，但不知何以不肯借機出手。」

這時，四英已經聯同出手，合力對付小怪，而使簡飛星和老怪成了單打獨鬥的局面。

簡飛星原本不希望別人相助，但他們兩個人動手搏殺了一陣之後，感覺到老少雙怪的壓力越來越大，所以，四英出手之時，簡飛星並沒有阻止。

他這一生之中，身經百戰，一日之中，連鬥百位高手，天生的神力，加上他深厚的內力，一連打了十多個時辰，不露一點疲態。

那一戰，使他成名，也使他成爲一代大俠。

因爲，那一戰，是簡飛星單人一刀直闖綠林大會，那是江湖上的惡人大會，天下綠林道上的人，到了一大部份。

但今日之戰，簡飛星感覺到遇上旗鼓相當的敵手，老少雙怪的壓力，強大無匹，簡飛星能够力敵兩人數十招，自己明白，是因爲自己突然出手，搶盡了先機，所以才能够和兩人拼了數十招。

不管一個人如何的好強，但簡飛星遇上了生死之戰。而且，自己戰死事少，可能會影响大局。

四英合力，也只勉强和對方打成一個平平，保持了不敗之局。

但文鳳已看的很滿意了，心中暗道：「楚小楓的手下並非弱者。」

大先生仍然坐在木椅上，望望老少雙怪惡鬥的情形，目光中似有無限驚異。

楚小楓笑一笑道：「大先生，如是單從外表上看，你展露這一招，似是有些驚世駭俗，但你可知道爲什麼嚇不住我?」

大先生的目光，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道：「大概是因爲有文鳳在你的身後，你相信她的援手，一定能救了你。」

楚小楓笑一笑，道：「你錯了，大先生，我不是覺得她能救我，而是我相信你殺不了我?」

（未完）



六絶降魔

龍乘風・著

六大高手火併降魔樓，青年俠客一劍動乾坤。本文故事曲折，驚心動魄，亦俠亦艷，既能令你覺得熱血沸騰，亦能令你覺得淋漓痛快，是爲一篇不可多睹的中篇佳作。

$2.50

954